



采
菲
錄
二



538.152

0847

22



3 0618 7827 2

210335



姚靈犀編

中國婦女纏足史料

采菲錄續編

天津時代公司印行

538.152
104
12

采菲錄續編類次

序文 題詞

圖畫 共二十頁

考證 勸戒 韻語

專載 葑菲閑譚

雜俎 研究 叢鈔

(其餘文圖均載第三編正在編撰中)

采菲錄續編

采菲錄序

陳微塵

中國人最貽笑世界。被人稱爲半開化民族。纏足一事。實爲厲階。幾令人無辭以自解。靈犀先生。編采菲錄一書。以粲花舌。說下乘法。實具苦心。功德不小。就而徵序於余。余一巫醫之流耳。何足以言見重。獨是關於生理上之種種觀測。容有不能緘默者。聊以盡一人之言責耳。余既習於醫。對於婦女百病。靡不深切研究。而後知纏足之害。往往爲月經病致疾之因。蓋每月紅潮。皆應去瘀生新。氣不足則瘀不能去。纏足婦女。缺乏運動。氣先不足。已成定論。加以足帛之層層壓迫。使血管受擠。血行至足。紆徐無力。一入每日之血液。本應環行全身一週。若在足部發生障礙。則其週流必生遲滯之弊。一日如此。日日如此。積年累月。莫不如此。欲求月經上不發生疾病。可以得乎。故中國纏足婦女。對於月經之應時不潮。或潮而不暢。或種種病態。或腹痛腰酸。或頭暈反嘔。皆視爲至平常之事。從未加以注意。迨至日久。成爲痼疾。腹中血塊成癥。崩漏與經閉種種疾患。皆一發而不可制。然後就醫求診。此時若遇良醫。考身體之強弱。半

攻半補。審慎下藥。或可挽回萬一。若遇一知半解之流。往往攻下失宜。峻補貽患。戕及生命。不知凡幾。誠可痛心之事也。纏足之初。不過一二專制帝王。肆其淫虐。不料文明開化最早之民族。竟不能正之於始。善之於後。寢成風氣。貽笑萬邦。謂爲中國國恥之一。亦孰謂不當耶。今聊以醫學所得。爲舊式婦女界進一解。並應靈犀先生之請云爾。

采菲錄續編自序

詩谷風章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刺夫婦之失道也。蓋詩人之旨。當節取一善。勿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予之編印采菲錄。亦即取此義耳。中國婦女纏足之風。垂千餘載。疇昔帝王寵之。妃嬪行於上。閨閣踵之。婦女效於下。搢紳士夫又歌詠以讚美之。於是天下靡然風從。皆以裙下纖纖。作弓彎樣者以爲美。明太祖且有丐戶不得纏足之令。是以纏足者爲文明。織趾者爲華貴。婦女若不行纏。則父母以爲羞。翁姑以爲惡。甚至佳耦難偕。成終身之恨事。固視爲至重也。一自海禁大開。梯航萬國。吾國之具有大知識者。鑒於環球無此陋俗。始知纏足之習。亟應革除。近三十年來。國家加以禁止。社會申以勸戒。纏足之風已稍稍戢矣。往日以之爲美。非纏足不能求佳耦者。今日又以之爲甚醜。偶有纏足者。其夫婿必以爲恥。小則反目。大則仳離。夫婦之道苦。難乎其爲婦女矣。然僻邑下縣。此風猶未盡絕。私爲纏束。不異昔時。夫纏足之惡俗。不獨爲婦女一身之害也。其影響於民族健康也亦至鉅。然其歷史悠遠。久經勸禁而未絕者。必有強固之理。存乎其間。吾人欲屏斥一事一物。必須窮源竟委。以識其真象。而後始能

判其是非。如勸人戒毒。非徒託空言者。亦須先知鴉片之來源。及其爲害之烈。而後能毅然戒除。故欲革除纏足之風。先宜知其史實。予之搜集資料。勸爲專書。即此意也。前編問世後。閱者毀譽參半。予不以爲懼。亦不以爲喜。獨有人以此編爲提倡纏足相責難者。予不能緘默無言也。予所以編爲此書。原欲於纖趾未盡絕跡之前。搜羅前人紀載。或讚美之詞。或鄙薄之語。彙爲一冊。以存其真。更取纖趾天足之影。弓鞋羅襪之屬。列之以圖。附之以表。使閱者知所印證。引爲鑑戒。更爲後世之人。留此爪印。藉知往日婦女曾受酷刑。如此之烈。此純爲研究風俗史者。作參考之資耳。時至今日。纏足之風。豈一編提倡所得乎。以采菲名此編者。亦以纏足爲婦女下體之瑕疵。而勸人勿以一瑕而掩全美。君取節焉可也之義。若以纏足爲可取。豈不以金蓮名吾書耶。前編文約二十萬言。初以爲纏足資料。已盡於此。後友朋投寄。絡繹而來。不及一年。又哀然成帙。今日禍災災梨。刊爲續編。安知他日不有三集四集。以成大觀耶。惟予於此道。不盡諳習。博取而不能約。體例殊乖。故此編祇以鈔錄爲名。而不敢附於史料之列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姚靈犀序於天津

采菲錄題詞

趙鯉庭

憶昔垂髫時。不知人美醜。偶然逢女郎。偏解愛蓮瘦。彼姝窈窕身。春風舞楊柳。愛蓮神爲痴。醉心甚旨酒。弓勢月初三。超羣伸大拇。雙鈎夢難忘。如在其左右。天下慈母心。獨待女兒厚。毀傷嬌女身。乃竟出賢母。相習久成風。不甘居人後。明知類酷刑。國俗能違否。弱女任嬌啼。慈容變獅吼。珠淚萬千行。苦志求佳偶。內閭界森嚴。防閑吉士誘。瘦小雙鳳頭。家風世所守。蓮步九州同。歷年已太久。古今遠流傳。誰能執其咎。作俑始何人。虐政等殷紂。我動憐憫心。痛苦若膚受。欲放天下足。遮天非一手。回首庚子秋。避亂脫虎口。裹足不能前。可憐女與婦。奉詔解行纏。功德訟我后。鼎力挽頹風。環球瞻泰斗。方趾本天然。陋俗洗污垢。心灰不復燃。一掃付箕帚。世閱幾滄桑。我今五十九。問余何許人。黍谷一樵叟。我本不能詩。

聊效古人某。今有靈犀君。妙筆蛟龍走。考古鴻爪留。采菲名編首。搜索成專書。空前誠未有。紙應貴洛陽。公諸知音友。集錦具深心。立言功不朽。民邦廿四年。國曆月在丑。

題采菲錄續編

蓮痴

玉振金聲集大成。金蓮文字五車盈。姚崇相業君堪繼。心仰靈犀水鏡清。

不將蹤跡浪娉婷。蓮史修成可配經。十萬春花齊拜舞。指君門說是樞星。

靈犀所編采菲錄即將授梓喜題小詞

鄒英

眼底滄桑多恨事。可堪人到中年。繁華小影付吟箋。難忘弓樣窄。又見屨痕圓。訴與西溪應解此。閑情共惜嬋娟。芳編快覩競爭先。新詞誇玉筍。秘史纂金蓮。(調寄臨江仙)

采菲錄續編

姚靈犀編

考證

中國婦女纏足史譚

李榮楹

一、纏足之要因

二、纏足之方法

三、纏足發端時期

四、纏足盛行時期

五、纏足禁止時期

纏足爲我國婦女特俗。自古娘作俑。後世競效。宋元嗔其饒。明清揚其波。地無遠邇。人無良賤。莫不以小足爲美。見於民諺。咏於詩歌。衍而成風。流而爲俗。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拔。清室遜位。民國告成。執政者痛心外侮。發憤圖強。改革建設。兼求並重。於是男督剪髮。女促放足。以期正俗移風。剪髮雖著大效。而放足終以婦女深處閨閣。無術戒絕。僅通都大邑。早沐新風。遺俗略見革除耳。山西自閻錫山厲行村治後。纏足之風大衰。然他省固莫與京也。民十七。革命軍北伐成功。改革陋俗。尤抱決心。各省禁纏之令。屢見報章。黨部開會宣傳。視爲要務。馮玉祥治豫。內而所轄軍政人員之家屬。嚴令倡行放足。外而派員視察各縣放足成績。認真獎罰。幾與山西。同其政

譽。而陝西民政廳長鄧長耀氏之脚帶會。小脚赤脚遊行。親民大會之陳列脚帶繡履。與江西南城胡縣長之小足鞋帶塚。更同爲放足聲中之美談。我河北自頒佈禁纏令後。各縣多成立放足委員會。禁纏工作。亦一度緊張。惟以檢查及勸導。不盡得法。行之者又僅爲敷衍功令之粉飾。成績未甚彰著。其他各省禁纏工作。見於報章者甚少。見亦城市中一再倡行。鄉村中恐未注意及之。纏風雖衰。其俗未絕。良可慨也。蓋婦女自失經濟中心之地位。其於家庭中之任務。一曰育子嗣。二曰充服役。三曰供玩好。深閨居處。罕事交際。舊習相傳。視爲當然。男子以婦女爲其附屬品。僅以滿慾望爲止。固不注意其生活之苦樂也。試觀爲父者。多願子就學。而不注意於女。與學育才者。多注意男校。而忽視女校。皆爲此種心理之鐵証。彼婦女之足。自來爲達人先生所不願談。更爲里曲農衆所惡道。一任其自然演進推移。故禁纏之令。雖積盈尺之紙。而禁絕之日。終難早促實現也。然近日俗尙時髦。飾喜摩登。學生已不願娶纏足之妻。富室女恐以小足爲見憎之目標。每多自效時髦。放足寬履。即老嫗壯婦。亦漸屏弓鞋。棄複履。底取平寬。機用機織。此殊可喜之現象也。

教育爲移風變俗之大業。民衆教育。尤爲改造農村之利器。數年來各省培養民衆人才。

後先踵接。兩屆全教會議。於民教均極重視。將來民教日興。民智日啓。羣以纏足爲戒。共願廢除陋俗。則禁纏之工作。乃完全成功。

予留意於婦女纏足之史述。肇於民十六服務豐潤中學圖書館時代。剪貼報章。搜求專著。巨數載而興未減。終以限於環境。囿於地位。厄於友朋之不廣。淺淺所得。不足以資研討。供涉獵。私心每引爲憾也。惟研究婦女生活之著作。本爲量不多。專述纏足事類者。更如鳳毛麟角。而衛道老儒。趨時名彥。各勤所嗜。並驚大謬。誰復網舊羅新。役役於婦女陋俗之紀述。兼之輕女觀念。蒂固未除。殊不願擯藻揚華於大雅厭談之弓足。宣傳不廣。啓牖無方。坐使婦女解放。僅限少數。放足成效。未入邨鄉。顧不可慨也歟。因不揣譾陋。撰爲本文。篇成猶祭。材悉零儲。分類摭述。源流晰然。志予數年之勤。兼爲考俗之助。幸望正其疵謬。匡其不逮。是誠禱祝馨求者矣。

(一) 纏足之要因

(甲) 男女有別 我國最重禮教。尤嚴男女之別。古者「七歲不同席」。「叔嫂不通問」。

男女裝飾。制式均殊。慶弔酬酢。儀態皆異。凡婦女不獨傅粉塗朱。抑且穿耳纏足。足旣弓纖。行必舒遲。屣銳趾揚。一望即判。正書稗史。小說筆記。凡婦女

效法男裝。以利旅行者。其被人窺破行藏。多由耳孔及弓足。故婦女纏足。爲最易與男性區分之點。纏足發生。或即以此。

(乙) 區分貴賤 心心君心有所開隨筆云。「我想晉娘作俑纏足後。自天子之家。初傳至士大夫之家。以爲這是貴族女子的特權。入後貧女始漸效之。……」時賢考證纏足原始。多主隋唐。然一掬三寸。惟譽楊妃。初僅宮廷中如是耳。若杜牧詩中之尺減四分。韓偓詩中之六寸膚圓。韓愈詩中之一婢赤脚老無齒。村婦賤女。固未盡效之也。後世雖漸普遍。而賤戶貧門。仍有禁律。野獲編云。「明時浙東丐戶。男不許讀書。女不許纏足。」石門吳震方嶺南雜記云。「嶺南婦女。多不纏足。其或大家富室閨閣則纏之。婦婢俱赤脚行市中。至人家則袖中出鞋穿之。出門即脫置袖中。奴婢有四五十無夫家者。下等之家。女子纏足。則皆詬厲之。以爲良賤之別。」用纏足以分貴賤。其原因甚爲明顯。

(丙) 保持種族特風 堅守本族風俗。爲我漢族特性。即旅食異國。亦多不肯變更。歐美人謂中國人最難同化。殆爲確評。即元清以異族入主中國。挾其帝王之尊。變俗必具。然一考纏足變遷。元清兩代。更趨極峯。滿蒙兩族。匪特未能變解。車

流傳更熾。與漢族通婚媾。亦喜效摹。滿清晚年。謂大足爲「蕙裝」。小足爲「漢裝」。雖無拒與異族同化之明文。而一般漢民。實寓以小足與異族區別之心理。

(丁) 取悅男子 女爲悅己者容。試讀「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之詩。則知婦女對美之修飾。莫不以丈夫意旨爲取舍。詩意描寫。可謂深刻。後世「楚宮之腰」。「漢宮之髻」。「楊妃窈窕之纏足」。亦無非基此心理而成。纏足以博愛憐玩弄。見於民謠。咏於詩詞。載於史傳。李漁謂爲日間之憐惜。夜間之撫摩。方絢更擴其用爲掌上。肩上。千秋板上。被中。燈中。雪中。簾下。屏下。籬下。楊鐵崖至脫纏足織小之舞女小履。載錢行酒。蘇子瞻詞。謂織妙說應難。須從掌上看。明皇自蜀歸。作楊妃所遺羅襪銘。有「窄窄弓弓。手中弄新月。」之句。李後主。令宮嬪窈窕以帛繞脚。織小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男性有玩弄小足之人欲要求。女性爲歡慰男性慾望。自不惜雕斲肢體。以順其意旨。故謂纏足爲取悅男子。其理尤彰明也。

(戊) 約束女性 男性既擁有社會上最優越之地位。以婦女爲附屬品。利其深處閨中。以爲己用。而不願其奔馳外界。勞其系念。女兒經云。「爲甚事。纏了足。不是好

看如弓曲。恐他輕走出房門。千纏萬裹來拘束。」清苑歌謠有言。「裹上脚。裹上脚。大門以外不許你走一匝。」婦女纏足之後。足小艱行。惟有靜處深閨。以成內助之實。故纏足乃約束女性之絕好方策。

(巳) 易守貞操 婦女守貞。爲我國禮教上最重之點。故雖男女七歲不同席。叔嫂不通問。猶恐有不周至。元伊世珍瑯嬛記中卷載。「木壽問於母曰。富貴家女子。必纏足何也。其母曰。吾聞之聖人重女。而不使之輕舉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過閨闈之中。欲出則有帷車之載。是無事於足者也。聖人如此防閑。而後世猶有桑中之行。臨邛之奔。」小足則不良於行。而艱於外出。古人用以防隔內外。男女不使相近。皆保守女貞之心理也。

(庚) 利於婚配 纏足之苦。爲母者身所親受。而不憚煩累。竭力爲女纏者。以男性用此爲擇偶標準。有以促成之也。閩斧記三十年前北京男女之修飾有言。「……說媒的媒人。皆以天足女子。無人聘娶。甚且老大多無問名者。實受天足之影響。故有女之家。無論品貌如何。先將兩支脚裹得齊齊整整。方不致悞在家中。……」浙江餘姚歌謠。「一個大脚嫂。抬來抬去沒人要。」足不小則問字無人。此實纏

足最大原因。婦女雜誌李一粟言。「男尊女卑的觀念。既然像鐵桶般在人們的心坎中鑄就着。於是女子便爲人所玩視。即自己的父母。也深信女兒確是一種貨物。……爲了及早嫁掉。……所以橫心直腸地替她死纏活裹。使成爲纖纖的小脚。因爲做父母的要是能夠把女兒纏起纖小的脚。無論如何。是不怕沒人要的。……」父母生女。多抱憎心。生男而曰弄璋。生女而曰弄瓦。產男則寢之床。產女則寢之地。晉閩遺俗。且有溺女之風。欲女之速嫁。則不惜失父母之愛。忍心爲之纏足。以達目的。諺有「疼兒不疼學。疼女不疼脚。」之語。皆利於婚配之念。致之然也。

(二)纏足之方法

(甲)纏足年齡 鄉俗幼女五歲或七歲。爲母者即爲易製銳端之履。召女纏足。以此時足骨脆弱。纏束易小也。若年歲較長。不獨骨硬難小。女之受折磨。亦且倍之。朱善芳所作纏足和解放的方法有言。「……大多在生後五歲到八歲的時候。小兒剛能完全步行的時期。做母親的便施行這種手術了。上流社會的人家。在四歲的時候。已經開始了。」康有爲請禁婦女裹足摺云。「……乃乳哺甫離。鬢髮未燥。

筋肉未長。骨節未堅。而橫縶弱足。嚴與裹纏。……」戒纏足歌：「五齡女子吞聲哭。哭向牀前問慈母。母親愛兒似孩提。何縛兒足如縛雞。……」林琴南小脚婦詩。○「五歲六歲纔勝衣。阿娘做履命纏足。……」鄭觀應盛世危言女教篇：「……婦女纏足……或四五歲。或七八歲。嚴詞厲色。凌逼百端。必使骨斷筋摧……」閩斧記三十年前北京男女之修飾有云。「大凡女子生下已到七歲。便將雙足裹起。……」綜觀各地所傳。賢哲所記。纏足年齡。最早爲四歲。最遲爲八歲。着手時期。幾於各地皆然。至纏成時期。殊無記載。惟一般鄉里。女子十二歲左右。爲母者僅督令重女自纏。不復親爲纏裹。度由五六歲至十一二歲。經五六載之久。當可成功。若嚴於纏裹之母。自初纏歷一二載。即能使女足纖彎中式。但不多見。纏足手術。纏足雖爲母者待女之虐政。然纏裹得法。亦能早慶成功。使爲女者少受折磨之苦。此中似有手術優劣之分焉。普通手術。以數尺長布帶。寬約二寸許。長約三四尺。加於女足。層層纏束。朱善芳纏足和解放的方法一文。述之尤詳。○「纏足的方法。我們所目觀的。是用一條很長的布帶。把足緊緊纏縛。或者穿很小的鞋子。……把跟骨和足尖端的距離短縮。足的長徑縮小。把足趾屈曲壓迫

到足心的下面。…全足成弓狀。……」若李汝珍鏡花緣述林之洋被纏足一段。尤令人讀之如身臨其境。其言曰。「…那黑鬚宮娥取了一個矮檯。坐在下面。將白綾從中撕開。先把林之洋右足放在自己膝蓋上。用些白礬灑在腳縫內。將五個腳指緊緊靠在一處。又將脚面用力曲作彎弓一般。即用白綾纏裹。纏纏了兩層。就有宮娥擎着針線上來密密縫口。一面狠纏。一面密縫。…」不獨纏時用力。且復助以密縫。蓋使不稍鬆弛。以期成功。然亦有緊纏之後。以爪帶紫繞成螺旋形者。其緊度當較密縫爲過之。顧足肉非以緊纏而小。必經爛潰而消。梁任公新民叢報云。「骨節折落。皮肉潰脫。創傷充斥。膿血狼藉。…」鏡花緣謂「不知不覺。那足上腐爛的血肉。都已變成膿水。業已流盡。只剩幾根枯骨。兩足甚覺瘦小。…一可見足小，非足肉爛去不可。至爲母者欲圖速成。甚有設法使足肉潰爛者。閻斧記三十年前北京男女之修飾云。「將雙足裹起。硬將脚上肉爛掉。有以磁瓦。誠心刺破。使其潰爛。一種殘酷之刑。令人目不忍觀。……無論慈母怎樣疼愛自己閨女。惟對於裹脚。決無憐惜痛苦者。…」

於此以知爲母者對女纏足之手術。除以布緊束。以帶嚴紮。更有以磁瓦刺破足

肉。促其潰爛者。惟此種究係少數。普通皆勤纏嚴束而已。但人力所施。多厭其遲。足肉雖潰。而骨硬亦爲纖小之硬。講求骨軟。則惟乞靈於藥力。吾人試閱鏡花緣所述。「林子洋兩隻金蓮。被衆宮娥今日也纏。明日也纏。並用藥水薰洗。未及半月。已將脚面彎曲。折作凹段。……年逾而立之林之洋。骨硬可知。以藥水之功。未半月而脚面彎曲。即如康有爲請禁婦女裹足摺亦言。「：童女苦之。且且啼哭。或加藥水。日夕薰然。窄襪小鞋。夜宿不解。……此藥水有云係猴骨湯者。用猴骨煎湯。日日薰洗。骨自軟脆易於屈折緊束。纏成後。不獨纖小。且極平正。予有友係山西大同縣者。伊述及當地婦女。以足小名揚天下者。固由俗尚如此。家家竟求女足之纖。實亦由藥力之佐助而成功。幼女纏足之時。以初宰羊血。浸浴女足。浸浴一二小時。淨水濯去血痕。爲母者即與嚴纏緊縛。足爲羊血所浸。骨軟筋綿。易於彎小。時以浸浴。可使纖小從意。

但藥力究屬輔品。其足小固仍在纏之以嚴。持之以恒也。至幼女纏足。逐日均在何時。書無詳載。鄉里所聞。家庭所見。以早起即纏者爲多。早膳後再纏者次之。福建同安民謠有云。「天光起來就纏足。纏得污穢滿牀褥。」之句。可証早起纏

足。南北同風。據鄉媪所談。「早起血脈尙靜。緊纏減痛。且易織小。至膳後。因幼女離榻玩嬉。足血活躍。纏之倍痛。」

又鄉媪所談。「幼女初受纏刑。爲母者僅求足肉稍軟。趾骨屈曲。工作尙弛。痛苦未大。迨半載後。趾骨漸曲。血肉漸潰。正大展手術之時。苟憫女痛苦。徐與約束。骨漸硬。則求小願難。故幼女如何感痛。亦無須顧及。骨愈曲愈緊纏使折。肉愈潰愈嚴縛促腐。至骨趾深折。積腐流去。能御弓履。而母職始卸。」

母爲女纏足之手術。既如上述。而施行手術之際。幼女所感覺者。則如何乎。鏡花緣所載亦詳。「始纏之時。其女百般痛苦。撫足哀號。甚至皮腐肉敗。鮮血淋漓。當此之時。夜不成寐。食不下咽。……」盛世危言女教篇。「……追束筋骸。血肉淋漓。如膺大戮。如負重疾。如搆沈災。……」林琴南小腳婦詩。「……號天叫地娘不聞。……宵宵痛楚五更哭。……」戒纏足歌。「兒足骨折兒心碎。晝不能行夜不寐。……」十餘年前。纏足較近時爲講究。爲母者之對其女。誠如小腳婦詩所云。「但求脚小出人前。娘破工夫爲汝纏。」者。晨起首務。惟重纏足。幼女欲抗不能。止痛無術。惟有泣懇鬆縛。母之於女。何求皆可。惟於纏足。則一言婉拒

。立即冷語嚴詞。且纏縛反嚴。以洩其怒。罵聲與泣聲相應也。現存民謠有。「小脚一雙。眼淚兩缸。」之句。殆實錄也。

鄉俗所傳。「足纏成者曰金蓮。幼女未纏之足。稱爲脚秧。」爲母者以女足大難纏。輒加以白眼。短細易纏者。則甚以爲慰。鄰媪見幼女足之豐瘦長短。每評其脚秧良劣。但無論脚秧良劣。而緊纏嚴縛則一。惟豐而長者。則於五歲前後。即纏起。恐以後之長大難小。爲畢生之玷也。

幼女未纏足時。履式與男孩略同。旣纏。則初時母爲另製略銳之仄履。惟底跟複底。且加厚焉。以足旣纏束。所不痛者惟踵部。行走時必趾揚踵仰。履之底跟。亦複底加厚。以耐其用。足漸尖纖。履亦漸銳漸弓。終則木底弓履。乃峭如菱角。完全其纏事矣。故纏足程序。先求尖瘦。再求彎曲。趾骨雖折。幹骨亦須深折。方能御弓履。中其程式。

至於足旣骨折肉潰。日見尖彎。其長度究有何種標準。林琴南小脚婦詩云。「小脚婦。誰家女。裙底弓鞋三寸許。」鄭觀應盛世危言。「苟膚圓六寸。則戚里咸以爲羞。……」袁子才答趙鈞台書。「倘弓足三寸。……」趙鈞台買妾。李姓女所作弓

鞋詩。「三寸弓鞋自古無。…」笠翁偶集。「蘭州女子之足。大者三寸。小者猶不及焉。…」嫺環記。「馬鬼老嫗。拾得太真纒以致富。…長僅三寸。…」明徐用理題楊妃妙舞圖云。「凌波步小月三寸。傾國貌嬌花一團。」可見三寸爲最普通之程式。二寸許者不多。六寸許者。咸黨羞之。三寸之足。僅一掬盈握之大。合此長度實難。然正爲其不易。乃爲母者所刻意力求。而爲女者亦委曲謀之。後世則小說劇曲。稱小足者。輒以三寸金蓮見譽。幾成普遍之準則。

(三)纏足發端時期……隋唐

(甲)有疑爲隋唐以前者 因古籍所載。關於婦女履式。多爲圓銳之形。主此說者不少。但近賢多斥其非。其說已不成立矣。茲就古書所有。序列如左。

(子)褚稼軒堅瓠集。「古今事物考。謂妲己狐精也。猶未變足。以帛裹之。宮中效焉。」此爲主張始於商者之根據。

(丑)漢隸釋言。「漢武梁祠。畫老萊之母。曾子之妻。履頭皆銳。」此爲主張始於春秋者之根據。

(寅)史記云。「臨淄女子。彈弦縱足。…揄修袖。躡利屣。」此爲主張始於戰國者

之根據。

(卯)雜事秘辛。「漢保林吳姁奏言。乘氏忠侯梁商女足長八寸。脛附豐妍。底平趾斂。約縑追襪。收束微如禁中。」此爲主張始於漢者之根據。

(辰)翟灝通俗篇。「胡震亨唐音癸議云。從來婦人弓履之制。惟晉書五行志附見兩言云。男子履方頭。女子履圓頭。而唐車服志爲最詳。其言曰。后妃大禮著焉。燕見用履。命婦亦同。而民俗不盡遵用。武德初。婦人曳線鞞。開元中用線鞋。侍兒則著履。夫鞋鞞元頭之式。適於足小之用。詳釋時風。纏足自寓。亦何必明白言之。始謂史書有載哉。」此爲主張始於晉者之根據。

(巳)南史。「齊東昏侯爲潘貴妃鑿金爲蓮花以貼地。命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後世以女子小足曰金蓮。遂有人主張纏足始於六朝。

(乙)有定爲隋唐以後者 此說時賢多主張之。其根據如左。

(子)衛藏圖識。「西藏燈具。狀如弓鞋。俗傳爲唐公主履。」唐文成公主曾嫁吐蕃贊普棄宗弄讚。是以有此遺品。

(丑)伊世珍瑣環記。「馬嶺老媪。拾得太真織以致富。其女玉飛。得雀頭履一隻

。真珠飾口。以薄檀爲直。長僅三寸。玉飛奉爲異寶。不輕示人。」

(寅)陶宗儀輟耕錄。「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婦人纏足。始於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惟道山新聞。後主宮嬪曾娘。纖細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以帛繞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

(四)纏足盛行時期——宋至清

(甲)第一期 宋史五行志。「理宗朝宮人束脚纖直。名曰快上馬。」蘇子瞻咏足詞有「偷穿宮樣穩。並立雙趺困。纖妙說應難。須從掌上看。」之句。秦少游有「脚上鞋兒四寸羅」之詞。楓窗小牘載。汴京閨閣。宣和以後。花鞋弓履。金縷中閨飾。復爾。觀此則纏足之風。在唐代僅見於宮廷。宋代則宣和後。推廣於民間矣。

(乙)第二期 元代曲詞雜劇。動以三寸金蓮著稱。西廂記有「休提眼角留情處。只這脚跟兒將心事傳。」之句。薩都刺繡鞋有「羅裙習習春風輕。蓮花帖帖秋水擎。雙尖不露行復顧。猶忍人窺針線情。」之詩。其纖小程度。更逾宋代。

(丙)第三期 明張獻忠陷襄陽。捉男子斷其手。女子斷其足。分集如阜。號積手處曰

玉臂峰。積足處曰金蓮峯。據此可知當時纏足之盛。至清時更登峯造極。臻於最盛。茲分項述之。

(子)纏足模範區 笠翁偶集 「予遍遊四方。見足之最小無累與最小而得用者。

莫過於秦之蘭州。晉之大同。蘭州女子之足。大者三寸。小者猶不及焉。」

清末山西大同。每年舊歷六月初六日。舉行晾腳會。據賈逸君中華婦女纏足考云。「是日婦女盛裝坐於門首。伸足於前。任人評議。足小者每得上譽。

觀客魚貫前進。不得回顧也。」予友年長者有自該處歸者。據云。「村社演劇。環劇場三面。搭以蓆棚。長棚聯接。各佈橫竿。婦女濃粧豔飾。端坐棚內。兩足長伸。鱗排竿架。莫不爭奇炫小。以博好評。繡履襯飾工絕。有履跟綴小鈴。足動鈴鳴。以誘爭觀者。有履端綴飾綾製動翼蝴蝶。足動則蝶翼翕張者。遊衆隊行。往來若織。儼若在百貨肆中觀陳列品然。真異俗已。凡小足之尤者。遊衆得逼察。但不得手捫焉。」

袁子才答人求妾書。「……僕常過河南入兩陝。見乞丐之妻。担水之婦。其脚無不織小平正。峭如菱角者。……」

可知纏足最小之省。當推陝甘豫晉四省。而晉之大同。甘之蘭州。更爲模範區云。

(丑)纏法之講求

近人賈逸君中華婦女纏足考。「……當時纏足，更有所謂七字訣者。曰小。曰瘦。曰尖。曰彎。曰香。曰軟。曰正。於此可見清朝晚年社會上對於纏足的注意。」

笠翁偶集。「……瘦欲無形。越看越生憐惜。……柔若無骨。愈親愈耐撫摩。……」

方絢香蓮品藻。「(一)行忌翹指。(二)立忌企踵。(三)坐忌蕩裙。(四)臥忌顛足。」又「瘦則寒。強哉矯。俗遂無藥可醫矣。故肥乃腴潤。軟斯柔媚。秀方都雅。然肥不在肉。軟不在纏。秀不在履。且肥軟或可以神求。秀但當以神遇。」

以上不啻婦女界纏足法程。小脚正宗。可謂由粗及精。盡美而思善矣。

(寅)小足之品鑑

關於纏法。既刻意講求。品評遂亦精絕。方綯分小足式樣爲蓮瓣。新月。和弓。竹萌。菱角五種。更衍爲四照蓮。錦邊蓮。欽頭蓮。單葉蓮。佛頭蓮。穿心蓮。碧臺蓮。並頭蓮。並蒂蓮。同心蓮。分香蓮。合影蓮。纏枝蓮。倒垂蓮。朝日蓮。千葉蓮。玉井蓮。西番蓮共十八式。精粗序列。如考榜然。其好醜標準。復折爲九品（從略）。

詳見香蓮品藻。若方綯者。誠可謂此道專家。文士如此吹求。則婦女競美。纏風愈盛。肢體摧殘。無所顧惜矣。

（卯）小足之崇拜

袁子才答人求妾書。「今人每入花叢。不仰觀雲鬢。先俯察裙下。……」

舊歌謠。「豌豆開花角對角。我勸小妹裹小脚。妹的小脚裹得好。哥的洋煙斷得脫。」

河南衛輝歌謠。「高底鞋繫的五花。看了一人也不差。娘呀。娘呀。咱娶吧。沒有錢。挑莊賣地還要娶她。」

河北歌謠。「小紅鞋兒二寸八。上頭繡着喇叭花。等我到了家。告訴我爹媽

。就是典了房子出了地。也要娶來她。」

江西豐城歌謠。「粉紅臉。賽桃花。小小金蓮一拉抓。等得來年莊稼好。

一頂花轎娶到家。」

顧頡剛吳歌甲集。「佳人房內纏金蓮。才郎移步喜連連。娘子呵。你的金蓮怎的小。宛比冬天斷筍尖。又好像五月端陽三角粽。又是香來又是甜。又好比六月之中香佛手。還帶玲瓏還帶尖。」

此類歌謠。錄不勝錄。坊間小說描述男性崇拜小足之處更多。男性如此崇拜。無怪纏足之道。日臻其盛矣。

(辰) 男性之追慕

燕蘭小譜。「聞昔保和部有蘇伶沈富官。容儀嬌好。纏足如女子。……」

不獨男伶如是。昔北京亦曾盛行男子以布帶裹足。喜御瘦履。仄襪。以爲美觀。閩斧記三十年前北京男女之修飾。載記甚詳。

(五) 纏足禁止時期

(甲) 第一期——清初至民元。

(子)政府禁令 清順治元年孝莊皇后諭。有以纏足女子入宮者斬。二年詔以後人民所生女子禁纏足。順治十七年。特下制書。普下海隅。痛改積習。有抗旨纏足者。其父若夫。杖八十。流三千里。康熙元年。再禁纏足。道光十八年。重申纏足禁令。至光緒二十七年。復下禁纏足上諭。雖以習俗相沿。未易驟變。而亦不能謂爲效力毫無。

(丑)女子之自覺 清乾隆時趙鈞台買妾。有李姓女貌佳。而嫌其足未裹。媒謂女能詩。趙即以弓鞋爲題。面試之。女即書曰。「三寸弓鞋自古無。觀音大士亦雙趺。不知裹足從何起。起自人間賤丈夫。」又有高陽女子謝禁纏足表云。「高陽女子百拜上言。帝妃降於瀉酒。神禹娶於塗山。要皆妙麗天然。同大圭之不琢。膚髮受之父母。又敢任意損傷。冠履配乎乾坤。何必匠心小大。」至蘭陵女子謝禁纏足表。語更奇警。「蘭陵女子稽首百拜上言。竊維四肢本無二體。痛癢相關。雙趺載此一軀。屈伸獨重。自炮烙開乎閨閣。威縮縮如有循。：無罪無辜。羣受湯水之糜爛。是矜是式。難忘晝夜之呼號。：且父鞠母懷。男女雖殊。而天性之親無異。彼姝者子。稱非人乎。：：」女

子在清初。有此覺悟。尤可矜貴。彼不能詩文之女子。相信具此同感者。數必匪鈔。特狃於習俗。難於拔脫。一日倡者日多。必願追蹤步伍。

(寅)官紳之倡改 清道光年間進士龔自珍。所著歌咏中有「娶妻幸得陰山種。玉顏大脚其仙乎。」同治時。蜀人西崑熊子。有女三。均不纏足。光緒二十二年。康有爲創立不纏足會於廣州。成立之初。會員達萬人以上。順德賴弼形。陳獻庵亦創戒纏足會。各會會員大都相約所生女子。不得纏足。所生男子。不娶纏足之女。此項高等社會人物。加以倡改。下流自多隨仿。

(卯)文士之諷戒

李汝珍著鏡花緣。借林之洋被女兒國選作王妃故事。極力描寫纏足慘痛情形。以反諸其身之方略。諷規當世。

袁枚牘外餘言。「女子足小。有何佳處？而舉世趨之若狂。吾以爲戕賊兒女之手足以取妍媚。猶之火化父母之骸骨以求福利。……」

梁任公新民叢報。「：待女子也。有二大端。一曰充服役。二曰供玩好。……」
黷齒未易。已受極刑。骨節折落。皮肉潰脫。創傷充斥。膿血狼藉；呻吟

弗顧。悲啼弗恤。哀求弗應。噪號弗聞。數月之內。杖而不起。一年之內。昇而後行。……」

林琴南傷纏足之害。作小脚詩三首。述幼女被纏之苦。遇水災之悔。遭匪劫之慘。字字有淚。句句刺心。

時賢之戒纏足歌二首。一述五齡女子。哭訴纏足之痛。一述幼男啼懇不納纏足之妻。雖作者姓氏不傳。而文字感人。立言醒世。度非高手不能爲也。

（見賈逸君中華婦女纏足考）

金一係光緒年間鼓吹婦女從事革命者。所作女界鐘。對於纏足。有沉痛之警語。「從古滅種亡國。皆由於自造。而非人所能爲。今我中國吸烟纏足。男女分途。皆日趨於禽門鬼道。自速其喪魄亡魂而斬絕宗嗣也。」

三可惜館叢談。「……夫吾國號稱四萬萬人。因纏足而癱瘓者不下兩萬萬人。……纏足則狼藉其血肉也。戕賊其肢體也。雕額湮齒。無此凶殘。斷髮文身。遜其妖妄。坐是婦職不能修。家事不能理。疴羸荏弱。以終其身。而兩足一曲。百骸俱病。母氣不足。生子亦不能壯。……凡父母之於子。夫

之於妻。則莫不以纏足爲事。四德之外。繼以雙翹。中饋之主。乃求下達。……自六七歲時。即歷受慘酷。……舉國從風。相率效尤。……父母施之。不爲虐。兒女受之不爲戚。鄰里見之不爲怪。苟不如是。則反駭詫驚異。加以嘲笑。而吾國二萬萬婦女。遂成無足之人矣。……歐美各國。以不纏足之故。有一人則得一人之用。吾國以纏足之故。有兩人則失一人之用。……況乎纏足不變。則女學不興。女學不興。則民智不育。民智不育。則國勢不昌。其牽連而爲害者。未有艾也。……」所言尤中肯綮。

(辰)友邦之譏侮 歐美人以我國女子纏成足形。用蠟仿製模型。陳列該邦博物院中。國人睹者。無不憤憤。返國勸戒纏足。以洗此恥。

歷觀上述。纏足至清季已臻極盛。但盛之極。亦爲衰之始。歷代明頒禁令者。實肇於清。而女子悟之。官紳改之。文士諷之。友邦侮之。均較各朝爲多。此五項之交攻駢擊。小足陣壘。自見摧裂。其脫纏足痛苦之婦女。雖無詳確數目之統計。但爭織競瘦之風。自可斷言稍減。

(乙)第二期——民元至民十七革命軍北伐成功。

(子) 政府頒佈禁止婦女纏足條例

內政部於民國十七年八月頒佈全國。河北民政廳於八月十一日轉令各縣遵照。其條例共十六條。民政廳於九月九日復按照部頒條例。規定辦法八條。公佈各新聞紙。內容要點如左。

對婦女之規定 未滿十五歲之幼女。已纏者立即解放。未纏者不許再纏。違者罰以一元以上。五元以下之金額。三十歲以上之婦女。勸令解放。不在強制。

對期限之規定 以三月爲勸導期。三月爲解放期。

對辦法之規定 (一)各縣縣長及公安局長。於城鎮集市。親爲演講。隨時召集當地士紳耆老。囑其代爲勸導。(二)各界得自由集合。組設放足會。(三)遴派女檢查員。協同警察及街長村長分期檢查。

(丑) 小學課本加入戒纏之專課 勸戒從男女幼生方面入手。使直接戒其本身。間接勸其家族親友。中華商務所編課本均然。

(寅) 報紙之戒纏鼓吹 平津著名報紙。均時載此類文字。吾所知者。北京晨報

明明君所作「纏足幹什麼。」一題。內有云「在北京方面。那些無智識的婦女。她們到現在。還是以爲小脚好看。對於女孩子。仍然施行那樣虐政。不問她痛苦不痛苦。總要把脚心裏成兩斷。才算盡了她們的責任。：我不知道替女孩裹足一般婦人們。是什麼心意。一定要把他們的脚。裹得粽子似的。走起路來。總是東一拐西一扭。一步也不能跑快。要說好看吧。這樣子實在不大好看。最奇怪的。還有那些腐舊的人們。替他兒子訂新婦。總要揀一個小脚的姑娘。好像才能合他的意。這更叫人不解呢。「天津新天津報高天明所著短篇小說纏足之痛史。有云「她每天把我的足。用盡力量纏包着。沒到一月。竟把兩隻肥胖而自然的足。纏的只有三四寸小了。唉。你想我在這足由大而變小的時候。得怎樣的難過呢。每天行路。只得爬着用兩膝蓋當足。但是在背着她的時候。要是教她看見。是不行的。不是呵斥。就是打罵。決不能輕輕的放過。在她面前。行起路來。總得像一些也不覺疼痛的形狀。很自然的向前走着。她這纔滿意。但是緊纏的兩隻足。好似刀割心肝一般的疼痛。又那能設自然呢。：」二文。一係直接警勸。一係小說諷諫。且均係語體

。較初期以高文妙歌相戒者。尤易入人心而收良效。其他各報。予所憶及而目前難搜者頗多。亦皆白話。

(卯) 各省縣宣傳及切實進行查禁

陝西省

嚴禁之動機 陝西處於西陲。交通不便。故民衆對於風俗文化。大都仍襲舊道。而以女子纏足更甚。一日。某宮巷大火。焚屋數十椽。死傷者數十。以女子爲最多。察其故。均受害於足。驚惶間不能遠遁。事聞於民政廳長鄧長耀氏。因急發通告。限令女子放足。有不聽者懲罰。

宣傳之別開生面 (一) 腳帶會。鄧廳長自提倡放足後。恒私出檢查。且囑在廳人役。亦外出私訪。見有婦女纏足之腳帶。輒取之來。不數日間。已集得數千條。鄧氏將腳帶存放一室。先期函請各縣長官。並招請人民。開一腳帶會。見者莫不掩鼻而笑。鄧氏親自演說放足。(二) 赤腳遊行。鄧氏復因鄉間婦女不能提倡。乃臨時組織一種赤腳小腳遊行。鄧廳長親自引導。至各鄉各邑遊行。見有小腳者。善言勸導。並述小腳有何害處。聞者輒動

容。沿戶發放足歌。詞亦別開生面。令人發噱。曰：「大嫂脚大走路快。二嫂脚小搖搖擺。大嫂耕田又種菜。種得白菜挑上街。二嫂做不來。跪在河邊洗脚帶。臭得大家都走開。」又曰。「放脚好。放脚好。大脚姑娘走路快。小脚姑娘走一步來搖兩搖。半天搖到山底下。抱着小脚媽媽叫。」罰律之嚴。經此宣傳。婦女在都會者。解放甚多。而內地婦女。知識卑陋。仍有纏足者。鄧氏乃發出極嚴罰律。凡婦人在四十以外。仍不放者。罰大洋二元。二十以外者罰大洋五元。幼者罰大洋十元。自發出後。始漸見解放。(以上見十六年申報)

大規模之親民大會 於十六年十一月中旬舉行。會場在民政廳。最奇特之會場佈置。大門內兩廊陳列裹脚布。修短闊狹。參差不一。條條下垂。一若百貨商店所陳列之圍巾然。而裹脚布中亦有血跡斑斕而未及洗淨者。二門高懸紅繡小脚鞋數百雙。尖如角黍。煞是好看。越二門。中山俱樂部之內。右部陳列放足歌曲。曰放足歌曲展覽處。再後大樓前設大蓆棚。棚中搭一。台。以備化妝講演。民政廳長鄧長耀氏。預草宣言印就。用以發給民衆

。是日鄧登台爲滑稽突梯之講演。講時曾以手持之裹脚布小脚鞋。嗅之以鼻。作欲嘔狀。令人笑不可仰。適有數閩媛入會場。均三寸金蓮。鄧氏擁之登台。向羣衆演講放足之利益後。親爲解其裹布。羣衆鼓掌如雷。當羣衆聆講後。要求鄧夫人登台。俾聽其是否大脚。鄧夫人即坦然登台。翹其兩足。任羣衆之檢驗。台下歡聲騰溢。響遏行雲。(見十七年申報)

湖北省

漢口放足運動大會 會場在中央黨部婦女部。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九日開會。到婦女百餘人。除婦女法團外。即已經解放小足之婦女。未放者不令入場。開會後。支配職務爲總務。宣傳。組織。調查。文書。會計。交際。庶務。登錄。九股。內以宣傳調查二股。事務最爲繁重。宣傳關於文藝方面。有宣傳大綱。放足畫報。傳單通告等。關於動作方面。有組織宣傳隊。舉行宣講大會。扮演化裝講演三項。調查(一)爲擬定調查表。(二)爲調查各地婦女纏足人數。限三個月調查完畢。開常會每星期兩次。各分股。每日開股務會議一次。現漢口纏足女子。已漸絕跡。即已纏者。亦由婦女放

足運動會。下令解放。違則處罰。街頭巷尾之牆壁上。滿貼宣傳股之種種寓意字畫。(見十六年五月十六日申報)

浙江省

西湖女子運動大會 會場在旗營公共運動場。發起者婦女協會。目的係提倡剪髮放胸放足三項。到者悉女界。約千餘人。講員以橫河橋女中教員爲多。關於放足有「不放足是甘爲男子玩物」之警目旗幟。又有窈娘纏足之考據性旗幟。字句甚多。頗爲罕見。(事載十六年十月十五日申報)

河南省

劃分時期 分三步時期。(一)講演。新劇。召集婦女大會。(二)勒令實行。(三)挨戶檢查。

罰法 如經過第二步。而仍未放。則處罰其家長。

辦理之認真 放足處長鄧長耀氏。恒親率放足處人員。嚴密檢查。見有纏足者。即令解放。並將腳帶携回。且懸有賞格。每腳帶百條。賞洋五元。由是成績甚佳。近一月來。已檢得二萬五千四百餘條。上月第八次婦女大會

中。鄧氏親唱「纏足女子哭五更」小曲。閩勸一時。（以上見十七年申報）

以開封爲放足模範區。放足處長王開化。以開封城內。三十歲以下之纏足婦女。漸見其少。擬擴大大鄉村工作。召集莊縣長及社長。約以開封四鄉。如有三十歲以下之纏足女兒。總司令與處長拚命。處長向莊縣長拚命。莊縣長向各社長拚命。開封爲省府所在地點。應造爲模範區。以爲各縣之觀摩。

派各縣放足視察團。王處長派往視察。以收實效。（以上事載十七年五月二

日北京晨報）

軍官士兵家屬之首先放足。馮玉祥治豫以來。對於婦女纏足之事。極力破除。對於全軍官佐兵士家屬。通令首先放足。爲人民提倡。頗著功效。（事載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益世報）

江西省

南城縣 南城纏足之風最盛。三歲以上女子。無不受此痛苦。然恬然不覺。迭經胡縣長作種種宣傳工作。均不見效。近胡縣長爲擴大宣傳起見。又組

織婦女放足委員會。四出宣傳。另召集全縣各界。開放足運動大會。到會人數。約萬餘人。日則遊行。夜則化裝。又組織檢查隊。分道檢查。收羅小足之鞋帶數十擔。埋於城內天一山。並豎一大碑。文曰。「小足鞋帶塚」。俾行人往來。觸目驚心。藉以自儆。(事載十七年申報)

甘肅省

蘭州舉行放足運動大會 近日在總指揮部門前。開蘭州市放足運動會。除布印刷品並講演外。更由小學學生演新劇「天足」。唱天足歌。以資宣傳。又有蘭州東關周姓夫婦。因周姓童養媳纏足。致該媳脚趾墮落三個。當令該夫婦肩背旗一面。上書纏足痛苦。帶領童養媳遊行各街市及會場示衆。其經勸導放足婦女甚多。均覺悟纏足痛苦。甚願解除云。(事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新天津報)

河北省

河間縣 縣長王善友就職以來。對於政務之進行。不遺餘力。近張貼布告。勸令放足。並附放足方法。分條指示。詳細無遺。布告錄左：

「革命進步。黨國昌明。舉凡舊制。極宜革新。憶吾河間。昔爲畿屏。久困積壓。民衆呻吟。生氣不振。固步自封。男善髮辮。沿習滿清。污穢醜。實不衛生。且碍工作。轉運不靈。豬尾其名。可恥孰甚。女子纏足。其害尤深。若受桎梏。曲屈莫伸。阻止血脈。尤碍育生。有傷人道。痛苦難名。弱國弱種。並弱自身。方今黨化。萬事革新。男女獨立。經濟平衡。髮辮纏足。難以留存。剷除解放。還我天真。以便工作。而利謀生。發吾黨國。民族精神。父老兄弟。諸姑姊妹。自茲以往。務望利行。痛苦解除。用快平生。今此宣傳。冀希喚醒。如有再違。自招嚴懲。切切指導。其各祇遵。」

放足方法。尤切實際。併錄於左。

「(一)做放足鞋時。比平時所穿的尺碼要長一寸或半寸。穿的時候。如覺着鞋頭太寬。可用棉花填塞。俟覺着脚漸漸的放大時候。再把棉花漸漸的減少。至不填塞棉花爲止。

(二)截短裹脚布。祇留一尺或二尺。略爲纏繞。使脚慢慢的舒展纔好。千

萬別即行除去脚布。以免血脈流行太暴。致發生痛腫之患。初放脚時。須特別注意。

(三) 每天晚間。用熱水洗脚。水內加醋少許。

(四) 用棉填塞脚趾間。使脚趾逐漸的展開。

(五) 每晚睡時。須脫去脚布。和襪子。使血脈流通。早起仍鬆鬆裹上。至不腫痛時。再將脚布完全取消。

(六) 照此方法去做。一個月即可放開。既免苦痛。且不致生出別的毛病來。——(以上均載十七年八月十四日益世報)

正定縣舉行放足會 十七年九月舉行。在縣署大堂。高搭席棚。招集各機關人員。各村村長佐。鄉甲長。各界民衆。全縣辦理公務人員。開放足大會。當場每人發章程一份。放足圖畫五張。標語十餘種。與會者一萬餘人。縣長蒞會演說。切實勸導。各機關及紳學各界襄助。輪流演說提倡。責成各村長佐担任。於限期內。將各村婦女之纏足者一律解放。(見十七年九月九日益世報)

學生不娶纏足妻 正定自開放足大會以來。連日解放者。已實繁有徒。近又由許縣長發起。擬將全縣各級小學生聯合一氣。組織不娶纏足婦女會。令飭教育局王局長。督促進行。並製造徽章二千枚。上刊正定縣放足會。下刊不娶纏足妻。中刊青天白日。凡入會者。佩於制服上。以資識別。(見十七年九月七日新天津報)

寧津縣成立天足會 簡章共分八章。已呈准教育廳備案。內容最要者。爲第五章勸戒之方法：(子)全縣未纏足之婦女。不得再纏。(丑)凡已纏足之婦女。年在十八歲以下者。一律解放。(寅)凡已纏足之年長婦女。其鞋不得再飾弓底。(卯)自本章程公佈後。限兩個月內。一律放盡。過期有不放者。一經查出。或被告發。即科其家長以罰金。其數目屬子丑二項者。每人每月。科以一元之罰金。屬寅項者。每人每月。科以五角之罰金。貧苦無力者。改爲拘留一月。誤告者加倍科罰。(辰)其已定婚之婦女。尙未出嫁。爲夫家所阻撓者。則加倍罰其夫家。(巳)所得之罰金。除補助本會經費外。餘悉分配四鄉女校。(採自十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益世報)

綜觀中期之嚴禁纏足。較初期已爲具體。纏足之風。與放足運動適成反比例。惜予所得史料。僅申報。益世報。晨報。新天津報之斷簡零編。未能廣爲捃輯。似此陝西。湖北。浙江。河南。江西。甘肅。河北。爲省僅七之消息。恐不足以概全國。惟敢臆測者。此七省中之陝西甘肅河南。爲纏風最烈之省分。此而已收大效。則餘省或能收效更大。果以上各省城市。已收大效。全國各省城市。自必聞風興起。尤著績效。特欲竟全功。端在鄉鄙之深入。山陬海澨。僻邑邊區。葆此陋俗。自爲天地者。衡其數量。或且十倍於都邑。吾人自不得以蹀躞街頭者。胥屬放足婦女。而謂希望已達也。

(丙)第三期——民十七至民二十以後。

(子)民衆教育勃興中之革除纏足習尙 改良風俗。勸導放足。爲民教重要問題之一部。辦理者。多受專門訓練。理論切合實際。方法亦變換適應。爲一般民衆之導師。能深入民間。推行無間。遇有講演遊藝。或以譜爲俗曲。曼聲歌唱。或以編爲鼓詞。播板高歌。更有時編成新劇。現身警世。民衆學校。農民衆育館。民衆茶園。講演所。閱報社。莫不隨時隨地。設法開導放足。此項民教人員。江蘇浙江河北廣東均於省縣立有專校。以擴專才。且爲永久機

關。源源造就。其效率。較年開一二次放足大會。事後責成鄉甲長者。效大而力偉。將來民教發達。進於極盛時代。即纏足惡習完全禁絕確期。此吾所敢斷言者也。

(丑)人禍天災之威迫使纏足爲自然的解放。年來水災普遍全國。兵禍匪禍蔓延各省。男子轉徙四方。婦女流爲難民。衣食不足。生死莫卜。遑計足之大小。惟有任其展舒。無心纏束。即其女孩。方厭其追隨之不勇。孰有肯加緊纏。使艱於行。而以重携引之苦者。且即禍戡亂弭。慶返梓鄉。因足小艱行。幾瀕險域。驚定回憶。當有深悔我生不辰。不幸賦爲女身者。最近龍江失守。馬軍北退。城內婦女。競效男裝。免招注視。冀脫倭奴之姦污著。不知凡幾。度此後纏足之風。當不禁而自衰。終且不見於今世。僅爲歷史上之一種陳俗。於演古劇時偶一見之已耳。

(寅)老壯日減使纏足爲自然的削除。老嫗壯婦。因足骨已曲。而不願解放者甚多。若輩在禁纏條例上。僅列勸導之羣。不加強制之律。置身社會。終其天年。老壯盡逝。幼少無再纏者。此風遂爲自然的削除。

(卯) 男性對女性之美。已易標準。纏足之風亦爲自然的滅絕。昔者男性對女性之美。金蓮重於麗顏。女子纏足。自相競尙。諺有：「有錢難買裙邊俏」者。其醉心崇尙。可以想見。殆西俗東漸。天足大興。一般男子。目光驟移。竟有「凡新皆美。凡舊必嫌。」之風氣。俗必趨時。飾求革奮。命之曰摩登。呼之爲時髦。舊有纏足之妻。多成棄婦。纖小難放之足。每致離婚。夫足必忍痛以求小。固夫寵也。結果適得其反。雖願甘心爲之。嘗聞妻以小足。見憎於夫者。徹夜浸足於冷水。以促解放。其苦較纏時更倍之。終以有心趨時。無術展舒。其怨母之纏其足也。較以足大而怨母之弛其纏者。同一而弗異矣。吾人試讀東方雜誌二十七卷「除夕城中的二婦人」一文。則舊式女子之處境。寧不大可憫歟。吾人又嘗見中年婦人放足後。其行路遲笨。苦形於色者。亦曷爲新式。冀悅其夫之心理有以致之也。故足之放否。權實操之男性。女性不過爲男性求美標準過程中之試驗品。觀於男性心理之移易。則纏足之習。當爲自然的滅絕。

(辰) 交通日便。纏足之風。亦爲自然的消滅。都市婦女纏足。易於促其解放者。

以交通甚便。俗尚易移也。將來鐵路興築。則陬澗亦沐新風。纏足舊俗。必且如敝屣之棄置者。

總此五因。在近代中之勢域日展。纏足舊壘。無術阻禦。或且保一衰字而不得。且終須禁絕弗存。惟實現尙須時日。目前雖進行積極。而舊俗仍未可侮。固非一蹴之微。所可望於斯境者也。

參考書報

賈逸君中華婦女纏足考

李一粟從金蓮說到高跟鞋（婦女雜誌第十七卷第五號）

高天明纏足之痛史（民國十五年新天津報）

董作霖我對於纏足之感觸（第四年第二期豐潤教育旬報）

朱善芳纏足和解放的方法（第七年第三十三期豐潤教育旬報）

闊斧記三十年前北京男女之修飾（十六年北京晨報）

粹民三可惜館叢談（十六年天津益世報）

心心心有所開隨筆（十六年上海申報）

明明纏足幹什麼（十七年北京晨報）

各省放足運動要聞（十六年十七年益世報新天津報申報晨報）

采菲錄續編

靈犀編

勸戒

禁令

孫大總統令內務部通飭勸禁纏足文 民國元年三月

纏足之俗。由來殆不可考。起於一二好尚之偏。終致滔滔莫易之烈。惡習流傳。歷千百歲。害家凶國。莫此爲甚。將欲圖國力之堅強。必先圖國民體力之發達。至纏足一事。殘毀肢體。阻闕血脈。害雖加於一人。病實施於萬姓。生理所證。豈得云誣。至因纏足之故。動作踈蹶。深居簡出。教育莫施。世事罔聞。遑能獨立謀生。共服事務。以上二者。特其大端。若他弊害。更僕難數。曩者志士仁人。嘗有天足會之設。開通者已見解除。固陋者猶執成見。當此除舊布新之際。此等惡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國本。爲此令仰該部。速行通飭各省。一體勸禁。其有故違禁令者。予其家屬以相當之罰。切切此令。

山東韓主席於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泰安所發之告示

照得人身膚髮。受之父母。不可損傷。古有明訓。而婦女纏足。雖爲古道。實極矛盾。要知足雖賤物。然同受於父母則一。古人將大好天足。用布糾纏。裹成小脚。不滿三寸。既礙健康。又發奇臭。可笑亦復可恨。故革命以來。本主席即以解放小脚。爲唯一要圖。良以解放小脚。可以除去婦女之束縛。可以促進國民之健康。可以省却數丈裹脚布。實有百利而無一弊。今見魯南各縣。民情敦厚。儉樸可風。甚合本主席之心。但婦女纏足。比比皆是。未免美中不足。本主席治魯心切。見此形狀。無任痛心。故特布告周知。凡爾婦女即日起實行放足。不得有違。倘有不法之徒。仍以小脚爲妖豔。不願解除裹脚布者。概以軍法治罪。其各凜遵。切切此布。

戒纏足歌

著清吟社第三十一課

渡公王潛剛饒生

後庭玉樹新歌歇。回風曳地春雲熱。步履香塵壓後宮。織織玉笋裁新月。春風花月散如烟。艷跡猶傳六寸圓。浪說新裝鬪眉嬾。遂令浩劫沈千年。東家女兒才學語。藕帛行纏自呻楚。心悲骨折血模糊。吞聲切切淚如雨。伏衾展轉不能眠。繒羅急縛如火然。須臾竊發阿娘怒。廣裁密縫加笞鞭。前年拳亂來邊寇。千乘萬騎倉皇走。兒女出門行不前。

吁嗟性命如鷄狗。虬胡碧眼猙獰。脫寫傳觀肆笑謔。此時呼娘娘不應。阿娘足小更零丁。含羞茹痛爲誰語。轉死溝瀆飛蒼蠅。新理說強種。昔賢論養生。墜殘肢體非人情。木本戕蠹枝不榮。君不見。西方體育風泱泱。家有健婦兒康強。即今陋俗宜摧掃。使我黃帝子孫魁梧奇偉登壽昌。

又

法界衆生定信可安

人生不幸女子身。備閱甘苦酸鹹辛。甘苦酸鹹心未已。骨肉戕賊真愁人。愁人戕賊迺骨肉。此事驟聞人盡哭。如何陋習今猶沿。竟向紅閨倡纏足。纏足之風未易止。嗚呼肇禍伊誰始。或曰作俑由宵娘。素帛牽纏爲織指。踵事增華效東昏。潘妃步步金蓮痕。斯皆亂國之尤物。何爲遺孽留閨門。我聞吳宮孫子曾教戰。群習韜鈴昔經見。藉令雙彎三寸強。安能馳騁奔而殿。木蘭代父充邊防。只言著我舊時裳。脫使纖鈎窘行步。未必火伴皆驚忙。中國事事動師古。漢壁秦瓌燦如許。文字尙求三代前。此風乃獨齊梁伍。嗟嗟弱女誠可憐。靡依匪母胡不然。戾筋折骨悍不顧。沈沈郁李天桃天。熙朝龍興代慈母。舊染汚俗革九有。徒以瑣屑涉閨裝。欲挽頽靡暫從後。我爲此事心實悲。能除錮習知爲誰。詔書方弛結婚禁。藉以革故今其時。從來官禁慮紛擾。且難家喻而戶曉。不如一二

齒德流。矜愚訂領爭及早。我勸人人妻婦宜發慈悲心。但聞纏足休委禽。羣然相率以爲戒。無須條教垂官箴。更望慈親育女須爲謀保鞠。一念啼號悚心目。夫婿果然託令門。決不斤斤泥頽俗。倒懸解脫羣歡聲。黑黯一線生光明。願以慈雲化爲楊枝露。酒徧山河大地有如白骨重生。

又

半畝菴袁祖光小稱

天生圓顙方厥趾。匪厚男兒薄女子。大造終期人格完。未聞殘缺翻爲美。足容協禮古有之。雙翹不入碩人詩。文家牙慧翻新艷。約束膚圓白玉姿。潘妃宵娘競褻狎。亡國之君安足法。金花貼地新月形。遺孽造成蜀川塔。積弊相沿千百年。弓鞞綉鳥爭鮮妍。樣裁鸞鳳天然瘦。風颭蜻蜒立不堅。骨血摧殘蒙垢辱。別隲之刑有茲酷。忍哉天下父母心。甘淪世外文身俗。我聞東人涅齒兼雅眉。舊汚一洗迅轉移。又聞與朝入關一風氣。首禁纏足挽凋敝。自居化外胡爲者。滿漢裝容不能假。世界周通女學倡。猶將此物誇妖冶。安得煌煌厲禁申。中原改步一番新。銷除慘毒蓮華劫。同入融和錦綉春。

又

拙齋居士冷汝楫蓮勸

纏足自古宵娘始。織纈形作新月鈎。後世因之尙奇巧。屈曲三寸如雀頭。相沿至今十餘

載。浮俗漸染同神州。颯風小步矜綽約。玉環錦襪誇風流。雕題涅齒甯復異。舉世方喜
余獨憂。天然體質本無缺。豈假人力爲矯揉。若云女子當纖趾。吳剛月斧應早修。束縛
局促徒自苦。強者以弱休者囚。血爲壅滯氣爲塞。步履艱澀蠶織休。我願當世諸巾幗。
翻然易轍勿效尤。君不見。本朝發迹從遼藩。貼地也有金蓮不。又不見。海外士女雄且
健。蹈破鯨浪游全球。噫吁嚱。莫待明季獻忠出。蜀川塔火愁雲愁。

又

百益邵福楸梓夫

神州俗靡開澆風。雙趺競小家家同。一時娛目聊快意。豈知貽禍將無窮。當年作俑何人
始。載籍荒唐都不記。至今傳播近千年。天演沙淘苦難避。歐風墨雨慘逼人。乾坤戰伐
天不春。生存端賴強種族。鐵血精神鑄國民。娉婷弱似當風柳。步步生蓮前後後。襤褸
無復熊虎姿。離亂難供牛馬走。君不見。紅羊前度胡塵來。豪宗弱質遭陵摧。貞魂毅魄
久嗚咽。大辱不泐殊可哀。又不見。瀝西健婦倚天足。六寸膚圓光灼灼。生兒攬甲東西
征。橫掃強鄰衛宗國。

又

申墨願承曾伯寅

黠毬席上觀新舞。縱奪春雲拂塵土。十國雜事今可言。天子無愁唐後主。紅羅亭子待宵

娘。花明月暗提金縷。宮中遊戲會幾時。毒蔓牽纏乃千古。自此舉國紛若狂。人情好尚生毛羽。效尤竟欲比眉顰。鬥媚真同作齒齠。矯揉競尙蓋天和。揭藥相輕招外侮。吾聞細腰高髻古有歌。風氣遷流速如雨。滌瑕盪穢遇清時。統緒群元榜應鼓。民間服飾去奇袤。跼躄媮媮誰敢取。華丹休使窈窕潛。穀飛盡血先祛蠱。千年陋俗全掃除。純古今能封比戶。

又

沈性子萬秉鑑朗亭

貞靜幽嫻自有姿。天然窈窕詠周詩。毀傷身體孝經戒。男女奚容成兩歧。奈何世風趨靡曼。矯揉造作殊堪恨。纖纖在手還在足。較長較短爭分寸。惡習流傳說窈娘。破家亡國鑒南唐。養來嬌媚扶人態。時樣裝成內政荒。保其肩背創厥指。步履艱難困尺咫。營衛多虧傳種弱。胡爲以此而易彼。我願天下父母心。洽容誨淫守明箴。厥初生民溯姜嫄。履帝武敏德愔愔。

又

胡晉林楚枏

齊東昏與唐後主。亡國之君安足取。不謂女子纏足風。流毒相沿乃千古。慈母愛女勝愛男。非必有心殘其肢。其奈纖趾方稱美。矯揉遂失天然姿。躡事增華靡有極。只爲見聞

長閉塞。今日互市環球通。才識此風止中國。中國革舊與維新。何堪無罪人其人。此後後生新非舊。不信所好仍相困。爲告天下女也母。無復戕賊同杞柳。纏之不易放亦難。雖悔何追願厥後。

戒纏足歌 鐵柱軒詩稿

張郁庭

我聞前古有堯戒。躡山躡堦防其敗。又聞汲冢有夏箴。中不容利防其心。何物賤夫初作俑。舊染汚俗風盡冗。折腰躡屣史曾傳。更有南朝步步蓮。禍水於今增未減。洒徧神州紅霧黯。哀哉弱種豈無因。遺恨雲中月影漸。千金骨碎揉雕蔚。難操井臼誠無謂。咄咄怪事事如何。不關世泰傷天和。莫羨凌波羅襪美。身體髮膚不可毀。莫羨纖纖玉筍尖。金蓮山上寶刀鎗。莫爲無益害有益。慘同剗刑良足惜。莫爲故步而自封。不愁么鳳不成龍。志士仁人歎芻狗。欲彊厥殼先除莠。爭教同登大士航。歸真反樸胡徬徨。從茲解脫糾纏苦。飄生聊作危言補。此歌不是堯之戒。夏之箴。第是照朝正始音。

戒纏足文 仿阿房宮賦

嚴霽青

天理絕。人情逆。姆教失。惡習出。忍使千萬女身。皆成廢物。女孩自幼以及笄。受制

於娘。兩足纖纖。禁錮帷房。三日一纏。五日一縛。花樣翻新。弓鞋巧作。各選鮮妍。宛如菱角。割析焉。毀傷焉。穿鑿經營。直不知其是何酷虐。羅襪凌波。匪若游龍。繡履行空。匪若驚鴻。蹣跚跋躡。難免西東。臂腕舒暢。樂意融融。蹉跎輓曲。慘狀淒淒。一身之內。四肢之間。而甘苦不齊。綠窗貧女。繡閣嬌娃。溫柔端麗。美本其形。矯揉造作。爲殘疾人。金剪鏘鳴。斷足具也。白雲周繞。約足帛也。血流漲膩。濯足水也。鑿屑紛飛。制足藥也。雷霆乍驚。怒威作也。試問母心。究不知其所謂也。尺膚寸肉。如火煎燃。奇痛難禁。而莫訴焉。有受此害者。幾千百年。造物之生成。父母之劬勞。撫養之艱辛。經閱幾年。始獲成人。痛癢相關。一旦殉所好。俾歷諸艱。前自拇指。後至踝骨。血肉淋漓。阿母視之。亦不甚惜。嗟乎。阿母之心。本愛女之心也。女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奈何視之如珍寶。玩之如泥沙。使聲色之厲。甚於悍吏之慘酷。束縛之嚴。甚於囹圄之桎梏。屈折之痛。甚於紂王之炮烙。鬻割之傷。甚於屠伯之慘戮。哭聲震天。甚於羊豕之見殺。使親生之女。不敢言而敢怒。阿母之心。日益頑固。殘虐極。百病舉。女孩一命。可憐黃土。嗚呼。纏女足者。母也。非寇仇也。爲母者。亦女也。非異人也。嗟乎。使女各愛其身。則足可不纏。使母各愛其女。則由一母可化衆母而

爲慈。誰得而纏足也。女孩不暇自哀。而望父母哀之。父母哀之而不戒之。亦安望女孩他日之復哀其女孩也。

放足歌

天津特別市婦女放足會。新製之歌。照錄如下。

張起口來笑呵呵。聽我唱個放足歌。人人都有一雙腳。行動自由多快樂。一雙大脚本天生。爲何女子要裹成。裹得好像豬蹄形。實實醜得不像人。說起裹足多痛苦。喊娘叫爺淚如雨。三四五歲年紀小。那個時候裹不了。六七八歲就裹上。這樣痛苦不堪想。父母養女惟願好。祇有裹足真顛倒。一層一層加一層。半絲半毫不放鬆。要把骨頭來裹脫。裹足害人幾多惡。一年裹來又一年。看看裹成柳葉尖。慢慢皮綻骨肉開。半夜三更痛醒來。一點行動不自由。好比牢裏禁犯囚。弄得滿身都是病。生男育女不中用。以致種族漸弱小。東方病夫不得了。難怪中國不振興。裹足是個大原因。堪嘆一般愚蠢漢。偏說足小才好看。不想美好在自然。裹足反到不完全。走起路來顛顛倒。看來裹足那些好。還有一種怪議論。祇把女子當玩弄。怕她水性與楊花。裹住足來關住她。這種論調太無

理。且把妓女來打比。從前妓女都裹足。爲何她們沒恥辱。可見貞節不貞節。裹足與否不相涉。命案多半屬姦情。裹足還是也偷人。凡事須從根本想。女子教育枉直講。女子人格要提高。邪淫惡念自然消。況且女子同是人。也有才幹也聰明。也可讀書求學問。也可辦事來參政。也可學習工與商。各項企業能担当。即算不幹大事情。最小也可自謀生。自己獨立能生活。還幫丈夫做工作。男子負擔少幾分。社會生產可加增。全國通盤來算計。此中利益真不細。若是女子裹了脚。躲在家中不做活。甚麼事情不能辦。祇好坐着吃閒飯。男子辛苦去作工。女子事事享現成。假使女子佔一半。都靠男子供她飯。這些男子就倒畧。生活費用賺不來。社會減少生產力。以致大家無生計。男子無計便劫搶。女子無計便當娼。弄得國家一團糟。帝國主義逞英豪。這些禍害誰招得。祇算男子自作孽。奉勸一班男子漢。大家睜開眼睛看。如今民國圖振興。三民主義要實行。不能專靠男子漢。要求女子都能幹。第一要把女權伸。男女平權一樣勻。切莫守着舊頭腦。想把女子來壓倒。女子都要是天足。大小事業都能做。男女結合一條心。那怕革命不成功。革命成功笑呵呵。還是天足利益多。

山西天足會爲使全省婦女。均知纏足痛苦起見。特編印纏足歌二種。呈送村政處。

由該處頒發各縣縣政府。由縣府飭各區散發城市鄉村。茲將原歌錄後。

一曰。男女兒童在初生。四肢五官本相同。男子身體自發展。女兒爲何受酷刑。四歲五歲穿耳孔。兩隻耳朵貫銀繩。六歲七歲將腳裹。好似犯罪入牢籠。五尺布條匝匝緊。骨折皮爛肉化膿。疹澈骨髓想開解。細線密縫不放鬆。吃飯不知酸鹹味。睡覺一夜不安甯。離開牆根站不穩。不持拐杖步難行。叫聲爹爹來不管。叫聲娘來娘怒容。嫂嫂說是娘爲我。姐姐罵我糊塗蟲。弟弟妹妹一旁看。爺爺奶奶假裝聾。兩手握足大哭叫。合室親人不作聲。今日裹來明日裹。五趾裹成一根葱。十四五長大了。兩足尖尖金蓮成。腳根不滿兩寸瘦。腿腕一把不豐盈。人身百斤足三寸。終身殘廢苦無窮。女兒也是娘身肉。爲何害兒不心疼。母也與兒同是女。難道不知這苦情。姐姐妹妹同猛醒。莫要纏足受苦痛。哥哥弟弟同猛醒。娶妻纏足不光榮。大娘嬌嬌同猛醒。待兒待女要公平。社會男女同猛醒。要娶小腳理不通。知識份子同猛醒。快救弱女出火坑。男女老幼同猛醒。促進天足第一功。

二曰。纏足女兒哭五更。一更裹來月初升。女兒燈下學手工。一針一線未縫紉。兩足疼痛淚盈盈。二更裹來月正明。女兒床上睡不甯。手把足尖淚濕枕。怕娘打罵哭無聲。三

更裏來月正中。女兒床上睡朦朧。閉目初入黃梁夢。一陣寒戰心胆驚。四更裏來月斜西。女兒床上哭啼啼。有心偷把裹脚放。母親知曉萬不依。五更裏來把窗開。女兒下床儘發蹶。披衣未將鞋帶緊。忽聽娘叫纏足來。

蓮鉤痛語

聶非生

采非錄內詩歌多。記實少。只阿秀女士拘蓮痛史等三四篇。可謂棒喝。予妻亦過來人也。願將所經痛苦。筆述於下。令閱者有所觀感。予妻生於河北通縣。沿於習俗。年七歲即將雙脚纏裹。當其初纏。所經痛苦。以年久日深。率多忘却。獨有二事。至今尤能追憶。某次雙足纏畢。用綫緊縫。忽感足尖奇痛。甚於往日。予妻央母略鬆足布。藉減痛苦。其母略言。脚四指已倒。姆指特肥。必須努力纏裹。足尖方能秀銳。何可鬆放。予妻在此嚴命之下。祇可忍痛着鞋。勉強步行。方一着地。其痛更甚。有如芒刺。移時潛往別室。解足就視之。則見縫足布之線。誤將肌膚穿透。姆指之左側已與裹脚條連上。因纏裹嚴緊。故未見血。予妻受此意外。不禁淚下。其母亦自怨心粗不已。予妻至十四歲時。雙足小如新筍。久能自行收拾。某日。其母對之云。小脚須瘦小尖正。方稱好脚

。今汝脚足背不正。實爲大病。予妻以愛好天然。毅然再爲努力。法以足心相對。盤膝而坐。後用衣砧壓之足上。初歷時痛苦難忍。一小時後自膝以下麻木不仁。每次壓畢。再用窄帶專束隆腫之足背。如是二月。非獨歪背改好。即足根足趾。亦平偏許多。此兩月活罪。至今回憶尤有餘痛也。予妻於十八歲來歸。斯時雙足所着之鞋。量之爲三寸四分。足根平直。足面不隆。予母及鄰里多艷羨之。予爲中人之家。子媳須操井臼。予妻因雙足弱小。不勝勞苦。予每見伊膝行掃地。或以足部發炎。用豆腐皮或菜葉加纏足上。則不禁想裹脚惡俗。荼毒女子太甚。平日愛蓮之心。頓然消盡矣。自北伐成功。各地設立放脚會。查脚員數至予家。勸導解放。予妻以命令所關。亦行試放。以三十年嚴束之足。一旦解去足紉。每一步行。下壓四趾。各離趾窩。足心深縫。尤孽痛難忍。鬆放二週。除足背之肉腫腫外。別無進步。予見伊行路無力。足軟腿腫。故又令其纏上。後仍合適如初。故今後惟盼查脚人員。對少女應厲行解放。對此半老婦人。不防稍加寬容。以免重受活罪也。此爲予妻纏放雙足之經過。亟錄之。以告後之纏足者作殷鑒。並爲己纏足之婦女一呼籲也。

書蓮鈞痛語後

余淑貞

昔時之纏足女子。身受痛苦。固矣。不知現在之纏足女子。於遭受纏足之慘毒以外。更須身受放足之痛苦。願纏足之慘痛。盡人皆知。而纏足女子放足時期之所遭受。其能爲痛切之呼籲。如「蓮鈎痛語」者。殊不多觀也。

余亦一纏足女子也。亦曾受相當教育。對於纏足。在精神及肉體上所受痛苦。既深且鉅。其願意解放。自不待言。奈母親將余雙足纏束過織。已至斷頭難續之地步。雖嘗一度解放。終因種種阻碍而再纏。詎料以茲四尺之帛。數年前幾使天地之大。無所容我之身焉。

數年前隨外子寓居開封時。值當局以纏足帶考成縣長之際。（即責成縣長每月至少須繳若干付舊纏足帶。以表示放足成績。當時有縣長購買新帶向民間易舊帶。以應功令之笑話。）一班警察先生奉了檢查纏足的風流差使。便極高興地努力執行。一天在街行走。竟受當街勒放的大辱。次日避地魯東某市叔父處。相安無事。約有一載。詎料又有某處某地禁止纏足婦女通過之文告。而逼放之風聲且日緊一日。驚弓之鳥。聞弦胆落。其時適外子就事首都。余又再度避地上海安靜地住到現在。上海的女子天足者約佔千分之九九九以上。雖仍有尙未死盡的小腳婦女。然並不爲人所注意。或曰。爾放而復纏。未幾

冥頑不靈。受人干涉。乃咎由自取。余曰。既放矣。寧願再纏。奈因種種關係。非纏不可乎。第一放時之痛苦也。薄鈞痛語所謂一旦解去足紉。每一步行。下壓四趾。各離趾窩。足心深縫尤譬痛難行。鬆放二週。除足背之肉臃腫外。別無進步。予見伊行路無力。足軟腿腫。故又令其纏上。後乃合適如初。此種慘痛。誠非過來人不能道隻字。而所述放而復纏情形。又不啻爲余寫照也。第二放後之痛苦。此覺非生所未道。蓋其夫人尚未經此階段也。即縱然勉強解放之後。一至寒季。足部血脈之不流通如故。而包圍禦寒之物已卸除。故十九皆患凍瘡。及春潰爛幾難移步。惟及早復纏。每能避免。第三行步之蹣跚。纏小之足。無論如何解放。骨格早已變形。無法恢復。僅肉部作不規則的擴張。決難增強足力。倘御大而無當之鞋襪。更似騰雲駕霧。扭扭捏捏。東倒西歪。轉不如纏時緊湊有勁。第四式樣之臃腫。女爲悅己者容。古有明訓。粧飾之美。亦爲近人所崇。天足高跟。誠屬時代之美。我輩因爲習俗所摧殘。畢生難償此願。然而跛者不忘履。不得不就此一對落伍之足。加以修飾。使躋比較美觀之地位。小脚解放其結果常使足背隆起。肉體痴肥。如駝峯。如猪蹄。一隻倒來一隻歪。天足之大方既不可改。毋寧略事纏束。以玲瓏俏利見長。猶不失舊式之美。茲有應切實聲明者。上述情形。乃指骨已纏斷

。小至四寸半以內者而言。若本屬粗纏略縛。虛應故事之流。則用弛纏及減纏方法。即將足帛漸漸鬆弛。漸漸減短。固極易解放也。原文謂查脚人員對少女應厲行解放。對此半老婦人。不妨稍加寬容一節。余以爲尙非妥善辦法。蓋未纏斷纏小之足。雖四五十歲之老婦。亦極易解放。已纏斷纏小之足。縱二十歲之少女。亦至不易放好。故向來勒禁纏足。以年齡爲取締之標準。與歷來以剪辮及放足相提並論。同一不合理。總之足之能放與否。應以以前纏裹之情形爲斷。年齡大小關係。實不甚重要也。

余以爲禁止纏足最有效之方法。應側重於未纏者絕對禁止纏裹。違者嚴厲處罰其家長。至已纏者可不問年齡。倘本未纏至不可恢復之程度。令其限期解放。倘弓形早成。足骨早斷。小至四寸半以內。不堪解放。當聽其自由。此種之足究屬少數。死一個少一雙。肅清可期。自不慮其爲盛治之累也。

江西農村改進社萬字埠實驗區勒禁纏足頗著成效。其報告書云。「放足之改革。與禁賭戒烟完全不同。不能用強制方法變更。祇能用和平手段改革。」此誠扼要之論。蓋攻心爲上。心理之改革。可以一勞而永逸。願我關心婦運者。一效法之。以免我輩已纏而不易解放之女同胞重受活罪也（用覺非生語）。

蓮鈞痛史

覺非生

前述吾妻纏足痛史。以供采菲。而吾妹足下雙弓。茹辛含苦。較之前述尤甚。故又求其口述。而筆記之。吾家世居北平北城。鄰里多旗人。故余年幼。對小脚不甚省識。某次予母及予妹。至吾姨母家。見伊家婦女均足尖鞋弓。心竊異之。次晨見姨母起牀束足。予因好奇。趨前視之。見與吾家人等脚樣大異。捫指獨伸。脚心有肉瓣數個。予急問吾母。答云姨母小時。與吾脚俱係一樣。因纏裹。故變此形。姨母云。吾等原非旗籍。民女全應纏足。試觀漢女大脚。趨步如男子。粗野孰甚。正言間。予妹扭子。自外跳躍進屋。予母云。伊已七歲。正值始纏之年。吾恐費事。因未着手。姨母云。伊姿首欠美。倘再不求雙足纖美。將來恐難婚配求得佳婿。予母聞之。深有所感。歸家商之予父。遂於宣統元年二月。始爲之纏束。初裹之時。僅遊媽媽經遺訓。勤纏。勤洗。勤走路。約束半載行路作搖擺狀。四五二指忽各起鷄眼一個。每一觸之。疼痛難忍。挑之則號啕不已。至是深感棘手。會姨母來余家。伊於纏足一事。堪稱爲個中老手。予母亟請其指示良法。姨母云。幼女初纏。須審事施力。使受者不覺痛苦。則成功自易。言畢。展吾妹

足布。視之云。伊現行路全身重力。漸重於踵。因四指未能深屈。每一行走。小指於鞋幫。或鞋底磨擦。致生鷄眼。補救之法。應先將鷄眼挑去。再嚴束四指下彎。使其深捲足心。力求窄瘦。次再推進足跟。弓彎足背。自成纖小。言畢令取熱水一盆。親代洗濯。於肌肉腫脹處。尤着意按摩。隨以手嚴握予妹足腕。用針迅挑鷄眼。方一及之。予妹則用手阻擋。予母嫌伊礙手。乃嚴握其手。使姨毋得施工作。約十數分鐘。方將雞眼中心肉丁取出。又用長五尺。闊二寸之裹脚布條。推壓足背及四指下屈。每纏足背及指二週由足跟繞一週。每匝全塗唾沫少許。以防鬆解。纏畢着鞋。因脚帶加長。舊鞋鑿柄難入。用力拔之方登着足上。扶炕着地搖搖行路。予姨則曳之行。以活血脈。而予妹受此半日折磨。痛極汗下。力盡聲竭。而予母及姨。則毫不憐惜。反云嬌女不嬌足。風俗移人。可堪浩嘆。自是而後。予母對纏足亦得門徑。每次行纏。全用甘言誑誘。予妹亦因年長。深知愛好。不似前者一聞纏足。淚眼顰眉矣。又以初纏梭布抹鞋難看。改換木底坤鞋。(是時網頭女鞋已成舊式。正與木底坤鞋)至十四歲。雙足早經就範。因肌肉排擠。指甲軟化。埋藏肌肉之內。腿部削瘦。足心平板。堪稱一雙周正之小脚。予妹於十八歲。于歸陳姓。每日侍奉翁姑。躑躅往來。午夜始能休息。其夫嫌伊病足呻吟。擬令解

放。其姑不允。反令每做新鞋須比腳較小。或收束不力。則嚴辭呵責。又於子妹生產未滿一月內。親爲緊纏。（俗傳生產則百骨俱開。此時稍懈即弛。因努力可能收縮也。）此爲十數年前事也。子妹每一念及。則自嘆命舛。緣吾母及二妹。皆爲天足。獨伊一人受此荼毒。豈非命耶。由是觀之。纏足一事。係由社會環境所造成。倘謂女子用此三寸紅菱。以媚夫婿。則冤屈甚矣。

蓮鈎痛語

孟女士

予爲略識文字之女子。近閱天風報所載葑菲閒譚。與吾經過諸多暗合。茲將半生所受雙足纏罪。述出告人。使世之愛惜金蓮者。勿再以女子雙腳爲玩物。并告提倡天足者。竭力勸導。使吾等免受痛苦也。

采 予生於通縣。年方二歲。即由父母之命。許與世交孟姓之子。至光緒二十七年。予已至纏足之年。會清廷重下禁纏之諭。吾家又因遇庚子之亂。知小足不便。乃有不纏之意。予夫家以漢人天足。裝飾難看。託媒轉告。不贊此舉。予母爲從全人意。即對予云。小兒裹脚。爲一生難關。世上既有此風。爲母者若違習俗。恐受人指謫。汝欲將來人前顯

貴。此時須忍痛嚴裹。須知女子好脚。全由淚珠換來。言罷即爲起始束纏。予本好動。雙足被屈。倏失自由。每日只能坐炕操作。一至朝夕聞呼裹脚。則遲延藏躲。到後皆被強迫執行。幸喜脚秧不大。未十分費力。即全就範。又見同伴中有換木底鞋者。弓彎尖翹。却是好看。予母云。汝脚未屈腰。着此不宜。俗云。「十一歲以內求尖瘦。十二歲以外求弓彎」。今後應推進足跟。攀彎足背。是晚纏裹即照實施。雙足前後被屈。痛在足心。忍苦二月。方見弓形。即改登木底小鞋。此鞋之製。兩頭着地。當中空彎。乍一行路。覺全身架弄無主。予母又教吾邁步姿態。及找中心方法。又因裹纏過猛。左足背腫腐化膿。予甚苦之。每行纏。患處漏瘡口。久之方愈。孰知由此左脚獨落鵝頭之弊。當是時予心甚懼。偶同吾母出門。見同輩有脚樣玲瓏者。回家必加緊收什。以期比美。至十四五歲。我父見吾雙脚過小。恐行路不便。乃禁吾母代纏。由是歸吾自己約束。每於燈下自審雙足。其狀如鈎。肌膚嬌嫩。呈落折痕。踵跟沿邊生胼半週。拇指獨翹。四指斜倒。回憶六七年前。本爲天足。今忽變此畸形。設有未知纏足之習者見之。必不信爲人脚也。予於壬子年二月出關。事前親製弓底女鞋十雙。平底坤鞋二十雙。(因吾鄉有充子孫之風俗。即於花燭之日。由婆母將新婦鞋箱開開。任人觀看。批評女紅。或指量

大小。一結婚之日。賀客咸贊脚小周正。予心暗喜。日後婆母愛惜吾足。繁重活計。皆命僕婦操作。遇賓客來亦命吾坐談。每隔二十餘日。則命換鮮艷小鞋。以炫鄰里。至是予方知幼小吃苦並未白受也。獨異者結婚多日。每日行纏。羞爲夫婿所見。此種心理不知何故。事變無常。吾家自遭壬子七月兵災。家道中落。僕婦遣散。我一人上侍翁姑。主持家務。操勞過度。每至晚足跟疼痛。舉步艱難。腿部浮腫。午夜發燒。予夫令吾解放。予云。我母本無意爲予束足。因受汝家之命。方將雙脚蹂躪如錐。今汝因用人。又令解放。吾脚只能受屈彎之苦。不能重羅搬直活罪。言畢而泣。自此以後。鬆攏足帶。十年來脚仍在三寸六七分間。十九年天足會興。某日吾在門外站立。爲之查見。追蹤至。勸立解放。以命令所關。當時解放。蹣跚數步。痔縫見血。隊員某見確實困難。又週視全脚。撫摩筋傷折指處。似有憐惜之意。予云。吾輩幼小無識。爲母強迫教纏。今日始知不合衛生。請看脚小如此。何能解放。此員深然吾說。並教吾解放諸方。惜未見效。後隊員屢至我家。感情稠密。吾等竟結爲異姓姊妹。此亦放脚奇緣也。

行纏惡痛記

愛蓮居士記

年前內子雇一張姓傭婦。裙下雙鉤。瘦不盈握。東方遊記所謂可置玻璃杯中者。非虛語也。雖徐娘半老。然婷婷之風韻猶存。加以足弱故。行路輒步履伶仃。并白之勞。亦幾不勝。內子勸其解放。則以業經過時。改組無補天然。徒增痛苦爲辭。終不弛其縛。惟性情尙屬和婉。家人多樂與攀談。內子尤喜。時有周濟。不計也。暇常述其束足經過甚詳。茲記之如次。『伊生于豫西某縣。時當清季。沿于習俗。七歲即將雙足纏裹。將至始纏之年。伊心甚懼。蓋幼時常至親串家。見伊表姊裹脚痛苦也。果七歲之秋。而魔難降矣。先一日。其母謂伊曰。『汝今七歲矣。正爲纏足之時。遲則脚秧逛大。益將受苦。汝春間當纏。因汝身體柔弱。直延至今。試看人家脚樣。都已纏成。自明日始。我將爲汝輕纏。并不疼痛。爲女兒者。誰不度此難關。』言畢。即飼以果餌。並取示新製之鳳頭鞋。誘之曰。『裹脚才得穿如此美觀之鞋。不然。即爲大脚蠻。人將恥笑之矣。』伊爲愛美之心所動。心緒忐忑不定。一夜未曾合眼。

翌日晨起。阿母一切已擺設齊備。令伊坐床沿。已取一矮凳。對坐于其下。預先穿一針線。插之髮際。取白礬一盒。小剪一把。裹布花鞋。一應放于一處。回身掩上房門。先傾熱水一盆。將伊足浸透。取出拭乾。用小剪將趾甲修剪畢。然後將伊右足置之懷中。

將小趾向脚心頻頻揉動。並取白礬末。洒足趾縫中。與一筆頭。使握之手中。（按此係迷信之意。謂伊脚將尖如筆頭也。）然後取長約三尺。寬約二寸之脚布。握其右足。將四趾向脚心下壓。使緊攏一處。纏繞一匝。由後跟經過足面。而達足心。如是五匝。布端用線密縫。由足尖至足腰。取細綿繩匝匝縛之。蓋防鬆弛也。

右足纏畢。如法再纏左足。裹已。乃着新製花鞋。較足微小。力拔乃得入。鞋尖飾以線穗。鞋口附有帶條。牢繫足背上。令伊下牀作步。謂如不活動。則脚樣歪曲。受害非淺。伊足乍一着地。覺倏失自由。但往來數次後。除小趾微痛外。亦無大痛苦。晚間雙足發熱。略覺脹痛。除行動外。即坐炕沿。一週後。伊母即爲之重纏。較前次爲緊。自此每隔七日必重纏一次。一次較一次加緊。伊對纏足。亦一次較一次恐懼。每至裹時。輒逃避鄰家。冀得倖免。時或偷鬆。母輒罵以不受好。半年後。足趾即已緊緊合攏。作扁平狀。向足心微傾。足形日尖。一年後。小趾跟及趾縫中。潰爛化膿。久不見愈。又生鷄眼數苗。愈結愈厚。每當足統弛去時。伊母恒以針尖挑撥。取出其丁。伊畏痛退縮。母則緊握其足腕。毫不放鬆。九歲時。伊父將伊許於鄰村趙姓爲養媳。于歸三日。姑以伊足尙未就範。即爲之緊纏。其裹法較伊母更緊百倍。哭泣即受毒打。偶有偷鬆。察覺

必至體無完膚。又以伊足肉多。謂非通爛不能見效。於是以藥水日夕熏洗。洗過數次後。忽覺雙足奇痛。偷視之。兩足除大趾外。皆腐爛矣。姑謂脚眼已開。不爛不小。越爛越好。每當裹時。令自行脫鞋解縛。伊則遲延畏縮。冀緩須臾。至後。皆被築以老拳。始忍痛弛縛。脚布與膿血膠爲一片。急切不能解下。往往用力過猛。連肉皮揭去。膿血淋漓。臭穢難聞。痛澈心脾。身軀爲之顛戰。老姑毫不憫憐。反將瓷瓦鋒填脚布中。令其愈爛。伊雖哭泣哀求。不顧也。裹已。復用綫縫一記號。防其偷鬆。以欲其速小。隔日即加緊一次。每加緊後。嵌以較足更小之鞋。鞋幫堅硬。用鞋拔力登。始納其中。結束停當。復驅至院中。令來往走動。謂「躡鞋」。伊勉強掙命。其苦難言。伊固中人之家。井臼自操。冬日足部因血脈不和。恒凍至麻痺。晚間取煖火炕。遇熱則痛癢更甚。一凍一消。右足一趾竟因以斷落。伊足遭此蹂躪後。不一年已尖如新荷。俏如紅菱。惟足面微凸。四趾如豆大。皆深深嵌足心。累累如編貝。小趾與足跟相差僅分許。足心一縫甚深。數銅幣可出入無阻。大趾向上微翹。右足小趾爛斷處。不時刺痛。結一瘡痂。永不脫落。度之不過三寸。伊于十四歲圓房。始自行約束。時雙足不過二寸八九。親友賀者咸嘖嘖稱讚。而不知係一缸眼淚。一缸膿血所換也。以其足小。夫心甚喜。年前所天

病近。加以歷遭意外。家產蕩然。因不能謀生。輾轉流離。遂至于今。每見都市之革履豪華者。羨極生妒。有今生已矣之歎。若遲生數十年。當不受昔日之苦。言次。并讀今日女子大踏步便出。與昔日相比。真如地獄與天堂也。」

予聆其言。愛蓮之心爲之頓消。內子亦爲之唏噓不置。亟錄之。以告今之仍爲幼女行纏者勸。

蓮鈞痛語

覺非生

吾前所記。皆爲幼女初纏事。今再將所見成年婦女。因雙足不整。受姑媾凌辱之事。述之如下。吾邑某姓。有子三人。長媳爲宵娘一流。裙下尖小端正。至其次子蓮婦。首重蓮鈞。二十餘年前。北京少女裹脚者日漸稀少。蹇修屢易。終因下體不合懸擬之條。婚姻未就。後由外縣聘得一纏足女郎。合悉時日。衆見新婦。行路探身。臀部搖擺。互相耳語云。新婦裙下定爲屨品。事爲其夫聞之。洞房之夕。乘新婦換鞋。果發見新娘脚大逾鞋。肥又盈握。夫以有違素願。不歡而臥。婦似察覺。枕邊泣訴。云幼小失恃。繼母虛應故事。致成此半尺蓮。我等既結髮爲夫婦。豈忍因下體而相棄歟。夫感伊言。只

屬伊加意修飾。勿露馬脚。婦自是日作虛僞。鞋後硬跟。由竹條改爲鐵片。以加容量。加裏高底。藉顯纖小。終日企踵而行。行則扶牆。立則靠壁。某次路遇坎坷。脚由鞋拐出。事被當衆所見。嘲笑隨之。伊姑以有辱門楣。喚至複室。云汝脚如何褻法。成此歪拐倒倒者。身爲少奶奶。與僕婦之脚相似。臉面何在。吾定爲汝約束。不能任汝自由。速將鞋退去。以便察汝眞脚實況。設法纏改。媳於此慈威之下。自當遵照。足衣盡去。則見腿腕斜拐。足底平直。全長五寸。足根與踵。接連成坡。第二指末屈繞足底。而斜臥擰指之下。尖成齊禿。其他三指。半掩足心。總觀全脚。未合纏足格局。愈看愈盛額。媳因日受人譏諷。今又被深責。乃奮然云。婆母自要能設法使吾脚小。雖受任何苦處。皆願忍受。其姑聞之。似認滿意。命伊製實幫實底之亮布鞋。底漸漸屈彎。以成弓形。又嫌洋布易弛懈。爲換油嘔布（北京昔日一種布名）裹脚。每日早晚由伊姑親自督纏。偶見脚跟倒倒。則用旱煙袋之鍋敲打。冬日禁止着棉鞋。僅令用綿子包裹足尖。藉顯樣小。每遇賣木底者來。則由伊姑代選弓彎木底。爲搬屈足心。如是數月。遂見進步。足心蹠縫深刻。露出彎形。後跟裏出脚牆。站立不似前者倒倒。只是尖因二指互背負。仍爲禿形。其婿由外經商歸來。見伊雙脚易小。問之。方知由婆母嚴束之功。某日媳

因患感冒。四肢發燒。將足纏除去。事爲姑察覺。大加申斥。其媳以姑不諒。痛哭終夜。將樟燈煤油飲服。幸發覺尙早。未致廢命。自是督催方懈。稽至今日。伊姑已故。該婦以二次受苦。金蓮得之非易。始終未曾解放。尤奇者。小脚足尖全爲一指獨伸。伊則爲兩指駢背。又因第二次行纏。用力過猛。拇指隨纏勢側向。指甲原向上朝天。今則改成偏側。惜小脚婦女。雙足避人。否則攝其影。登於采菲錄中。奇觀也。

拗蓮者談

仁山

采菲續錄

予妻邢氏。生於北平西城某巷中。嘗述及伊之幼年纏足事。其家中之婦女。無一不爲纏足者。否則人不願娶作兒婦也。伊姊妹共四人。其大姊在四歲時。其母即爲之纏裹雙足。因年歲幼稚。每日裹足之痛苦不堪。晝夜悲啼。纏有二年。始纏成約四寸之蓮瓣。二姊三姊之足。亦約四寸餘。至予妻八歲。尙未纏裹。因其母常患嗽病。輒夜不能安睡。是以精神不佳。無意爲之纏足矣。一日伊外祖母來。接伊去。此老婦住南城。彼時南城一帶。所有之小女孩。無不纏足。予妻至伊家。其外祖母平常最喜與人纏足。而其纏法甚精。無論年歲稍大。亦能纏成三寸小足。居住彼處數日後。即開始爲之裹脚矣。第一

日先以溫水洗足。約一小時。使足柔軟易裹。然後用五尺長裹足布。爲之纏繞。將足趾壓彎至足心。留大趾。另用一小足帶纏之使上翹。然後穿以所做硬幫鞋。乍纏畢時。脚痛如燒。不能履地。數日後變本加厲。更緊一步。改用八尺長二寸寬之洋膠布足帶。洋膠布取其裹脚時不易鬆懈回勁。二三四及小足趾完全推彎於足心之內。壓成扁形。脚面曲成弓形。再用裹足布層層纏緊。再以白帶子將每個足趾用帶子一條纏至極緊。四個足趾纏畢。然後再以足布繞一週使緊。用線密密縫住。穿上極硬幫薄底鞋。用鞋帶繫好。兩足纏就。覺疼痛異常。不能行路。稍一動轉。即覺痛澈骨髓。外祖母迫令強行。言其如不行走。不能壓扁足趾。脚樣不能美觀。亦不能束小也。如此數日後。兩足足趾等部。流膿潰爛。痛如針刺。每晚以溫水滌洗。剪去腐肉。滲以白礬末。而纏裹加緊。仍不稍弛。此老婦曰。因年歲稍大。不如此纏。不能小也。約四十日之久。即束小成約四寸餘之小足。然此四十日內。所受苦痛。實有難以形容者。所穿之鞋。約十數日即換新鞋。所換新者。比前穿之鞋。約小一二分。將足強塞於鞋內。足即曲上作新月狀。穿過四五雙鞋以後。雙足收小寸餘。脚心陷一大深縫。名曰折腰。脚面隆起。如此半年。始纏成一雙三寸瘦小蓮鈎矣。至十四歲改穿木底弓鞋。每穿大紅緞子綉花弓鞋。繫上繡花帶

腿。更覺窄小翹秀。真有顧影自憐之概。雖然足小。而身體發育甚爲健壯。平常時行走亦無足疼毛病。常年無病。較三姊等尤爲結壯。若謂裹脚有碍健康。余未深信。至今思之。雖然受此重大痛苦。終換得一雙好脚也。

過來人語

秀貞女士

近讀天風所載行機癩痛記及愛蓮居士之蓮鈎問題等。與吾當年所經之苦。諸多照合。茲將吾孩提之年。纏足慘狀述出誠人。兼答居士之徵求焉。

儂生南方。時當清季。小縣婦女。仍以蓮鈎爲尙。故儂年甫七齡。阿母即爲儂開始拘蓮矣。拘法。先用鳳仙花根煎湯一盆。乘熱薰洗雙足。據云。如此能使骨軟受纏。少受痛苦。薰洗數次後。覺筋骨酥軟無力。然後取長約六寸。寬約二寸之棉布條。將余大趾下之四小趾。緊靠一處。壓向足心。即用藥布層層束之。兩足束畢。始着新製之尖頭鞋。儂自由習慣之雙足。至此橫被桎梏。旣燒且痛。大哭不已。母以女兒之常態。毫不憫憐。反誡「無論若何痛苦。不准偷鬆」。儂本甚活潑。自雙足被裹後。即呆若木鷄。含淚忍受而已。每隔數日。母即爲儂重纏一次。一次緊似一次。儂痛苦無法時。乘母不在。

有痔略爲私鬆。母發覺必遭叱責。纏裹反益加緊焉。裹至數月。足趾已成扁平狀。因天氣炎熱。更不時發燒。脹痛不已。每解足紉。常有惡味。阿母見之。謂補救法。須裏搗先浴以花椒水。云可除惡味。再將明礬研爲細末。頻頻洒於足凹及趾縫中。云能止汗也。余足自酒明礬後。果汗田較少。惡味頓殺。由是每裏必用之。如此三年。儂足業已就範。長四寸餘。大趾獨翹。四趾皆壓入足心。緊緊合攏。如贅疣然。足心一溝。足踵微駝。因纏裹過猛。足面致常潰爛。時愈時發。又生鷄眼數苗。夏日更覺濕癢。因足弱故。行路輒倚牆扶壁。搖搖欲墜。儂于十五歲出關。始自行收拾。每當行纏。最羞爲人所見。蓋奇形怪狀之雙足。實甚不雅觀也。十年前天足運動興。儂入校就讀。家人始勸吾解放。足紉初鬆。覺兩足骨軟筋酥。愈行痛苦。每晚用溫水浴足。將脚布逐漸剪短。放至三年。雙足除較前略肥外。足趾縫口仍屈而不伸。儂入校時。因恐同學恥笑。乃于襪內滿嵌棉絮。飾爲天足。雖行步較遲。但人亦不覺也。

米菲錄續編

靈犀編

蕩非韻語

美人足

素月

香塵淺印軟紅兜。生就蓮花雙玉鈎。纖小自憐行步怯。秋千架上更風流。

足

綠香館主

軟玉清波劇可憐。踏青歸後步踟躕。飄揚花板秋千上。高着金蓮欲上天。

小脚

佚名

藐小雙臁軟似綿。盈盈一段載春眠。只容郎眼窺三寸。不許芳塵沁半弦。角枕生香來勝玉。牙床剪燭試金蓮。牽情多是微尖處。歎捏摩挲儘可憐。

連底兜紅一捏綿。晝藏幽處夜同眠。尖尖媚柳春間葉。曲曲初旬月上弦。下榻宛如比翼鳥。擁衾却似並頭蓮。回思往日猶堪憶。纏裹情形今也憐。

軟底溫帶一握綿。兜跟纖帶壓衾眠。細如水面新菱樣。粗比天邊口月弦。不用芳口印溼土。何曾花砌踏金蓮。檀郎心性時親暱。淺捏輕籠最取憐。

來 菲 續 錄

鞋尖 滿江紅

樊樊山

一捻輕紅。恁纖細不禁捉搦。還憶得倒提金縷。珍珠欲摘。碧筍侵莎剛露穎。紅蓮出水纔勝筆。認中間一道蹙金梁。朱絲直。瞞不過。芳苔跡。遮不住。湘裙隙。任桂榴雙繡。纖纖黍粒。窺客蹴開珠箔綠。聽歌點落雕欄漆。似藕花風颭小蜻蜓。依人立。

睡鞋 滿庭芳

湘湄詞客

新月勾雲。墮蓮翻雨。合歡枕上偷量。羅幃獨見。的的背銀釭。便覺弓弓響。全不稱軟玉酥香。憐刻襪。手提金縷。作事太周張。自家憐惜甚。不會兜上。未許端詳。美春纖紅映。微露些幫。只在枕邊帳角。番番換。密似迷藏。鴛衾底。摩挲縱遍。偏要避檀郎。

綉鞋 青杏兒

鞋口細針沿。是透出線脚擒牽。葉葉花花跟底處。無枝警結。徇他半吐。樣式新鮮。愛煞俏而尖。中藏是玉笋金蓮。最是一變生曲折。層層吐露。中心已透。不用虛延。

弓鞋 虞美人

月鈎渾似雙鈎樣。待月清歌唱。裙邊點拍不嫌頻。微露尖尖。兩角小紅菱。小姑顧繡

窗前倚。袖底輕籠起。未知儕輩孰身輕。賭印痕兒深淺雪中行。

美人繡鞋

一剪梅

陳玉瑾

弓鞋昨夜恰新幫。一會思量。一會端詳。鞋頭宜鳳又宜凰。螺筆描將。彩線拈將。配成顏色淺深粧。這只成雙。那只成雙。來朝移步出蘭房。蹤寄回廊。歡信檀郎。

繡鞋

鷓鴣天

花簇香鈎淺浣塵。輕風微露絳羅裙。金蓮自是慳三寸。難載盈盈一段春。仙已去。事猶存。天台何處訪朝雲。相思携手遊春日。尙帶年時草露痕。

睡屨

沁園春

鴛湖

詞人

爲髻青女史賦

兜向纖跣。似月如弓。問夜未央。記侶鳳樓時。翻來甲帳。藏鈎戲後。索到了娘。略不沾塵。祇憑行雨。媛玉深埋一段春。銷凝甚。愛被池春滿。長共迷藏。何須佇月西廂。美一捻紅才三寸長。看玉綃細裹。蓮花窄窄。蟬紗輕幕。烏影雙雙。曾借傳杯。許教入手。撇了柔鄉赴醉鄉。周防處。怕含情私嗅。着意偷量。

詠美人足

醉樵

織纖細步漫猜詳。雙詠行纏是古妝。響屐玲瓏妃子殿。重臺珍重女兒箱。攬扶醉影花能顛。埋沒春痕艸亦香。費盡工夫緣底事。提鞋剗襪太匆忙。

薄支檀板勝香薰。纔綉花幫當錦紋。故意半遮留半折。量來三寸減三分。鴛鴦沒骨雙銜帶。蝴蝶抬身不碍裙。笑問月娥新樣好。可曾辛苦裹春雲。

峭於菱角軟如綿。兜上春羅越可憐。尖處止容球一顆。暗中消受玉雙肩。送迎容易鞦韆板。歌舞分明翡翠氈。虧煞嬌痴常倒褪。怕他平地作飛仙。

勾魂踢毬打球場。纔得雙鸞露錦韋。細膩儘堪人比較。輕鬆私與婢商量。排勻瓜子微微印。試倩蘭薰淺淺湯。一捻紅芽防蹴損。落花堆裏待仙郎。

曾爲牽絲半晌俚。曾經踏月小低徊。不多地步由他占。瑣碎聲音聽慣來。曲子教成輕代板。樣兒學出悄傳盃。含羞未肯輕抬舉。掌上如何撇得開。

彎彎窄窄更翹翹。鳩鳩娉娉步步嬌。嵌入金蓮餘半朶。插來玉筍露新苗。鴉頭裁襪春無繞。麝屑留痕瘦易消。輸與那人誇見慣。周旋多少可憐宵。

衾腰帳角護深深。雨跡雲蹤着意尋。一握便知春到骨。半勾真覺癢搔心。任教轉側看都好。偶爲溫存痛不禁。多事窈娘留艷影。被他勾引到於今。

錦鞋賦又繡鞋詩。學步雖工總費詞。裏足不前人已遠。勾魂還惹夢回時。些些到底難拋却。影影微波托所之。踏過愛河須早住。檀郎焉肯免相思。

蓮蓬雜詠

蓮癡

蓮癡先生者幼即多情。長而彌篤。抱悱惻纏綿之致。無踰閑蕩檢之思。只以丹靨塵生。家無磨石。遂使錦屏人遠。身似飄蓬。拋鸞鏡以孤飛。奮騰程而磨困。夢斷客邸。還家笑等虞曹。愁滿江干。何事詭逢仙子。非空非色。雲本無心。春夜春花。月偏有恨。當子建之停車洛水。正工部之望月長安。綺語多生。頓忘其囊。玉臺有詠。實取乎新。李義山聞之。應謔曰得未曾有。楊廉夫見此。或許爲異代知音乎。

詠足八首

蓮中何事久心傾。蓮好能教媚態生。柔媚媚豬增婀娜。瘦宜飛燕更輕盈。閒行綺陌嬌難擬。小立瑤階倍有情。幾度相逢幾回憶。隔宵猶自夢魂驚。

嫋嫋婷婷體格單。似曾來自步虛壇。行遲共覺瘝人易。相妙翻愁入畫難。鄂被鉤春疑寸趾。元宮應制灑仙翰。吳兒鐵石心腸甚。閒遇香階也必看。

漫展湘裙過曲廊。纖纖弓樣惱人腸。影移花底春增麗。步到蓮中地亦香。鈿尺裁量驚小

杜。宮裝妖艷說南唐。濃情最是妝初罷。笑倚紅窗嘯玉郎。

妖嬈風格是耶非。百美圖中叩細微。利屣不曾遺趙女。金蓮何用步潘妃。春留掌上羅羅舞。月照花間緩緩歸。今夕廣寒方按譜。莫教身化彩雲飛。

年年隨例卜花油。金屋妝成襪緊兜。著地共驚新月墮。出門惟覺太風流。尋春有迹留香國。顧影無端上畫樓。歷盡玉階籬放下。清歌愁煞木蘭舟。

綺羅叢裏太翩翩。少小曾經阿母纏。手拽白綾如石轉。液塗丹藥唾珠圓。臨風軟似煙中絮。積日渾成月下弦。直到陽臺解歡樂。繡鞋微褪倍堪憐。

輕載盈盈一段春。宛如仙女降凡塵。吳姬越艷爭相效。月姊風姨見即親。入握魂消行雨夜。尋幽目奪賞花人。晚來扶上鞦韆架。金闕何從辨太真。

莫怪錢郎費苦吟。捉來先已醉儂心。凌波襪暖疑摩玉。點地鞋輕稱鑿金。鬪草每愁濃綠掩。踏花渾似落紅沈。纖纖微步生塵去。長使陳思感不禁。

詠鞋四首

又是春風上已天。背人忙試象牀前。雙纏太緊尖常瘦。到底癡情錯亦憐。撲蝶跡輕沾柳絮。祈蠶香永點苔錢。玉飛酷愛誠宜愛。曾貯銀杯酌酒泉。

雀頭遺製向誰論。著上雙翹取次摺。紅灑檀郎新手澤。白描花樣舊脂痕。楊妃已去娃爭寶。李益將歸夢覺溫。借問密州賢刺史。竊來曾否爲銷魂。

紅羅如此色鮮明。入手應憐太瘦生。解否巾箱藏密密。恒隨仙閣著卿卿。苑開芳樂春無限。廊對靈巖夜有聲。來日踏青真恰好。滿階花片雨初晴。

出沒裙邊簇簇新。絨線壓繡何神。綠華不減靈仙蹟。金縷爭教姊妹珍。影瘦似難容玉趾。底輕幾弗著香塵。薰心紈質原相稱。只是愁過妬婦津。

詠睡鞋二首

龍腦香消恰曉鐘。脫來人起翠帷中。黃昏始向銀牀覓。白晝翻教錦被籠。夢繞月英迷帳底。魂隨小玉過牆東。深宵若遇巫山雨。珍重蓮房墜粉紅。

生將秀骨納纖纖。爲博郎歡緊不嫌。蓮瓣恰宜金帶束。筍芽渾比玉鈎尖。巧偷新月態魚樣。化作春風彩鳳占。暗遞韓香應更便。並無聲息出重簾。

詠鞋底二首

到底佳人擅妙裁。每逢康伏預安排。春痕入木輕於屐。倒影如弓緊託鞋。月夜有聲來竹院。霜天何事印苔階。餘音細碎穿庭去。直訝銀屏叩玉欵。

履處一響篔千秋。底樣翻新曲似鈎。子夜燈明黏翠纈。午窗簾捲曬紅樓。迹經南浦疑鴻木。影立西廂襯鳳頭。何事閉聲偏隔院。滿庭梧葉月光浮。

詠鞋樣一首

小小金蓮欲自誇。先須鞋樣剪無差。妙如藍本衙中稿。用即紅添錦上花。鳳舞彩雲三寸許。蟾留殘月一鈎斜。播時已被恒娘改。莫再胡盧問畫家。

詠鞋口一首

鉤青純繡各爭新。式有尖圓盡可人。綵縷疊雲形似鐵。白綾微露潔於簪。鴛針脫化由綦弁。鳳寫增華闌組紉。假使密珠攢簇釘。喜鞋還比嫁衣珍。(綉純皆鞋口類見儀禮純字

上聲)

詠足纏二首

休嗤束帛太淺淺。疊疊層層手自纏。著力不曾分曉夜。芳心直欲鬪嬋娟。解時似剝春前筍。繞處能生掌上蓮。試揭紅裙問究竟。雙飛飛去輾如綿。

萬裏千纏雪一團。輕縞潔白勝齊絨。淺縈玉筍雲生翳。薄繞金蓮月不寒。能使芳蹤成細細。暗教仙骨縮珊瑚。侵晨餘緒重收拾。好著弓鞋出戶看。

詠裏高底一首

偶倩郎扶莫漫嘲。伶傳小底墊來高。美人生怕觀場矮。舉趾誰憐作僞勞。洛水仙蹤工假借。淮西巨迹竟藏縞。重臺舊製亭亭甚。更比重臺立不牢。

詠鞋主跟一首

脚跟無定太徬徨。特乞針神妙主張。白簡削同金細薄。紅絲牢釘錦鞋旁。雙鉤得此彌形瘦。五夜尤堪暗貯香。睡起閒庭拾花瓣。行行俱似有嚴防。

詠鞋提跟一首

瓜田嫌疑最難容。躡絕須防敢自慵。欲使納時纖指使。早宜提處細針縫。形同半月蟾光減。影似臨風蝶板重。實地待奴能踏定。涉江朝去採芙蓉。

詠鞋帶一首

鞋輕怕礙鳳頭丹。牢把蓮枝帶子盤。敢效羊公矜緩度。却殊鵝眼繫閒官。同心緒就休分散。信手扳來願合歡。獨恨綠波春水際。望夫山下割來難。

詠麻禪一首（俗名禪腿）

繫貼弓鞋束彩綳。儼如角羴繫行蹤。際將白藕根雙覆。淺露紅蓮瓣一層。殘月依稀籠蜀

錦。春雲凌亂買吳綾。閨中若集香奩典。數到蘭幃莫漫徵。

詠襪一首

襪材襪線細評量。漢水盈盈極目望。錦鞦淺兜膚似雪。紅蕖鮮襯足如霜。人貽瑋瑁真堪寶。花伴鴛鴦分外香。若許百錢供飽玩。甘心傾盡阮孚囊。

詠靴一首

小樓昨夜雁聲過。刀尺紛紛製錦鞞。侍女著時誇晉黠。方言呼洗說新羅。影殊羌父豪豬健。樣襯吳姬細馬馱。怪底酒酣人嗅鼻。縐紋輕踏本無多。

詠足迹一首

細碾纖埃步落花。滿庭蹤迹印橫斜。雨餘牆角經行地。痕似錐頭淺畫沙。濃碧薄沾新石髮。嫩紅微蹴牡丹芽。個中同調知誰是。香徑低徊手八叉。

詠足三首

重把金蓮妙相談。簾前新月試詳參。尖同彩筆郎頻捻。迹隱湘裙衆喜探。鞋著好花曾繡鳳。指鞋如豆合名蠶。深宵褪去凌波襪。逐寸量來僅及三。

蹤跡纖纖信妙哉。屈成弓樣不嫌乖。美如糯米端陽糗。艷鬥椒花獻歲鞋。玉趾背人勤束

東粵淫風近澳門。味名鹹水著青禪。香羅襪襪鞋雙酒。爲露如脂脚後跟。（廣東娼有名鹹水妹者。專接夷舶中人。（鹹水味三字最確。不當稱妹也。）與俗最喜婦女脚跟白潤。娼家甚有以脂粉塗之者。）

西洋女也用雙纏。窄小皮鞋正不偏。獨是後跟鏤厚鐵。料應壓損鬼郎肩。

畫有嚼美人足者因題二首

濯罷蘭湯繡履新。了無惡味雜香塵。纖纖玉趾纔盈握。愛極揮如少女唇。
褪去香鞋見玉鈎。嫩如春笋骨溫柔。捉來不向牙尖嚼。總覺情絲鼻不休。

香蓮愧恨

久將習俗蔽靈明。總覺金蓮太有情。痴性至今猶未變。愧儂不及豈非生。
蓮步嫵媚骨格單。老來操作太艱難。家貧恨少知音婢。一任蓮鈎改舊觀。

小脚竹枝詞

蓮痴

或見余愛蓮雜詠。嫌無小脚字樣。比於夢得不敢題糕。因成此若干章。皆嵌以小脚二字。明知見譏大雅。聊以曲徇同心。亦藉表己之不枉號蓮痴而已。

小脚珍同一捻紅。鞋尖花繡鳳頭工。踏青偶向溪橋立。嬌艷驚人似鏡中。

小脚撩人眼易迷。乘芳園裏印香泥。泥邊但覩纖纖迹。恒把東施認作西。
見說溫郎下鏡臺。春宵鞋著合歡纜。鄰家小脚風流姊。偏使燈前脫下來。
欲將小脚向人誇。第一須知瘦最嘉。點地俏如鸚鵡隊。看來真可比黃花。
爲料應不損牡丹芽。

小脚如將小字詮。長纜三寸可人憐。吳家寸趾從來少。唐代空教艷迹傳。

小脚遙從正面瞻。金蓮骨相貴端嚴。弓鞋已舊如新著。鶴立鸚羣總不凡。
爲不見賒跟不撓（仄聲）尖。

美人脚小倍溫柔。能使名花見欲羞。傍晚漫加郎膝上。最鉤春與最銷愁。
瑞腦熏衣正晚粧。先將小脚濯蘭湯。鞋中遍灑旃檀屑。夢轉鴛衾尙覺香。
休嗤被底握凌波。小脚春來慣撫摩。羅襪一雙揉欲碎。後跟郎有齒痕麼。
改。原句爲艷情濃極奈誰何。

久將小脚別閨房。寶鏡宵圓樂未央。妾自歡愉郎自喜。濃情嬌顫恣輕狂。
閑聽香閣綉閑談。每將醜婦笑無鹽。一雙小脚如真好。貌縱差些也不嫌。
爲聞道紅閨律最嚴。

錦帕蒙頭拜地天。難將新婦判媿妍。忽看小脚裙邊露。夫婿全家喜欲顛。
游春與畫怯登台。小脚偏能上玉階。贏得女娃爭艷羨。衆中遙指小紅鞋。
改爲挑燈時節步香街。脚小無人可與儕。

無端作賦擬閑情。遐想多因小脚生。身作錦鞋長附足。痴心幾欲問飛卿。
小脚叢中我更痴。詞逢詠足必尋思。老媽脚底鮮明甚。猶記都門唱竹枝。
爲評頭論足費尋思。

小脚誰家樣最工。錦鞋鮮艷宕裙風。老夫獨具金蓮癖。僥遇重光定紀功。
金蓮雜咏六首

毓如

采 非 續 錄

金蓮步步稱時妝。佳話千秋艷宵娘。三寸紅羅漸綉出。隨風馥馥散餘香。
個人新換鳳頭鞋。故向階前立碧苔。貼地原非蓮瓣落。却教蜂蝶誤飛來。
弓樣吳綾紫鳳凰。綉成約戲畫欄傍。行行似趁飛低燕。迤邐欹斜有底忙。
瘦巧雙翹軟似綿。未曾入握亦堪憐。兜來斜倚屏間立。疑是紅蓮落鏡前。
纖纖玉筍裹輕羅。翹向屏前意若何。非是個人偏愛足。要隨燈影比秋荷。
細碎香蹤動玉珂。洛神有賦記凌波。迎風偶自裙邊露。瘦比初三月更多。

天足六首

蓮痴

女足緣何獨藝天。美人姿勢貴天然。力除無限金蓮苦。惟願長參玉版禪。巨跡妙能生后稷。家風端欲效伊川。（宋代已盛行纏足。惟程子家中獨否。）裙邊若作新題詠。詩冊應名復古編。

天骨開張足指排。方能刺襪下香階。程家闔範尊明道。清代芳評愛簡齋。求學便趨韋母帳。雅觀堪著魚風鞋。仙蹤莫笑男兒似。巾幗鬚眉倍可懷。

姿容風韻果嬌嬈。也足令人意也消。六寸圓膚歌樂府。三分仙氣溯前朝。（清代盛時。諺語云。旗粧三分仙氣。漢粧三分妖氣。）東風和暖舒桃臉。夜雨連綿愛柳腰。何必一鉤新月小。始將春思動深宵。

綴綴光圓六寸膚。不勞纏裹費工夫。懷春免却鞋占鳳。有蹟依然烏化鳧。趾耐習勞頻舉玉。履能崇儉弗嵌珠。蘭湯屢濯尤香潔。應比蓮鈎態迥殊。

雙躡從未苦相纏。時到而今貴卓然。宜助夫人成玉壘。不須妃子步金蓮。身能穩立筋骸固。兒自生來氣骨堅。輾轉數傳俱健者。何愁海外起烽烟。

莫道蓮痴性變遷。愛蓮舊案忽推翻。身能化蝶原爲夢。心有靈犀莫憚煩。但願坦途堪立

足。何妨得意竟忘言。新詩寫出由莫否。蓮史書勳盼紀元。

詠天足詩

夢秋生

通體由來脚作根。強行纏裹說消魂。而今天足風行後。一洗前朝恥與冤。
天足新興博好評。強於操作便於行。免他骨斷和筋折。休說金蓮一握盈。
古來閨閣盡蓮迷。無賴文人更品題。此後繡窻晨并晚。嗚嗚無復女兒啼。
從來天足勝金蓮。血液流通貴自然。美範慢誇菱樣好。光生六寸愛膚圓。

詠天足六首

蓮痴

纏足由來爲美觀。外形雖美骨摧殘。何如天足全天骨。穩立如山重且端。
金蓮雖好亦人爲。總與天然美範違。不信試看天足女。雍容大雅是耶非。
能解蓮鈎近誨淫。便知天足貴如金。娶妻在德非由貌。減少人間好色心。
香國當年際太平。喜看纖足態盈盈。而今擾攘兵戈起。天足佳人易啟行。
男兒色界恣歡娛。蓮瓣原爲世所須。居室若云操作便。還應天足耐勤劬。
火車怯上似危樓。上下輪船更覺愁。我自遠行江海後。始知大足勝金鈎。

詠天足羌無故實。不以纏足作陪。無從說起。此作不用金蓮舊典。純從白描。非斷

輪老手不辦。只此六首。抵得香蓮平議九百餘言。佩服佩服。靈犀敬識

詠宵娘詩

下達

山東諸城名士邱湘若先生。著海曲曼漪輯錄。有詠宵娘詩六首。茲錄之以實采菲。

絕代花容祇半身。誰知步底巧爭春。自卿幻出雲間月。纔把金針度美人。

李家後主喜新粧。六寸金蓮賜宵娘。此老風流貽後世。凌雲秦襪口勾藏。

美人嬌媚在雙紅。瘦細尖翹煞費工。翻笑古人多恨事。宵娘以上失雙弓。

東昏愛色計偏工。寵賜潘妃態不同。步步金蓮勞護惜。緣何纖小不爲弓。

玉台新詠六朝工。體狀佳人樣不同。眉目腰肢唇口外。一言未及小雙弓。

牧之太白義山工。詩詠閨幃事不同。描寫美人多盡相。曾無半句道弓弓。

作者按。曾見某報載有纏足考據。宵娘已上有之。不自宵娘始也。

美人足 少年遊

銷慧囀篋

玉筍纔芽。金蓮未蕊。裂帛裹初成。兜龍弓鞋。藏來錦襪。點地最輕盈。香塵留得纖

纖印。軟步悄無聲。藕覆輕移。榴裙低掩。瘦處可憐生。

金蓮

佚名

龍金點翠鳳爲頭。襯出蓮花玉雙鑊。尖小自憐行步怯。秋千裙裏任風流。穿芳徑。上小樓。淺塵窄砌惹人愁。

疑春詞

逸梅

妝台卸去玉搔頭。解到羅裙意更柔。斜倚綉床伴睡去。任郎鞋襪擗雙鉤。

夏齋清供

李涵秋

紅菱好。中曲兩頭尖。拋却綉鞋無用處。美人束縛不曾嚴。天足更增妍。

燕台詩其八

錢良擇

錦襪真宜貼地蓮。何須矯揉裹行纏。燈前試濯滄浪水。膩滑如霜底樣妍。

織履點板

閔毅甫

微蹙香肩半醉時。低低唱出比紅兒。歌隨文履尋聲緩。韻戀凌波待拍遲。新曲怕將檀板按。香塵未許落花知。曲中若到相思處。手捻湘裙有所思。

又

曾得卿

閒倚珠簾境正悠。櫻桃小口嚼梁州。風前嫋嫋吟清韻。月下輕輕出細謳。低唱羞將檀板響。幽情暗把錦尖鉤。曲中解得傳心句。不敢高聲出畫樓。

踏青陌上遺屐跡

閔穀甫

陌頭芳草夢初回。更有梁間燕子催。勾引春風留齒着。輕傳綉鞞印露苔。香魂難教游絲繫。弓影生憎柳絮堆。只恨子規啼不住。收將雲雨到花台。

又

曾得卿

仕女尋游陌上春。閑將匝匝襯花茵。輕那小徑還嫌窄。寸踏尖塵覺費神。雲鳥移來底樣巧。月鉤歸去印痕新。許多遊冶追芳韻。臨斷香絲誰可紉。

鞋盃

閔穀甫

踏青歸去冷臙脂。脫得弓鞋襯玉卮。粉汗不隨羅襪透。香風唯許酒杯知。燈前送煖魂應斷。花下傳觴睡較遲。願作無雙侍飛燕。留仙裙底話相思。

又

曾得卿

銀燭高烧敞四筵。歡呼一石爲誰憐。非關豪興傲傲醉。祇爲纖塵步步鮮。綺席凌波搖琥珀。錦尖飛雪掛鞦韆。不須杯內疑弓影。三寸親持掌上傳。

采菲錄續編

專載

南國蓮乘

蓮教信士薈腐

序言

女爲悅己者容。無間古今中外。初於人格平等不生干係。雌艷其羽。雄美其音。鳥類昆虫。都呈色相。由色生情。含靈自爾。螻蛄蛾眉。脂膚蕘手。乃至工巧及於雙趺。用完竟體之美。惟首出庶物者能之。然時必漢魏。足飾始見稱於文。爰逮隋唐。蓮鈎方以小爲貴。是知冶容娛性。隨文物以遞增繁複。今日者天之蠶子。無逾哲族。顧吾嘗選色於西土矣。彼姝者子。幾曾不以纖趾瘦蹠銳端翹踵爲珍耶。恒於偎擁白婦倚枕賦語時。悠悠我思。以謂西方人較尊理智。其雙趺之求美也。仍爲理智所支配。在不傷肢體原則下爲之。吾人則縱恣情感。淫樂更充乎其量。遂非復理智所能控制。而春弓輒僅盈握矣。以理爲衡。無有是處。苟涉淫樂。則帳裏阿嬌。非此不足以妖嬈盡致。日者致靈犀同道

采 菲 續 錄

書言。蓮乎蓮乎。橫盡虛空。豎盡來劫之唯一箇滿慾之具也。閨中人安之千年矣。吾乃於舉國唾棄弗禁自絕之今日。始復縱情綺語。吾固不爲拔舌地獄是懼者也。

少小卵育於諸姑姊妹。往來於戚儕閨闈。蓮步接於目。蓮息沁於腑。知好色則慕少艾。知愛美輒羨纖弓。豈其妻妻。必齊之妾。而三寸凌波。則性命倚之可也。何期蓮運於焉告終。造物者殆隱使予爲孤臣孽子之任者也。

弱冠而後。漫游南北。僅及都會。蓮踪渺然。偶得庸目。參諸書說。始知南國香蓮。別成規範。異鄉之人。有欣賞而騰諸紀錄者。語焉弗詳。未窮厥美。吾大懼南國佳人之巧慧。隨時變而遂溷。爰爲覩縷憶述。即此芬馨筆墨。亦聊當大嚼於屠門。而孤臣孽子之悽迷。蓋不勝其悵惘也已。

南國佳麗

天之生人衆殊。而佳麗則何方蔑有。在南言南。則亦豈勝其描畫。吾書爲婦人雙足立言。足蓋附麗於人身者。茲所憶述。故亦以足爲經。以入爲緯者也。

林林總總。疇非父精母血氤化鞠育而來。貧富貴賤攸分。而勞逸安危以別。體質之精粗

美惡。詎悉由乎先天。人事誠居強半。以言佳麗。自當屬之金閨繡閣之中。寸瘦金蓮。又儼若富貴之家所專有。顧蓮之爲物。旣爲滿慾唯一之具。慾固不擇貧富貴賤賢愚而一例賦有者也。故小家碧玉。村中農婦。則亦弗自菲薄。恒努力以與幸運嬌嬈爭一分之短長。一釐之損益。而榮榮蓮花。遂得人間開遍。以搆成蓮的黃金時代。第回轉前文。可概以一言曰。蓮教全盛數百年中。篳門圭竇。有非不欲纏縛而勢所弗許者矣。未有旣幸免於赤貧。而任令六寸圓膚光緻絳者也。

初笄小姐。旣嫁婦人。弗問市鄉。纏足者什八九。天足者什一二。纏而適於標準美型者什之三四。稍形未逮而仍自有可人處者什二三。聊復爾爾無復動人者什一二。多茲一舉愈形其醜者。山鄉想復不少。

予所目爲淫樂主要品之香蓮。在當日實爲婦女取得家庭社會地位之券。故有種種勞役婦女疣附生活者而非纖足者矣。未有幼爲小姐長爲少奶奶而可以大脚娘充數者也。顧蓮教盛時。則亦不少例外。於以蔚爲蓮國巨觀。

其一曰婢。粵俗婢女嚮自貧家。什八九皆未施纏束。所嚮多半爲中等之家。正賴以承炊爨洗滌之勞。誰復有此閑情。爲求妍麗。惟大家巨閥。或雖非上富而主人雅興不淺者。

則侍兒裙下物。視主婦爲細小秀麗者亦恒有之。

二曰妾。妾之來源。什九爲婢。婢以小足者爲例外。故妾亦有同然。第以何因由而必買妾。妾而不備滿慾唯一神物者。曷勿並妾而不需。以此質諸置妾舍蓮者。當亦嗟然。故蓮風正熾之日。中上之家。姬人鮮不蓮步的的。善大脚婢者。恒爲其嗟命蓮之不齊。準備蓬門中討生活而已。

三曰妓。妓以供應淫樂爲專業。滿慾之具。優美且當逾常格。然在昔粵中閨閣婦女而不織足者。幾於十里不一見。而青樓中則反。織足天足者各半。此其故亦由妓女多來自鄉落貧家。若妓而小足者。則其雙弓盛飾。每非家常婦女所逮什一。夜夜肩頭。非是無以繁其業也。

四曰傭。傭亦分職而成類別。侍房傭者曰近身。齒必不高。容必冶艷。其尤者則脚小如羞。我見猶憐焉。司縫紉者曰針黹娘。此則尙工不尙容。然不能禁豐於色者之不爲此。故此中亦多尤物。且多屬較貧之家。本亦儼然少奶奶者。裙下類皆三寸不足。二寸有餘者也。廚娘非所論矣。至梳傭則特具風格。談海內美色者。必及於南州梳傭。此輩在蓮風至盛之世。亦夷然不屑。保其天足。黑綢衣袴黑襪。黑緞子薄底鞋。墮馬鬚其光若漆

。重壓雙肩中央。與窄窄腰肢。相映成趣。自頂至踵。一色皆玄。惟襟際露雪白巾角一點耳。御翠玉小環一雙。香風過處。使人之意也消。又此曹泰半產順德縣。語音清脆。皓齒朱唇間。發語嬌圓欲滴。學有專門。善伺人意。故嬌妻美妾。香蓮四瓣。各媵近身傭婦一。梳傭一。閨中已極神仙世界之樂。過此爲濫矣。

五曰尼。皈依三寶。空諸一切。原無色相可言。顧事有大謬不然者。豈惟飽冷不減閨人。雙雙玉筍步步金蓮者。蒲團清磬間。不乏上駟之材。當竄易經語曰。玉體橫陳。味同珍錯。附於佛弟子而截髮修行者。別有齋姑。所居不曰菴堂。別稱淨院。建置多自斥財。非由佈施。此中另一境界。居是間者。多失意人。或耽幽逸。故皆淡掃蛾眉椎髻布服。雙鈎亦復以深沉色澤之素緞素絹緞鞋。喜濃厚者病其不足以飢饉也。南中佳麗。略具於是。其餘等諸自鄙。匪我思存矣。

嶺南蓮品

鍾鏗詩品。盛稱藝林。蓮而可以無爲之品隨者乎。方絢香蓮品藻。二十年前不忍去手。顧其品評以中原蓮產爲對象。不佞自信皈依蓮教。旣誠且篤。於蓮經章編三絕。重以誠

所感召。吾婦雖爲時代化之摩登女子。於蓮之研究。常能與余抗席。故於嶺南蓮品之聲述。實堪當仁不讓也。

纏脚而不細小。不如其已。脚可小而纏至最小。胡不勿纏。雖然有天限焉。人工可略爲矯造。而不可以盡施於不堪造就之下材。小女兒扶壁學行。週遍審視。其足材之爲良爲窳。已可概見。天下中材居多。老斲輪手因應咸宜。往往得上上成就。南人首巖骨脚肉脚之辨。骨脚不虞其不纖削。但易流於尪癯。肉脚不患其不豐腴。但易流於笨厚。所幸生成骨脚者。體必苗條。承以纖纖兩瓣。如玉樹臨風。嫵娜無限。肉脚者體亦較豐。則蓮鈎正需微碩。始爲勻稱。觀脚而迷於脚。不知與體態共相評量者。未足云能審美也。

南人輕捷。即珊瑚碎步。香塵弗揚者。有時亦能天矯若游龍。翩翻如翔鳳。故如笠翁所謂抱美人者。此中殆絕少見。惟自昔佳人不輕露臉。出必以輿。輿及門。猶以大脚婦背負陞階。入室然後釋負。此非艱步履。嬌貴而已。婦人跪床沿時。禮佛屈膝叩首時。出入升降伏他人背上負之以趨時。雙弓背鞋底朝外。而微向上方。此際平視。愛煞人也。銷魂之俄頃也。

品格本自難言。徒拘形體。未可以盡。但憑神會。殆類玄談。要之清俗懸殊。高下彌別。開嘗發爲迂論。香蓮而有書卷氣者。洵可與吉金樂石。同其澤人。亦有僣夫肩上。奚奴掌中。亦纔亦窄。究之俗氣所沾。難蓮士夫之愛。究其故則春弓出自人爲。其人而雅者。一針一線之微。必不肯雷同俗手。脚又活物也。精鑿者由形及態。則其行行止止。藝術存焉。書香之族。雖復清寒。此中蓮樣必平正。不刻意求小。然決不粗大。不過事雕琢。然儘中繩尺。其爲態也。亭亭靜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豪富之家。蓮式務極玲瓏美妙。而珠光寶氣。咄咄逼人。正宜於華堂夜宴。銀燭高燒。酒池肉林。鳥履交錯。非所以供齒賞者也。有通則焉。推之萬家而皆準者。凡妾媵之裙底珍物。必皆盡其所能小。極其所能妍。斯人也。而有斯脚也。蓋專爲媚夜設。足旣小旣妍。乃充下陳。非以其爲姬妾。然後加工於脚者也。老饕止饑。請非取材於是不可。若夫娼家則精粗美惡咸備。斯百貨百客。矧肆焉耳。惟有雋品。可以澆裝。可以濃抹。登諸大雅而莊嚴。置諸清閨而文靜。被底勾春。則騷媚入骨。掌中玩索。則婉孌依人。入握固可如棉。點地又能似鐵。則剛健癯娜。並佳皆妙。斯爲嶺南蓮品之最臻上乘者。

因地域以自爲風氣。事例委多。而蓮品亦衆。吾人旣率性任慾。以成其爲蓮教信徒。則

所求於曳蓮鈞以壓吾慾者。自非懸能列兩廡者以爲格。則風韻其首要也。中是鵲者。莫順德若。粵之有順德。猶乎東南之有姑蘇上海。咸許爲美色之產區。百年來又率爲服裝策源地。頭髻簪珥衣裳履舄。更歲改觀。問所自昉。必曰大良。良城蓋順德縣治所在也。夫麗姿殊色。隨在而有。順邑爲全省九十餘縣之一。媼母亦豈少誕於是間。特以其姿首可人者。在平均率爲最大。其人則皆聰慧伶俐。（統男女言）彼中女人尤輕快敏捷。富獨立性。富創造力。（不佞正擬著嶺南民俗研究中有順德女性生活專篇）惟然。故美飾之研究。視他方爲倍力。天生麗質難自棄。誠不辜造物盛心。在蓮風盛時。醜於貌者尙競事雙鈞之纖妍。以資救濟。況得天獨厚。如順邑佳麗。有不於春弓務臻極致。使頭髻身段倍呈嫵媚者乎。然而彼中粲者。故逞才慧。偏於蓮風風靡天下之日。不以蓮著其美。如上述梳備。別創一格。醉人風味。即飽馱蓮香者。亦不能不魂搖魄盪。此其智巧爲何如耶。在蓮言蓮。則他方女人有逾格之好。亦有駭人之壞。若順德者則禮不傷肥。纖不病瘠。腴者見妍。瘦者見秀。懸格而求。鮮不中程者也。流風所被。則鄰於是邦者。若香山。若貴禺。亦多上選。禺東富庶之鄉。亦有略如汴洛秦隴蹇脚會之舉。踵事增華。昇平表象也。

蓮風雖息。蓮影猶存。魂兮歸來。鑒予嘆嘆。可謂鞠躬盡瘁矣乎。區區之誠。殊猶有憾。窮形盡相。以明傾倒。

人猶是人也。脚猶是脚也。南蓮本質。無非下肢末體。顧其用力筋。用心巧。卓爾不羣。精緻綿密。吾不敢諛曰美之結晶。僅辱之爲滿慾之具。然使不否認慾亦聖潔也者。茲物亦無慚乎聖潔。刀加吾頸。槍指吾胸。矢爲斯言。匹夫之志也。今吾所欲普告天下者。凡肉與血氣以齊衰。露風日者久而遂糙。惟運肉。七十之嫗。猶潤如玉。滑如脂。少艾者之必豐華細膩可知也。蓋衣裳所掩脂粉所澤。容有寒燠失調。風露偶襲。蓮也者。深藏厚裹。終歲綺羅。而日入蘭湯。夜施膏沐。况復掌中懷裏。被底肩頭。個郎血脈。無殊傾注。誰云葑菲。珍逾金玉。曷怪其然耶。知味者謂非解纏吮舐弗飫。有由哉。

翳此一彎媛玉。拇趾略如銀杏。爲勢則左足者右傾。右足者左傾。四趾彷彿白豆。以次扁小。欲藏拇趾之下。於以銳其端。趾有深縫。拳屈所致。踵圓如珠。巨不過橫榔而止。南蓮窄御襪。即此便裹於纏帶中。纏帶長五六七八尺不等。寬二寸。裹自尖纒始。迫緊甚。漸斜及踝。踵則露肉。與鞋跟軟墊接觸。外於纏帶爲鞋。鞋幫之上。足前後繞以邊帶。帶長六七尺。寬一寸。顏色取鮮艷而與鞋色調和者。

彰體美者在服。成脚美者在鞋。閨中人鉤心鬪角。窮工極巧。烏可以不揚之。南蓮特色在高跟。亦稱高底。美妙至難言狀。吾一聞詆謀高底者。輒憤火中燒。恨不提其耳即以高底爲刑具。敲其顛者百。他省所云高底。蠢然塊然。宜乎可厭。且說者動謂裝高底者。脚非真小而求小。鄰於僞。故可鄙。此以語於南蓮。直曠耳。當先正名。實爲高跟。高跟者。惟四美畢具三忌俱錫之嬌小香蓮。始堪適用。否則不衷便爾爲災也。跟以木製。侈者沉檀。儉者榆櫟。底作半圓。面依足形爲小傾斜面。此名匙羹底。長者寸許。短者才七八分也。先包以配色之綾羅。緣以金銀邊線。飾以綉綵。然後綴於鞋之軟底。中凹如鈎。厥狀如菱。玩蓮時掌覆蓮背。指藏鈎中。堅執魂蕩。是之謂握。指頭着背。輕觸重按。是之謂捏。左承右撫。是曰摩挲。有高跟然後愈形蓮之瘦。有高跟然後益形蓮之軟。神矣哉。不謂女兒百窈皆靈。寸心獨慧。匙羹底之盡美。蓋猶以爲未足。必欲使天下英雄強漢。殉蓮萬死弗復稍辭。用是推陳出新。而更有酒杯底焉。其製也亦木。一如摩登女爲之跟。而半其體積。特其連綴成鞋則位置移於中央。全足上浮。尖端僅及地。踵則距地如其底之高。外不裹綢帛而膠以白粉。苗條者御之。如風中柳。勾魂攝魄。妖媚復奚以加茲。今之摩登鞋脚。尙能遇目成色。觀步生情者。以其跟之尙有典型也。

顧視二寸紅菱。三寸圓徑之酒杯底。仙凡判矣。

杯底粉白。以配任何鞋色咸宜。若匙底則湖色草香橙黃月白。要視鞋帶之桃紅萍綠電紫雲藍以爲配。邊帶則常尙一品大紅。燁燁如火。別有腫鞋。不綴高底。鞋幫上綴綴或綢製簞形。高及脛末。（屣按此即藕覆也。兩足如蓮。賴此物爲綠葉扶持。以襯其美。庶免蹉踈之間。無所掩飾。古畫中美女蹉末。皆有類簞簞翻結之狀者是也。俗名膝襪。不知是此物否。）不纏邊帶。意者省解縛之頻繁。免蜿蜒之狼藉。如棉如絮。爲倒爲顛。春宵苦短。前輩幾生修到者耶。

躬并曰者。別製革靴。或綢面木質平底。以套弓鞋之外。（北方多著複履）富貴嬌嬈。恨其人者輒咒以穿靴。則靴也者。蓮國中階級表徵也。安得金屋千萬間。大庇天下姣姝皆歡顏。吾亦覩靴而心痛焉。

采 菲 續 錄

綺語連篇。不虞拔舌。安復用其吐茹。曷勿淋漓盡致。以言蓮色尙有迥不猶人之銷魂一。道。服喪者是也。素車白馬間。朵朵香蓮。一色如雪。哀號以嬌。梨花春雨。是何境界。洵難言哉。花信文君。縞衣玄裳。鞋幫淡紫。高跟雞白。襯以彩藍邊帶。即不愁鎖春山。雙弓亦表沈鬱。對此第賦同情。非復綺想也矣。（屣按北方有帶花花孝者。穿一套

縞素衣裳。白鞋白襪。鞋尖綴以大紅絨毬。別饒風韻。又夏日多喜淡粧。上下一白。如野風吹白蓮。以視一朵能行白牡丹。尤覺皎然出色。)

吁嗟乎。孽海未除。淫情滿腹。登山臨水。我將安歸。蓮鄉始是溫柔。文字不辭輕薄。已矣哉。毋多談。

蓮範別裁

諸如上述。俱爲南蓮正宗。願宋人理學尙參禪味。匯流融會。每不期然而然。不佞少小輒作闖關遊蜂。芳菲戀蝶。三十年前之蓮風正變。都日存心印。永弗遺忘。今憶述之。如昨日事耳。

粵人欽慕蘇杭。半由文字謳歌。動其嚮往。游宦歸來。又往往力加渲染。說來如許風華。第一閩中人。尤甘于聽述。裝飾之豔異。則模效炫奇。儼成創作。余十二三歲頃。里中有作賈吳門。挾得軟語吳儂俱歸者。戚族爭迎。皆目灼灼注裙下。齒尊者擦其目鏡。牽裙審視。不以唐突爲嫌。小姑儕侶。則于滿簾花影下。互比蓮瓣短修肥瘦。甚至鬪纏脫屣弛援觸肉開味而後已。旬日間里中閩人忙于仿製蘇式鞵。傭婢將命乞鞵樣者絡繹。

前曾沉溺於綺陌柳巷之間。亦擇其具足部之美者。當夫燈施帳掩。錦袴初卸。青樓人恒不喜去其襪。隕其故。輒以毋冷對。夏日則以習慣對。日久詢諸嫻熟者。蓋彼輩恒不喜人見其足也。追詢之。僂首倚於懷抱間。殊恹恹若不勝羞者。再四相詢。始道其詳。俗有謂女人之足與性慾有關。值其眼澀怦然欲動之時。以柔手撫圓臚向背之處。輒伸縮若不得動。再接。則默然不自持矣。此蓋有關。是以此中人不欲先示敗於所歡。因之恒不去襪。得真故。強作試驗。伊殊不欲而又不深阻。乃徐去其蟬翼之襪。襪於眼前者。白麪之不若也。五指朗然。其紅潤之色若預塗以蔻丹者。長短適中。肥白合度。閉目撫之。若白玉團。平伸於繡衾之間。憶及前人詠纖趾詩有賜僻香風拋玉燕。踏殘花月上瓊瑤之句。又有五更索向鴛衾裏。勾引郎官去早朝之句。雖爲纖趾。然移之圓臚。似亦甚合。余曾有詩記之云。未知媛玉下塵衾。好夢吹香到手邊。此是療飢消渴劑。不堪撫弄錦衾闊。詩句未暇計其工拙。尙能紀實也。歸而告諸室人。怒余之忒下流。即至好合之際。潛試之。果如伊人所言。是亦風流窟中一段艷事。而又添吾輩之文字佐料矣。

憶及於某宴會上。鏡光鬢影。如呢喃之燕子周旋於座間。散座後。有女客二。趨主人內室作祕談。余以事覓物亦至其室。入視何人嚙嚙於是。乍觀之。則見其一偃臥床榻。

其一斜坐牀沿。皆卸其高跟之鞋。而以手撫摩其圓膚掌縫之間。足亦伸縮自動。似一舒其筋骨。但俯仰之中。若軟玉在手。雖未親撫之。然亦難禁其中心似醉也。矧乎堅實玉腿。赤露於外。開襪上掀。芳股全裸。苗條玉藕。橫斜交插。模糊於心。幾曾見可喜娘如斯者也。

在昔旗族婦女。爭爲小足。尤以刀條兒爲上。平時以細布爲帶。如金蓮之「裹脚」然。男人則有包脚布加緊細裹。女人裹好細布。有以針線密縫者。外復穿以緊襪。脚如刀條兒。瘦小無比。式之美者也。女人之風流浪漫者。有必須以雙足爲人所撫摸把握。始能入陸。亦奇癖也。清季著名之德三姨太太。即有是癖。

織趾雖爲過度之式樣。然留風遺韻。不少傳於後世。憶昔有詠織趾詞。調寄沁園春。有「况窄窄雙鈎。迎風欲却。纖纖一捻。落地無聲。」及「金貼新蓮。珠銜小鳳。恍是仙雲捧月娥。紅綿裹。怕憐郎偷捻。被擁香窩。」之句。益見織趾之爲楚楚可人物也。

昔人詠織趾之句。采菲錄兩編羅列甚夥。余以織趾巧於外形。工於內媚。着地無聲。行來有迹。堪爲異寶。而在乎鴛鴦枕上。去其綉履。換三寸紅菱。掩映於香衾錦褥之間。不知其味爲何如耳。

湯春生有「夏閨晚景瑣記」。中有一斜倚牀頭。脫素羅藕履。褪鴛鴦繡履。兜三寸許軟底匪鞋。旋喚小鬟捧涼茗畢。復步近檀几前剔起銀燈。徐手携碧紗團扇。迴眸一笑。先入香幃。……一段。綺麗香生。栩栩欲仙。揣摩女足之層次。如活躍紙上也。

社會上一般人對於纖趾。率多厭惡。又有小脚多臭之議。多引避之。昔者曾儼居於北平西城。鄰屋相望。與王姓女郎嫻熟。固裙下雙鉤者也。夏日晚間。曾詳詢其纏裹之手續。伊云。小足必須時常濯洗潔淨。以白礬粉加香料爲之。撒於纖指足心之間。然後以細布裹之。每裹一層。必鋪香面於其間。故其中並非如世俗所傳之不潔。若再以凌波小襪。鴛鴦繡履襯之。蓋益爲世人所重也。其言至詳且盡。古人有喜聞纖趾之癖。蓋因此也。纖趾婦人因足部束小。影響於性慾方面甚大。並因此而提高性慾。而臀部爲之加大扭捏而行。益增其美。北里中昔有花雲勛。（此名待考）以纖趾冠於沽土倡門。燕都花國昔亦有小琴仙者。亦以纖趾爲人所爭喜。曾幾何時。風流雲散。不知天涯何處去矣。即今北里走馬者。猶多喜尋小脚娘。幾十年來此風雖漸廢。然愛好天然。亦不能自己也。

小足談

（燕賢）

纏足陋習。無論創於何時。相沿幾代。其爲誘惑之工具則一。太真羅襪。飛燕掌舞。宵娘束笋。潘妃步蓮。人君倡諸上。士庶和於下。重以文字形容。俚詞歌頌。雖走卒販夫。莫不以金蓮三寸。爲女子審美惟一之條件。馴至演成女界數百年慘刑。積重難反。豈偶然哉。惟是。愛美心理。今古無殊。要視環境爲轉移。苟其時風氣所趨。認爲美者。縱摧殘肢體。毀傷髮膚。亦所情甘。是以楚宮多餓死之殍。蠻荒有文身之士。至後世之不惜斷骨折筋。屈足三寸。又其甚者。夫以六寸膚圓。勒至三寸。矯揉若是。可謂難矣。重難輕易。理有常情。惟其難也。故能深入人心。使天下後世。沉淪此道而不拔。今細腰已不復見。纖足尙未盡除。無他。難易之不同而已。晚近纏足。已遜彼新潮。日趨解放。談斯道者。殆如天寶宮人。雖有專書數種。大都重文略質。不無湮沒之處。良以纏足。爲婦女極秘密之事。非個中人。無由悉其真相。不佞勉強就數十年聞見所及。得纏足十妙。二十美。述其梗概如左。

足小則弱不禁風。正合舊時美人風格。其妙一。足小行艱。不便外出。可以防嫌。其妙二。足小則血氣上行。臀股豐腴。兼能養榮。其妙三。足小則下肢短細。脛腕秀美。其妙四。足小則情感性慾最易興奮（身體之一部。被壓迫或緊紮時。即有此感覺。睡時尤

甚。其妙五。足小則男女兩性之間。增一大不同之點。此點最能刺戟異性。甘爲拜倒。其妙六。足小須層層包裹。密密深藏。其神秘作用。俱有偉大之魔力。其妙七。足小能調濟妍媸。凡貌欠美者。愈求其足之纖小。因而得伴快婿者。比比皆是。其妙八。男女居室。必須同瘦。寢時被底本極逼仄。重以兩雙念趾之大脚所充塞。實有說不出的苦悶。苟她方易以小足。自有迴旋之餘地。其妙九。遂金元等族。咸以得偶纏足女子爲樂。滿族雖不娶小脚娘。但自家反效法之。凡妙齡旗女。無不以帛束纏雙足。令其瘦如刀條。且變本加厲。男子亦多染斯風。甘效巾幗。脚在打緊。花鞋窄襪。徜徉於舊都之市。迄光宣爲最盛。因之日趨文弱。銷盡昔日馳騁特性。以至於亡。小足有消滅異族之功。其妙十。曰瘦。曰小。曰軟。曰香。曰尖。曰輕。曰俏。曰正。曰貼。曰彎。曰剛。曰折。曰削。曰平。曰穩。曰溫。曰玉。曰歛。曰勻。曰乾。此之謂甘美。

纏足念美

雙弓窄窄	筍尖翹秀	削無可削	是謂之瘦	蓮瓣纖纖	紅蓮維肖	一握不盈
是謂之小	手貴柔黃	足亦云然	入握如棉	是謂之軟	繡履芬揚	肌理含芳
芝蘭俱化	是謂之香	蓮趾之端	最宜緊嚴	如解結錐	是謂之尖	蓮瓣點地

悄然無聲	舉步細碎	是謂之輕	舉足輕趨	履飾競妙	步武揚州	是謂之俏
四照皆齊	周整無病	不傾不偏	是謂之正	足態不一	首忌分撇	雙踝緊繫
是謂之貼	屈如新月	凌雲欲仙	素寫瓊鉤	是謂之彎	骨肉停勻	外柔內強
重握不陷	是謂之剛	脛腕妍細	運足靈活	行時欲斷	是謂之折	踵肌宜減
覆杯貽誚	峭立如斫	是謂之削	背腫尖踈	雖小不稱	步步點地	是謂之平
款步輕移	履痕不紊	動止合度	是謂之穩	美人手足	觸膚不冰	陽春有脚
是謂之溫	解露雙趺	驚蟻最忌	晶瑩潔白	是謂之玉	行纏乍解	趾不宜散
珠圓翠抱	是謂之歛	疊趾畸形	雖歛不稱	美如編貝	是謂之勻	羅襪潤漬
美玉之珩	膚滑如脂	是謂之乾				

足下

阿難

近天風報黑旋風同志大參玉笋禪。不知此窄窄風翹。柔裏玉笋。亦禁得鐵牛哥（謂天風主編李遜梅君）一捻否。即使纖纖紅菱。愈捻愈適。當酥胸偎熱體。玉腕匝金身之際。一勾蓮瓣。得李二之鐵腕。爲之緊捻猛摺。固足骨軟神迷。惟此懶慵慵的嬌模樣。慢騰

騰的鳥生活。鐵牛哥能耐得不。且足下一望。金剛也似的漢子。尙且登時洋洋軟化。剗既捻且揩之鐵牛。豈有不連骨消溶也哉。如此則紅粉隊中多一死士。綠林道上却少員猛將。兀不坑死牛也麼哥。害死牛也麼哥。

李君曾謂。「將六寸圓膚。束成三寸紅菱。筋骨俱折。尖銳如錐。着以錦襪。飾以珠履。空廊響屐。步步蓮生。在賞鑑者看來。固甚銷魂奪魄。在被賞鑑者。紅蓮兩瓣。真是眼淚一缸換來者。」此種情形。不僅紅蓮如此。其他可供鑑賞之物。固莫不如此。大自擎天濟世之學。小至瑣屑雕蟲之技。來何容易。梨園舊諺所謂。「要得人前顯貴。還得背地受罪」。又豈止眼淚一缸而已哉。

笠翁之論足曰。「如但求窄小。則可一目了然。倘欲由粗以及精。盡美而思善。使小脚而不受脚小之累。兼收脚小之用。則又比手更難。皆可求而不可遇者也。（疑求遇二字顛倒）其累雜何。因脚小而難行。動必扶牆靠壁。此累之在已者也。因脚小而致穢。令人掩鼻噴眉。此累之在人者也。其用維何。欲瘦無形。越看越生憐惜。此用之在日者也。柔若無骨。愈親愈耐撫摩。此用之在夜者也。」南無紅菱金蓮脚菩薩。自有金蓮以來。如此者能有幾人。真可求而不可遇者也。且夫步步金蓮。亭亭玉立。固可見而知之。

至於穢與不穢。柔與不柔。若未經曉捨之後。又烏從得而知之。是又可遇而不可求者也。儻逢陌生生地多嬌。便露情急地惡相。強喚硬捨。吾知未得魂消。先嘗骨碎。女娘行爲。適應當時風尚。投社會所好。不惜斷骨殘身。以博世人評贊。情固可憫。其志可嘉。至於爲郎愛好。強自約束。含苦忍痛。無間寒暑。窮年累日。自朝至暮。不敢稍懈。不顧一切。勇往直前之精神。實足以感天地而泣鬼神。無論其事是否正當。以此舍己從人之行爲。若非篤於情者。豈能如此。若一旦因風氣變更。鄙薄纖足。其人非趨炎附勢之槍夫。定爲朝秦暮楚之薄倖。以其徒知爲己。不知爲人故也。好惡本無定制。今日是者。明日未必是。賞鑑者或是或非。但憑己意。以追摹風尚。然被賞鑑者。何適何從。昔以纖足爲美。使億萬女子。斷趾殘身。今尙天足。然此億萬已成纖足之女子。趾斷焉能復續。其足非生而如是也。鑑賞者使之也。今旣纖矣。不能復矣。社會不美之矣。似此犧牲的風氣下之女郎。憐之恐不及。況鄙之乎。天風報撰述諸公之捧蓮。其此意也歟。

足纖而行路婀娜者。余生也晚。未能親見。雖旅屐所經過大江南北。居留之處。每在都市。風氣早開。纖足不常見。偶或遇之。亦多爲老嫗。或中年以上者。行路龍鍾。不能

知其妙年時是否如此也。少年女子以纖足爲恥。已束者亦解放。形態已非自然。行動亦無天足便利。心頗非之。予十七。以細故逢繼慈怒。橐筆遊幕湘中。泛舟洞庭。過汨羅。慕屈子之爲人。訪其遺跡。聊舒景仰。因小駐焉。洞庭當夏令水漲之際。長約二三百十里。廣佔百九十里。汨羅江注入焉。溯江而上。五七里可至湘鄂路之汨羅站。余至時在冬初。湖水正落。湖濱距站可二十里。江亦露底。不能載舟。以湘中溫暖。當水涸處短草如茵。綿亘無際。央舟子。肩襍被。彳亍綠坪上十餘里。鞋底經磨。光滑如鏡。蹶草上膩軟欲跌。幸得人家。詢旅店。則以地處僻境。終歲無行旅過。是以闕如。天復將夜。益增志恹。欲告宿。又格於言語。舟子湘人。曾從軍北上。知北語。亦疲不能興。默忖知余意。乃向鄉人求宿處。鄉人初以北人見嫌。繼見余孱弱無歸。乃生憐惜。設草薦。置襍被。允假宿焉。安置小定。復爲烹茶。壺懸梁間。下燃枯枝。而圍以磚。屋既低暗。又無煙突。烟乃迷漫室中。主客圍火而坐。借火光相視。如隔紅霧。相對稍久。言語略通。於是歡洽如家人。主人年三十許。豪氣溢眉宇。詢余籍貫行止甚悉。俱答之。主固知書。經史諸子罔不曉。相與縱談吳楚。樂甚。舟子憊甚。仰椅上眠矣。主人與妾。連呼酒來。舟子聞酒。亦猛然而覺。張目四顧。以舌自舐其唇。余與主人。顧而大

笑。主以枝撥火。火立熾。烟亦隨火舌上升。近地處無烟。倍覺清晰。暮見鳳翹一雙。傍火而立。是蓋主人弱息。奉命將酒至也。素襪青鞵。瘦窄可人。趾尖細纒如錐。端微上仰。足面平削。足心微凹。小步嫵嫵。底印如錢。心竊好之。幾失應對。始知金蓮之美。有如是者。固不妨碍於行步也。轉瞬十載。每讀關於金蓮文字。此雙勾鶻鞵之凌波小步。猶幻然入目。當時醉中。背主人遙度長短。約在四寸左右。即使不確。亦不致大差。前入所謂三寸金蓮。非特行走自如者。未嘗一見。即不良於行者。亦未一睹。至於如汪景祺西征隨筆所云。「蘭州女子。雙彎窄細。不及三寸。而登山越嶺。飄忽如飛者。一益恨緣慳矣。」

匪鞋之精者。兒時曾於鄰家一見。其制不復能憶。精緻繡履。友人處有一雙。白底紅幫。花繡極工美。跟綉綠緞鞋拔。盛以錦匣。罩以玻璃罩。美固美矣。終疑非八足所能著。以其較人足相差過遠也。獻付前人筆墨。所形金蓮之狀。及行動姿態。惟舊劇中之且角蹄工。差足彷彿。憶昔甫抵燕京。以久嘗砲火血腥之身。乍歷歌舞昇平之境。彌覺可樂。粥字之餘。每遊散於歌場舞榭間。以致屢涉窮鄉。未嘗少悔。蓋性使然耳。時富連成科班。有仲盛珍者。工花旦。面目姣好。表情神化。其蹙工之美。可謂當時一絕。以

其尙未成年。發育不足。身體自覺短小。用膝稍墊。頓形適中。加以身段苗條。腰肢細軟。是以小步行來。身不搖而自搖。纖趾立處。軀不動而自動。凌波走浪。無聲而似聞。履響。紅菱乍移。看去竟恍若無跡。古人所謂。足跟能將心事傳者。語非虛誠也。嘗見其頭二本虹霓關之東方氏。頭本用槍起打之嚴緊利落。乃科班學生之擅技。且無關於足下。茲不冗述。二本思春一節。一引一詩。讀來悠然微顫。已覺悽然。白白小促。似衷腸煩亂已極。繼而呵欠頻伸。遠山陡蹙。極力寫出初寡獨居。閒居枯寂模樣。所謂「衾寒枕冷。夜迢迢。更不寐。深院靜。夜寂風細。巴巴望曉。怎生挨更迢遞」也。秋水瑩瑩。似呆似塑。如怨如訴。忽見裙下雙彎。左右迴視。似欲藉此以破寂聊者。遂以雙翹擱置膝頭。摹撫足面。微捻趾尖。左右更替。自適其適。良久。嫣然一笑。目光如醉。乃覓戰場獲得之巾。蓋已想入非非矣。故觀者。祇覺東方氏性情之真。而不覺其淫。覺其行動之艷。而不覺其褻。憐其境而憫其遇也。俗伶演來。或噴甲嚼巾。或咬唇剔齒。醜態百出。令人肉麻。更有甚者。喬作內急形態。以手按探私處。是真蕩婦撩人。變童鬥色而已。藝術云乎哉。若花旦以撩人淫興爲能事。則何不當衆宣淫。爲效豈不更大。若花旦必撩人方能得人愛戴。則終無受人愛戴之一日。徒令人以誨淫與猥褻視之。豈非

求榮反辱。何以明之。請設一喻。今有人焉。朱顏雲鬢。翠黛含顰。舞腰輕軟。垂露袖。蓮步盈盈。儀態萬千。一笑傾國傾城。回眸萬人腸斷。君見之。將愛之耶。將淫之耶。若村婦弄姿。丹唇粉面。行來肥臂蠢動。乳峯聳顛。君見之。將愛之耶。將淫之耶。引人愛者。曰美。曰媚。曰媚。逗人淫者。曰騷。曰蕩。品質之相去可千里。行止之相差。其間不容髮。故此等戲。非絕頂聰明。深思體會者不辦。尤非無相當功夫。及豐富經驗之表情者所能摹畫。晚近此劇風行。無論坤伶票友。工花旦者皆演之。然皆不用躡。故不得不從俗伶身段。則東方氏之爲人目爲淫婦。終難昭雪矣。

廢躡之倡。不知始於何人。能者假此偷懶取巧。不能者。更假此畏難苟安。於是羣相附和。例端遂起。不知用躡實較天足爲美。藝術以美爲歸。故躡實不應廢。觀古今詞人之狀美也。柳永句云。「酥娘一捻腰肢細。」薛能句云。「柔娥幸有腰肢穩。」韋莊句云。「露桃宮裏小腰肢。」韓偓句云。「骨香腰細更沉檀。」等。不勝枚舉。所以如此者。蓋美人身段以苗條爲上。亦惟苗條二字難得。苟得細腰。則身段自不臃腫。去苗條不遠矣。腰細而不苗條者。無他。上肢長下肢短也。女人最豐潤處在臀。最削瘦處在踝。上肢長下肢短。縱使腰細。而肥臀下墜。如葫蘆踞矮座。有何苗條之可言。若使下肢較長。即

便腹圍稍差。亦自具迎風搖曳之姿矣。國人以血統。及生理之關係。上肢長者較多。相等者最爲普遍。下肢較上肢略長者。十無一二。故舊戲扮裝。每將大帶子與腰包繫於胸。卽所以形上肢短。而顯其瀟灑苗條也。花旦戲不着裙者多。補救下肢短之惟一辦法。舍用蹻外別無他途。至今武旦不廢蹻工。實有見地。無論扮相如何。卽以三寸紅菱。輕盈貼地。已足耐人觀賞。加以足趾着蹻。立時每互挪兩足以支重心。更能狀其嬌怯。且行來兩膝微彎。瑣瑣細步。其一種輕盈婀娜之姿。尤非近尺蓮船。行時膝屈肩彎。蹻蹻聳聳者可比擬也。目下更有所謂改良蹻者。木足較舊式爲大。約在四寸許。綁紮處亦不若舊式之陡。故練習亦易。不知創自何人。用意頗佳。惟形式上不逮舊式者。蓋舊式蹻。兩足直立。綁紮袴管中。足跟稍凸。非但不醜。且極肖蓮足婦女之折腕腿。看來更蹻伶仃利甚。新式蹻半足塞鞋內。紮腿處正值足心。以其斜度大。故足跟外突。兩假足與腿。不在一垂直線上。非惟於理不合。看來亦甚覺刺目。故除少數坤伶。偶一用之者外。終未能興。今余述茲足下篇。因泛論及此。久秘之言。書來不覺刺刺。所冀者。能就此一知半解。得諸公教正。以挽此劇界頹風。幸何如之。若謂余調筆弄墨。信口雌黃。則余豈敢。黑旋風面前掄板斧。羞煞。笑煞。

高跟鞋底凹如弓。踵小如錢。著來自不舒適。行亦不若平底鞋便利。然推其所以風行之故。亦自有其美點。美點為何。其最顯而易見者。能使肥大之足。變爲窄小。而窄小之足。能使之更顯秀俏。普通吾人足之長度。約爲其身長七分之一弱。即極小之天足。亦不能小於其本身長之八分之一。故畫家作人像。極力避免足之正側面。而常作微側之姿式。以微側可縮短足之長度也。照像亦然。照像師每糾正照像者足部。而攝其適當長度之側立足於畫面。否則必覺其足奇長。而與本體不稱。如是則吾人之足。生來與體不稱。吾人固不能爲求其相稱。而截去一部份。裹脚已成歷史遺跡。吾人亦未忍再信此殘酷之舉。削趾乃夷人鬼子之行。尤屬野蠻可鄙。況方今尊孔時期。尤當守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誠。愛美本諸天性。若聽其自然。則又觀之不美。殊拂天性。於是乎高跟鞋尙焉。跟高則踵起。踵起則足面側立。足面側立則踵與趾因斜度關係。自然縮短距離。雖實際上足之長度未變。看來自覺短小。此其能改變形體之美者一也。踵部以高跟墊起。人體重心自向前傾。胸部若不挺直。身體重心將越出足跟外。而向前衝跌。同時臀部亦向前緊縮。使其重量集於足跟。如是則脊骨自然正直。而無塌腰聳臀之畸形變態。舊時織足。既強扭四趾於足心之下。初纏之際。無論如何得法。履地時其被扭之趾。

自必如觸舊創。感覺奇痛。爲減輕痛苦。勢不得不使全身重量。集中踵部。爲維持重心故。遂發生身前俯臀後聳之現象。此高跟鞋能糾正身體姿態之美者二也。脊骨正直。胸部自然挺出。因之乳房亦得充分發達。墳然隆起。臀部以肌肉收縮故。筋肉生長。亦堅實有彈性。如此則乳峰高聳。玉臀豐圓。非特曲線柔美。腰部因之而覺細矣。此其能使肌肉之美者三。纖足婦人之行也。曰。「踏春有跡。」「步月無聲。」「輕盈貼地。」「步築蓮花。」是皆金蓮中之貴品也。千百中未必能一相遇也。普通小脚。類多以踵蹴地。登東有聲。週身肥肉。震顫蠢蠢。舊劇中丑旦。着徑尺紅繡鞋。搖臀剗臂。鴨步鳥趨。固覺形容過火。然求其行路婀娜者。實亦不可多得。蓋因其聳臀曲身。故邁步時。彎膝而亦彎膝。又以踵落地。臀尖擺動之面積大。較之鴨步。實不多讓。昔人嘗以「削肩膀。水蛇腰」爲美人應有之條件。竊思其故。蓋削肩膀則前趨之力較小。水蛇腰則後突之勢亦弱。身體雖不筆直。姿態已屬自然。苟足纏得法。趾能貼地。行來自有柔柳迎風之致。若必謂彳亍如鴨。爲蓮步應具之美。則余不敏。未敢聞命。至於高跟鞋之行也。其無著平底鞋之便利。前已言之。其不便之故。不外有二。一以其貼地之面積小。重心之維持不易穩定。一以其足背與趾已彎曲至相當程度。屈曲不便而乏彈力。然按其行路之姿

態而言。實有相當美點。美點維何。曰。以其重心不易維持。易於傾仆。故邁步小。以其足趾之曲折力。故彎其膝而行。步小具柔婉端淑之姿。膝彎有嬌弱輕盈之態。此其行動之美四。高底素素。小步如檀板輕敲。嬌趨似枯荷聽雨。趾點地如羅幃細語。慢傳心事。踵頓處若棋子丁丁。聊示嬌噴。此其音調之美五。至於踏齒爵士。迴旋狐步。粉蹻玉趾。動和節奏。足使現代男兒拜倒足下之主因。尤爲措大望而生羨者。孰能惡此而非之。是有命焉。不可倖而致也。此其美之在聲色者六。高跟鞋具此六美。而不擁護。若非矯情滅性。是不知子都之美者也。雖然。舞爲一雙。動值中人之產。高跟鞋之賤者。亦須數羊。若以羊易牛。大可乘此初雪。邀二三知己。圍火烤肉。一療饑蟲。否則以羊易棒子麵。可當一戶災民半月糧。是真造塔之功德。豈不強似爲渾家買高跟鞋哉。然則渾家苦矣。曰。不然。夫高跟鞋。豈易著哉。非盡人皆有也。若夫室有哇哇孺子。呼母索食。廚有宿糧待炊。內外百事待理。足高跟鞋。往來奔馳。囊橐然如不停蹄之小馬。縱使美觀。人何以堪。即令渾家係唱刀馬旦出身。擅長躡工。訓練有素。雖晝夜奔忙。亦不致扭傷腳腕。則又不免難爲所天。終日看到擺來擺去。目爲之眩。成天聽你素素丁丁。耳將生繭。至若身體太高。着高跟鞋。固屬出人頭地。但看來似嫌得眼。實則平底

鞋亦自有其相當美點。而爲穿高跟鞋所不及者。特視其著者與其人相稱否耳。現行各式鞋式。究以何種與女子相宜。某式宜於某人。暇容另文述之。

自金蓮而躡。而改良躡。而天足。而高底鞋。平底鞋。拉雜草來。不成章句。無以名之。故以足下冠之。蓋所述皆足下之事云爾。

續「足下」

阿難

女人纖足被人稱爲金蓮。不知始何人。相沿引襲。竟成小脚代名詞。殊爲怪事。若謂典出潘妃。尤屬牽強。蓋漢宮秘記云。「帝以金箔鋪地。作蓮花朶朶。令妃白足行其上。曰步步生蓮花。」是金蓮者。乃鋪地金箔。狀如蓮花者也。非指足也。即使又人寢假。用作「金蓮步步」。或「步步生蓮」。亦不過指女子步伍之婀娜熨貼。一似潘妃當年。芳趾輕移。豐附乍起。朶朶金蓮。彷彿自地下隨足湧出。亦非謂金蓮即足也。故狀女子之行曰蓮步。而稱女子之足曰蓮足。蓮足者。步步生蓮之足也。若直稱足爲金蓮。豈不牽強費解。若謂其形似。蓮花大者如盤。小者如盞。與三寸雀頭。一鈎蟾魄之纖趾較。形固不相似也。若謂其質同。則足非金也。形質俱不相似。乃以金蓮喻纖足。寧非怪事。

。雖然。亦有說焉。蓮出淤泥而不染。與織足之鎮日價踏土踐塵。依然清潔艷麗。耐人羨賞之性同。故以之稱織足。金者貴品也。金蓮者乃言足中之貴品也。俗諺謂織足在三寸內者曰金蓮。四寸內者銀蓮。四寸以外則鐵蓮矣。此說雖覺俚俗。亦頗有見地。持此諺以衡足者甚多。惟銀蓮二字。於文人筆墨中。殊不多觀。要以文人談蓮咏蓮。皆讚揚譽獎之作。故即使足在四寸左右。亦不肯加以銀蓮之稱。至於鐵蓮更無論矣。是以銀蓮鐵蓮之稱。蔓延數省範圍。傳播城鄉市井之口。而不見於筆墨也。

金蓮之外。織足之別名。有鳳頭。有紅菱。有新月。有玉笋。有紅蕖。有雙彎。有鳳翹。有鈎蓮。有雙鳧等。其間除新月一名。典出於「宵娘以帛束足作新月狀」外。其他別名。阿難不學。未能考其所本。惟嘗按字揣摩。稍能領會其意。諸名之來。不外乎擬形。指事。假借。繪色四者。茲就各名。參以蠡測之詞。妄加評訂。聊備談蓮之一格。曲解之處。在所難免。若得諸君子教而正之。尤感。尤感。

鳳頭。鳳爲百禽之長。而頭爲四肢百骸之王。以之喻織足。未免不倫。昔笠翁李漁曾論及之。亦不以爲然。原文載「李笠翁一家言外集聲容篇」。已詳見采菲錄初編。可勿引其文。以爲佐証。而今仍多有以此稱織足者。推其原由。蓋織足繡爲。趾端尖銳如鉤。

再談「足下」



阿難

纖足之始於何時。阿難既不能考。是以縮鳥之最初形式亦自不能描模。矧阿難生於清末鼎革之初。正值提倡天足解放風起雲湧之際。今忝然欲效我師世尊。舌綻蓮花。未免自不量力。惟阿難正如綺霞摩登伽女劇本所云。「自恨根器淺薄。定力未堅」。每嘗自墜綺障。欲飯世尊。又懼苦行。雖悟真如。難滅六塵。既然不絕妄念。每值入定自然便生幻境。若痴若迷。忽呆忽狂。屢欲持定心君。力懼羣魔。破諸幻相。牢守禪關。却於不自覺之間。早又心猿脫鎖。愛念忽生。此念及忒利天之互相愛戀。未異風塵。夜摩天共勾抱。難毀本性。兜率天摩手弄足以示相親。化樂天情令對笑共枕同衾諸意識。不禁自笑愚頑。何苦戕性若此。是以每駕無底扁舟。摩頂放踵。徜徉於迷苦海。是聞風浪雖惡。然皆按時而發。滄桑瞬幻。亦尙有跡堪尋。甚以金蓮雖成往跡。不難溯源追蹤。今值靈犀大師。發大願心。集采菲錄。證彼金蓮。諸蓮護法。各施法力神通。黑旋風裏。蓮雨繽紛。顯無上華麗莊嚴金身。成茲功德。阿難何人。叨世尊教誨。際此無上法會。雖自審法力單薄。道淺識陋。豈敢不竭盡智慧。聊供一知半解。螢火之微。固不能增明佛

炬。然泰山不嫌土壤。江海不擇細流。螻蟻之銜。所以供景仰之誠耳。

髻齡之際。每於晚餐之後。家人圍燈茗。閒話桑麻。嘗自綴矮凳坐其間。聽人話故事。性需膽怯。每值說鬼談怪之際。輒僂身慈母懷間。以爲護庇。又好聽驚駭鬼怪故事。值奇譎驚幻之處。雖髮墜肌粟。神悚心遙。得母手重拊余髮。或以笑歷親我額。則諸恐怖都冥。心神俱旺。轉更刺刺詢究竟。比來淪落天涯。浮沉人海。飽歷世態。倍嘗諸苦。嚮之以爲可駭可怪者。乃不以爲意。慈親亦仙去十數年矣。每值人話女鬼。大都先述其足。且皆係織足。其所着之鞋。亦多大紅。以紅色不徒鮮艷。且含有恐怖神秘之意也。巧於辭令者。並於未述織足之前。先傳其聲。多爲「咯登咯登木頭底響」。苟聞此語。則知必有女鬼出矣。此雖野嫗村婦俚言巷語。不足徵信。然早年女爲羣尙大紅。且俱裝有「木頭底」可無疑義。阿難今述織足鞋之各式沿革。亦自當自「木頭底」始也。「木頭底」之興。最晚亦當在明末清初之際。湖上笠翁之論足。已有高底之言。亦未能溯其發明年代。是「木頭底」縱非爲織足後卽有之鞋式。要亦在織足鞋上佔一極重要之位置。且當時社交未公開。婦女終歲足不出戶。故當年鞋樣。要皆墨守成法。縱小有改革。亦決不離原有形式。大致無甚差別。不似目今鞋式。形態萬千。日新月異也。故最初「木

頭底」之樣式。雖不可知。然苟按現有之「木頭底」式推之。相去亦不致太遠。平東各埠有述「木頭底」之謠曰。「木頭底。羅鈎襪。當間窪。兩頭真」。自此謠見之。則「木頭底」之製。自係足踵及趾着地。而足心處上凹。一如當下之高跟鞋底之式也。其凹進之高度。最大者約在寸許。極小者離地亦有四分。前尖後圓。中部隆起作弧線。彎曲如弓。故稱婦女繡寫曰弓鞋。是以弓鞋之稱。當在有「木頭底」之後。當初「木頭底」之發明人不知誰何。非特具有巧思。直爲織足莫大之救星。繡足之標準。曰尖瘦。曰小巧。尖瘦之法。是扭屈四趾。僅留獨趾獨翹。束縮得法。自不難尖瘦。欲求其小。勢不能不屈其足背。使趾就踵。以形短小。此在生來足小者。微屈足背。足心內斂。自成極美纖足之形。若骨架稍大者。則足背雖屈。其趾與踵間。相差太巨之故。亦難望其小。設勉強屈成極小。使合金蓮標準。無論彼繡足之婦女。必受加倍痛苦。即使爲愛美故。強自忍耐。其足背亦必墳起如瘤。以其屈折過度也。又何美觀之有。是小則小矣。巧則未也。救濟之法。其惟「木頭底」乎。苟繡足者能裹成瘦小苗條之足。縱使稍長。御稍高之「木頭底」鞋。足趾着地。足踵墊高。足背削平。足心上凹。未有不顯其亭亭小巧者。所謂能使足大者小。足小者益形其小也。是以自「木頭底」發明以後。與織足如形

影相隨。終未相離。迄至天足盛行。織足以不爲風氣所尙。多自解放。不能解放者。亦不欲行時作「咯登咯登」之聲。使注意其爲織足。於是「木頭底」之生命。方告「壽終正寢」。故今凡四十以上之織足婦女。大都皆會着此「木頭底」鞋。是以欲源溯織足編寫之轉變。不得不先述「木頭底」之概略也。

至於綴「木頭底」於繡寫之法。乃先以白布或綾。密貼包於「木頭底」上。包後務使不失「木頭底」之原形。然後以各色綢或布作細「牙」於其邊。通常紅繡寫。則多爲綠色「牙子」。所以求托色艷麗也。再後乃以此帶有「牙子」之「木頭底」綴於白色底托上。而繡寫之幫。乃綴於底托上。非直接綴於「木頭底」上也。故「木頭底」無論高者平者。皆小於繡寫之底托。非惟求便於連綴。製成之後。行來底印一線。亦欲其纖瘦耐觀也。故「木頭底」之長度。通常皆不過三寸。則其纖瘦之程度。概可想見。「木頭底」中之精緻者。或於踵處作圓底。底面貼地面處。鏤刻種種花紋。或蟲鳥鱗介之屬。此種「木頭底」則包時必將有花紋處空出。否則將所鏤花紋蓋沒。猶錦衣夜行。與未刻花紋者等矣。惟着此種「木頭底」鞋。祇宜行於淺沙軟泥之處。堅硬之地。縱有花紋。亦不能印出來。是故「木頭底」鞋。惟於踏青游園時偶一用之。非常御之品也。有鏤空其底。底面穿細孔作各式花紋。

實粉其中。行來步步漏粉印於地面。是又專利於硬地。而不利於軟地。以軟地多泥。易塞沒其孔也。鏤刻花紋之底。曩嘗一見。漏粉印之底。「蓋聞之矣。吾未之見也」。不敢自作內行。妄加評論。且更有疑者。漏粉印之底。既空其中。復穿孔於下。穿孔之底過薄則易場陷。厚則漏粉不暢。花紋不整。故此種「木頭底」。非極佳之料。及極精之工不能製。即令有之。亦爲朱門大戶妻妾婢女。妬寵赴勢。爭艷取憐之工具。非中下婦女所能有也。

「木頭底」之形式種類。略述如上。今進而再就織足繡爲之形式改變沿革。按所經見者。稍事論述。作爲蓮史外傳。當亦爲諸君子所許乎。「網子鞋」。「網子鞋」之末季。在清同光間。光緒時猶有着用者。其式樣即今舊劇舞台上所御者。色皆尙紅。間有用碧者。白色除父母及翁姑夫喪。決不可用。藍色乃吊祭時着用。平時亦鮮有用之者。其他雜色。亦有因各人愛好。各適其意者。然亦多爲教坊中人。非居家婦女所能任意擇用。故亦不能爲例。咸道間或以前。曾一度尙玄色。李漁論足時。亦曾提及。且頗表贊同。以玄色最深。能容百色。耐染而去地之色近。足大者可不顯其大。足小者將益襯其小。故力加稱道。實則此語或在當時爲然。理論上亦頗具理。惟實際上「網子鞋」除守服制者外。莫不

滿幫花繡。鞋幫之本色。所顯露者亦僅矣。故凡鞋幫顏色。若不十分鮮明動目。必襯以極鮮明之花繡。往往花繡鋪滿鞋幫。而使人不辨其鞋幫原來之色者。故紅幫者花繡較小。他色幫花繡較多。花繡之色又多用紅。故每言繡鳥。多冠「紅」字也。「網子鞋」之制自何人。興於何時。雖不易考證。然其形式既與舊劇之繡上所著者同。則考舊劇繡之來源。其相去當不能甚遠。蓋戲劇以描摹人生爲業務。故其裝飾方面。亦必力求像真。追摹當時風氣也。縱所飾者爲古代之人。其衣飾方面。亦決非實據當代之制。而採取其稍近時代爲時人所熟知者。以不如此不能得觀衆了解也。舊劇之繡。蓋取自秦腔。至今秦腔之繡工。較京戲班有根底。可爲明證。秦腔爲陝人所歌「絃索」之一種。亦猶「崑曲」之于「曼絳」也。

「弦索」「曼絳」俱自元人院本演變而來。是「網子鞋」之制。元末明初已風行於內地矣。以秦腔自創始至今。未受其他歌曲侵略改變。其內部樂理組織等亦無增進革新故也。按「清新記」之記載。秦腔之成立。當在明代。「網子鞋」之制。明代已普及於陝甘各地。可無疑義。既以徽班學唱秦腔之時。乃有繡工之說。查介紹秦腔入北京者。爲四川金堂魏春生。時在乾隆間。故「網子鞋」之制。最晚限度。亦當發明于明。而盛行於

清初。最少限度。亦有二百年歷史。「網子鞋」以前之形式。則不可知矣。今溯考織足編爲之沿革。自當以「網子鞋」始。

「網子鞋」創始之年。大體如上所述。而於其製法未詳。茲再略述及之。「網子鞋」之底。亦用「木頭底」。製法已於前節木頭底中言及。茲不贅。幫爲兩片。略如斜方塊狀。跟部極高。幾沒蹠之半。近足背處。沿足面斜而下。至趾尖成極尖之角。下沿綴於底托上。兩片之跟部相聯。綴有與鞋幫異色之「鞋提跟」。普通皆不做花繡。以其繫於襪管內也。精工者或新嫁娘之鞋。則亦刺以花繡。以供見者之鑑賞。趾尖稍出底托外。作虛尖。微上翹。兩片合綴連約二分許。以深色粗絲線。牽兩邊幫沿。於相離處織成網狀。漸上漸闊。如剪子股狀。直至足面而止。其網或作「之一」字狀。或作「爻」字狀。「網字鞋」之名蓋以此。足面兩旁綴雙帶。近跟左右有帶絆如耳子。着時以雙帶交互穿左右帶絆繫之。於是雙交結如斜井字於足面上。而紫藏帶結於「單袴脚」內。若顏色支配得宜。譬如紅鞋綠帶。素襪青網。底彎跟仰。背瘦尖翹。再襯以彩繡緜爛之「單袴脚」。能不令人一見生憐否。

「單袴脚」亦爲金蓮之附帶裝飾品。故亦不能不略加註述。「單袴脚」一字。顧名思義

即可得其大概。「袴脚」上冠以「罩字」。其非「袴脚」也明矣。「罩」者有套於外之義。「故罩袴脚」一詞。可作套於「袴脚」外之義。或謂「罩袴脚」雖非「袴脚」。實居「袴脚」之位。而代「袴脚」之用。故「罩袴脚」者。乃「罩」於外之「袴脚」也。總之無論作何解釋。其位置乃居於織足之上。腿腕與足踝之間。數年前某名旦在平演義劇。飾驪珠夢之鳳姐。着粉色袴。踏大紅蹻。外罩以淺綠滿繡之「罩袴脚」。益增嫵媚。近來皆廢蹻不用。「罩袴脚」一物。益不爲人知矣。其製法以「夾襪」作骨。寬約四寸左右。作二寸五六直徑之圓管。足大者徑亦稍大。總期能套過其足。再以各色彩緞上刺各式花繡作面。蒙綴管外。內配以淺色之裏。裏之寬度。宜較管爲倍。以便繫帶。用時先將「罩袴脚」反轉。套於足上。然後將「羅襪」「鞋帶」「鞋拔根」等。擲理清楚。繫於袴管之內。外繫腿帶時。同時將「罩袴脚」之裏紮牢。反轉「罩袴脚」。使花繡向外。則所有袴管折摺之痕。及腿帶紮縛之處。悉掩於「罩袴脚」之內。蓋以織足婦女。腿腕多極細弱。不繫腿則鞋襪易褪。以其趾端尖溜故也。繫腿則以腿腕過細。足小者不見其小。足大者益見其大。且「鞋帶」也。「鞋提跟」也。綜錯其間。極不耐觀。苟加以「罩袴脚」則凡此等弊均免矣。況「罩袴脚」中有「夾襪」。較具硬性。使蓮足懸居其下。

益顯嬌小俏利。故「網子鞋」雖失時。而「罩袴腳」仍不廢。可見其對於進足之功矣。「月亮門」。繼「網子鞋」而起者爲「月亮門」。實則此三字不通之至。意義上既不相聯屬。形式上亦不相似。惟此種鞋式。習慣上人皆以「月亮門」三字呼之。阿難又何敢擅自改撰。風行之處。在平東綏察一帶。相傳其式。乃變自熱河一帶婦女鞋式。按時代情勢而言。此言亦頗足徵信。其底亦用「木頭底」。其式較「網子鞋」稍禿。而跟部勒高亦如之。近趾處無線織之網。故縫合處較「網子鞋」爲長。至足面時。兩邊俱尖微缺。略似現代圓口鞋之鞋口。幫上亦刺有花繡。另以別色材料。做成形如蝴蝶之鞋蓋。綴於鞋口之外。掩沒足背。鞋蓋上亦刺有花繡。且有於鞋蓋與鞋幫連綴處。沿以彩色絲線之旒蘇者。「月亮門」者。蓋即指此蝴蝶狀之鞋蓋而言。實則蝴蝶二字。猶未能曲繪其狀。今小學校中。諸爛縵天真之小同學。課餘摺紙所做之燕子。醜類其狀。首部稍稍外突。直對鞋尖。兩翼平貼於兩幫。而成一深口之鞋。鞋口當紙燕尾部。略具尖形。以其口深。無地可以綴「鞋帶」。亦無須「鞋帶」。故無「鞋絆」「鞋帶」之飾。不患其脫落也。亦惟其口過深。故跟部自然較「網子鞋」更外仰。且亦須綴有「鞋提跟」。否則無法着也。其無帶而不致脫落。是較「網子鞋」爲便利處。初興行之時。以其鞋幫用兩色材

料。且或綴有旒蘇。俗呼爲「月亮鬍子」者。自覺五色斑斕。似較「網子鞋」爲綉麗。實則形式上固不如「網子鞋」之尖巧俏麗也。故不數年之間。更有所謂「裹脚背」之鞋興。

「裹脚背」。此種鞋式。幾可謂與「月亮門」同時。以其間實無數年之差別也。風行之地亦較廣。陝甘豫晉冀等地。皆盛行之。故有謂近京各地（「京」北平）也。與此鞋式。爲時在慈禧西狩之後。蓋由隨蹕諸員。將此鞋式自長安等地帶來者。秦中本爲織足著名產區。其言亦自可信。其底仍用「木頭底」。鞋幫亦係兩開者。後跟亦至踝間。特價仰之勢稍殺。趾尖亦頗尖銳。近鞋口處。不將兩幫綴合。且於鞋口內綴白綾或淺色竹布一條。形如「裹脚帶」。着鞋後以之蓋沒足背。所以護襪也。以其進鞋口處不縫合。故口雖深而不難着。故不須「鞋提跟」。幫上繡各色花樣。護襪之淺色布條上。亦有以玄色絲線。界出各種花紋。露於鞋口微張處。頗覺清俏可喜。惟着鞋後須將護襪之布。紮於袴管內。故亦須用「罩袴脚」方顯利落。以護襪之布。形同裹脚蓋於足背。故名「裹脚背」。亦惟以有此「裹脚背」畫掩羅襪。故御此式鞋者。往往不着襪。便利較「月亮門」尤甚。雖有紮「裹脚背」之煩。但曩時婦女。尤以居北地者爲甚。通常固無不紮腿者。故不以爲煩也。後此數年。乃有皂鞋之興。

「皂鞋」。在北平近郊亦稱坤鞋。直至民國初年。織足婦女猶皆御此式。鞋幫亦爲兩片。後跟則較前數種矮多多矣。臉極淺。口作尖形。幫形如柳葉。色尙青。故名皂鞋。花繡亦較前者爲稀。通常僅沿「花邊」及「繖子」而不繡花。亦甚楚楚堪憐。以其臉短口淺而幫又矮。故極易脫落。是以近跟處左右亦綴有絆帶「耳子」。以備繫鞋帶之用。鞋帶繫法。亦趨簡易。僅橫欄於足背上作「一」字形。鼎革之後。有改繫以「鬆緊帶」者。則更覺爽目矣。着此鞋者貴足背低平。尖瘦猶在其次。故底不用「木頭底」。而「木頭底」之廢。亦在此時。同時天足之風氣已開。都市中女子皆尙散袴脚。故「單袴脚」亦被淘汰。推其原因。固由於天足之興。然「木頭底」之廢。實由於足大者往往高其鞋之跟鞞。內實以屨。墊高足跟。以顯其足之小。故致真正纖小之足。以御高「木頭底」爲耻。極力減「木頭底」之高度。同時並矮其鞋幫。以示其足之真實長度。表明其不作僞。及值天足運動勃興。見瘦小天足。着仿男式之淺臉鞋。亦頗有輕盈利落之姿。遂依其式而使底端稍尖。加鞋帶絆之。以免脫落。試之竟覺眼目一新。視前各式艷麗自屬不及。清淡動人。此式反覺較勝一籌。於是羣相效尤。此皂鞋之所以興也。此鞋露襪甚多。故先時着此鞋時之羅襪。亦界以各式圖案花紋。後洋襪絲襪興亦有改着洋襪者。但洋襪過薄。隱隱露層層足襪。

微嫌不美耳。目今少年織足傭婦。所着之鞋亦名皂鞋。是由此皂鞋轉變者。大體尙無甚更易。不再述之。

「套鞋」。盛行於齊魯各地。材料皆以布。大致如「網子鞋」。惟趾尖端無線網。亦綴有雙帶雙絆。鞋帶之繫法亦如之。形體較普通鞋爲大。底用布底。着於縮鞋或睡鞋之外。蓋所以便操作。且經蹂躪。以省精緻之鞋襪而設也。至今齊魯鄉間。猶有用之者。

「半截鞋」。其用同於套鞋。惟但有半截而無趾端之尖也。前人詩中有「笑倚郎肩兜翠鏡」。翠鏡卽半截鞋之遠祖。雖其製法未必與現代吻合。看兜之一字。已將半截鞋之着法描摹無遺。前有帶繫於足背。後跟繫於袴管內。冬季有以棉花實幫內。以防寒冷者。此鞋目下亦可於鄉間見之。惟着者大都係年老之媪耳。爲求輕軟易行。故亦用布底。其他各地之式。大約爲數尙多。以未親見。未敢妄談。設得機緣。當再續論。

跗菲閑談

鄒英

光緒丁酉五月間。遊戲報載。「西人憫中華婦女纏足之苦。特創行天足會。派有董事管理。俾諸婦女免此苦惱。意甚善也。詎上海有某善堂董事。素有季常之懼。因事得罪於婦。婦令長跪又使其跗足。董事懼於坤威。不敢不誦。後有知其事者。稱之爲跗足董事。蓋天誦諧音云云。斯篇之作。既非專論天足。亦決非談跗足。特對采菲錄爲狗尾之續。是不啻畫蛇之添足。

纏足之萌始。聚訟紛紛。各是其是。復因文獻之足資考證者甚尠。遂曲爲詮釋。標新立異。雙行纏之辭。有謂爲纏腿而非纏足者。一例也。余以女足尙小。古今中外人同此心。加以約束。勿使擴大。乃必然之事。惟自窈娘新月而後。始由消極的約束勿使大。進而爲積極的纏裹必令小。纏帛之制。始於窈娘。殆爲信史。嗣則人慾無窮。愈纏愈緊。愈趨愈小。迄乎明清。言女足者咸以三寸爲準繩矣。

花下能人所編之。「品美花月和」論美人足云。「美人之足。差等各別。有曰纖纖者。有

曰綽綽者。有曰屈屈者。考古皆綽綽。今俗以吳綾三尺。阿母教織。使綽綽而爲織。非幾經束縛不得而成。然亦有欲爲織織而致成屈屈者。非綽綽又非織織。臭穢惱人。最爲下品。然爲選足徵頭者。亦當留意裙底之兩瓣也。品足之法無他。只須觀其行動五六步可知矣。其纖纖行無難狀。且速而合度。屈屈而故作纖纖者。裙必低束。步必欹斜。或故作細步而身子向前者。或舉步有錯趾者。皆足驗也。只此數端。纖纖屈屈。莫可諱矣。美人之足。無論纖小者。終日束縛。未免有穢氣積內。必須時時洗濯。布製歷鞋。須用蘭麝置幫中。加以芸香薰蒸。臨睡易之。不惟穢氣消除。抑且芬芳可愛也。」

抱月山人題童雙菱踏青圖詞。已見采菲錄。尙有愛蓮詞客。阮郎歸詞云。平鋪草色碧烟籠。棹郎狹路逢。湘裙吹起恨東風。弓鞋二寸紅。春光媚。遊興濃。向西忽轉東。追蹤蝴蝶太匆匆。靈犀一點通。

梵天廬叢錄。記拳匪稱婦人之小足曰浪花。不知何義。

梵天廬主柴小梵有近作云。纏足翠相識。束腰無人唱。文明原如斯。少見勿多怪。

花柳深情傳論小脚分三等。第一種脚後跟不倒拖。直立如削。脚尖狹如竹葉。走路如狗脚一般。走到石子路。柔軟輕便。是頭等。第二種是馬蹄。脚尖雖不大尖。直量却只有

二寸多些。嫌其不柔軟輕便。是爲第二等。至四寸以外。四面端正若不是倒拖。亦爲第三等。此種分等標準。乃織足鼎盛時代之觀念。今則潮流所趨。心理自異。李亦勞山記遊中。有涉及女足等第者。特錄之。李云。第一等即所謂摩登脚。摩登脚雖然不纏。却要好好的修飾。以能夠引人欣賞爲目的。至於高跟鞋是否合於衛生。那却不管。第二等是天然足。毫不矯揉造作。本應列在一等。勉依世俗眼光。故列二等。第三等是文明脚。所謂文明脚者。是纏而又放的。說它大又不大。小又不小。倒也整整齊齊。有時不自量。要想進等。買一雙摩登的鞋套上。將前半塞一團棉花。然觀看來很可以濫竽充數。但一走路就原形畢露了。前半截是虛的。後半截是實的。脚一彎虛實分明。不過這種脚很受大多數國人的歡迎。因其不大不小與執兩用中的哲學不違背。大則恐有激烈之嫌。小又怕有頑固之譏。於是此脚風行鄉間。第四等是小脚。既纖小且整齊。走起路來脫不了步步撒金蓮的嬌態。現在在大都會中還可以看見。至於窮鄉僻壤更不用說了。第五等是划蓮船式的脚。這種式的脚。小不如第四等。大又不及第三等。可是她們的性情很固陋。仍要裝出小腳的樣子。將鞋作得很小。起碼比她的脚小一寸。脚一穿進去。鞋頭太尖了。脚指達不到。於是前頭空着。脚跟踏下去。鞋底是小了。於是將鞋面向下一崩。

有一部份暫時作了鞋底。鞋跟上有一塊方形布。本作鞋拔之用。因為脚跟大了。踏不進鞋去。只得將這方鞋拔用的布。也勻出一半作鞋底。如此形狀的一雙腳和鞋。一走起路來。前面就一蹣。後面就一仰。這樣一蹣一仰的。就跟划採蓮船一樣。鄉里有句俗話。前頭划蓮船。後面賣鴨蛋。形容這種腳。真是維妙維肖。

或有以大足小足就可愛相詢者。答之曰。好小脚最可愛。世無好小脚。惟有愛大足耳。蓋女足實祇三等可分。第一是好小脚。即纖小而又玲瓏之脚。第二曰天然脚。第三為屈死脚。凡纏裹不得其法。以致歪倒臭穢者。或本為好小脚。任意解放。以致痴肥臃腫者。悉屬之。

蘭花夢傳奇有云。「你的脚真值一千兩碎金子。瘦不盈指。全不現呆相。握在手中。又甚棉軟。足可助興。我見的小脚也不少。總不如你們姊妹兩個苗條飄逸。動人愛憐。……你兩個是門戶中的脚。良戶人家那能這般苗條飄逸。」按良家與門戶。其女足式樣之分。當在端莊與流利之間。蓋一則僅求瘦小。式或古拙。一則梳裹入時。自較秀媚動人耳。

隔座送鉤。最稱韵事。一握在手。固不啻魂消真箇也。二十年前某說部記杭人某甲。自

美留學歸。父母爲之完娶。其妻艷名素著。然却扇之夕。見其貌僅中人。雙鈎弱小。乃一怒而走滬。不知妻之向爲人艷稱。即在凌波之纖細也。在滬友好導遊曲院。雀戰時對坐之妓以纖足抵其膝。甲初拒而後受。一經摩挲。覺其柔軟輕盈。神魂爲之飛越。翌日即賦歸歎。細審其婦之雙蓮瘦小玲瓏。尤過於妓。從此閨房之樂。有甚於畫眉云。

清廷昇平署之盤絲洞劇本中。描寫紅蛛精之金蓮。頗細膩周到。有一「小腳兒裏的緊緊的。這麼一點小腳兒。真是三四寸大小。又尖又瘦。穿着一雙小紅緞子綉花鞋。跟小紅蕙椒兒一樣。仙人過橋杉木高底兒。前尖後圓。當中間懸。要上手攬真軟似棉。我想着去把娘們兒小金蓮摸摸聞聞。我又怕打我。小腳尖準不臭。大概我師父把小腳準摸上了。誰叫我黑來着。不能招娘們愛。這娘們一點小腳兒。眉毛眼睛鼻子嘴高身量白胖子頭上脚下長的多是地方。我越瞧越愛。」等語。按彼時飾蛛精須穿紅襪綠褲腿。登小腳踏紅弓鞋。與荀慧生之作西洋模特兒式裝束。足大如船者固不同也。（按此節說白爲豬八戒之口吻）

荀慧生雖非如梅蘭芳之完全廢踏。但得偷懶且偷懶。自不若小翠花之絕不苟且也。嘗觀小翠花與尙小雲合演玉堂春。當起解前翠花猶持躑。飾洪桐縣令之小丑對之曰。「蘇三

你要起解了。路遠脚小。如何能走。況且現在是講主義的年頭兒。你這包小脚。趕快放脚。否則我要徵收纏足捐了。」及尙小雲出。果一變而爲練板太脚。蘇三放脚。如此容易。苟能傳授於今之改組派。可免塞棉花之醜態矣。

造成一雙小脚固不容易。而小脚放太亦甚煩難。放足方藥與瘦金蓮方同一欺人也。按昔時藥房有妙藥散出售。今廣生行亦有放足藥水發行。其他方法如某報載。「將纏足布解開。逐日以芥子水或生薑水鹽水洗浸足部。約十五分鐘則足部之筋肉血管受藥力之刺激而得漸漸解放。內服以強心利尿劑。以助血行之旺盛。」又花柳深情傳記。「將脚帶脫光。兩脚伸進猪犬新破開的肚中。那裏僵的脚被熱血一燙。登時脚指齊放。等脚指放了。猪犬肚中血冷了。然後將脚伸出肚來。當時不能開步。過了四五日方能走。又過四十日以後。漸漸骨長肉長。如未裹的一般。又有一藥方。是當歸一兩。川芎一兩。王不留行兩。附子一兩。風仙花根一株。水酒煎洗。

婦女雜誌之醫藥顧問欄中。每有詢問放足方法者。茲錄數例。以概其餘。(甲)問六歲纏足。現已十七歲。早成三寸。如何使之復原。答。纏足因骨節早已變形。斷然不能復原。至多能使肉質部分稍稍肥大。(乙)問纏足女子有何適宜運動。答。不妨儘兩足能立若

于時而行運動。(丙)纏足婦女往往長壽何故。答。纏足於壽命原無關係。(丁)已纏之足何以不生癰疽瘡毒。答。因溫度較低。寄生物不能生活。

拜脚狂者。據醫學家研究。係屬一種精神病。稱爲節片淫亂症。或謂昔時女子人人纏足。是當時男子人人患精神病。余曰。在纏足時代男子。因習俗關係。自非小足女子不娶。然對織趾並無真認識。不能認爲真愛好小足。故若辜湯生輩之惟蓮是愛者。僅屬少數人。謂爲精神病者。亦未嘗不可。

紫蘭花片記。清初大學士驚拜輔政。甚赫奕。朝辭獻美人八。以其四致掖庭。挾其餘白嫖。令蓮婦爲纏織趾。未數月楚楚可觀。行態立態坐態臥態。皆極其媚。按此則明言來中國後始纏足。與高麗纏足之我聞所記者不同。

荷香館瑣言云。吳劍華觀察爲余言在秘魯時。見女子所穿皮鞋頗尖小。並有摺嵌襯色綴者。疑天足何能着此。時適延美人某授西文。課餘以此事實之。某乃笑曰。中國喜纏足。此邦女子亦然。余所包一婦人。每脫靴則臭氣送出。相與大笑。近聞英國人亦以足小爲美觀云。

源源旅美紀事云。私娼之流。進來急急的脫鞋子。把脚踏在椅子上。因爲她們愛情。穿

短小的鞋。要脚好看。但其苦不堪。每坐下快點脫鞋休息了。又某君筆記云。旅美時在海水浴場。見婦女之足。僅有三趾。初視亦不之異。及數看。乃詫甚。詢諸久居斯土者云。婦女好御尖履。趾多不能容。乃以手術割去之云云。吾國纏足之風。舉世詬病。然彼文明之邦。婦女因求脚小。竟有此削足適履之舉。將作何解。琪華館主記芝加哥事云。手足病醫生聯合會。此次在芝加哥開全國聯席會議。時有希特列克博士。忽發一驚人議論。謂今日之婦女幾有百分之八十五。漸仿效昔日中國婦女所引以爲榮之三寸金蓮風尚。蓋男子大抵厭棄粗肥之足。而婦女多生鷄眼。且類多有趾骨痛症。患齏骨痛症之足。與中國昔日三寸金蓮之風初無稍異。長背高硬。脚指尖縮。行動失自由。足部彎屈成畸形。今日之婦女。幾有百分之八十五漸成此種宛如中國昔日所盛行之金蓮小足。是故高跟皮鞋之風一日不廢除。行見將來所生兒童必盡成畸形之足而後已。

康南海歐洲十一國游記云。法國基遼賦博物院中所陳法女鞋無數。皆尙尖高。然則韓致光所謂雲裏蟾鉤落鳳窠。李白詩所謂兩足白如霜。不着鴉頭襪。鴉頭蟾鉤皆形容其尖。中西同風。有自來矣。觀羅馬刻石。足跡已斜下而尖。至今歐美男女亦尙尖靴。此風未改。但不如中土漸成裹足之奇耳。然法之女鞋多高至寸許。甚或至二寸者。行步艱難

。何其相苦乃爾。今雖稍平。然亦多斜高者。終不能盡改。蓋以女爲弄。而小足爲美觀。乃文明國之公好。既有此公好。必有致其極者。則裹足之俗或亦好文過甚致然耶。又程萬孚法國通信亦云。法國女人的以脚小爲可愛。雖沒有像我們的女人下死裹三寸金蓮的苦功。但她們寧可把大脚塞到小鞋裏去。再也不肯穿雙大點的鞋把脚放大云云。

點石齋圖報。創刊於光緒十年。繼續梓行。歷時甚久。我國之有畫報此其嚆矢。其中集有西女裹足一圖。爲吳友如手筆。並附題云。昔李後主宮嬪劉宵孀以帛纏足。織小屈上。作新月狀。是爲中國婦女纏足之始。數百年來皆爭效之。若西人則未之見也。近聞古巴婦女從前六寸膚圓。有足白如霜之美者。今亦以小爲貴。無不長僅三四寸。雖不及潘妃之蓮步。仙子之凌波。而一種珊瑚來遲之態。亦足動人憐愛心。蓋彼自垂髫之年。即著窄履以限其足不令長大。非必以帛纏之使尖削如菱角蓮鈎也。

數年前美國巴樂干英城所設之華裝博物院啓幕。中陳列中國婦女纏鞋甚夥。纏足與天足者俱備。據美國婦女觀察所得。謂中國婦女曩年盛行纏足。雖有害發育。然其三寸繡履之精麗纖巧。頗有美術觀念。遠非今日華婦所穿者。所可同日而語云。緬甸仰光之大金塔。着鞋者例禁入內。惟華婦之小足者。可免脫鞋。

提倡天足最先而宣傳較善備者。厥爲外籍教士。本文首段亦有西人憫華女纏足之苦之語。並可證之于采菲錄首頁之插圖。當時國人之勸導。咸以外人猶爲我謀解放。烏可自暴自棄爲辭。如文明小史（見光緒間商務印書館出版之縮像小說）云。「現在各處開了天足會。有幾位外國人承頭。入會的人各處都有。人家尙替我們這般發急。我們自己倒明知故犯。也覺對不起人了。」可見當時思想之一斑。

彼時國人之從事天足運動者。胥爲所謂維新志士。願純以趨時沽名爲務。非真能憫婦人之苦痛也。文明小史中有數段文字。如「鈕逢之見裏面一個女人却還看得過。雖然底下是一雙大脚。維新人却不講究這個。」但又云。「站起身來走幾步路。像是風擺荷葉一般。叫人捉摸不定。可見她那雙脚兒小得可憐的了。鈕逢之雖是個維新人。講究天足。到此也不禁看呆了。」又如「冲天砲維新到極處。獨於女人的小脚。却考究到至精至微的地步。那時秦淮河有兩個名妓。一個叫銀芍藥。一個叫金牡丹。二人裙下蓮鈎。都是纖不盈握的。這一樁先對了冲天砲的胃口。」其思想之矛盾。於行爲之衝突。固判然若二人。李涵秋之廣陵潮云。「香芳笑道。依我的私見。嫁給我的人。要小脚。好讓我細細的賞鑒。留個紀念兒。雖是世上沒有的好東西。我有。若是嫁給人的。我却情願她們一例

都放成太脚。教女孩子不用受這苦楚。「此足以代表當時一般男子之普通心理。蓋自己仍認凌波纖細爲美觀。欲乘此垂絕之時。鑑賞享受。且所謂「世界上沒有的好東西。」既已據而有之。縱舉世解盡蓮花。仍得鑑賞享受之。自不藉附和解放之說。可使其嬌女不要痛苦也。

上述之心理。謂爲普通男人所共有。毋寧謂爲一班拜足狂者所專有。因一般男子對於女足美。本無認識。本無研究。故本無一定之主張。人謂小脚好。彼亦不知好在何處。特習俗所崇。亦從而美之。閩人願足。則之爲快。及潮流轉變。人以纏足爲醜。彼亦不知醜在何處。但既非習俗之所尚。亦從而厭惡之。恨不將三寸纖趾。立化爲六寸圓膚。天足運動之告厥成功於今日者。皆此種心理有以造成之。

男子心理之轉化速且易。然而爲女子者苦矣。足之巨細。固一成而莫能變。昔時婚姻之成就。往往繫乎裙下之三寸。今且有以纏足爲離婚之口實者矣。采菲錄老宣序文中嘗慨乎言之。在「我和她」小說中。她云。「不要太不原諒人了。小的時候。母親強迫着給裹脚。究竟爲了什麼。當然我是不明瞭。稍長之後。才知脚小是婦女的美點。及至定婚之後。好像你家還給我家帶過話去。囑咐把脚裹得越小越好。於是忍着痛苦。不遺餘力

的裏去。所以才至於這樣的小。也會受過不少的贊美和誇獎。誰知現在又要放呢。你想裏得這樣子。還能放開嗎。」如泣如訴。聲淚俱下之狀。躍然紙上。吾人但知纏足之痛苦。纏小之足放大。其精神與肉體之痛苦。却非身受者不能道也。

習俗之支配社會。其力量較法律重大。在纏足盛行之際。婦女之足稍大者。即不敢走向人前。親朋讎集。夫亦不願挈之前往。受人譏評。自解放之說興。一反前狀。小脚又不敢走向人前矣。所謂無往不復也。某說部云。「老太太是個極守舊的人物。因為她的女兒長得這般漂亮。生怕缺乏一件美人的必要物。所以自十歲至今。纏得一雙尖尖瘦瘦。纖纖小小的金蓮。恰只三寸。因為這個緣故。××恐怕將來在交際場裏。給交際大家們笑話。所以抱定拒絕態度。後來經他母親左勸右說的才有些回心轉意。他的思想以小姐生得這般齊整。也生怕落在旁人手中。再說小脚。當然也有三寸金蓮的滋味。後來也就軟化了。」故走得。走不出。即是否給交際場人們笑話。乃屬先決問題。若自己認為好看與否。反居次要。此為近數年來男子之心理。與上述者又異其時代已。

男子之心理既已備言之矣。然則女子之心理又若何。曰婦女之於足飾。與其他裝飾同。要以愛美從俗趨時為原則。凡可以妨礙任何艱難亦非所顧。昔時因纏足而飽受痛楚

檀香或玉作底者。蓋一則嗅之有香。一則置之生涼也（夏日用之）。

大同地非富饒。小家兒女。往往衣不蔽體。然足飾仍極齊整。故羣身之服。有終其世未獲一親綺羅。而以白綾纏足。則又尋常事也。

余友謂纏足之爲陋習。盡人皆知。若云織趾爲絕對不美觀。殊不敢贊同。蓋果屬奇醜。則自非盡盲。又焉能舉國從風。流傳至千載之久哉。余友十六七歲時。醜趾織足。不遺餘力。嘗于其梓里。發起天足會。乃自隨宦雲中後。漸覺小足之並不討厭。及觀光春脚會後。竟一變爲愛蓮之君子。終且納一大同女爲姬侍。甚矣習俗之移人也。

某公之治模範省也。于納妾纏足禁之甚嚴。不意前年出巡大同時。潛納一縣役女爲妾。女固賽脚會中之首選也。出爾反爾。不知將何以自解。然亦可見織足之魔方也。

北方向有廟會。集會時婦女多盛粧以赴。即所謂逛廟也。大同俗崇纏趾。故每逢廟會。無不含有賽脚性質。初不限於六月六日。特以斯日爲最盛耳。閩民旣示禁纏足。每值會期。必預調軍旅盤據東關之關帝廟（即賽脚會會場）。俾不克集會。年來婦女多不趕會。惟仍列坐門前。照常比賽云。

此種賽會須經多人之品評。故選拔至嚴。不易假借。其乞靈高禱者。一經識破。備受奚

落。故蓮足較巨者。多稱疾不赴。藉以規避。但爲戚友所知。每加嘲笑。以其無與賽之資格也。

宣化亦有賽脚會。於五月十三日行之。六月初六日亦有會。名耍青。仍屬賽脚性質。

直隸蔚州（今蔚縣）之賽脚尤奇。亦於六月六日舉行。圍縣婦女肅立門前之石上。此石專爲賽脚用。高可及行人之肩。遊人過此。目可逼視。手可撫摩。親切異常云。

大風云。大同屬隸山西。自京綏路線成。此地較昔稍形熱鬧矣。該地在北方。以產美女聞於時。身材婀娜。體態玲瓏。其蓮瓣纖纖。尤爲愛蓮君子所贊許也。

大同女子之足。足稱得起瘦。小。尖。彎。香。軟。正七字。誠如衡君所言。殊不知此纖纖蓮瓣。亦費多少手續。而得此美譽也。曩余因公赴大同。寓西門大街萬陸客寓。見主人之女。雖曰北地麤脂。而風姿絕世。纖纖蓮瓣。尤令人注目。職此。余注視其足良久。女笑謂余曰。先生豈未見此足乎。余曰。然。俄主人來謂余曰。君觀吾女之足。稱絕妙。吾女足已下選矣。尙有僅二寸八分者。余曰。當纏足之際。女豈不大受痛苦乎。主人曰。纏足爲最簡易之事也。雖長成十齡左右之女子。欲其金蓮三寸者。亦匪難也。余絮絮詰其祕法。主人具以告余。茲述其詳。以爲醉心蓮瓣之嘗試也。（以下皆萬陸客

寓主人語)

女子纏足時期。最好在五六歲時。太少則足骨太軟。恐成殘廢。太大恐足骨太硬。不易束裹。纏足宜擇吉日。必焚香拜禱。有資者。又廣延女賓客以參與是舉。是日於着手纏足之前。必以羔羊一頭。破其腹。使女雙足插羊腹中。羊氣管未斷不死。必嗚鳴而鳴。少頃羊死。女足插入如故。至二時許。女必大哭。蓋足甚痛也。亟取出。鮮血淋漓。纏婆以白綾裹之。蓋女足在羊腹中取出時。軟膩如棉。血乾則又復硬矣。纏婆手脚極快。能於三四分鐘即可畢其事矣。至此闔家舉酒稱賀。俄臥女於榻。從此不起身者七日。則成纖纖蓮瓣矣。七日後。復裹之。則女足必脫一層皮。視之則白如羊脂。無絲毫之塵垢雜其間也。

女紅潮至後。則此纖織。愈顯嫵媚。至此日必熏香洗濯一次。如有足垢者。又必以荳腐擦之而後已。

富家女子每年多喜赤足一次。此赤足并非不御鞋襪之謂。蓋染之使赤也。法於六月六日夜午(即於養腳之後)採鳳仙花搗汁。加明礬和之。敷於足上。加麝香緊裹之。明日則盡赤矣。纖小如紅菱。愈覺嬌豔可愛。至七月七日。俗稱乞巧日。月夜。女裸其足羅

拜月下。以乞天孫之巧。視爲尋常樂事也。

最奇者。大同女子之足。不欲留一點黑痣。有必設法去之。如有斑點。即稱老爲雀兒斑。亦必以宮粉敷之使去乃已。足指修之精圓如明珠之色。故大同婦女之足。實爲世界上最潔淨者也。(以上皆主人語)

大同之淫風甚熾。故女子出外。咸有人駐觀其足。有人噴噴者。女輒以爲莫大之榮幸。雖良人在旁。亦不以爲異也。

大風又云。雲中婦女之足之纖巧。當地人並不以爲異。蓋習慣使然也。考雲中婦女之足最纖巧者。厥爲東郊之郭村。其形式之可人。更非拙筆之所能形容者。其形略如弓而不甚彎。妙在足之大小與身體相稱。絕不類南方婦女之纏足者。身材不零而足小如鉤也。據萬陞客寓主人所言。謂大同婦女之肥瘦。可與足之大小爲比例。肥者足稍肥。瘦者則足必稍瘦。故吾人視大同婦女之肥或瘦者。足則無不纖纖也。至友夏又華君。曾納一姬。爲大同產。謂姬人之足。冬則輕軟如棉。入夏則冰肌似玉。當雙雙人寢時。夏君輒喜握其足以爲快。久之。非握之則不能安枕矣。大同女子之足。其魔力有如此之大者。并云趾縫生芳。絕無足臭之患。但余非過來人。不能據以爲實也。雖然可謂愛屋及鳥矣。

梅花底之創。並非始於大同。實先行於宣化。宣化婦女倡之。大同婦女和之。入後其製轉不及大同婦女梅花底之巧。其法。以木製底雕五瓣梅花形式。中襯以薄羅。貯以白粉。小步嫵媚。一步一印。梅花已片片於地上矣。此梅花底。又名蓮花底。因蓮花靡麗頗難酷似。故稱之謂梅花底云。蓋取步步生蓮之意也。

御梅花底者。皆達官貴人之姬。或名門閨女。如遇紅白喜事。則御之在大庭廣衆中出風頭。蓋含有養腳會性質。非僅限於六月六日。特六月六日爲人所習知者也。大同女子出外。必攜有香袋。蓋此香袋中即貯有香粉。爲梅花底中白粉用罄而備也。

所謂鴛鴦履者。乃以斷素零統所湊合而成。雖爲廢物利用之一法。而其製工頗大。其色樣亦頗動目。此鴛鴦履凡在室女子不可御。嫁後始御之。雲中有諺云。「好女不穿鴛鴦履。男兒慣怕金縷衣。」男兒慣怕金縷衣。此句余不甚解。詢之大同土人。亦莫能云其所以然。是可見界限之嚴矣。大同女子織織蓮瓣。足小如鈎。而其行步端莊。絕不類南方婦女之扭扭捏捏之怪狀。斯其特點也。（屛按男兒慣怕金縷衣。可作兩解。一謂男兒不可狎妓也。一謂男兒不可扮旦也。但大同久無此諺。）

鴛鴦履之外。又有所謂響鞋者。其製法不詳。行來蓮步。未見其人而先聞其聲。諺者謂

之爲咕咯聲。但此鞋盛行於二十年前。今則不數觀矣。

大同女子睡鞋之製尤佳。誠如衡君所言。睡鞋多以綺羅爲之。上繡花蝴蝶或龍鳳鯉魚跳龍門鳥獸等類。故大同女子悉多精於女紅者也。

近今絲襪流行。大同婦女御之者頗不乏人。但御絲襪者。多卸白綾纏足。隱露肌膚。愈覺使人心醉神怡。

余書至此。忽憶及一事告閱者。當閩督下令促山西全省婦女放足時。其最苛之律爲「未嫁女不放足者。則罪及其父兄。已嫁之婦未放足者。則罪及其夫」。并囑未婚之男子胸前懸有一布章曰。「我永不娶纏足之女」。他縣多惟命是從者。獨大同則否。大同有許多婦女上省請願。略謂大同婦女纏足之習。天下皆知。固無傷風化也。閩百川亦曾接見。察蓮瓣織織。別饒風趣。不覺動憐花惜玉之念。故年前曾納一大同羅氏女爲姬。反蓮已變成愛蓮君子。蓮瓣之魔力。偉大可知。

北方多有廟會。如三，六，九，二，五，八，一，四，七，十。各廟輪流值之。凡值會者。各小販及江湖賣藝之流。咸趨集於此。俗稱之爲趕會。遊人集於此者。謂之遊廟。凡值廟會之期。婦女必爭妍鬪豔。聯袂來遊。鬢影欽光。亦足爲佛爺點綴排場。大同婦

女之趨廟者。蓮瓣必益加考究。在廟會中或聽大鼓。或看西洋鏡。或購臙脂花粉等物。再不然你看我的脚。我看你的脚。更有狂蜂浪蝶。駐觀婦女之蓮瓣以爲快。評長論短。醜態百出。未來之一對一對的野鴛鴦。蓋即本於此矣。吾謂雲中婦女無日不含有蹇脚性質。特六月六日。乃大規模之盛舉也。

當六月六日。舉行蹇脚之時。自問可以當選者。則於午前先睡三四小時。起身後。齊對菱花而學濃妝。至薰香沐浴。尤其餘事。(聞大同女子終年不入浴。有之。僅六月六日而已。)第一先收拾其足。後蓮步入是年應值班之廟會。大同有十二大古刹。十二年值班一次。是日。廟中必演劇。婦女則環繞舞臺之下觀劇。大同廟中戲台。皆在樓上。俗謂之天臺。一般狂蜂浪蝶。咸趨婦女叢中觀其裙下雙鉤。品評再四。挑優者若干人。落第者。咸垂頭喪氣而返。當初選者得意洋洋。然後合當初選於一處。再決選之。最後。公決第一者。稱王。第二者稱霸。第三者稱后。入後。則此當選之三人。必歡呼雀躍。以爲莫大之榮幸。爲其夫或父兄者。必屈膝表謝意。而當選女子之足。一任人之觀摩。脫有作劉楨之視。窺及頭臉者。則衆以其人爲不規矩。羣起而攻之。探其名。訪其住址。以後永不許入會場。宛如今日之國會議員失其選舉權之資格也。

選舉既畢。王翁后三者必坐於指定之椅上。任人觀其足。輕薄少年以鮮花擲之。（鳳仙花居多）三人一一受之。散會後。攜之歸來。於是晚搗鳳仙花汁爲染赤足之用。

衡三致大風書云。大風足下。學讀大著。佩甚佩甚。雲中賽脚會。紀之者頗夥。顧求如尊者之紀載詳盡者。殊未之見。不可謂非空前之傑構矣。茲僕尙有數事請益。幸乞賜答。不勝翹盼之至。（一）北方婦女多著重台。（即套鞋）即於行纏羅襪外。先著一平底弓鞋。（其製作略如睡鞋。）此鞋之外。再著布襪及木底弓鞋。故鞋襪行纏。共有五重之多。近年外層已改絲襪或紗襪。及時式平底坤鞋。而內層仍用布襪弓鞋。形式略有更張。而重台之制不廢。故北方婦女。其雙鈎外觀。雖似傾大。而內容實至纖小。不知雲中婦女。亦如此否。（大風敬答曰。大同婦女蓮瓣。內容與外觀。相差無幾。蓋足纏與鞋。多以絲織品製之。其質密而細。不類他方之用布也。蓋大同女子之纏足僅三四繞。他省多有至十餘繞者。故內容與外觀相差極微。大同蓮瓣之成名。即是也。）（二）尊者謂大同婦女。近有卸纏而御絲襪者。肌肉若隱若露。此種曲線美。則較之肉體橫陳者。其雅俗美醜。不可以道里計矣。但鄙意織足約束愈嚴。行步愈捷。一經卸纏。往往寸步維艱。今大同婦女。何以卸纏而能行。是一問題。再絲襪富有彈性。纏足婦女御之

。足纏易弛。而足易放大。故偶有卸之者。必先將行纏密縫。而於絲襪之內。襯以布襪。或紗襪方妥。今卸纏而御之。不將有鬆大之虞耶。此又一問題也。（大風答曰。大同女子卸纏而御絲襪。絕無鬆大之虞。絲襪雖富有彈性。而其鞋之製絕精。蓋可藉弓鞋約束。不必賴足纏也。但着絲襪而不御足纏者。必俟小脚已成熟之後。否則鬆大之虞。在所難免。大同婦女或倡門女子。年在花信以內破瓜以外之年華。御絲襪而着弓鞋。其態之媚可知。（三）足下嘗遊雲中。不知於大同婦女之織足小照。亦有所搜集否。倘能出其珍藏披露。則望風而歡呼。決非衡一人而已也。（大風答曰。不佞於甲子春三月因事赴雲中僅一閱月。對於織織之附屬品。極端注意。曾得弓鞋一雙。置之枕畔。視為玩物。後雖從軍。仍藏之身旁。休戰之餘。輒出此織織把玩。同袍中有疑余有類嫖將皮採花者。余白以此地無此織織者。此繡鞋乃大同產也。衆疑遂釋。後沙場失利。余幾為槍下鬼。此織織繡履。即為敵軍某憲兵營長所割愛。余因此以身免。衡君以此段實余。殊令我感慨前塵。添多少舊恨也。至織足小照。因大同風俗。雖近荒淫。而於舊禮教亦頗顧及。雅不願以色相示人也。俟當設法向雲中知友討索。製版載之我報。以供衆覽。俗有大老婆小脚。小老婆大脚之諺。其說有二。一謂妻已中年。大都自封故步。妾在妙

齡。每隨俗而解放也。又一謂妻既獨占穿紅裙披風之權利。故雙鈎不能不纏小或裝小。妾則本難登大雅之堂。不斤斤于足之巨細。然妾之企圖扶正者。往往須先自束縛雙蓮。文明小史有「原來饒鴻生的姨太太本是大脚。因為要做太太。只得把他纏小了。好穿紅裙」之語。

今日之小脚裝大。與昔日之大脚裝小。胥爲一受人譏評之事。然在纏足最盛之時。最盛之地。不特不容裝大作小。即鞋小于足亦爲阿母所嚴禁。蓋防微杜漸也。如「俠義佳人」云。「羊氏問桃姐道。「你這鞋樣怎麼比你脚小好些。你不要拿錯了。」桃姐道。「屋裏只有你我兩個女鞋樣。怎麼會拿錯。那是你眼花了。」羊氏道。「你拿脚來我比比看。」桃姐道。「比他做甚。」羊氏那裏肯聽。不由分說的拖過脚來一比。這一比鞋比脚小了寸把。羊氏登時大怒。……羊氏罵道。不成才的東西。想裝高底裝小脚呢。我叫他使勁裹緊。他不聽。要裝小脚。你想脚要裹得小。那有裝得小的。他現在不曉的那裏學的妖怪樣兒裝小脚。說着將桃姐拖了過來。舉起一只脚來。指給村上大娘看道。他的脚已裹斷了。脚指頭也折了。再裹緊點。不敢說三寸。那四寸是拿得穩的。怎奈他不長進。不肯上緊裹。所以脚還是這麼大。」寫來歷歷如繪。蓋見小脚纏成之不易。所謂眼淚

一缸者。豈虛語哉。

「你們做男子的。看見女子裙底下露着一雙尖瘦瘦的紅菱。祇曉得瞞瞞愛玩。那裏知道這紅菱。都是淚水兒長出來的呢。」此廣陵潮中朱玉蘋語也。其意與「小脚」雙眼淚一缸」之俗諺同。而措詞則殊風趣。

阿母教纏。強而後可。一旦纏成。每自己約束而不肯或弛。蓋得之既難。自不欲廢。諸一旦也。俠義佳人記。「小姐的脚是我替他從小裹的。那時他才七歲。晚上疼的睡不着。我也陪着他不睡。替他撫摩。他哭我也疼的哭。他爹爹叫我替他放鬆了罷。我說嬌女不嬌脚。他哭難道我不疼嗎。但是要小脚不能不吃苦。他吃了三年苦。才有這雙小脚。如今他愛好看的狠。我倒勸他放了小脚罷。他自己不肯放。」即前說之註解也。

三十年前海上海樓中「先生」（即倭人妓也）足必纖。或飾之使瘦小。「阿姐」（即大姐妓之女侍也）率多天足。此輩來自田間。初非受新潮之洗沐也。個中人名為房侍。亦可抱衾裯。以自知足大如船。難邀客之青睞。故轉而勤究房中術。狎之者別具醉翁之意。自不遑平章于足之大小矣。苟有粗纏略裹者。人爭趨之。又逾于平庸之妓。時有小脚阿毛者。馳名最著。其一雙菱趾自足以睥睨儕輩。然亦僅睥睨儕輩而已。視以雙鉤負時譽之

妓。猶有上下床之別也。

海上竹枝詞梓行于民國二年。朱謙甫先生所著。茲錄其關於婦女足飾者數首。以睹彼時風尚之一斑。詩云。「學界開通到女流。金絲眼鏡自由頭。皮鞋黑襪天然足。笑彼金蓮最可羞。」「品足評頭亦可嗤。學生天足也應知。革鞋光亮如男子。正是平權獨立時。

「吳兒安得覓金蓮。半小還如窄窄船。祇有嶺南多健婦。竟然六寸現膚圓。」「雲夢瀟湘尚繫懷。依然三寸鳳頭鞋。甬江風氣仍如舊。女界于茲別等儕。」「紅繡鞋兒譜豔歌。今朝純黑究如何。尙誇淺色弓弓樣。夏日空心線結多。」「鞋尖昔日綴爲花。換得回鬢更可誇。笑道背人頻自看。幾番防被繡裙遮。」「拖鞋創始不多年。縮住微尖亦可憐。總是便他常臥起。終朝烟榻儘流連。」「羅襪由來白似銀。遨遊馬路怕生塵。儘教黝黑同鞋色。恐被楊妃笑失真。」「洋襪輸來竟盛行。春江士女盡歡迎。尤多雜色渾難辨。足背花紋巧織成。」篇末有海寧蔣子貞跋之以詩。亦錄其一云。「不纏足會始何年。闊步階前漫鬥妍。還是凌波仙子好。弓鞋微露繡裙邊。」玉環妃子是否束足。亦爲下達者爭執最烈之一問題。不僅文字爲然。即寫入丹青。亦復各異其趣。嘗見秘戲繪出浴。胥屬一鉤春弓。窮纖極瘦。四小趾約偏于足心之下。隱然可辨。但亦有作盈尺蓮船。

由的。脚跟實在是够味兒的。因爲這種鞋脚的主人。每把雙脚弄成割麥或割稻用的鈎刀似的彎曲形。就有人給她們取個名子。叫鈎刀脚。想必這些鈎刀脚的主人們。在小脚威權全盛的時候。亦還有三分自慚形穢之感。不敢放肆。祇是到了小脚威權遂漸衰落。天足的勢力還未成立的過渡時代。她們就像覺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似的。很有幾分目空一切。惟我獨尊之概。她們一面罵着小脚狗。一面又罵大脚婆。好像祇有鈎刀脚。才是真命天子似的。罵小脚狗的話。因事不關己。我早已忘了。但罵大脚婆的話。好像還在我耳邊。「大脚婆。沒人要她做老婆。」「臉兒到還俏。大脚太可笑。」「那裏像脚。倒像兩隻船哩。」「這樣兩只大脚。祇好拾丈夫的破鞋來穿罷。」等話。不一而足。到民國十六年。故鄉年輕的姑娘。多半變成了大脚婆。半老的徐娘們。亦已放了脚。而這些鈎刀脚婆娘。却偏不肯穿上適宜的放脚鞋。還是喜歡穿那半個脚跟掛在鞋底後面的不倫不類的尖頭鞋子。」

當舉世崇蓮之際。纏足者雖極普遍。然真正纖小玲瓏。亦至不易得。蓋或則纏裹未得其法。或則虛應故事。如上述之鈎刀脚即其一例。此外復有所謂半坡脚者。如白霞人記雲南賓川婦女云。「所謂纏足的女人。不過說是纏着布的。都是半坡脚而已。」又鏡東記

陝西洋縣婦女云。「有些婦女雖然纏足。但有六寸大小。」又匪區視查報告書。記麻城近狀云。「舊習以纏足爲美觀。但三寸金蓮爲標準。則又絕無僅有。普通所見者。外形幾如天足。而重量全在足跟。既不美觀。又不便利。」此種纏足。其醜狀殆如舞台上丑旦。御大紅鞋扭捏作態。一般人之醜詆蓮鈎。想亦見此而作一筆抹煞之論耳。

女足本非盡人可纏。品玉之『談蓮』中。有五可纏。五不可纏之論。其言曰。「一貌美者可纏。二身材苗條者可纏。三足有肉者可纏。四無他種殘疾者可纏。五年祇五六齡時可纏。反是則爲五不可纏。蓋小足施之美人則益形其美。施之醜婦則瑜不掩瑕。反令人有美中不足之歎耳」。

品玉言小足施之醜婦。瑜不掩瑕。固矣。然終有幾微之瑜也。俗有「脚小能遮三分醜」之諺。曩時醜婦因足小而博得夫婿之憐愛。維繫閨房中情感於不墜者。其例甚多。不勝枚舉。方勃裳亦以「醜婦幸足小邀旁人譽」。及「猥妓幸足小得人憐」並稱爲香蓮二幸。更引而申之。人皆以昔日纏足制度。乃女子最痛苦之事。不知在婦女因經濟不獨立。畢生幸福。惟恃容顏。以博夫婿之憐愛。乃無可諱言之事實。顧色之美醜。一秉天賦。世既重蓮。尙可努力纏裹。以收桑榆之效。其痛苦在肉體。而愉快在精神。自此制廢而夫

婦之道益苦。讀者但平心靜氣一思索之。當縫吾言。

婦女雜誌記餘姚女足云。「脚小的叫「燒火脚」。稍大的叫「長魚脚」。完全不纏的女子叫「野山神仙」。

森香之東昌（魯西）遊記云。「纏足之風尙盛。一般婦女仍以三寸香蓮爲美觀。兩足纏得頭尖後粗。似蘿蔔狀。行動時脚尖抬起。用後跟前進。鞋襪向後倒倒。故曰倒倒脚。頗不美觀」。

采非錄中有溫氏相足經。以足之形而推及其人之性情。語多傳會。不足置信。謂足小背凸。趾部尖銳者。其人性近淫蕩。尤謬。蓋足小背凸而趾尖。非纏束莫能致。豈纏足者無一貞女耶。余以足部之與本體確相一貫。而足之是否易於纏小。纏小之足。是否秀美。與其人之體之性頗多關聯。二十載繁華夢。亦有「馬秀蘭秀骨嫵嫵。行動嬌嬌。面色粉兒似的潔白。且裙下雙鉤。纖不盈握。大抵清秀的人。裹足兒更易瘦小。也不足爲怪」之語。

纏足之稱。因各地方言之互殊。其稱謂亦不一。如蘇滬一帶及各處普通均言纏脚。杭州獨曰纏脚。北方稱裹脚。長江一帶謂包脚。廣東名紮脚。尙有稱縛脚者。已不憶爲何地

。一名之微。猶粉歧至此。各地小足式樣之不同。更無論矣。

「劍珠緣」云。「薰月做了塔兒齊科的第九姨奶奶。寵冠後房。聽說定情之夕。塔翎頂輝煌。對着薰月雙鉤。端端整整三跪九叩首。稱爲天賜。又傳塔臨睡的營子。須得薰月把雙鉤浸在茶盃裏面。塔喝盡了一盃茶。才肯安睡」。如塔兒齊科者。真可謂拜足狂矣。拜足狂之最著盛名者。如昔之胡雪巖。近之辜鴻銘。固夫人而知之矣。他如采菲錄所記蓮癖名人。亦皆負一時之物望。茲偶檢舊報。復得一二人。錄之以吾實談。

丁戊記盧督軍軼事云。「客說盧氏有辜癖。最愛小腳婦。其新妻邵夫人之雙菱。爲浙省冠。尤物也。盧兵敗。由龍華逕登海船。未曾一別妻。邵夫人則屑金自鑄。以堅其信于盧氏。因口占絕句哀之。「西冷非復是兒家。戰雨無情濕冷花。從此不看新月樣。英雄心事玉鉤斜」。莫愁居處已無郎。徒束弓彎亦自傷。海燕雙飛成隻影。不堪重過鬱金堂。」

某報記「鈔車雲」云。「趙偶督豫。有政客名車雲者。工于拍馬。聞趙愛某姬寵擅專房。尤愛其雙翹。車情良工繡弓鞋一雙。雲中有車。獻于某姬。某姬御。當趙玩弄纖鈎時。捉而視之。問「是誰繡的小車駕雲。」姬曰。「乾兒車雲。你瞧好不好。」趙曰。「

好怎麼樣。」姬曰：「得栽培他。」趙曰：「好。俺先鈔個小車駕雲。」曹繡君有詩詠之。已不能憶其辭矣。

某筆記云：「乾隆朝。兩淮鹽政高恒。每嗅鼻烟。令美人赤纖足。以足心爲烟碟。光澤如玉云。」

貂續之「讀拜脚狂」云：「朱大鼻子清時歷任關務要職。滄桑後杜門絕客。以聲色自娛。年雖六十。不喜說老。對於女子纏足極力推崇。偶一入市。見時髦女子高跟皮鞋。輒掩目而避。爲子訂婚時。遍託親黨專意物色小脚女子。戚串中如有以女學生前往作伐者。概遭屏斥。所娶偏寵共有五人。另闢精室。朱紅板地。年繫一次。重門深掩。朱嘯傲其間。羣姬爲司獻茶裝烟之職。花團錦簇。個個三寸金蓮。絳履華麗。絢爛奪目。綉以鴛形圖案。歷繫金鈴。丁當作響。底用木製。攢穿細孔。刺各種花紋。中空聚粉。諸妾踈躑往來。粉印地上。枝瓣清晰。步步生花。恍如三十六鴛鴦遊戲蓮塘。老翁頻頻坐起。視地作笑。嘗曰：潘妃步朵朵蓮花。當不是過。老夫此樂。福淺豈能領略哉。」

徐行所集之民間情歌云：「摸了一把又一把。一把摸得姐兒肉麻。一摸姐兒含花奶。二摸姐兒肚臍下。三摸姐兒三寸金蓮。步步金蓮生蓮花。蓮花玉藕人人愛。扛着姐兒小脚

走天下。」所謂走天下者。即地殊人異。因無不愛小脚也。方荔裳曰。「纖足似銀錢。人人都愛。」正亦此意。

種族雖殊。而以婦足尖小爲可愛則一。八旗習俗皆不纏足。然因癖愛蓮鈞。私娶漢婦者。其例甚夥。不遑盡述。歐西之人亦有嗜此者。益見此三寸之魔力。如秀才之小脚談云。『西友斐爾君住華二十餘年。操華語甚流利。渠獨喜小脚。凡嫖妓非小脚不取。今年少女子大都天足。非至窮鄉僻壤。不能見小脚蹤跡。何況勾欄之中。於是斐爾絕跡不嫖。每與友談及輒歎曰。『中國雖大。何無小脚容身之地』。或問「小脚有何好處。而君愛之如此」。斐笑曰。「君等皆中國人。尙不知小足之妙處乎。嘗讀某書。謂足趾纖小者。臀部必豐。其實豈僅止此。其妙有不可言者也。」問其妙究在何處。斐終不肯言。良久良久乃微笑曰。「其妙正在妙處耳。」衆爲噴飯。余賦詩曰。「昔道西人嫌小脚。西人今亦愛纖足。問君妙處何方在。一笑無言骨又酥。」又聞前總稅務司赫德之子擅八股文。娶華婦。其纖足亦一時之選也。

“Mr. Marriage With Chise”一華人所娶之西婦。其著作中。謂初見其夫之姊妹姑娘。皆裙下雙鈞不盈握者。頗以爲醜怪。習而久之。遂覺其弓彎樣可愛矣。故時人之非薄纖

趾。大多未與纏足婦女有何接觸。人云亦云。非真知灼見也。

女足以小爲美。非臭男人之眼光爲然。即女子本身亦未嘗不作此想。希真女士云。「記得我十歲左右的時候。雖亦很歡喜享有那隨意亂跳的天足者的自由。但艷羨姊姊們紅鞋綠襪三寸金蓮的心。却實在是更切。有時候竟頑強地搶奪她們艷麗的小鞋兒。套在自己大脚趾上。帶跳帶跑的玩耍。害得小脚姊姊們追得扭傷纖腰。有時候我做得更更好笑。竟會躲在暗角上。偷偷地將姊姊的裹脚纏在自己脚上試試滋味。如果纏脚是不痛苦的話。也許會願意長期的纏着不放呢。這自然是因爲那時候的偏僻鄉間。除了我這個開明留學生的女兒以外。不裹脚的姑娘還是絕無僅有。我這雙隨俗的眼睛。亦就覺得小脚確比天足好看得多。不知是不是幼小時候的環境已造成我偏愛小脚的緣故。對於所謂放脚姑娘我至今還以爲瘦短一點。亦自有其美妙之處。」

前記拳匪稱婦女小足爲浪花。不知何義。近讀潘怡廬之「純孝堂漫記」云。「義和團稱婦女小足曰浪花。私處曰小妖洞。殊覺錫名奇特。但後者尙易明。前者直不解。叩之北友。謂南方人稱晒衣曰晾（音亮讀若浪）衣。北方則諱稱浪。若有人焉。以衣物託居停婦及其他婦女代晾。謂之曰。『請你浪浪。』則必遭嚴辭責。蓋北方之浪字音。作謔浪淫

浪解。自不容稱瞭浪。然則義和團之稱婦女小足爲浪花。已不解而自明矣」。所謂不解而自明者。蓋以小足有助淫之具也。

靈犀謂外人對於我國情形。難得真確之認識。往往擅作聰明。逞臆而談。筆之於書。此洵明確之論。外人以耳爲目。不特我國婦女人盡纏足。且有謂男子亦多束足者。如青年雜誌記「愛羅光珂摸小脚」云。「女人包小脚的現象。在西洋人眼中認爲奇怪。他們往往過甚其辭的宣傳。許多人甚至向小孩子說。中國的男女乃至皇帝宰相外交官都是包小脚的。所以有一次李鴻章到俄國去參觀盲啞學校。害得盲詩人愛羅光珂忙亂了。他常常聽先生說。中國是完全包小脚的。因爲他不能看見。便私自去摸李鴻章的脚。是否小脚。結果證明了不是。但却給先生痛打一頓。」

「蔗齋痛心錄」。蕪春李霽東氏霖悼亡之作也。中有記云。「吾妻之足。其母自幼纏裹得法。真是瘦不盈握。又無雞眼慢跟等弊。骨肉停勻。柔若無骨。方蒞裳所著金蓮品藻。推爲神品者。近此類也。又其前端微微向上。即詞人所謂繡下雙鉤是也。與北地之弓足曲而向下。及南方之蘇足。直而向前者。悅目多矣。而後跟躡正。不少駭斜。尤爲絕無僅有。何以見之。于鞋店考察得之。蓋京師所有鞋店。偏覓不得吾妻合足之鞋。因各

其香而意蕩。定握其軟而魂消。杯作崖公。可落孟嘉之帽。山成獻賊。定吹杜甫之冠。而况論足評頭。不以爲褻。傳情流盼。不以爲嫌。憑輕薄之陽秋。聽狂且之月旦。果然聲價十倍。全在品題一言。夫婿見之而增榮。家人聞之以相賀。惟只容相見。不許相親。爲可恨耳。直至白日銜山。紅燈照市。佳遊勝會。始閉幕焉。噫。此真不解之奇風。以婦女爲玩品者矣。爰成斯文。用誌陋俗。因博一粲。率吟四章。「會稱晾脚亦奇哉。引得狂兒結隊來。居處深閨誰得見。而今美色竟公開。」「家家少婦坐街頭。裙露雙鉤任客遊。聞說品題增價值。願聽月旦與陽秋。」「粉黛全城出應賓。金蓮窄小鳳鞋新。文明終是誇今日。不似宵娘媚一人。」「凌波三寸喜同瞻。化蝶無愁更隔簾。底事要纏如許瘦。恐郎肩重故纖纖。」

前詩云。「底是要纏如許瘦。恐郎肩重故纖纖。」又趙古農「纏足論」有云。「至若流蘇帳裏。檀郎被底肩之。爾時香屑氤氳。一握爲笑。有不虞其鬆大耶。」此誠閱歷之言。余從經驗得來。蓋弓鞋與高跟若同置響屨廊中。尙可各見仁智。惟肩頭掌底。一雙綽板。每使身歷其境者。與無限之歎望。（口史特刊）云。「提着她的脚把玩了一會。那心裏想着書中所說的那尖尖三寸金蓮。若是握在掌心裏。又是何等的動情。何等痛快呢。這種

福氣。求諸他日罷。」其感喟正同。

四川橫州亦有小脚會。「紅粉俠」說部有云。「二月十八日。在四川橫州有小脚會。不論家小戶。大小女子。老少婦人。都得將兩支金蓮呈露在外面。任人家品評大小尖肥。原來橫州風氣。都崇尚小金蓮。倘一家的姑娘不把金蓮裹得尖尖瘦瘦。如新月一鈎。便不能得人家讚美。小脚會都在夜間舉行。因十八這天月色尙圓。這明亮亮的月光照着許多小金蓮。好不有趣。……每家大門上掛着湘簾。湘簾下整整齊齊排列了許多瘦小金蓮。都裹得宛比新月。齊似紅菱。那七八雙中有一雙越覺得瘦小尖俊。出落得異樣有緻。……裹得追命奪魂。不要說捏在手中。便可以魂靈兒飛去。便擱在一邊。也使人落魄失魄哩。」

婦女之以好小脚著稱的。北爲大同。南則益陽。若上記之橫州。初無藉藉名。然舍「紅粉俠」而外。口史中茂亭之蓮鈎癖一文云。「橫州人最喜纏小脚。那地方出產的織足。在中國也可算得數一數二。據說女兒從小纏足時。她母親使用利剪在腳掌心裏割一道血口。後來那裏筋肉爛去。脚便易于尖小。小脚纏成了功。要放入量米的竹升子裏邊。能夠四圍挪動。才算合格。那竹升子直徑不過二寸多。放入一只拳頭也不容易。她們的小

脚居然在內游刃有餘。可見其尺寸之小。尚不到三寸金蓮的標準。這都是以前的話。現在自然逐漸改良。不定要纏得那樣小。普通認爲最好的模範。大都以四寸左右爲主。其脚的形式。脚跟要周正。脚背要低平。脚尖要細窄。看去宛同一鉤新月。才可算得完全具有小脚的美處。這家的姑嫂三人。都是那般的小脚。穿着雪白潔淨的襪兒。大紅綉花的鞋兒。伶伶俐俐的走起路來。步步生蓮。叫人看了怎不動火。」由此觀之。橫州小脚固亦口碑卓著。特以地居邊僻。故厥名弗彰耳。

雲南通海縣有洗足大會。想亦賽脚之變相也。點石齋書報有記云。「通海某寺在城西隅。寺前有水塘。名洗脚塘。八功德水湊湊然也。每逢三月。遠近婦女爭以其鞵曇白足。來洗於此。名洗足大會。觀者滿前。略無羞澀。於是寺僧亦隨喜塘邊。洗畢。宰牲還願。如鹿女踏花。緩髮而歸。」原圖爲名畫家吳友如所繪。環塘而坐之婦女。凡數十人。雙跌大半浸水中不獲見。然亦有置膝上者。皆一握春弓。異常動人。繪工極細緻。四趾屈曲之狀。亦歷歷在目。身旁又雜置弓鞋及纏帛焉。

有賽脚之實而無其名者。亦各地皆有。如昔日寧波各屬。在上元節前後數日。競尙燈戲。而十四之夜。居民尤爲采烈興高。婦女輩例於是夕結伴招朋。作走七條橋之舉。自第

一條橋起至第七條橋止。路忌重行。道宜繞越。雙鉤瘦小者。高其外籍。務使金蓮壘露。以供月下提燈者細評其後云。亦見點石齋畫報。

中華風俗志記龍氏土司云。「長官婦女有縛足者。其縛也甚易。山中有草曰威靈仙者。取其根汁煎濯之。不數日而步步金蓮矣。」按足非纏裹。決不能小。藥物之力。僅能稍事補助。上記之威靈仙草。想與瘦金蓮方。同一不可靠也。

大公報記有「蔚縣婦女」云。「婦女修飾重纖足。足式極佳。爲鄰封所效法。」又展如之「西平道上旅行記」云。「離縣四十里之亭口鎮。纏足之風甚厲。足小與腿部幾相等。多著紅鞋。頗鮮豔。……長武縣西廿七里。有村名鳳翔。路口遇二女。姿首不惡。足特小。」此數處者。殆亦如前記之橫州。因地在僻遠。故未能若大同益陽之名著遐邇也。

濟南厲居兩度被捕之纏足老翁艾少泉。其纏足原因。亦爲厭勝。時報記其談話云。「余名艾少泉。濟陽孫更莊人。現年五十一歲。家中尚有老母一人。與余同居後營坊。洛陽有薄田四十畝。即賴收田租以度生活。至余女妝之原因。緣先父原居官河南。每生子必夭折。據汴梁相國寺內之星相家談。如果生子。以女撫育之。或可破解。先父然其言。故自幼即將余纏足蓄髮。後先父亡故。余隨母回洛陽居住。民國八年又因避難來濟南卜

居。昨日被傳來局。余因習慣已成自然。故雖婦女其表。并不覺有何不適于意。于十八歲時曾娶妻。但不久即亡故云。」嗣公安局調查其並無軌外舉動。僅剪去頭髮。限令放足。即取保釋放。

余友衡君拜足狂也。一日訪余謂北風雨漸。大同之賽足會。將遷滬舉行矣。君不見邇日金蓮會之消息。滿記報章乎。余視之乃全運會。（按全運會即全國運動會之簡稱）而非金蓮會也。衡君爽然若失。懊喪而去。

海上電車中有讓座于婦女之慣例。蓋服膺歐美「婦女第一」之訓也。余則惟對老者病者小足婦爲然。其他無此必要。一日登車。不得其所者。有四。一老翁。一纏足婦。余及一槍夫著學生裝。固雄糾糾氣昂昂者。抵前站。虛二座。槍與翁及婦爭讓之。顧爲翁婦捷足得。槍悻悻然形于色。車再停。又虛二座。余與槍各占其一。坐甫定。一高跟革履之摩登女上。槍急起遜之。女未置意。槍叩其肩示意。女怒之以目。兀立如故。此際槍坐立皆非。奇窘不可名狀。冷眼旁觀者。又嗤之以鼻。夫讓美德也。若彼槍之心理卑鄙極矣。

小足與角黍形極相似。故有呼小足爲粽子者。而粽子除尋常之斧頭粽外。又有所謂小脚

粽。形尤酷肖。民歌有詠粽子云。「五月端午是我生辰到。穿着一領綠條襖。小腳兒裹得尖尖踭。解開綠袂赤條條。雪白的皮膚。插進一根銀杆兒。有情的郎兒。竟把奴渾身上下都來咬。」

昔日婚姻之成就。都繫於裙下之三寸。余前已言之矣。而衛輝京兆秦燕晉城成都沅陞豐城霍山南京等地之民歌。皆述男子因愛慕小足而結親之語。天籟之音。胥發自內心者。其歌幾乎千篇一律。上句爲「高底鞋札的五彩花。」「小紅鞋兒二寸八上頭綉着喇叭花。」「高底鞋子牡丹花。」「高底鞋鑿梅花。」「步步走的是蓮花。」「小金蓮一拉抓。」「丁丁小腳在地下。」下句則乃「賣田賣地要娶她。」「多辦銀錢接到家。」「擇個日子去娶她。」等到來年莊稼好。一頂花轎娶到家。「快查日子娶了吧。」「就是典了房子出了地。也要娶來她。」此真所謂兩只小腳。足值一千兩碎金子矣（說部中常有此語）。

在纏足盛行時代。織趾與銀錢。人有同等之愛好。故閩中人苟爲三寸金蓮。其夫婿必防閑至密。「百大秘密」中有關此之紀述。其情甚趣。節錄之。「馮伊人是一個俊秀的青年。在外國三年回到故鄉時。他想她如果嫁了人也好。她什麼都好。就是一雙腳纏得太小。倘然沒有嫁人呢。給我做老婆也好。……定然她不顧廉恥。嫁給我父親作妾了。我記得

父親說過金香一雙腳真小得可愛。如果她父母願意給人家做偏房。那就好了啊。這是亂倫的呀。伊人雖然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但事實上並不叫他失望。她還沒有嫁給誰。金香于是便變成馮什麼氏了。新婚之夕。他瞧見她不盈一握的纖纖小足。便覺得這總不是留學生的夫人所應該有的。就忍不住指着她的腳說道。你這雙腳可以放了罷。怪難的。她笑道瞎說。公公婆婆都說我這人材沒這雙小腳配搭。便美中不足。你從前也會花言巧語。稱贊我的小腳。是女人中沒再好的了。我才有那一回的上當。否則你休想怎麼。你外國去了一回。便不這樣說了。他沒法想。費了三天三夜的力量。說纏足的害處。連將來子女都會受影響。她不信道。你的母親不是小腳麼。怎麼生你出來你是大腳。我母親也是小腳。但是我當時不纏。也是大腳。不會受影響的。他知道把她放在鄉間。不會開通的了。便發憤把她帶到上海去。到了上海住在客棧裏。瞧見許多女人。都剪髮天足。她也肯放足了。果然數月之後。她的腳比原來放大了些。他父親暗對他母親道。怎麼媳婦兒的腳不似從前的纖小有致。這句話給他聽得了。暗暗對她道。這時我才把一塊石頭從心口放下。因為你的腳已不爲我父親所喜了。』時至今日。羣衆心理又有變化。果能坐擁雙蓮。儘可高枕而臥。蓋此古色古香。早成與衆共棄之物。決不致使人覬覦也。

蓮痕瓣瓣錄云。「吳中風俗以八月廿四日爲龜君誕辰。家咸搯粉爲餌。外加米粒。曰慈團。以供祀焉。舊時織足盛行。小女兒都於是日行纏。號曰慈團脚。意者取其小而軟歟。近雖風氣大開。競趨時尚。然一般守舊家庭。猶存此遺風。於是日督女束此雙趺。力求其步底生蓮也。」吳中歲時記。則謂小女兒始纏。在白露節。蔡雲有吳韻云。「白露迷迷稻秀勻。輾團戶戶已嘗新。可憐綉閣雙丫女。初試弓鞋不染塵。」即詠此也。蓮史復引申其義。著「行纏紀虐」一文。謂行纏之前。須打法板。其荒誕較之林之洋之入女兒國爲尤甚。茲另行錄刊於采菲錄之附錄中。可當滑稽小說讀也。

四五十年前申報上常見一廣告。繪一雙極纖小之女足。謂有某外人發明之妙蓮散。敷之纏足易小。蓋婦女不識字者。故利用畫圖也。此廣告終年不輟。生涯鼎盛。自解放潮興。始不復見。

明智先生談有羅某者。習工程術。留學生之老前輩也。家中常蓄四小蠶。羅退值之暇。親爲之纏足。獨具匠心。操術特精。纏成之足皆纖小有致。督促又奇嚴。新來之婢。不數月即楚楚可觀矣。及歲後擇具同癖者嫁之。自身絕無沾染也。既遣嫁。另覓姿首妍麗者。購之。以彌其缺。嘗謂雙丫小女。兩足新纏。紅鞋翠帶。彳亍而行。實人間之至美

云。若羅某者。惟蓮自愛與衆共樂。亦一奇士也。

昔時大家豔婢。十九皆纖趾。蓋主人爲預儲後房之選。爲婢者亦思充巨室之姬妾。凡此皆非赤足婢所能膺選。潮汕舊俗。納妾必足小者。即得稱姨。否則終日赤脚。與婢等耳。惟躡身時年事已長者。以主婦督纏之嚴。其痛苦亦彌甚。均耀有記云。「婢女面貌略端整者。先爲之修飾清潔。而最要條件。尤在纏小其雙足。往往有十齡外婢女。未經其父母纏足。必于最短期內。將其足緊緊纏裹。以致傷折筋骨。步履維艱。甚有因之殞命者。此婢女之苦况。在北方時有所見聞也。」

嘗有以「大踏步便出」一語推崇大脚之大方者。其實雍容華貴。嫻雅大方。莫小脚若。徐行之「談服裝」云。「歷史上考服裝的演變。其實都不外揚美而掩醜。不過是陷于當時的觀點與環境。或者混雜一點道德的習慣罷了。即以纏腳來說。據我想來。完全是適合宮殿環境的。長袍掃地。婀娜地冉冉而來。其美何如。而且宮女從民間運來。難免面貌豔麗而行動粗率的。纏腳之法。是能將此矯正無疑也。」

女有纏足帶。男亦有包脚布。包脚布墊襯于布襪內。能使襪底不易污損。若士紳階級。故尖瘦其足以自別于勞動階級者。亦多利用此布。緊包雙足。余曾數見士人之足。因布

包過緊。而二三小指密壓于大指之上者。特與纏足究有別耳。

陶穀癖著蓮史。未殺青而遽歸道山。遺稿復爲家人付諸一炬。噩耗傳來。爲之慨歎者累日。邇來偶檢舊笥。得陶氏之男子纏足考一文。乃事前錄寄。倖逃劫灰者。彌覺可珍。文云。「男子纏足。頗屬罕聞。偶閱宋人王明清揮塵餘錄。載「向宗厚履方建炎末爲樞密計議官。履方美髯。面若滑稽之狀。裹華陽巾。纏足極彎。長如鉤。同舍王佾公爲之語曰。君子明皇時四人合而爲一。狀類黃幡綽。巾類葉法善。脚類楊貴妃。心腸類安祿山」云云。按履方所美在髯。嘗非佞倖。何以纏足如鉤。殊不可解。觀此則玉環亦纏足者。特未識古之纏足。與今之纏足。與女之纏足。有無異同。男子纏足。在昔僅一向履方。然余幼時隨侍雙親旅京數年。嘗見像姑之足。約束至纖窄。姍姍緩步。冀博人憐。且便演劇裝蹻時不致露其圭角。由是貴冑執袴多尤而效之。以素帛嚴縛雙趾。並取方布包裹之。務求瘦短。着京式淺梁鞋以爲美觀。但不似婦女之彎如新月。峭如菱角耳。」

男子纏足之動機。不外迷信與玩弄。前者多因生男懼其不育。循術者之妄言。飾鬚眉爲巾幗。普通者僅穿耳。(大多祇穿一耳貫以極小之金環)其甚者乃纏足。後則屬變童歌

郎之流。女妝以媚人。初僅登蹻。繼竟纏足矣。

由迷信而造成之男子纏足。如前在濟南兩次被捕之艾少泉。即其一例。又餘痛錄（見上海某小型報原文冗長當另錄之）之主人翁。又係小說家言。差無故實。然証之于艾。亦未嘗不足置信。而點石齋畫報中。且有兩世喬妝女子同束雙鬢者。文云。「成都人譚某家擁鉅資。中年無子。屢得屢亡。有星士告以厭勝之法。謂獲雄而以雌畜之。可以補救。謹信之。已而生子。爲教以穿耳梳頭裹足。呼爲小娘子。比長風神韶秀。性格溫存。居閨閣中。人莫辨其爲雌雄也。後娶不梳頭不裹足不穿耳之女爲室。未幾生孫。偶以郎名孫即死。于是舉室相戒。每生孫仍爲裹足。果得無恙。」（犀按袁子才所見之綿谷秀才亦係女裝纏足）

采 菲 績 錄

玩弄之例又有二。女妝纏足可以出入誇闈。乘機玩弄女性。如白蓮教之桑冲其一例也。變童之爲他男性所玩弄者。又一例也。太平天國雖詔禁女子纏足。然天王與東王之變童。皆蓮步婀娜。屢見記載。後人詩以詠之。已錄寄采菲初集。其他筆記中述歌童纏足尤顯夥。以王夢樓太史家六雲之豔跡。尤膾炙人口。拍案驚異有記云。「王夢樓太史書名冠海內。性喜佚樂。家蓄六雲。俱妍麗。幼童蓄髮裹足。豔服靚裝。宛如嬌女。足跡所

至。恒携以自隨。畢秋帆官兩湖制府時。王以名素雲翠雲者贈之。畢以為女也。審視方知。笑謂之曰。「我為汝等開釋。」命薙髮放足。改作僮奴。後赴辰州軍營。携之以往。風聞長官。反劾以女奴作男裝。殊未知其審也。畢歿後。素雲不知何往。翠雲隨其柩返吳中。有見之者。眉目秀媚。腰肢綽約。亦人妖也。」

含迷信玩弄外。男子有因愛做女人而纏足者。淚珠緣記林愛儂云。「新人（即林愛儂）揭去了紅巾。大家一看。都吃一驚。宛然一個美人兒。再看不出男孩子扮的。看脚也是

一雙極端正纖小的。原來這新人是從小纏的。自己又愛做女人。便很命的纏小了。」

又有因求小脚不得。而自纏其足者。如頤蘭所記之雄媳婦。者聞也。亦奇文也。記曰「憶數十年前。數載無錫附近某宅故園。廝小足老嫗。常與鄰近婦女往還。死後地方為之殢。殢之男也。終為疑案。此殆桑冲之遺孽。幼秉師傅者耳。至若青年壯士。憤激之餘。貫耳纏足。易弁而釵。永效雌伏者。未之前聞。僅吾友愛蓮君而已。君浙西人。與余同學達十年。少聰穎。美丰儀。秀外慧中。惟持論偏激。極主女子纏足之說。嘗著論投某報。以違反時論。未獲錄載。而愛蓮之論調益堅。且必欲得纏足女子為偶。倩人訪覓介紹。然都市風氣早開。纏足女子久已絕跡。窮鄉僻壤。間有纏足。固不甚小。而面目

可惜。不通文理。又非君所喜。謀之多年。卒無所得。而君苦矣。二十年夏。君馳書告予。謂有遠行。到達後再通訊。自此信息杳然。前月間突接君電話。謂已返杭。腐某旅館。晚間請獨來晤談。及時往訪。茶房導余入。則但有婦人二。老者年五十許。足甚纖削。少者御妃色旗袍。梳愛司髻。耳垂長環。著玄色鴉頭履。似外縣來杭燒香者然。面目間似曾見過。正驚疑間。少婦笑起近余曰。頤蘭勿聲。尙識故人否。我愛蓮也。今易弁而釵。君以爲異乎。請坐當告君經過。余曰。子面目素娟好。化裝爲女。自若天然。裙下纖纖。何由而致。愛蓮曰。余足達五寸。何謂纖纖耶。若此婦者。瘦小僅三寸許。一握不盈。斯誠纖纖耳。余昔謀小足女子爲偶。爲同儕所不齒。因遠遊晉魯。冀得一意中人。不圖所經之處。俱乏全才。乃思我若化身爲女。或得兼一切。乃至徽歛。見此婦雖老。而雙趺纖小。生平未覩。方求爲傭。乃招之來。告以願永化裝女子。令任纏足之役。但期最短期間。纏至五寸以內。事成月給之外。當更以五百金爲壽。任余痛楚。汝勿懈也。自是由婦出面賃僻居。余深伏不出。貫耳蓄髮。留心女紅烹調之事。渠爲余朝夕緊纏。遂日見屈曲。未兩月趾已蜷斂。惟到處紅腫潰爛。強痛步履。進步更速。又三四月。足背亦折斷。基礎難定。臃腫偏斜。轉覺難看。渠本無依。相處半年。情感更深

。允必爲余遂所願。且終身相事。故名曰母女。實則余婦也。爾後更厲行纏束。余每能忍痛不渝。偏背使平。夾偏使正。約指使瘦。更經八月。平整瘦削。粗告成功。然五寸以內不能再矣。頤蘭請試握之。尖細柔軟。君生平所未領略者也。君試嗅之。昔謂纏足女子足必臭者。今余有絲毫臭味耶。君試觀余行動。雖幽緩。然毫無艱苦。以此居家。尚不便捷耶。君以女子著高跟鞋。胸隆臀突爲美觀。今請君一視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合併裝束。乃啓篋易一新豔旗袍。重施脂澤。復出妃紅綉履著之。嫵嫵細步曰。君視予臀部不更豐突耶。風姿婀娜。甯不勝著高跟鞋者耶。余一笑諾之。愛蓮復曰。君毋笑我。君至友也。履屬手製。解一以贈。願君什襲藏之。此履雖祇四寸半。余不常著。蓋口淺幫軟底窄跟退墊木底寸許。故雖小而實弛。拘束不嚴。著數日便使足放縱。余在家必著深口青布之履。幫硬底平。跟向內削。方見端正。然形式古樸。君將以爲十八世紀裝束矣。明日當歸。君弗相送。授君住處。間可通問。但弗洩吾居。恐社會之強我解放也。傾談將夜午。別之而歸。名之曰雄媳婦。當副實耳。」按余友某君亦因求小足妻不可得。乃攝登踏之影數十幅以自娛。其變態心理。與愛蓮君同。但不如其徹底。故頤蘭所記。雖屬齊東野人之談。然宇宙之廣。何奇蔑有。正不敢斷其事之必無也。

行纏者即纏足所用窄長之帛。俗稱裹脚。又名裹脚布。裹脚帶。裹脚條。脚帶。脚紗。爲實施纏裹之唯一重要工具。非此即無從纏。即無由使六寸圓膚化爲三寸纖趾。纖趾亦無由顯露其瘦尖窄勁之美態。纏足婦女弓鞋可褪。羅襪可卸。獨行纏須臾不可離。離則寸步皆荆棘矣。

行纏緊貼於纖足。肌膚之親。惟行纏得享受之。坤伶劉喜奎色藝雙絕。凌波尤瘦小。當哄動舊京時。輕薄兒竟作幻想。思化爲裹物。一親肌膚爲快。有願化月經帶之色狂情。亦有願化纏足帛之拜足狂。期與美人之一掬春弓。如形影之相隨焉。「黃山謎」有謎語。隱裹脚云。「纏住子。不肯放。一步步兒拘得緊。要你越消瘦。越伶仃。」又掛枝兒云。「裹脚兒自幼的被你纏上。行雙雙。坐雙雙。到晚同床。白日裏一步何曾鬆放。爲你身子兒消瘦。爲你行步兒郎當。爲你絆住了我的跟兒。只得隨你同來往。」狀蓮足與行纏不離不棄之情如畫。

行纏之色尙白。有作魚白色者。亦雅淡悅目。藍色者貧婦懶婦所用。可省洗濯之勞也。偶有紅色者。則鄉女新嫁娘所著。或遊春時御之。天津婦女新年逛天后宮。紅裳紅鞋。即羅襪行纏。亦無一不紅也。

行纏之質。通常爲布。曩胡雪巖之姬妾。則用特織之窄羅。取其細密而薄也。前在漢皋。見益陽妓有用薄紡者。亦佳。聞行纏有刺繡者。則未嘗目睹。

行纏之寬窄。與足之大小。成正比例。其修有至丈許者。短者亦五六尺。今之粗纏略縛。虛應故事者。僅一二尺而已。

纖足不因行纏之修而增巨碩。足亦不因行纏之短。而能減小。縛緊利於行。裹鬆艱於步。婦人之品性。可於行纏測之。一張一弛。勤惰繫之焉。

南中女子行纏。從足尖纏起。朔方則不盡然。

三十年前杭州布店。皆有裹脚出售。以青袂五十易一雙。質舖中之舊者才一二十文耳。行纏之修。僅及丈耳。然實操生殺之權威。婦人有以足帛自經者。是殺人也。但亦可用爲救人之工具。「雙合印」一劇。此例也。至間接之殺人。尤難僕數。

「隔牆紅杏記」述某巨室。祖父孫三世咸鍾情於一小足僕婦。祖死父繼。父死子又據之。誰者謂某一門栗主。皆繫於此一條足帛之上。故行纏直接之束縛。雖僅限於三寸。然古今來之英雋才智。纏繞於茲數尺羅紉之中。壯志消沉。不克自拔。則其無形束縛力之巨。誠有不可思議者也。

行纏之外。覆以羅襪。此慣例也。昔逕著弓鞋者。或係家庭中匆遽之裝。或係不事修飾者懶裝。要皆不足爲訓。獨煙台婦女。則不套羅襪之風尙。極爲普遍。純存堂漫記云。「向者婦女纏足。例套鴉頭襪。蓋非此不足以約束行纏也。獨煙台婦女則否。嘗於某報端。見有記烟台俗尙。略云。煙台婦女多小足。不穿襪。但於脚上套飾褲。（按飾褲。想即南方婦女。昔日所穿之烏褲。）習尙亦不穿裙。無論貧富。率服布衣。每當喜慶。都穿紅著綠。與南方三四十年前之妝飾無異。按婦女行纏。大率布製。苟不穿襪。則雙行纏自非羅綺不可。竊嘗致疑於古樂府之「新羅綉行纏。足跌如春妍。」以行纏之外。必須套襪。則又何貴於新羅。且何必綉。而足跌春妍。更從何處判斷。觀此則知古代婦女纏足創始之際。或僅束行纏。而不套襪。厥後必因不便。或期美觀。於是乃有鴉頭小襪之作矣。烟台婦女之纏足而不襪。殆數百年前之流風遺韻。未盡泯歟。

羅襪雖以羅名。然裁羅爲襪者。事實上殊不多觀。曩昔閩閩之家。或嘗有此。但自海通以還。漂白竹布源源輸入。早取而代之矣。蓋漂白竹布爲縫製小脚襪套之惟一適當材料。緊細挺括而細緻。可以約束行纏。不使鬆弛。決非綺羅所能望其項背。

襪色亦尙白。魚白與藍及紅。雖亦偶有。究非正色。實不足取。漂白竹布之能風行遐邇

。亦因雪白之色。足以壓倒一切也。

襪爲男女足衣之通稱。惟襪套幾爲小足所專有。吾人一聞襪套兩字。便與凌波一握之綺思。襪套之式。采菲錄又備載甚詳。南中小脚娘之襪套。近踵均開一小孔。有足尖之最尖部。亦不縫綴者。孔之四周。以窄布襯墊。名曰襪船。白襪有用魚白或藍青色之布爲船。且有刺繡者。襪之中縫。亦有綴成斜十字或狗牙者。但均流於俗。不如純白之雅潔。

近年絲襪盛行。且浸侵入纏足範圍以內。漱六山房有「長統絲襪之考據」云。「古人謂襪爲十指倉。三代時所著之襪。以帶繫於踝上。魏文帝時宮人有以羅爲襪者。此所以有羅襪生塵之賦也。至隋煬帝時。宮人織成五色立鳳錦襪。妃嬪貴人無不着此襪者。查匈奴皆服長靴。以革爲之。靴中另御長鞣。鞣即襪也。隋宮之錦襪。似即爲長襪。而考其制度甚似今日之長統跳舞絲襪也。錦者亦以絲織而成。故錦襪即可稱爲絲襪。以前朝士燕居。咸御綾襪。至前清時猶有御長統綾襪者。至光緒年間。社會乃有洋襪。於是往日之御綾襪者。一變而成爲洋襪矣。更進一步。而着舶來之絲襪矣。惟往時絲襪僅青白色二種。且皆爲短統者。名貴非常。即上海洋貨肆亦不咸備。矧在內地。故內地富

家婦女之著絲襪者。萬人中且不得一人。何況其他。以前競尚纏足。金蓮瘦削。足以助其身段之嬌嬈。故咸用白布爲襪。講求服飾者。每日一易。織織羅襪之上。潔白無塵。間亦有用綾襪者。顧綾色不如布色之白。遂皆屏而勿御。始而用漂白布。繼而用白竹布。又繼而市上洋襪漸多。乃改用小脚洋襪。今則雖五十以外之纏足女人。亦御絲襪矣。……降至今日。跳舞盛行。時無婦女。又無不御長統跳舞襪。顯其肉色之美矣。至於古詩中所謂鴉頭襪。則咸作蒼黑色。以大布縫之。爲農家婦女所著。今北方及江蘇北部之婦女。猶有御此者。尙存古時質樸之風也。」（屜按鴉頭襪即日本婦女所著之歧頭襪）現市上尙有專供小脚婦女穿之絲襪及紗襪（即所謂洋襪）。最短者爲六英寸半。因此尺度恐與童襪混淆。故以尖脚之名別之。但小脚御之。每不稱足。須加以裁剪也。前漢口某洋貨舖廉價售底貨時。陳列膠球牌四英寸半白洋襪百餘雙。其長折合華尺纔三寸許耳。色質均佳。式尤玲瓏。膠球牌爲舶來品中最佳者。尋常一襪。均在半金以上。而此項小脚襪。店主以告朔餼羊視之。故標價奇廉。余以一金易得十二對。持贈益陽妓某。著之恰合一脚。其緊綳挺括。竟不讓布襪套。蓋因其紗線細而織密也。越數日。再往購。則早爲捷足先得。店主告余。後已漲至半圓一雙。售罄翌日。尙有倍值囑設法者。皆無

以應命。此事匆匆已十五閱寒暑矣。想見當時漢上小足婦女之猶存碩果也。

愛蓮之極端派。目光灼灼。全注於纏。以爲足之大小及式樣。尙屬次要。惟纏裹必須十分謹嚴。足能緊纏密裹者。斯人必有心向上。其志可嘉。且緊則勁。形亦隨之俏利也。故極端派最反對穿絲或紗織成之襪謂其具有伸張性。無以約束行纏之弛放也。然能穿著得法。亦何慮寬鬆。閩中韻事有關於此之紀述云。她竟見異思遷。改穿絲襪了。穿的方法。她曾費過多日研究及改善。最初纏足後就套上一雙布襪。這布襪套仍是舊式的。但在襪統上加綴一條闊約半寸紅色鑲空花邊。襪縫中綉斜十字。襪套外即穿白絲襪。這樣一來。腳背上的花綉都顯露出來。自然十分動目。但是布襪上穿絲襪總覺不服貼。不調和。不相稱。所以又改一種方法。先穿的襪套。是用較薄的竹布縫成。那中縫的線脚在反面。因襪背上非常平服。布襪外穿紗襪。紗襪外再穿絲襪。這個方法優點。是用紗襪來做緩衝。做媒介。將性質完全不同的絲襪和布襪。打成一片。看上去竟同白足上穿絲襪一般。所有纏足帶的痕跡。及布襪的輪廓。都泯滅無形。那凌波三寸。真好看極了。走路也格外利落了。

蓮趾在濯洗既竟之後。不即纏裹。而穿絲織黑襪。此時絲光耀目。雪膚瑩然。隱約映出

。其香軟如裸足。俏利又一若羅襪。香閨中作片時之把玩。頗覺風味別饒。斯真過渡時代特有之產物。蓋昔時有此足而無此襪。他日有此襪而無此足。千載一時之機。惟我輩得而欣賞之。寄語同好者。苟閨中擁茲妙足。盍一試之。毋失之交臂也。惟此與玩白足同。祇能偶一爲之。否則足漸弛放。故步難封。真噬臍莫及矣。

纖趾着弓鞋。貴在密切服帖。故鞋大于足。不逾累黍。着鞋之際。乃感不易。于是不得不藉鞋拔之力。左提右挈。鞋拔一名提跟。初用與鞋類似之綢布爲之。綴于鞋跟上部之幫外。繼則踵事增華。裁成棠花蓮瓣之形。附麗鑽珠錦綉之飾。終且將鞋拔全部固綻幫上。蓋已由實用品脫化爲裝飾品矣。然無鞋拔之提曳。終不便于着鞋。因又于鞋幫內另綻暗鞋拔。多以布製。長僅一二寸。所謂暗者。蓋繞緞帶于踵部。拔即掩而不見。此爲實用鞋拔。與裝飾鞋拔並行不悖。相得益彰。當出諸慧心女郎之巧思耳。

人有以纖足既而不襪。其不堪入目之狀。甚于天足者。然一細究之。仍在足部本身之美醜。與纖天無關也。香閨秘記云。「不過一雙大脚。先前穿着鞋襪。倒還可觀。此時脫成赤脚。五指枚杼。高高舉起。未免不太順眼。便無心往下去。」此時醜惡之狀。盡入眼底。縱在百脈債張之候。亦罔不啻焉若喪也。

鞋帶與鞋拔同爲弓鞋之主要附屬品。繫鞋帶之法有二。其一于鞋之左右幫上綻上布瓣。帶即繫諸瓣上。又一則鞋帶選綻于幫上。幫上雖亦有瓣。但繫法與前式不同。前爲南式。後屬北派。惟南中幼女初纏時。亦采後式。帶色或朱或翠。豔麗奪目。交綻成斜十字。或單或雙。如續集中之附圖。即雙十字也。至南式僅用一短帶聯繫左右雙瓣。即已畢事。如采菲初集中之「標準美之織足」。及「揚州織趾」兩影是也。帶色幼女多紅綠。中年者黑色。或黑白線交織。自平底鞋盛行後。又改用舶來品之寬緊帶。(紗線與樹膠線交織而成。帶之兩端有金屬夾。夾于鞋幫上。不用鞋瓣。)十年前又有用與襪同色之粗絲線代帶。遠望之若無雜繫者。蓋已啓廢帶之漸矣。邇來雖纏足老婦亦少繫帶。以金屬製之弼針。將鞋幫近跟部與羅襪纏帛綴成一起。而鞋帶轉爲高跟履專有附屬品矣。

高底。削木爲之。上豐下殺。略如弓形。其用作鞋底者。謂外高底。墊于鞋內者。稱裏高底。尋常所謂高底。皆指裏高底。足纏而不小者。都假借之以稍掩其醜。方蒞裳以高底爲媚友。婦女藉爲護符。不復肯勤纏裹。高底洵香蓮之損友也。

裏高底固爲織足之損友。然外高底則益友也。蓮教信士語余云。織足立於平面上。足底之前部(即四小趾合抱處)。常較後部(即近跟處)爲高。中部空隙過多。行動遂感不

便。惟御高底弓鞋。則虛者盈之。隙者實之。四平八穩矣。時有一織趾徐娘坐於側。信士即捉其足。褫其纏。執此楷範。反覆說明。由斯可知蓮飾之制。皆過來人歷長時間之研究修改而臻極善。其微妙處。一一含有至理。非率爾操觚之可比擬也。

高底網線弓鞋。爲制之盡善最美者。高底之爲用。頃已言之。若弓鞋幫之曲線處之遷就足形。揚瑜掩瑕。網線又依足背之低昂爲張弛。平穩服貼。非平底鞋所能抗衡。故舍睡鞋外。織趾所御之繡鳥。平底實非所宜。

弓鞋睡屨。采菲錄中紀述甚詳。無俟詞費。邇讀一帆之「香屑鞋」。有人所未發者。錄之。「香屑鞋者。明時內家所御之織履也。其制於弓鞋之底。刻一鏤空之花。蒙以白紗。而于底之上方。別作一厚錦之複底。滿實香屑。宮人著此鞋者。每行一步。香屑自底中滲出。散布地下。成一花形。后妃貴人等所御者。鞋尖或綴巨珠。宮人則第着不綴珠之香屑鞋。蓋變通潘妃步步生蓮花之意。而加以巧思耳。此履夏時始御之。午節雜椒蘭於香屑之中。乞巧節雜百和香。中秋雜龍涎。中秋既過。則屏香屑履而不御矣。昔蘭陵有劉氏之婦。妖冶絕倫。一城中推爲國色。顧其夫面麻而軀短。僕背曲腰。不工縱送之術。婦不能耐。通於外人。婦又工於修飾。衣襦之製。脂粉之工。咸能自出心裁。不隨

流俗。所着織履。亦爲香屑鞋。來自北京。每履一雙。需白金二兩。邑人詫爲奇事。望若神仙。每行一步。則印出梅花一朵。微風徐來。香屑隨風而起。芬芳透鼻。真天生尤物也。婦一日赴其所歡之約。在隔院書室中幽會。其夫循地上之梅花香印糾衆往捕。雙雙就獲。記者二十歲時。親見其人。雖年逾四十。而玉色瑩然。眉目如畫。裙下雙鉤織如解結之錐云。

織鉤之美。實難方物。人每以解結錐喻之。是與剔牙籤同。皆未能酷肖也。昔漢上有益陽妓綽號紅椒。其人足極小而好穿紅繡鞋。故名。

鄭千里之煙台要覽云。『有妓名把握者。貌平而足尖小。適手之滿握。故名。』此與紅椒一樣推崇。兩般說法。

人海潮云。『燈下打量她姿首。腰支以下。忽見一件平生酷愛的妙寶。原來復生最愛女子織足。他說織足女子。其妙像洋澄河金爪蟹。福建漆桌子上能沙沙紆行。妙處在八足有力。當時那女子便有此項妙處。一雙織足。更是天生之美材。說他像襪。腳趾太長。說他像魚。腳背太低。凹尖不等之形。便是請當世數學家用勾股幾何術來測量繪圖。一時也難獲確切答案。然而瞧在復生眼裏。當人參果一般。恨不得把金擊子隨敲隨食。此

種描寫。又是一種風光。

看小脚須相地就時。即方勃裳所謂香蓮五觀也。然時至季世。地處滬濱。坦坦之道。車水馬龍。轎也橋也。早已泯無跡象之可尋。水泥階畔。偶有貼地雙蓮。亦復無由平視。友人衡君獨有飽覽之方。其法若何。即伴繫襪帶是也。據衡君云。固亦妙手偶得之者。蓋一日途遇一槩者。雙彎奇織。衡君轄下之駒。不禁昂昂然。時方盛夏。掩藏無術。窘極之餘。鞠躬如也。低首整其襪帶。不旋踵間。女緩步而過。衡君大飢眼福。嗣後邂逅織趾。即低頭繫襪帶。寢成常例矣。

足小者蹻常細。不細即不相稱矣。然細矣。仍宜腴而不宜瘠。如續集中附圖。(即雙十字鞋帶之一影)。其蹻之美。益勝其足。

飾蹻之物。通常爲藕覆。亦有用緞帶細紮者。但藕覆爲鵝頭之掩護物。緞帶乃高底之烟幕彈。皆不足取。雖亦有豔麗動人者。然仍視足之本身之是否合乎美的條件耳。

蓮花室漫筆云。『膝袴即袴襪。一名藕覆。吾徵往時無論老嫗弱女。靡不覆之者。自天足盛行後。膝袴亦漸歸淘汰之中。若滬上則久已罕見。得風氣之先。固應爾也。星期日。以事往山西路。見一少婦雙足絕纖。目逆而送之者。頗爲夥頤。其最足耀人眼簾者。則

膝袴是己。昔者太真著鴛鴦並頭蓮錦袴襪。上戲曰。「貴妃袴襪上。乃真鴛鴦蓮花也。」太真問。「何以得此稱」。上笑曰。「不然。其間安得有此白藕乎。」貴妃由是名袴襪爲藕覆。此說余見之致虛閣雜俎。原注謂「袴襪今俗稱膝袴」是膝袴之稱。專屬女子矣。

乃朱子語錄載。「秦太師死。高祖告楊郡王云。朕免膝袴中帶七首矣。」呂種玉言豔亦載是說。然則男襪亦可稱膝袴也。斯亦奇矣。余意男子之膝袴。當爲今之套袴。非藕覆。更非襪。此猶之男子之襪稱襪。纏足女子之襪套。亦簡稱襪。然實際上則迥異。大江以北婦女多穿紮腳褲。即以紅色或黑色之闊帶紮於褲腳管上。襯以兩瓣織小紅蓮。別具剛健婀娜之致。幼時見賣解女郎作此裝束。每爲之神往。褲脚紮縛之後。蓮鈞完全顯露於外。尤不似掩映裙邊者。可以作僞假借也。

昔日嫁女。其粧奩中都附有纏足椅二。左右分列床前。椅較尋常者爲低。俾坐而行纏。置此足於彼膝上。高度適宜也。座下有履。備度藏羅襪纏帛髻粉針剪之屬。友人衡君謂如易以新式之轉椅。則低昂任意。必益可得心應手也。

九江有娘娘廟。善男信女咸往膜拜。娘娘之塑像。顏色都麗。雙鈞尤纖細。信女祈福者

。有獻鞋之舉。某生一日往廟邂逅一女郎。凌波瘦小。目所未經。姁遽間女如鷺鴻之逝。杳不可尋。生頗沙遐想。乃于神龕中竊一雙最艷麗最纖窄之綉履懷之而歸。歸之後告日間所遇於母。母旋擇蓮名素著之顏氏女爲之婦。用慰其痴。却扇之夕。似曾相識。仔細端詳。始知即廟中所遇女也。尤奇者。生出所藏履與女足較短長。女試御之。猶有餘裕。蓋履爲女獻。修短與己足同。嗣因加緊纏裹。竿頭日上。故鞋長於趺矣。好事者嘗譜繡鞋緣傳奇記其事。

三寸紅綉鞋兒。旣成就了多少美滿姻緣。但同時却又啓多少殺機。如聊齋誌異之「胭脂」。螢窗異草之「定州獄」。微風起於蘋末。皆以纖纖綉履而釀成大獄者也。至螢窗異草中之「綉鳥」一節。莊生因暇輒爲細君輯履。妖狐投其所好。幻爲小足婦祟之。當時見綉履半彎。尖瘦如初生之月。束以鮫綃。纏以錦帶。度之不及三寸。固視爲尤物。令人魂消。然竟喪厥身。美人之綉鳥。要不得不謂之爲禍水矣。

改造足穿高跟鞋。敗絮滿履。蹣跚而進。固爲天下之至醜。然纖趾着革履。無論式樣如何尖瘦。終覺難看。余曾思以銀色紋皮製一高底弓鞋。鞋口滿綴鑽石。必奇麗奪目。惜無機緣一試之。

橡皮套鞋織足亦不宜御之。苟因禦雨必需時。宜套諸弓鞋外。若貼襪而著。則雖織整弓鞋。亦化爲一團肥肉。脚蹄之謂。其不免矣。

妾婢弱足。每爲蓮船盈尺之大婦所不容。往往凌虐至死。以身殉蓮者。如鏡花水月記「馬二娘」云。「馬字桂樽。紹興人。隨父暮於晉之大同。及笄。丰姿態度。澄然深秀。又善自粧飾。至裙下雙鉤。尤所愛護。晉有纏足女師。朝夕縛結。桂復自爲紮勒。裂繒刻玉。以求瘦小。又作金絲履。鳳頭尖軟香幫。並刻梅花粉底。種種增華。後其父隨張學山太守入粵。旋被逮。桂乃流寓羊城。年二十。無間蹇修者。父死益困。有鶴令雷姓。閩人也。以三百金鬻爲妾。令本粗俗。夫人更悍妬。初見日。即厲聲加凌。桂俯首受命。夫人閩產。兩髻如藕船。及觀桂之纖么。愈形已之壯趾。益恨。使終日侍立。稍不如意。即挺擊其足。否則以彼足躡桂足。一痛入骨。如刀刖。無人處桂常蹲地上。手撫雙翹。凄然淚下。了無生趣。遂絕食而逝。葬城南圓通寺側。寺有李子玉厲居焉。一日見一老嫗持一對串珠履欲售。李愛而買之。持歸燈下把玩。見其針工縝密。僅二寸餘。以漢古尺度之。蓋三寸也。正凝想間。忽一美麗在前。生曰。「卿豈烏仙人乎」。女曰。「感君雅愛。特來踵謝」。李挑燈擦裙下照紅蓮。見其弓鞋一捻。喜曰。「此誠卿

物。否則無此巧。亦無此小也。」生抱女於懷。女殊羞赧。低首自顧。漫蹴其裙邊金線。生嘗弄其兩足。贊曰。「柔膩甘香。端正瘦小」。嘖嘖不已。女亦深自心賞。生復引其一彎入唇邊。女曰。狂生太囉囉矣。……」美人薄命。名士坎坷。千古同慨。然馬二娘夜台猶獲知己。如李生者。亦不負此纖鈎矣。

曩有「小脚一雙。眼淚一缸」之諺。所以喻纏足之痛苦也。而程瞻廬之「四傑傳」獨翻前案。倡「大脚一雙。眼淚一缸」之論。深具至理。其言曰。「前人說小脚一雙。眼淚一缸。是形容裹脚的苦楚。其實在小脚盛行時代。裹脚的時候。果欲痛淚直流。待到雙脚裹小以後。博得人人屬目。個個回頭。在家時父母面上有光輝。出嫁後翁姑容上多喜色。尤其十二分快意的。便是博得丈夫深憐密愛。所以西廂記中。形容紅娘眼中瞧出的鴛鴦。單說一句「只見你鞋底尖兒瘦」已包孕着酬簡時候的無邊春色。小脚的魔力是何等偉大呢。昔日詩中說。「婢女燈前眼。檀郎被底肩。」這十字是何等香豔而熨貼。在那裹足時代。凡是愛好的女郎。沒有一個不願吃這痛苦的。他們以為痛苦的代價。便是將來無窮的榮寵。幼年時代揮灑幾點淚。不算什麼一回事。哭在先。笑在後。哭是暫時。笑是永久的。所以小脚一雙。眼淚一缸。這兩句話。未必是事實。大脚一雙。眼淚

一缸。倒是常有的事。素琴便是其中的一個。他在青衣隊裏。常被姊妹們嘲笑她一雙扁魚腳。回到房裏。總是眼淚汪汪。只爲王兵部府中僕婦丫鬟。大概都是裏腳的。素琴抱怨自己爺娘貪懶。誤了女兒的終身。將來太夫人指配小廝。也不會配體面的家僮。這便是大腳一雙。眼淚一缸的苦」。

物極必復。時至今日。又一易而爲小腳一雙。眼淚一缸矣。讀者將疑爲東足之風又重熾乎。曰決非決非。吾之言茲乃程說之相對論耳。自高跟抬頭以後。凡婦女爲人藐視。爲人不齒。爲人遺棄。爲人離異。其癥結咸繫此一雙小腳之上。厥例蕃衆。前已一再記之。而事實又隨時隨地可以目擊。總之小腳婦女。見不得人而已。

高飛記「見不得人之今昔」云。「小足時代婦女的脚。是越纏得小越好。其纏得不大不小的蓮船。是見不得人的。無論如何。在人面前總得遮遮掩掩。以蓋藏她脚的醜。（按麻大胖肥蓮船盈尺是昔美人的缺陷）假使她們坐在炕上的話。有兩種現象。一是小腳婦女故意將脚露在盤了腿的膝蓋上以自炫。一是脚不小的婦女。傷促的將一只壓在膝下的脚。往底下壓了又壓。又將一只膝下的脚。用襖襟蓋了又蓋。現在却不然了。大翻個兒。大脚稱爲天足。不但可以擺在稠人廣衆中。毫無愧色。還可以夏天赤着足。穿上高跟

鞋。在馬路上踐來踐去。有時還要光着「腳鴨子」。在海濱去印鴻爪。而遮遮掩掩見不得人。反是小小金蓮了。」

今日小脚之痛苦。又不僅見不得人而已也。小則遭侮辱。大則喪生命。宇宙之廣。竟無三寸立錐之地。此皆有事實可以佐證。絕非故以危言聳人之聽聞也。數年前西安嚴禁纏足婦出入公共場所。煙台則限制纏足婦在街市行走。開封有警察當街剝卸足纏之舉。其最慘酷者。則爲漳州之鞭足。新夜報有記云。『閩省近派員赴漳州勸放足。而婦女依然不改。有謾罵者。乃思得一法。令勸告人各持一鞭。凡小脚婦女上街。即以鞭鞭其脚。驚逃則逐之。小脚點地帶跳帶跌。至家已不勝其嬌喘。而追逐者復在後嘲之曰。汝以小足爲美。今欲逃不得。盍早放却。』焚琴煮鶴。可謂極盡侮辱之能事。又此輩勸告人。(勸告二字不知作何解)當爲大脚男子。設亦受人鞭逐。其窘迫之狀。亦能有勝於小脚女子者否。藉此而惡作劇。恕之一字。已非若輩之所知矣。

因放足委員之蠻幹。而逼死纏足女子者。如光普所記之洛陽金蓮劫云。『洛陽放足委員會派周委員赴鄉下檢查放足。至焦寨地方。少婦長女纏足者頗多。周委員見李姓院內一少女雙足尖尖。見周避去。周追入強令脫襪檢驗。露出纏足白布。周委員以爲有犯禁令

。科以十五元之罰金。後經女父辯別。卒不允。女視罰後。被爲奇恥大辱。遂生自殺之念。乘人不備。投入井中而斃。其父又爲鄉下愚氓。不敢出頭違抗。好好的一个如花之女。就這樣香消玉殞了。現在我們拿以上的事實來論。禁止婦女們纏足。應當得先加以勸告。後繼以科罰。慢慢的用勸導的法子。來對付鄉下的婦女。那才是一種法子。倘若不是貼出佈告去。然後就不管民人們如何表示。就出去檢查。不違的就罰。這樣未免有點太殘忍。這事情若是移到女的父親如果要是生在城裏。他女兒要是因爲檢查致死。那大可以告周委員一狀。不能就任他這樣的逍遙法外。不過他們是生在鄉間。鄉下人向來是怕事的。所以就平白的送了一條命。敢怒而不敢言的就這樣了事了。』此僅舉一以例百耳。他若因遭檢查員強奸羞憤自盡。及父母因不勝纏足罰款之負擔。而逼令自盡者。亦數見報載。

公奴之「痛話」云。『前漢口共黨提倡放足。定了很嚴的規條。雖八十歲的老婆子。若不放足。也算犯罪。一日某紗廠放工。所有女工友多是小足。共產黨的糾察隊看見了。把他們的腳帶逼着卸下來。當場燒去。她們赤足走回去的痛苦。不言可知。』懷冰之「湘鄂歷劫談」亦云。『漢口限六月一日以前。一律除去裹足布。過期罰款。無錢以遊街

代之。各會員至工廠強令女工除去裹帛。積之盈筐。畏羞者涕泣不敢言。而積習深者。不裹竟不能行。怨聲載道。此種揠苗助長之策。殊可笑也。阿筠之「開封放足趣聞」云。「一盛粧艷服之少女。珊珊行於途。忽路旁警察欲驗其足。女不可。警察強之。則三寸紅菱已脫穎而出矣。警尙欲捉將官裏去。經哀求始免。」民國日報記「匪窟中使人類獸化」云。「凡白沙之青年婦女。十六歲以上三十二歲以下者。皆須入婦女青年團爲團員。一律剪髮放足。不從者裸笞其下體。而被放足之婦女。並須日操四小時。不到者裸笞臀三十。遲到者打手心三十。」又如婺源通信云。「自組織天足檢查團後。分赴各戶檢查。查見婦女纏足的。即當場把她的脚布褪去。」凡此種種。猶可諉爲匪化的行爲。然而某青天下令。凡纏足者以軍法從事。固煌煌見諸文告也。

司民牧者于蒞任之始。往往欲改革一二庶政以沽名。然又往往爲土劣所反抗而扞格難行。惟婦女爲無抵抗者。于是禁纏足照例爲新官上任之開台戲。至奉令承教者。又以此爲戲弄婦女之工具。欣然執行。動機已不甚善。辦法又不合理。流弊百出。豈無因而至耶。試舉一二爲證。如春水記「元氏縣放足官司」云。「縣長委天足會調查員二人。月各支薪廿元。因此廿元薪金引人注意。爭相謀充。結果縣教育局長挾黨部指導委員之威。

介紹其媳爲監察員。于是支出陡增。遂加罰款。收入爲補救之策。民怨沸騰。指爲虐政。按放足本屬善政。而善政竟爲生財聚斂之道。是豈提倡放足者所能料。」又農報載「天津縣長訓令所屬各村。凡婦女纏足罰款。應由被罰人自出。不得攤派。如村長以村款墊交。則責令賠補。」寥寥數語。重重黑幕。村長而貪橫者。攤派及于不纏足者。以漁利自肥。村長而謹愿者。不忍爲此無名之征。乃將公款墊交。暫圖塞責。最受切膚之痛者。哀哀無告之村民也。又耀原評「征纏足捐」云。「不從根本上着想。使纏足的女子。自己覺悟到纏足是有碍衛生。把社會的觀點逐漸反方向轉移過來。而單「厲禁于征。酌捐若干」。其結果能否不如理想的美滿。不必饒舌。事實會證明。」抨擊纏足捐體無完膚。然習非爲是。今之藉禁纏爲名而聚斂是實者。固不可勝計也。

在此種種壓迫之下。因婦女本屬弱者。惟有逆來順受而已。僅旁觀偶有爲之鳴不平者。如大公報社論有云。「官吏辦事動成強迫。其尤不願其私生活之受人干涉。夫如雅片賭博。事關法禁。自可干涉。若一般衣食住行上習慣之改良。只有因勢利導。不可陷于高壓。從前有因強迫放足。而使婦女含羞自盡者矣。」秋漪之緩急輕重論云。「一切地方行政。如整頓財政。以利民生。嚴修軍備。以防盜匪。皆刻不容緩者也。他如振興教育

。努力建設。皆吾人所切盼者也。今舍此而不爲。徒事於次要之放足會。其用意何在。實非吾人之所能解者矣。當此國基初定之秋。應否以此等放足會爲先務。願國人有以教我。」又鄒淑珍女士「爲已纏足的婦女請命」云。「大辮垂垂。小脚尖尖。確屬有礙觀瞻。但是剪辮很簡便的。不妨從嚴辦理。當街逼剪。也算不了一回事。並且一剪便了。毫無掛碍。放足比較的沒有怎樣簡單。我想應當注意於未纏者。絕對不許纏。若已纏者的放。可以稍從寬大。好在祇要沒有新的小脚增加起來。老的總可以死一個少一個的了。謹爲我輩罪孽深重。已纏足而無法變成天足的婦女請命。望主張嚴禁纏足的先生們。依忠恕之道。平心靜氣地讀一遍。功德無量。」余以鄒之主張最合情理。「禁纏」(即禁止未纏者纏)與「勸放」(即勸導已纏者放)。確應分別處理。除幼女未纏者嚴禁纏裹外。已纏者應不問年齡。概以轉移心理之方法。勸導其自動解放。如是新纏者不再發生。已纏者亦日就減少。其收效之宏。必勝於盤幹萬萬也。

放足條例。每不問足之大小。及纏之程度。而以年爲斷。此不合情理之辦法也。蓋儘有幼女而足已纏斷。不堪再放者。亦儘有中老婦人。而粗纏略裹。解除極易者。正不可同日而語。尋常以三十歲爲纏放鴻溝之判。通讀「燼餘錄」云。「金兀朮略蘇……婦女三

十以上及三十以下向未裹足。與已生產者。盡戮無遺」。一則因三十以下裹足而無容身之地。一則以三十以下裹足而性命苟全。何三十歲之與婦女纏足。常成不解之緣也。漢皋歸客談云。「黨務訓練班自下令婦女一律放足後。即逐戶入查。見有纏足者立令解去足纏。不聽則執足去履強取。武漢婦女猶多纏足。六七十歲老嫗更無一天足。此俗尚使然。非其罪也。茲乃不問老幼。皆不得免。婦女受辱者。無不憤恨痛哭。又武漢民報館有女職員七八人而以女僕四五人侍之。僕皆纏足。班員巡行至館。亦逼女僕取去足纏。明日民報評論。謂放足固爲善政。惟老嫗自當豁免。班員怒擁至館交涉。幾釀事端。」此因強迫而啓糾紛者也。更有釀成民變者。如申報（十八年三月十九日）所載滕縣紅槍會事變。即以「放任婦女纏足」爲口號。總之纏足制度。固萬無任其存在之理。特亦不容操切從事耳。

「讀平綏旅行通信後」云。已經脚面折。骨頭斷。裹好的小脚。放了也是無法望其恢復原來的長大。照事實說。就是不放是小脚。放了照樣也是小脚。「此言已裹小之足可以不必放。又前河南教育廳長史寶安之演詞云。婦女纏足。習慣已久。與歐美學者。極知細腰之弊。而不能驟除者。其例正同。此時能一律提倡天足固善。若猶未必。毋寧取其

近俗而易行者。先減輕其危害分量。以能排斥尙窄小之風爲上。期以數年。逐漸改良。若持之過急。則抵抗力大。求速反遲。不可不知也。又江西萬字埠農村改進報告云。「放足與禁賭戒烟完全不同。不能用強制方法變更。祇能用和平方法改革。本此原則。用各種方式勸導。先使農民了解纏足之害。然後由農民自動改革。」此皆不主魯莽躁進者。要皆講然仁者之言。

時事新報圖畫新聞（宣統間出版）載。「河南撫院爲破除纏足之害。必須當道者躬行表率。嗣後無論紳宦婦女。一律改作圓頭薄底靴。俾民間得資楷模。」又「東鱗西爪」記。「泰山之巔。有東岳廟。廟中供娘娘一位。泥塑金身。三寸金蓮。每屆春夏。朝拜者仕女如雲。且多製錦鞋爲娘娘壽。最近魯省實行放足運動。以鄉民迷信娘娘之酷也。乃將娘娘小脚削去。另換大脚兩只。以娘娘亦實行放足。普告朝拜之婦女。」或改革裝飾。或利用迷信。以轉移婦女心理於不覺之中。誠善策也。

纏足與鴉片俱爲陋習。故有夫婦互約。同時革除者。如圖畫新聞載。「山西定襄西邢村郭某偶染烟癖。妻霍氏心非之。一日郭以放足勸霍。霍曰。「纏足之弊。等於吸煙。君如立志戒煙。妾當惟命是從。」郭曰。「善。」立將剩膏傾去。不復沾染。而霍足亦即

日解放。」然亦有欲婦女一意拗達。以激厲已之戒烟者。如雲南個舊之歌謠云。「豌豆花開角對角。我勸小妹裹小脚。妹的小脚裹得小。哥的洋烟戒得脫。」

過來人之放足經驗談云。「據我的經驗。最簡單最妥當最便適的纏足方法。便是洗足減纏和弛纏三件事。連着的做去。常常洗足。洗後將放足帶減短一點鬆鬆地纏上。這樣漸減漸短。便可達到完全解除的地步。照上述的方法。凡骨未拗斷的脚。可以解放到同天足差不多。看不出破綻來。但是已經纏死了的脚。終不容易放開來。照我個人意見。這種纏斷的脚。大可不必絕對的解放他。卸了纏帛後。最好穿上一雙竹布襪套。鞋子要配脚。切忌過大。如此走路既便捷。脚樣亦好看的多。又解放的脚。到了冷天。最易生凍瘡。我近年來冬天仍舊纏上很短的脚帶。便不生瘡了。」

讀者對我不絕對解放的主張。必有不以為然的。其實我們所以要放足。第一點是要舒服。要走路便捷。第二點仍舊是學時髦。要好看。先就便捷一點說。放大的足。總是不自然的。如穿上大鞋子。硬裝大脚。走路歪來歪去。同騰雲一樣。一點也不便捷。如再穿上高跟鞋。那更自討苦吃。所以我主張鞋脚要緊湊。不可鬆大。再就好看一點說。小脚誠然已成時代之落伍者。但是短而肥的半闊脚。既無天足之活潑大方。再無小脚的瘦

小玲瓏。實在難看。所以我主張要穿襪套。使牠狹而長。不要使牠肥而短。覺得好看一點。總之能放的脚。要盡量放大。不容易放的脚。要酌量的放。切不可隨意亂放。變成屈死脚。走起路來扭呀扭。他人見了要作三日嘔。一此可謂標準放足法。凡骨未纏斷之足。不妨如法一試。否則仍以不放爲佳。

以上所記十九爲放足痛史。慘厲滿紙。讀者或爲不歡。爰擇其風趣者記之。以博一粲。而補吾過。如雲影云。「陝西提倡放足頗力。民政廳且將脚布懸于省府前。隨風招展。見者莫不捧腹。好事者爲撰一聯云。「誰知家醜。况鄱湖曾有鞋山。當茲展貨聲中。省府前橫添萬條海帶。」難化鄉愚。乃秦境仍多玉笋。從此病梅盡放。農村裏漸少三寸金蓮」。

所謂鄱湖鞋山者。即贛省南城縣。強收小足脚帶數十担。埋于天一山。鑿牌而顏之曰小足鞋帶塚。陳老秋有錦帳春詞云。「樣窄裁羅。弓彎曳帛。可憐見啼痕狼藉。玉肌柔折。只盈盈泣。草砌香埋。土甍碣立。經行處教人心惕。恨寸縑慘獄。枉吾巾輜。更無情極」。

空青論品足云。「有人說纏小脚的婦女。驟然把脚帶拉去。走路反不便當。這話或許是

事實。但是婦女纏足。除去小時是他娘替她裹以後。終究還是自己動手的時間來得長。決沒有十幾歲到二三十歲。天天還由別人代裹的。單就這一點論。她自己纏過幾十年脚。叫她放幾個月脚。無論天理良心也沒有甚麼講不過。即使拉開脚帶不能走路。也祇怪她自己不識時務。爲甚麼從前要纏脚。爲甚麼不早一年將脚放開。但是纏足兩字。是絕對指用脚帶纏足而言。若以其他方法使足部不得盡量長大者。就不在禁止之列。女子的脚固未嘗不可與男子一樣長大。不過因保存尖小美觀。與行路婷婷起見。却不能許其十分舒服。況且外國女子也是如此。這是西洋文明文化潮流。斷斷乎不可以悖逆的。再加女子脚。真要放到男子一般大。女鞋店豈不要統統關門。外國原料造成的高跟鞋。又何從銷售。這更于國家商業。國際商業。發生重大影響。所以現在女子仍舊肯犧牲脚部的舒適。保存相當的尖小。真不失爲能識大體。值得稱讚。」按此文深得「幽默」之旨。

袁子才李汝珍俞正燮輩。皆提倡天足之先知先覺。在纏足風靡之時。獨能力言其非。此種精神。與當高跟盛行之日。而敢推崇弓鞋者正同。要之一是一非。咸有真知灼見。存於其間。自非根本對纏足無認識。而信口雌黃者可比也。

近人遊記每叙及某省某縣婦女猶是三寸金蓮。而此某省某縣之團體或個人讀之。謂爲莫須有。認爲奇恥大辱。出而抗辯。其實無論何處。均不能絕無曾經纏足。或現尙纏足之婦女。特所謂三寸者。乃虛僞之形容詞。凡非天足。照例予以金蓮佳號。如海上有蹦蹦戲坤角名花翠舫者。人皆以小脚姑娘稱之。「三寸」「一鈎」之形容詞連篇累牘。但花伶之足。幼僅粗纏略裹。今則解放已逾六寸。若在蓮鈎風行之際。此小脚姑娘者。特大脚婆之魁首而已。今昔眼光之迥異。標準之不同。有如是者。

昔日蓮足之著盛譽者。以大同益陽爲最。余已數數言之矣。今之放足成績。亦以此兩處爲佳。其進銳者其退速歟。抑兩處婦女性情流動。不習保守歟。報載大同迄今賽脚會之習不廢。及湖南團防局下令提倡幼女纏足。（見女聲二卷十五期）皆實言也。

天足運動自開始迄今。垂四十載。雖有人因纏足女子猶未能絕跡於窮鄉僻壤間。遂認爲毫無成績者。然就整個婦女界觀察。心理上之改革。確告成功。最近上海公安局局長對禁煙問題之演講。以纏足爲譬。亦云。以小脚「爲美的觀念。已轉變過來。一般青年的男子。非天足女子不結婚。而一般小脚的女子。大有嫁不出之虞。所以已纏的解放。沒有纏的也不敢再纏了。這是社會制裁所收到的效果。」按蔡氏官讀有年。江西東足之

風素盛。亦有此革新之現象。詎得謂天足運動失敗哉。

記述纏足史料蔚為大觀。如采菲錄者。未之前見前聞也。其具體而微。稍堪比擬於萬一者。祇陶報癡先生之蓮史而已。蓮史之體例。已載諸采菲錄中。陶先生纂輯十年。甫告殺青。而遽赴修文之召。未獲付梓。蓮史二字。遂成為歷史上之名詞。良可惜也。

蓮史之分量雖無多。然頗有佳稿。最著者為「瑩娘本事」。陶君推為談蓮不可多得之作品。陶君生前曾允錄副見寄。嗣以篇幅太長。遲遲未果。陶君逝世。並付劫灰。（按蓮史全稿已為陶太夫人焚燬）余知此稿出諸前上海大陸圖書公司之王劍菴先生。（有小說定期刊名社會之花者即該公司出版）現大陸公司早已停業。王君傭書天涯。又不知稅駕何地。世有悉王君之行蹤者。幸專函告知靈犀。余謹備薄酌以俟。馨香而求焉。

四十年前申報館之鉛印書籍。頗多珍著。徐將軍告余有「豔裝新語」一書。其軒輊女足。描寫足飾之處。足以頡頏方荔裳李笠翁之作。但余廿載訪求申報館版本。所獲不少。然此書終斬余一讀也。

大風云。李笠翁談蓮之作。可與身等。然淺嘗如余。竟不能舉其名。又遑言讀其書。詢諸大風。亦無由悉其縷縷。殊令人悵惘無已。

曹綉君先生精於考據之學。其作品散見於中新兩報副刊中。曹君嘗著有弓足談兩卷。所引證之典實。必有爲吾人所未讀者。惜曹君秘不示人耳。

陳東原之「中國婦女生活史」。於纏足的起始。及崇拜小脚之怪癖兩節中。敘述甚詳盡。又李一粟之「從金蓮說到高跟鞋」一文。（見婦女雜誌第十七卷第五號）亦對纏足作統系之敘述。惜所采故實皆不出於古樂府花間集輟耕錄。及方李兩氏作品範圍之外。鼎嘗一擗。以視采菲錄瞠乎後矣。

說部中之崇拜蓮鉤者。惟聊齋誌異爲首選。一鱗半爪。隨處可見。而「績女」之南鄉子詞。所謂一嗅餘香死亦甜者。猶爲千古傳誦之作。

「紅樓夢」洋洋數十萬言。從無一語及乎蓮鉤之纖細。說者謂茲書係影射愛新覺羅氏之宮闈。而纏足女子例不准入宮門一步也。亦有謂係指清相國明珠家事。明珠旗籍。其家中婦女必皆天足也。而天風之曉翠軒筆記。則以黛玉扶婢而行。與湘雲著鹿皮小靴。斷定書中人物亦屬纏足。其說甚辯。友人衡君言書中雖不言小。亦不道大。此猶之繪古裝仕女者多不露足。苟能揭起湘裙。必屬貼地金蓮。亦別具見解。至績紅樓中已無女不纏足。無足不織小矣。

「西廂記」中有金蓮蹴損牡丹芽。及脚尖兒將心事傳之句。而鞋底尖兒瘦一語。猶豔絕。第一奇書中之主角。如潘金蓮如李瓶兒如春梅。無一非尖蹠蹠的小脚兒。故全書描寫蓮鈎之處特多。葡萄架一節。鞋字凡七十九見。他書中所未嘗有也。

「綠野仙蹤」「品花寶鑑」及「蘭花夢」諸說部。于纖趾亦有深切之描寫。超越之見解。而愈足反映蓮趾之美。

說部而專談蓮足者。以吳雙燕之「無邊風月傳」爲獨步一時。又「娟娘香史」「快活夫妻」亦爲情文並茂之作。吳氏之「蘭閣秘記」叙一女郎之努力撈蓮。排日爲記。香豔絕倫。曾載「消閒」半月刊中。甫及半而消閒停刊。惜哉。

幼時曾讀一說部曰「胡雪巖」者。記胡氏姬妾纏足之情形極詳。余就記憶所及。作「金屋蓮花記」（見采菲正編）。然視原書僅十之二三而已。

「露花綠」爲專記武漢蓮榜童雙憐身世之說部。所述多禿驢玩蓮之猥態。而最推崇廣東

東莞之小足。有「金蓮之瘦小。要算廣東第一。廣東要算東莞第一。東莞的小脚真像古人所說的話。一尺紅緞可裁十雙睡鞋的光景。惜娘的一雙小脚。量來大約二寸七八分。不但江蘇無此小脚。就置東莞小脚之中。也要算是超等的了。」之語。按童籍寧波。而長於東莞。兩處皆產蓮名地。其雙蓮之譽騰衆口。固非偶然也。

趙煥亭氏以武俠小說馳譽藝林。其代表作如精忠奇俠傳雙劍奇俠傳。薰香摘艷。蕩人心曲。刻劃蓮鈎。復別具風光。黃南丁氏摹其作風。猶有出藍之譽。三劍客說部所記纏足濯足玩足。其旖旎處。即鐵石人讀之。當亦爲之魂消。

自張競生博士之性史問世後。談性之書。風起雲湧。性與蓮本有密切相關之處。談性而及蓮。亦爲必然之步驟。其全本述此者。如香閨秘記。細膩周至。皆過來人經驗之談。他若「性史四集」中之蓮鈎癖。「性談」中之小脚蕙蘭小脚丁鵝。及「浪漫的她」中之不肖兒垂青新姨太。均佳。余已擇其尤佳而不涉穢褻者。實諸本談矣。

報章中文字之偶涉纏足問題者。大多或爲習知之考據。或爲無聊之攻擊。殊無一讀之價值。惟小型報紙時有佳稿。如采非續編所采之餘痛錄。鼻鏡絕聞等是。但小型報紙終不免遊戲文章。差無故實。若行纏紀虐及時代日報放足號各文。皆爲事理所必無。完全出

諸臆造者也。小型報紙公開聯續評論蓮足。就余所知。共有四遭。一爲民二之上海新游戲報。時青樓中碩果猶存。該報擇蓮鈎最纖細之妓數十人。一一述其身世。復分詠以詩。舍此而外。歌詠蓮足之詞賦。討論香鈎之文字。亦頗曠夥。且反蓮之文又悉在屏棄之列。次爲民十五海上之風人報。亦極一時之盛。然彼時時人已不復識蓮。故佳稿殊罕見。又次爲民二十二二十三之天風。名作如林。靈犀擷其英華。去其糟粕。而成采菲錄。再次即爲輓近之天風。擁蓮倒蓮。兼收並蓄。蓋主編者固未嘗軒輊於巨細之間也。戰線之長。戰士之衆。於此役歎觀止已。

吾輩拜足狂愛蓮雖具虔心。玩蓮却少對象。縱然說得天花亂墜。實際仍是抱着綽板高臥。而因祖宗積德坐擁纖鈎者。却又無福享受。鎮日逼迫床頭人寬盡行纏。此真所謂要買的買不着。要賣的賣不出。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惟有付諸浩歎而已。

吾人既無對象可覓。乃轉而搜羅有關之材料。以爲畫餅充饑之舉。所網羅者第一爲談蓮之文字。凡屬同好大都什襲而藏。譽蓮毀蓮。却所不計。蓋毀蓮之文。有時每足以反映蓮之美點也。次爲美人之蓮影。跳者最不易得。亦最爲人所珍視。又次爲綉履。必纖必絕。繡寫尤同環寶。詢諸同好。無不具此癖。搜集之道。又如出一轍。斯誠所謂人同此

心。心同此理。固不相謀而相合者也。

搜集材料。匪易事也。須具精神機會金錢三大要件。然兩編「采菲」在握。足抵十載辛勤。千遭機遇。百萬青蚨。天下之便宜事。孰有過於是者。

談蓮文字之不易得。蓋昔人以爲猥褻。懼貽小人下達之譏。不敢言也。今人又以爲固陋。懼蒙提倡纏足之嫌。尤不敢言也。若天風之公開討論。采菲之輯爲專集。誠不愧爲大膽。然謂談蓮而即可提倡纏足。亦未免滑稽。蓋纏足一舉。由難入易。猶水之就下。雖有拔山超海之力。亦莫之能禦。習俗旣移。吃苦而不摩登。世寧有此傻大姐兒乎。矧纏足之動人。純在解纏以後。前已言之。此則必須於夜闌燈靜之際。衾底枕畔而摩挲之。又安能敵天足之裸步街頭。盡人可欣賞其肉感哉。曲高和寡。雙行纏樂府之成廣陵散。乃必然之趨勢。決非以楮墨之力所能提倡或維繫也。

排日爲文。匆匆三月。刻畫蓮鈎。巨細悉具。續編授梓在邇。閑談即此結束。友人遠來。遍讀吾文而詢余曰。「子雖力關提倡之說。然字裏行間。終不免擁護之嫌乎」。應之曰。「小足之美。吾不忍醜詆之也。纏足之不入道。吾亦不忍擁護之也。若已纏小之足。迫使解放。使受兩重痛苦。不入道猶倍於纏足。余更不忍附和之也」。是是非非。聽

諸讀者之月且可耳。莫不避下達之語。閑作菲之談。雖取材半由勳業。本無當於大雅。然引用之說部筆記報紙不下百種。或書屬珍秘。羅致匪易。即裁剪刪節。亦費經營。故自刊布天風以來。尚邀嗜痂者之青睞。惟英讀書無多。聞見有限。掛一漏萬。知所難免。倘荷讀者匡其不逮。曷勝感幸。再佳文妙影之涉及艷秘而不便公開者。如有珍藏。猶願拜觀。或讓與。或交換。或借閱。均所渴望。謹具薄辭。（均與蓮有關之品物）以當嚶求。苟辱賜教。乞寄靈犀。靈犀雖豐。跌是癖。想不吝作傳書郵也。

徐甜齋有水仙子詠佳人釘鞋云。金蓮脫瓣載雲輕。紅蕖浮香帶雨行。漬春泥。印在蒼苔徑。三寸中。數點星。玉玲瓏。環珮交鳴。○ 戲越女紅裙濕。沁湘妃羅襪冷。點寒波。小小蜻蜓。○ 尤悔庵百末詞餘。黃鶯兒詠美人足云。素足裹紅靴。印芳塵。玉一梭。弓彎斜疊蓮花朵。嚶鶯踏歌。鞦韆笑拖。伴郎春夜鴛鴦臥。○ 解凌波。巫山雨過。怕濕襪兒羅。

采菲錄續編

姚靈犀編

雜俎

玉鈎艷話（續）

許嘯天

原文見初編叢鈔

花鄉四景 嘯天曰。見此景者。可謂盡情旖旎。撒胆風流。然有銷魂者二事。一曰環足。一曰抵足。

香蓮三影 嘯天曰。畫廊延佇簾下影。見之令人意遠。

香蓮四印 嘯天曰。曩年某女郎向余作嬌噴。舉纖趾扣余踵。至今機上長留此弓弓塵印。
。視此印較彼印爲何如。

香蓮三上三中三下 嘯天曰。就中以肩上被中簾下。爲最易動人。然梯上與中裙下。亦頗不俗。

蓮五觀 嘯天曰。臨風宜正視。踏梯宜側視。下階宜仰視。上轎宜後視。而過橋則左右前後咸宜也。

香蓮五幸 嘯天曰。醜婦足小。適形其劣。猥妓足小。益見其蕩。非醜婦猥妓之幸。乃香蓮之不幸也。彼麻臉婆粗手笨足。腰大十圍。聲如洪鐘者。偏喜塗脂抹粉。披錦曳繡。扭扭捏捏。裝盡醜態。令人見之作十日嘔。反不如亂頭粗服。大脚闊步而出。尚不失其本色。非醜婦之幸得脂粉錦繡。乃脂粉錦繡之不幸而遇醜婦也。其理相同。

纏足濯足三不可無 嘯天曰。尤不可無俊俏郎君。拳籠戲窺。濯足三適 嘯天曰。緊纏適握。加以蘭麝。更適於嗅。

金園雜纂評

許嘯天

「必不來」我若爲名手。則專喜爲金屋中人描畫鞋頭花樣。

「不相稱」織足曳長裙。亦似不相稱。余見麗容織足者多矣。然加一裙襴。則反覺索然。

「怕人知」其第二步則爲翹足偷握。當圍坐雜談。鞋尖偷度時。眼角微暈。心頭微蕩。此樂真南面王不易也。

「遲滯」新履試步。亦當遲滯。

「相似」愛織足者。大都雅人韻士。愛銀錢者。則爲村子俗物。雅人韻士未必愛銀錢。村子俗物未必知愛織足。如曰織足似銀錢。則冤煞吾輩矣。

「不如不解」曰隨地。曰到處者。亦見其行之有時也。倚欄低唱。纖趾按拍。花下蹴球。鳳鞋微翹。夫誰曰不宜。是則解終勝於不解也。

「惡不次」玉趾被檀郎誤踏。豈能久惡之耶。

「惱人」吾家金屋人。曾新製弓鞋。花樣格式。色色合意。及試步則鞋巨寸餘。豈不惱人。

「寒酸相」新鞋踏倒後跟。是爲下賤相。

「惶愧」嘗見道旁少婦。正臨風繡娜。襖帶忽而鬆散。曳地尺餘。溝污泥垢。其惶愧之容。煞是好看。

「難容」織絨弓履。亦須舉止雅靜。頗有自誇足小而處處買俏者。則流於蕩矣。亦宜乎

爲大脚所嘆也。

「妄想」若此卽爲老婦所留者。則辜負此雅想矣。

「不達時宜」在巨足人前自誇足小。豈其宜乎。

「閨損人」製得踏青鞋子。而春雨連綿。不得出門者。亦殊閨損人也。

「癡頑」巨足婦人放慢線。裝高底。實爲癡頑之尤。

「時人漸顛狂」近時婦人競尙短褲露踝。亦頗狂態也。

「非禮」余嘗見婦人入鞋肆購履。輒對店夥脫履露襪。非禮也。實不自愛也。

「枉屈」此與纖足終身芒鞋。同一枉屈。

「不祥」曬弓鞋於花棚玉砌間。

「須貧」婦女襪履腳帶。須整潔。洗滌後。宜用松水漿收乾。折疊整齊。藏諸紅木小盒

中應用。其不整不潔零亂拖踏者。是貧賤相也。至脚跟點地。係星相家言。余又聞

凡婦女行路以趾點地作雀躍者。須天。聆之屢矣。寄語香閨嬌娃。善自檢察。

「有智能」余嘗喜爲內子造鞋樣。內子最惡新流行之淺梁式者。

「教子」足過弱則彊。過寬則放。猶人之過謹則迂。過放則狂。道在適中。

「教女」凡纏足合式者。必富美術性。而心志清雅。蕩婦之足銳。懶婦之足散。必也平

正窄瘦而有韻。須知織織者。非徒供淫思也。

「失去就」濯織足須特製輕巧玲瓏之玉色蓮花盆。

「奴婢相」繡鞋錦襪。何等珍貴。隨處拋置。抑亦不自愛之甚矣。

「冷淡」織小之足。而套以縞素之履。可謂冷而艷。淡而雅矣。

「惡行戶」街頭巷尾。輒有吳儂軟語。呼賣婦女高底。剪小腳花樣者。是雅行戶。惡從

何來。又聞之前輩言。尙有半老徐娘。善爲人纏足者。輒挨戶問需纏足否。此織織者。一經其手。則織雅端正。是則尤雅者也。

「自做得」世風澆薄。良家女兒終日嬉遊賭博。一切女紅分內事。輒委之傭僕。即織鳳頭鞋亦購諸市肆。從此樓頭檻畔。不得見阿嬌低垂粉頸。繡鞋頭花矣。此不獨不足以教勤。且從此失香閨一韻事矣。

「不可託人」此亦斷無託人者。

「可惜」美人足巨。其可惜在美人。醜婦足弱。則其可惜在足。

「又愛又怕」意中人裙下雙鉤。初次入握之前。此心中又愛又怕。愛者愛此織織撩人春

思。不克自持也。怕者怕我纔一試探。而驚喉中吐出一聲嬌噀也。

「暗歡喜」過床鞋。即女兒著以登綵輿出嫁者。俗例女兒著此鞋時。不得履娘家之地。

故由弟兄抱之登輿者。

「愛便宜」此花袖亦幸矣哉。

「難忍耐」意中人暗地躡足。其可忍耐乎。

「巨耐」織足女兒至哭泣時。頻以足點地作聲。頗堪入耳。然此玉趾不慮夜間酸痛耶。

我當爲卿撫摩之。

「強陪奉」小婢搓摩蓮趾。亦雅事也。當以檀奴代之。

「旁不忍」我願起而代之。

「未足信」蘇州頭。雖不可據。然揚州脚確有可重者。余遇揚州婦女。雖極下賤者。必

端正纖小。其兩足當亦淵源有自也。

「不圖好」尙有織足塵襪而拖破鞋者。其不圖好尤甚。

「學不得」吾願終身拜倒石榴裙下。

廣花底拾遺節錄有關香蓮

許嘯天

羅虬張翬有花事之輯。黎遂珠廣之爲花底拾遺之篇。生香解語。顧影相憐。固曲盡燕燕鶯鶯之風韻矣。然而時有古今之不同。人有愛憎之各異。因綺思所及。隨筆記之。廣花底拾遺之意。盡態極妍。表而出之。不獨可裁作詩骨。且可佈作畫圖看也。

蒼苔雪堤認玉娘鞋痕 隔廊認玉娘響屨 辜簾入房見美人酣睡榻上纖足微翹乃躡足行近
伸指偷量鞋底並輕輕握其鞋尖 檀郎窺浴先見盆外雙蓮 冒雨私奔擁被手檀郎燈下擎繡
鞋剔泥垢 宵深刻襪相就 一鈎羅襪在花陰 剪桐葉荷葉作弓鞋樣 鞋尖傳心事 睡鞋
擎檀郎掌上 脫鳳鞋背燈影 繡鞋幫裏墊桃花 紅鈎替繫 被底春纖 坐床頻自捻雙尖
熏籠微火攔金蓮 蓮鈎蹴郎 站老繡鞋

按此稿載眉語雜誌中嗣眉語停刊不知此稿終於此耶抑尚有未竟否也

勸告女同胞放足書

稻香齋主

。日昨余散步街頭。見有一年約十三四歲之少女。仍是二足緊纏。步履艱難。一種守舊態度。確絲毫未改其本來面目。值此黨國青天白日之下。同胞仍不能澈底醒悟。

其他更何堪設想。爰戲擬是篇。用作警惕。

湖婦女之纏足也。形非固有。出自矯揉。自昔作俑潘妃。曾以金蓮步步。泊乎唐室。羅襪影迷。戕彼天賦之軀。希圖悅己之夔。凌波夜暖。三寸豈肯讓人。綉履春寒。雙翹偏能惑主。傾身體以羸弱。陷人種以危亡。加以東都妙伎。有國麗人。轉相摩仿。精益求精。謂西施之踏香徑內。挺立如錐。疑飛燕之留裙掌中。瘦不盈握。遂使弓鞋鈎鈎。巧擬天邊之月。蓮瓣翹翹。妙蘊畫中之人。猶復包藏隱隱。據爲珍奇。纏裹層層。儼同至寶。近莫近於夫婦。羞示阿郎。親莫親於爺娘。動輒迴避。甚至夜度娘相仿。藉賣一笑千金。登徒子樂從。因之三生痴結。豈知可觀可賞。弗可把玩。堪諷堪誇。那堪鼻嗅。離牀微步。則人影斯堪憐。依路小行。願隨風而欲倒。揣摩造作。幾同開刑。展轉思維。何啻荆罪。嗚呼覺羅氏之不在。張獻忠之已亡。足式旗裝。知操作之便利。朝天臭鼻。有誰繼而再焚。齋主中華庶民。黨國赤子。痛同胞之陷溺。哀種族之不強。觀西歐之高跟。良有以也。如東瀛之木屐。豈徒然哉。是故意在勸規。志拯水火。因潮流之激迫。

聽此足音。幾於耳熟。斯爲走板。亦曰緩步。差遲步之安舒。行行且此。聆清音之激越。

。綽綽有餘。徐疾諧聲。低昂赴節。以足之無須總帛。似板之不必從繩（原作純似誤）。兜鞋綉四季之花。拍地按十番之曲。笑金蓮貼地。寂爾無聲。比木屐登山。居然有調。因人籟而傳地籟。借土音以肖木音。俯窺白足。難言步步之嬌。巧應紅牙。豈必聲聲之慢。得馬仙期之雅調。不入梨園。仿曹國舅之遺音。如游蓬島。素輕食客。不憚珠履三千。雅慕文姬。欲混胡笳十八。芳草應聲欲舞。且自輕行。美人記拍能歌。須防竊聽。緞綴凝光。膚圓六寸。悠悠起調。耳聒雙聲。轉嫌弓履一彎。製造武庫。也步霓裳三疊。拍應歌塲。彼夫鼻還有管。口亦如簧。搏髀而可以彈箏。鼓腹而兼之擊壤。琵琶腿未許輕彈。木魚頭不堪疊擊。孰若此之非鐵非檀。亦趨亦步。經笛館。過簫樓。繞琴臺。游笙院。引蝶翅而飛飛。協象牙而拍拍。倘教學舞。恐其難入掌心。未必奏歌。何以頻敲足底。堪爲鼓掌之資。人共嗤其闊步。欲遏有踪之響。我獨和以高歌。歌曰。惟爾足有餘妍兮綽。吾戲謔而賦寬兮綽。裕於進退而安然兮綽。綽。綽。綽。而脛板已全兮綽。綽。綽。綽。自嘉慶時人（佚名）所作之諧文名「豈有此理」中。輾轉翻印。錯謬甚多。如荷高明爲之校正。甚感。）

葑菲諧詠

詠大脚

錄自廣笑林

世間大足實堪嗟。行路崎嶇左右斜。近井只疑乘水桶。採園渾似帶冬瓜。過溪湧起三層浪。上岸椿沈二尺沙。昨日偶從門外過。步聲震動十來家。

假小脚

呂曜如

凌波豈獨說生蓮。粉黛彎彎劇可憐。且喜後塵多得地。只愁前路已升天。花陰立處痕長在。苔院行來印亦偏。一步一回頻納履。勸卿切莫進瓜田。

放足

黃鶯兒

老 鰲

免得淚盈缸（諺云小脚一雙眼淚一缸）。大踏步。新嫁娘。膚圓六寸天然樣。紅鞋一雙。白鞋一雙。高跟革履吱吱響。足力健。跑冰才罷。跳舞又登場。

大脚妓

山歌

鬪小娘莫揀天脚箇鬪（音嫖）。渠箇脚力忒大那相交。就是送箇物事來。渠也難理會。一雙鞋面。還要貼換兩三遭。

爾小娘須拂脚筒闌。行來爽宕又風騷。冬天軟柔。柔腿上能着肉。夏天蒲扇兩肩搖。

弓鞋

見天雨花彈詞

鳳頭弓樣染輕紅。兩瓣秋蓮墮曉風。却笑檀郎太輕薄。樽前行酒勝荷筒。

麻鞋

見巫山奇遇

纖巧不生塵。入夜收蓮步。欸欸鴛鴦間。行盡巫山路。

前題

穩襯金蓮小。多情子夜來。不將凌洛浦。還共夢陽台。影動燈前巧。香從被底偎。願爲百歲侶。怕聽五更催。

偷鞋

錄目青樓韻語

徐鶯鴻

自愛鳳頭能窄小。踏春纖草剛填。綺窗徙倚尙稱艱。祇堪蓮上步。最懊酒中傳。豈是飛鼻仙子鳥。到今零落人間。無端竊去惹人嫌。毬場荒蹴鞠。樂事罷鞦韆。

睡鞋

西江月

絳色紅綢作面。裏加白緞爲幫。絨毡裁底軟如棉。鎖口翠藍絲線。猛著蓮彎窄短。細觀笋末尖纖。嫦娥換著晚登壇。攔在吳剛肩上。

睡鞋 山歌

結識私情。好像鞋子能。幫幫襯襯。費子許多心。看你行作動步。只道你勤來往。囉道
你黃昏頭脫子直到大天明。

鞋 山歌

青緞鞋兒綠緞鑲。千針萬線結成雙。買尺白綾來鋪底。只要我來上幫。心肝莫說短和長

詠繡鞋贈別即席 七犯玲瓏

景翩翩

(香羅帶) 誰將軟玉纏。半遮湘綺邊。香塵幾度嬌還顫。(梧葉兒) 端的可人憐。何事雲同
剪。偏誇月上弦。(水紅花) 記從前。脚跟無線。把文綦利屐。穩趨別離船。(皂羅袍) 學
王喬飛鳥傍君旋。做昭陽弱羽隨風轉。踏歌垂手。當年繡筵。行雲駐足。何時錦甌。(黃鸝
桂枝香) 夜色寒羅襪。春心託杜鵑。(排歌) 情蹤遠。色界懸。空教綠漾與紅傳。(黃鸝
兒) 不若步中蓮。

繡鞋兒不見我的心裏悶 錄自霓裳續譜

(寄生草) 繡鞋兒不見。我的心裏悶。叫丫鬢。你與我找尋。枕兒旁。簾兒下。我可都找
盡。繡房裏那有一個閑人進。却是這狸貓叨上花亭。這貓兒他也愛了我的金蓮俊。這貓

兒他也愛了我的金蓮俊。

情人愛我的脚兒瘦

(寄生草)情人愛我的脚兒瘦。等他來時。賣些風流。大紅鞋上面就拿金絲扣。穿起來故意又把鞋尖露。淡勻粉臉。梳上油頭。等他來。站在跟前。教他看一個殼。今夜晚上和他必成就。(按露字音漏)

嗷嗷實難過

(寄生草)嗷嗷。實難過。半夜三更睡不着。睡不着。披上衣服我坐一坐。盼才郎脫下花鞋占一課。一只仰着。一只合着。要是說來。這只鞋兒那麼着。要是說不來。那只鞋兒這麼着。

我今宿了羅家店

(寄生草)我今宿了羅家店。店裏頭有個俊俏的女孩。那個女孩哪。臉蛋好似桃花瓣。不搽粉好似那箇飛雞麪。羅裙下露出了俊小金蓮。那個金蓮不大不小只有二寸半。怎能殼趕上前去搭一搭

紅繡鞋兒三寸大

(怯寄生草) 紅繡鞋兒三寸大。穿過了一次送與冤家。我那狠心的娘啊。今年打發我要出嫁。呼聲冤家附耳前來說句話。你要想起了奴家。看看鞋上的花。要相逢。除非約定在茶蘼架。我與你那時同解香羅帕。

紅繡鞋兒三寸大

(前調) 紅繡鞋兒三寸大。天大的人情送與冤家。送與你莫嫌醜來休嫌大。在人前千萬別說送鞋的話。你可密密的收藏。瞞着你家的他。他若知道了。你受囉囉奴挨罵。到那時方知說的知心話。

紅繡鞋兒剛沾地

(怯寄生草) 紅繡鞋兒剛沾地兒。穿過了一次送與情人。送一隻無人之處你解解悶。到曉來輕輕隱藏在紅綾被。手摸胸膛。摸一摸身子。你要想起了奴。看見那鞋兒你樂一回。若要相逢。除非是鞋兒湊成了對。

教奴好惱

(平岔) 教奴好惱。這個事兒蹊蹊。奴家的花鞋少一隻。若是當家的知道。豈不動疑。想必是昨晚晚上。忙中失落。不知情郎拿去了。教奴心下不得明白就着急。

奇奇怪怪

(盤香調)奇怪奇怪真奇怪。姐兒房中失落了繡鞋。拾鞋的人。千萬莫要探搓壞。給了我。留下點相與何妨礙。我那隻鞋兒是白綾子高底兒。是那大紅緞子幫兒。滿幫子的花兒。摺金掛線。是那綠綫鎖口。是那不大不小。剛剛三寸。是那瘦瘦的鞋尖。若不信。白綾子繡成絆鞋帶。翠藍提跟。上面繡着一朵梅花瓣。

二月子二來三月柳兒三

(粉紅蓮)二月子二來。三月柳兒三。娘家接我去打鞦韆。起在了半懸天。繭。起在了半懸天。大紅的褲兒稱着柳條兒衫。肉兒小心肝。肉兒小心肝。風擺羅裙露出金蓮。肉兒小心肝。肉兒小心肝。風擺羅裙露出金蓮。風擺羅裙露出金蓮。

丈夫嫌我的腳兒大

(揚州歌)丈夫嫌我的腳兒大。我也不怨我的媽媽。從小兒未曾裹腳。我就先害怕。到如今一隻到比兩隻大。去年一尺。今年兩扎。遭瘟的丈夫鞋兒我也穿不下。臊死人。丈夫鞋兒穿不下。

蓮 謎

銷魂最是雙蓮瓣（射唐詩一句）自足蕩心耳。內人脚小（射毛詩一句）予室翹翹。纏足（射四子一句）養其一指。只將兩脚翹起管教弄在當中（字一）善。弓刀（射六才一句）繡鞋兒剛半折。金蓮貼地小步軟塵（花名）紅躑躅。五股棒一股尖嘴大屁股（射一物）小脚。一條胡同窄窄警警（言狹窄也平東土語）四個羅鍋一個大爺（射一物）小脚襪。踏損了牡丹芽（射聊目）蓮香。（後三則長樂生撰）

都市中奢靡華麗。今日已遠極點。婦女足指塗蔻丹。脛跗繪圖案。上海某報有張義璋都市竹枝畫。題爲裸腿後之新工作。范煙橋有詩曰。世界靡靡道不殊。盛粧華飾總名姝。芬芳竟體何嫌費。敷粉居然到玉跗。

采菲錄續編

研究

關於金蓮問題徵答

惜蓮

一舊式女子常喜自捏其足。并喜男子捏弄。常有形之簪什者。究竟有何意義。何以男女間均有此癖好。先知先覺。能見告否。

二有云舊式金蓮。以著睡鞋爲最美觀。又有云。一鈎羅襪最美。始合於香軟之條件。二者究竟以孰爲最優。愛蓮諸公。能各舉所好否。

三山西大同。有晾脚會之舊俗。現在此風已殺否。倘荷曾經觀光者。以詳情見示。尤屬美德。歧予望之。

答一

品蓮使者

金蓮者。喻纏足如蓮瓣。其珍貴如黃金也。至於女子之自喜摸弄。不外恐放弛之後。不足以及於男子之前。而引起其性感。其喜男子捏弄者。多少總具誘惑性。視爲招男子寵

愛之惟一工具。男女間之同此癖好。一言以蔽之。爲增厚快感之導火線。蓮鈎一舉。雙手齊下。萬馬奔騰。不可遏止之際。金蓮之作用。愈昭而若揭矣。至於男子之審美觀念。亦必在著鞋著襪之後。若一趾獨伸。四趾隱伏。陳於男性之前。恐亦無人問津也。且兩腳經纏裹之後。局部皆失常態。縫裏行間。失却自然之發育。相逼發酵。濁氣內生。昔人之以香鈎吟咏者。恐非此時也。必也羅襪繡履。始能招人之把玩。襪履美觀孰是。當視其做工爲斷。香軟之不能相提並論者。著鞋則能杜濁氣之外襲。可以喻香。脫鞋則一握如綿。自可合於軟的條件矣。二者各具特長。身臨其境者。自知其妙也。關於晾腳會。據記者所目擊。不獨大同爲然。察屬各縣。皆有之。每當春秋季。各地舉行廟會時。家家婦女。事先預製繡履。會期皆置板凳於閨門前。姊妹姑嫂。相列而坐。爭奇鬥艷。舉目皆是。徜徉過之。左顧右盼。一覽無遺。此即所謂晾腳會也。大同及綏包各地。率皆有之。大同特其著者也。

答二

梅花生

閱品蓮艇者。答惜蓮君問。大作。小生闕之。頗爲技癢。惜乎余生也晚。又因落籍關東

。致與金蓮無緣。誠學生憾事也。但以情理揣之。及瀏覽古今稗官所載。亦似默會於心。謹以「外行」身份談之。尙祈實地經驗之老前輩。多加原諒。勿吝指教。使者謂「女子之自喜摸弄。不外恐放弛之後。不足以炫於男子之前。而引起其性感……」云云。小生意不謂然。竊以纏足女子。筋骨已損。血脈之流行。自欠週到。則其足部必感麻木酸痛之感。則賴自行捏弄。以期血脈調和耳。蓋測如此。不知使者惜蓮諸公以爲然否。再使者論觀足必待羅襪繡履以後。小生亦謂不然。嘗聞有清某名人互相戲謔之聯曰。「看如夫人洗脚。賜同進士出身。」則洗脚之可看。古有嗜者矣。苟能纏束得法。極「軟小尖彎香瘦正」之能事。則脫去鞋襪。亦不難看。加以嗜蓮者之具有成見。能不虎視眈眈哉。再云「相逼發酵。濁氣内生。」云云。小生則以爲嗜蓮者必不厭此味。苟均掩鼻以臨。則其形式如何嬌好。亦必先有戒心矣。老道學如辜鴻銘。聞彼有嗅蓮奇癖。倘使先洗後聞。則味同嚼蠟矣。又吾人之有脚氣疾者。趾縫藏垢。愈剔愈癢。恒見有撮趾縫泥垢自嗅者。據云其味不惡。以此例彼。愛蓮者必不避其濁氣。揣測可知。總之看去鞋去襪之脚。其情感如觀裸體美人。看著鞋著襪之脚。其情感如觀時裝美人。各有其妙。各有其不妙。未能執一而論。謂某者能看。某者不能看也。今夏偶過中原後。時值傍暮六時

。王大批山梁之雌紛紛上市際。中有一國粹貨。髮髻盤花。已饒古韻。而踏地雙翹。尖瘦憐人。更爲地道。余非蓮癖。亦覺動情。而履樣之工整。行路之風流。至今日閉目想來。猶如恍在目前。第以小生以不二色爲素志。未能獨訪天台。試品蓮味。亦遺憾也。

答三

靈犀

惜蓮有三問。茲分答如下。

答。昔日纏足婦女。愛好天然。對於織足。珍惜備至。護等頭目。自憐亦冀人憐。理鳳嘴之花鬚。剔鞋尖之塵土。莽男兒不察。固以爲其喜自弄足也。若教人款捏。以舒其乏。泥婿輕摩。用逗其情。亦爭妍取憐之道。惟恐人不推愛及之耳。至於男子之喜捏弄。如西門慶於王婆茶坊。故意拂箸落地。藉以一捏金蓮之足尖。此屬於調戲者。亦即手足勾引之類。或加諸膝上。或握之掌中。輕捏緊搭。無非勾動春情。增加性欲而已。此漢成帝所以必欲長持昭儀之足。始能壯發也。女子常喜自捏者。更有一說。即足尖爲帛紮緊縛。更著以瘦窄之鞋。力求纖小。定感痛楚。踵部受全身之重。行動終日。足底遭壓迫之甚。捏之可以減其苦。手足神經最爲敏銳。足更通

於心腎。有男子挑弄女子之掌心。固可得愉快之感覺。捏弄足部。則酥癢尤不可耐。曩遇一渾源州之婦人。年事已長。雙足絕纖。嘗自承爲活竅。心異之。忘其長余十齡。竟與之狎。枕席間令余緊握其足。還詢所以。則謂不如是脛麻而足顫。握之愈堅。正似搔着癢處。此理甚微。不易闡述。此婦女莫不並喜男子之捏弄也。不獨纏足婦女如此。即今之著高跟鞋者。足指蹙於鞋尖。恆生雞眼。足側磨於皮帶。多患癰腫。身重積於趾跟。晚來亦覺酸痛。倘有男子能爲之款款捏弄。亦定喜檀郎爲解事。况纏足婦女。病後產後。下地行動。太早太頻。遇陰雨時。每感腳根疼痛。中年之婦皆知之。此又爲捏弄之一大原因。吾人身非婦女。不能現女子身而說法。但試將布條緊纏手足。迨麻木之後。捏之立感舒適。既以和血脈。又可舒勞乏。且纏足婦女驟解足紉。不但不快。且覺脹痛。握之愈堅。超乎足帛之緊度。反覺愉快莫名。故古人以著新靴喻驟得高官。外面雖好看而裏面却不快活也。至異性有電力之感應。此又足以備一說矣。茲不贅。

答。纏足婦女。晨起必易足紉。每屈行纏。莫不避人裹束。即在夫婿前。萬無可避。或匿身床側。放羅幃以自遮。或隱面桁間。踞玉虎而自掩。(南方人家床頭皆有馬子

巷)良以足執除去。其形相拳曲。實欠雅觀。自以深藏爲是。蓋內有所不足者。必崇飾其表。故纏足之婦女。於鞋襪之製。務求盡美極妍。以翼金玉其外。弓鞋綴珠翠。藕覆加錦綉。羅襪研光。紅褲助艷。自以怡悅。更可媚人。此婦女之恒情。亦男子之所嗜也。但男子之嗜好。初無定準。見異思遷。得新忘故。婦女倘欲人皆服媚。必須月異日新。尤物移人。便在因時作態耳。聊齋之記恒娘。可謂闡微揭隱。歷古美人得此術者。褒姒之笑。息媯之不言。皆是也。而趙昭儀獨得個中三昧。漢帝曠浴。尙費餅金。欲持其足。故固吝而弗予。楊貴妃則不然。率意徑行。只知惟明皇之所欲爲。以俯從而邀寵。及六軍不發。不惜縊之於馬嵬。與成帝吃吃帳中。死而後已。相去不綦遠者哉。今有以婦女着睡鞋抑刻襪二者孰優相問。可一言以對之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月旦之評。殊不易定其優劣。爲用之者計。倘能互相遞換。則可風月常新。睡鞋之製。錦綺金繡。襯以絲棉。灑以香屑。香軟兼之。絢爛極矣。若僅著羅襪。入握魂消。玉笋纖纖。春雲漫裹。雖屬平淡。實具瘦秀之姿。試以詩格相儗。前者西崑。後者西江。各有是處。未可厚非。今下一轉語曰。處子宜僅羅襪。始有凌波之致。李後主詞。「刻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

「秦少游詞。」「常記那回。小曲闌干西畔。鬢雲鬆。羅襪刻。」皆爲未曾慣經之女郎描寫。是其明證。少婦則須著睡鞋。詩詞篇什。不遑枚舉。尤其新嫁娘。每夜直不可少。有此紅蓮兩瓣。紫菱雙瓣。不但篤伉儷之深情。添房帷之樂事。即形下之美。亦復富麗堂皇。及徐娘半老。丰韻未衰。翠帶紅鞋。平添春色。皂禪白襪。掩映多姿。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中滋味。作者領略不多。請以今之天足爲喻。或赤足而眠。或著襪相傍。各有可愛。恨又不可得兼。人情翻覆不常。只問令人情動否耳。若天足本有瑕疵。不妨單絲襪以藏拙。前人之著藕覆。亦因一朵紅蓮。必須綠葉陪襯。庶不覺孤另耳。

答。明代有三種政。即八股文雅片小脚是也。小脚在明代最盛。而大同宣府皆武宗獵艷地。多產美人。故小脚又因美人而傳聞遐邇。以迄於今。此瞭脚會之所由來也。瞭脚會今日視爲惡俗。但在曩昔與今之歐人競美會其旨正同。婦人以此相觀摹。幼女以此相勉勵。男子則藉機以飲眼福。而評罵甲乙焉。邊塞氣候較腹地稍晚。三月間猶風塵撲面。峭料生寒。必待五月中。春意始透。游春之舉。遂藉瞭脚之名。閨閣中人。鈎心鬪角。預繡弓鞋。喚姊邀鄰。濃粧豔飾。游於郊外。作竟日歡。乘驛車

以代步。鋪猩毡以息足。各出行廚。飲饌作樂。輕薄子弟。如蜈蚣穿花。弓樣纖纖。儘人欣賞。目眙不禁。口道不衰。而若輩不以爲忤。方沾沾自喜以爲榮焉。有時少女出懷中小鏡。勻臉理鬢。與人在明鏡中目成眉語。有因而締爲婚姻。此爲晾脚會極盛時也。後賢有司以風化禁之。於是一變而爲小脚陳列。是日各坐門前。莫越雷池一步。其嬌羞者以簾障面。露弓彎於外。兩腿平伸。擱於條凳之上。無不翹翹其形。彎彎其狀。或如蓮艷。或若菱尖。有脚皆春。舉趾可羨。惟容平視。不許撫摩。碧纜綳鉤。目不暇給。金蓮三寸。尙難選作狀頭。甚至二寸有零。總之以小爲貴。聞故老之言如此。非親歷不足以形容也。共和成立。百度維新。鐵軌貫通。風氣不變。民國初年。尙未消滅。革命成功而後。此俗已不攻自破矣。元代有晾鷹之臺。龍游有晾夏之俗。大同宣府。往昔皆九邊重鎮。居人又多戍卒。晾脚會安知非晾甲會之訛耶。是日也。傾城婦女。空巷游行。外方之人。南北音異。承平諱武。遂以脚易甲。聞者不察。土著不辨。訛傳良久。須知甲可晾脚不可晾也。愚婦幼女。刻意纏束。罔不視爲重典。因畢生榮辱所系。遊人屢回顧。同伴亦嘖嘖稱羨。若男子掉頭逕去。則惱羞成怒。申申以「灰鬼」詈之矣。嘗聞晉人固守成性。頗習勞

苦。纏足之家。夙以鐵模爲鞋樣。專爲纏足者作程式。聘婦者爭以纖趾爲貴。舍本逐末。首以足小問蹇修。故女子以小脚應之。故纏足女子。藉此炫耀。今日此會已成陳迹。然此中又不知幾許冤苦之聲焉。（聞蔚州亦有此俗。久經泯滅。）

晾脚即晾甲之譌

靈犀

日前答借蓮君之問。妄逞臆說。以爲晾脚即晾甲之訛。但北人讀脚甲二音。相差甚遠。未敢自信。今李君以印雪軒隨筆見示。與余說相符。亟錄之如後。

乾嘉時人命鴻漸。別署三硬蘆圩耕叟。撰有印雪軒隨筆（掃葉山房民元石印）行世。其第一卷詔小脚會一條云。遊宣化者。競言宣化有小脚會。乙酉余客吳小匏（增嘉）大令署。得逢其盛。其會於五月十三日舉於城隍廟。廟前長街數里。兩旁民居稠密。先會數日。其親串之靚妝炫服而至者。絡繹不絕。屆期廟中演劇酬神。百戲競集。遊人雜遝。與士女之進香者。肩相摩踵相接也。其不往遊及既遊而回者。大率排坐門前。多或十餘人少亦五六人。粉白黛綠。彌望皆是。視其裙底蓮鈎纖小者居多。遂至此稱著於遠近。睽彼中人亦沿其訛而不知。嘗詢之一老者。則曰。身有是哉。君曷不思是日乃所謂漢書亭候

誕日耶。蓋會本在漢壽祠。侯故有甲。是日出而瞭之。故名瞭甲會。某年廟欲圯。廟祝鳩工庀材。葺而新之。未落成而遇是日。不得已借城隍廟而舉斯會。而城隍廟祝暨其利。百計籠絡。至明年復爲斯會。紛紛者已不復爲故步之循矣。然瞭甲之名。猶在人口。久之遂誤而爲此。非其故也。余乃曠野書燕說訛以傳訛。天下事之類此者甚多。向有四斷句記其事云。榴花紅映鬢邊釵。午日纔過節更佳。曉起妝樓梳洗罷。開箱先檢鳳頭鞋。綠陰如幄覆茅檐。團坐門前笑語添。惹得遊人偷眼看。裙邊一樣露纖纖。花底誰家畫掩門。早攜女伴去前村。最憐一路香塵細。行過蓮鈎盡有痕。神祠游罷興偏饒。歸路斜陽滿柳條。爲語鄰家諸姊妹。要青時節再相邀。(六月六日有耍青會)因追述老者語以讖余綺語之過。並洗宣化婦女之誣。(此詩四首。已見采菲錄。未詳出處。亦應補入。)

此書作者。李君謂係曲園老人之先德也。小脚會之後有火鍋會一條云。六月六日。萬全縣婦女。於北門外携棹野餐等云。即余前說郊外作樂傳聞之誤。附識於此。

答四

下達

一、女子心理。自知男子最愛評頭論足。故對於纏裹修整。特加注意。惟常自捏其足者

。或因其束縛疼痛。血脈不和。用以撫摩。以期舒活。至於喜男子捏弄者。此中有交感神經之作用。因陰陽電感。舉凡男女兩方。全身五官四肢。彼此接觸。皆有電感作用。如乳頭手心等處。撫摩搔觸。正與捏腳同一作用。而女子所感動者。亦具同一效力。天足本無若何捏弄之必要。余有一女友。每交接時。最喜人搔其腳心。此爲鬥弄小兒之慣技。不料此女於交接時。必需搔之。追問其故。始知幼時爲一男子偶爾搔弄。從此成爲習慣。每次交接。非搔不樂也。男子之捏弄小腳。較之捏弄天足。特別感發興趣。此與男子捏弄女子四肢。被感動者。必生興趣無異也。

二、睡鞋與羅襪之分別。當以羅襪優於睡鞋。其香軟亦過之。而動人情緒處。往往又在鞋與襪之上。因有在鞋與襪底繡製秘戲圖者。倘於雙足朝天時把玩之。亦助興不少。

三、作者未到過大同。不敢妄答。

答五

劍青

天風載有金蓮問題。答者均以爲受拗蓮之苦。但以余所知。尙不至若是之甚。蓋纏之得法。實無多少痛苦可言。其法則不外勤洗。輕攏。慢捻。數種手段而已。人生當七八歲

時。骨之膠質多。其性柔軟。爲之纏裹者。每日以熱水洗濯。趁其熱度。用手將其足趾慢慢微向一處攏着。揉捻十數分鐘後。用足布輕輕攏住。每過七天。裹時稍爲加緊一次。久而久之。於不知不覺中。足趾即可就範。尙何有多少之痛苦乎。余內子亦係纏足之一女子。此其自述幼時纏足之情況也。又言蓮之愈小而尖瘦者。行走愈不疼痛。至其半尺之遠及兩足如缸者。其行走愈加疼痛。此無他。蓋幼時既不得法。未免因痛而不肯動。迨稍知愛美。而年已老大。雖欲擱而不能矣。貽害終身。實自貽伊戚也。捏足實爲勞之太過。足跟麻木。捏之令血脈緩和。至謂捏足資誘惑者。雖不敢謂爲絕無。但此種人究居少數。質之高明。以爲如何。

答六

蓮教信士

惜蓮居士舉香蓮故實凡三事以問于靈犀。靈犀轉以彛示不佞。不佞自承嗜辦之光。甚且居恒願以生命爲蓮殉。願蓮風披靡之日。予齒尙稚。食息襟帶間。與諸小女兒漏跡無嫌。故于蓮式蓮香。餽略且飲。不幸旣冠而往。蓮蓮遽衰。心之所愛。反矯僞隨俗。說爲情癡者。不能遊擊。生恐落伍。其實二十年來。每懷未嘗一度獲與蓮娘繡繡帳底

。直等於此生未親女色。所以個中滋味。純屬揣摩懸想。而道來媿媿。前輩每目爲非沉
浸穠郁者不能道隻字。抑亦奇矣。曩歲客閩中。有嫗年垂七十。雙鈎僅二寸許。其風流
夫婿。亦臻古人下壽。始棄人間。當其少年。閩中狂藥。一以豔婦春織爲中心。嫗以予
爲知道者。恒憶述個郎輕狂憨態纖瑣靡遺。予聽至神往。輒自陳意中玩蓮之術與處蓮之
道。嫗則莞爾曰。有是哉子之慧也。早生三十年。烏得不爲閩中聖者。儂垂暮矣。聆子
言寸中猶怦怦耳。言次。則出深藏笥逾半世紀之嫁時繡履見貽。予承茲嘉寵。益自信
確爲香蓮知己。又以時之不偶。愈深我不負蓮蓮誠負我之慨。無已。聊于畫圖文字中求
之。今藉惜蓮居士之徵詢。亦復以懸揣虛擬之詞作答。門外漢之所云云。想當然耳。然
以質諸閩嫗。亦必首肯。嚮壁之談。亦有不乖實際者。斯之謂歟。

惜蓮第一問。舊式女子。常喜自捏其足。並喜男子捏弄。常有形之篇什者。究竟有何意
義。何以男女間均有此癖好。

蓮教信士曰。大哉問也。明乎此。即得蓮學三昧矣乎。請申吾說。蓮也者。女子至巧至
美至柔至媚之一端。其常喜自捏之者。或爲紆緩以求適。或爲作態以撩情。蓋彼裙下雙
趺。經人工迫使纖細至此。雖復玉骨珊瑚。究之支承全體。重點悉集。故小立移時。輒

感迫盛。苟尋丈之間。往來碎步。則其乏累。尤可想見。即香閨靜坐。繡榻慵眠。而疊束重纏。銳屣歛趾。既不容於弛縱。將曷從而紆伸。惟一妙用。厥唯撫捏。一經把握。血脈之壅遏者徐徐以通。此紆緩求適之說也。一捻柳腰。兩鈎蓮瓣。不惟異性見而魂銷。即閨中人互視。乃至個儂自顧。亦復春心躍躍。此非不佞之密言。拙荆及若干閨友均堅承有是心理。然則禽類尙喜梳翎剔翮。又安所異乎美人恆喜撫捏其至巧至美至柔至媚之纖足耶。纖足在柔夷撫弄中。其爲巧爲美爲柔爲媚。乃至不堪言狀。以斯爲態。態有餘妍。以斯逗情。情將若火。此作態撩情之說也。大抵背人撫捏。前說屬之。人前撫捏。後說近是。若夫蓮船半尺。永不見其一捏。則以本來不屈。無待于紆。本來乏態。作乃愈醜之故。是知恆喜撫捏者。初因有是要求。遂成慣性。終於不自覺而然。其不捏者。始焉無所用其捏故也。捏之所由來。具如上說。然則自捏之外。並喜男子捏弄。其意義殆無待於詞費矣。方之搔癢。自動者決不若假手他人之醺醺有味。此亦親承恩澤者所自道。非予臆說。大抵足部神經。感應甚敏。與乳房同屬銳於觸覺。有觸斯通。即今之素足如棉。圓膚緻緻者。摩挲挪捏之。受者醺然。略如中酒。而况纖美如菱者。在異性掌中。云胡不醉。且全體中至巧至美至柔至媚之一部。既邀賞愛。即以酬締造之艱難。

故一鈎在握。悅已爲容。不啻若曰。竟體已爲歡郎所有。色情至此。何以加茲。在男性方面言。其眼中豔色。莫豔于態。而態所自來。足愈小者動人愈甚。攪諸懷中。捧諸掌上。非惟示寵。探驪而得其珠也。前輩語予。玩蓮而出於事前者。增激刺也。行於事後者。永歡娛也。女子之自寶其足。視同禁樹。非至合體之親。竟不容近。甚或不能加一胸。茲乃不惜以畀余手。最難消受。幾生修到。入掌魂銷。鴛幃顛倒。誠難自己。然而淡髓淪肌以相從事。精力亦有時而窮。顧女悅男歡。正未忍須臾之離。時則衣寬履褪。帶弛纏鬆。咀嚼方纔。味回橄欖。有如鯨吸虎咽之餘。洗盞猶復淺斟低酌。其况味又豈堪爲外人道耶。

嗚呼。蓮惜居士其殆知之深者。故故發爲是問。以諗天下之知味者。相與宣其奧蘊於此。調不彈之今日賦。請爲之語曰。蓮也者。色情之至珍奇寶。東方美人。具此巧慧。極樂即在人間。今其渺矣。

惜蓮第二問。金蓮或以著睡鞋爲最美觀。或以一鈎羅襪始合香軟條件。二者究以孰爲最美。

藝術原不涉於功用。「美」與「用」亦復異致。若以「條件」爲言。則美而兼用者也。

李笠翁有言。蓮有用之於日者。有用之於夜者。此論甚雋。擴而充之。放乎四體。今有美人焉。綺羅章身。毫髮皆經膏飾。益以釵珥環佩。美也。肌理細膩。骨肉停勻。曲線畢呈。赤裸裸地。亦美也。顧盛飾之爲美。與純素之爲美。視乎時地之不同而感覺有別。華堂夜譙。銀燭高烧。豔裝襍抹。遇目成色固矣。苟唱喁午夜。帳鉤欲墮之頃。猶復衣飾紛披。可望而不可即。寧不反辜負大好良宵。使渴相如焦燥欲死耶。笠翁以晝夜明其用。亦只爲常態言之。卜夜者未嘗不可以兼卜晝。則卸履弛纏。爲用之時尙矣。純以美論。正常所御之繡鞋。堂皇之莊美也。帳中所御之睡鞋。旖旎之媚美也。一鈎羅襪。酥膩入骨之淫美也。譬諸食事。席正割正。中規中矩。等于歛裙垂足雙鈎掩映之時。而飢肥齒鮮。恣嚼無忌。則洞房燕好換上睡鞋之時。迨鞋而並去。則杯盤狼藉盡情饕餮矣。與之所至。罄發爲快。亦有適可而止之時。初不限於某爲最美。折而衷之。殆以睡鞋爲中庸。既不過莊。亦不過佻。且鞋而曰睡。其製也專於爲睡可知矣。色必豔。繡必精。緊且帖服。量足爲度。毫髮不能苟假。其底亦綴軟胎。入握不虞礙手。熏以薔薇之露。與天然肉香混凝莫辨。於是睇也握也嗅也。眼觸手觸鼻觸。攸往咸宜。蓮之爲用。不其盡乎。(靈犀按曰。南方亦名睡鞋爲眠鞋。越諺內載婦女夜眠所著腩底者。)南蓮不

襪。繡履之內。蓮肉之外。只纏帛數匝。講究者薄網爲之。則軟滑愈臻極度。然睡鞋亦每用網縠。且鮮夾層。意亦不欲稍減軟滑之故。觀乎蓮飾之製作。美觀而外。兼爲入握計。是知美而兼用。爲蓮之性。是又足與前條所論相發明焉。

蓮足與高跟孰優孰劣

遜梅

自鄙人濫竽承乏。接編天風以來。幸賴天風舊友。各界同文。不吝珠玉。時賜琳琅。爲本刊增輝非少。並承靈犀以品蓮文字見賜。古香古色。尤堪思慕。惟讀者方面。有誤會本刊捧蓮過度者。其實不然。編者之態度。一秉至公。決不偏護已見。致失墮本刊已往之令名。時代日進。萬事進化。女子之織足已隨歷史化爲陳迹。此理甚明。編者豈不自知。不過「老古董」之事多矣。譬如金石家之精研鐘鼎篆籀。明知其爲無益於現代之事。而猶孜孜研求不倦者。正以其有歷史價值也。或謂女子蓮足襲事也。何屑一談。余則不謂然。襲視蓮足正所以輕蔑女性。關於金蓮問題之文字。無論其爲是之者非之者。天風向例兼收并蓄。以求立場之公正。從無軒輊成見。讀者如以拗蓮痛苦形之筆墨。亦所最歡迎。俾資消戢未來之蓮禍。使今日之爲母者。愛惜其女。勿再將身受者轉施所生。則

誠裨益世道社會非鮮。惟以時代進化。新潮鼓盪。泰西風氣。隨舶來品大批輸入。如燙髮也。如高跟鞋也。均已流行都市。此效彼趨。生理家咸謂高跟鞋最影響婦女之健康。並有種種證例可據。編者不諳生理。未敢厚非。謹向同文及讀者作一普遍的小徵求。關於高跟鞋之利弊。高跟與纏足之比較。均希宏篇偉論。勿吝惠教。或擁護。或打倒。請本諸高見而自由發揮。編者微旨。高跟與纏足。同一不可取法。似乎纏足之痛苦較重。高跟之痛苦較輕。纏足者數年痛過。僅局部畸形。與健康尚無大碍。高跟雖局部不變態。但聞能影響脊骨之曲直。及胸部之呼吸。甚有謂能致月經失調者。似此則高跟確於健康有碍矣。此不過僅就編者個人之管窺蠡測而言。尙望文友及讀者源源賜教。

答案以來稿先後爲次固無分於王後盧前孰是孰非編者亦不加意見也

答案一

冀北抱真

頃見天風報載遜梅主筆個一小徵求。係要讀者批評蓮足與高跟的優劣。抱真對此當作一個圓滑的答案。就是蓮足與高跟亦優亦劣。怎樣呢。要站在人類愛美的立場上。蓮足要

纏的尖瘦平整。且能使婦女昂胸聳臀。行路嫵娜多姿。加上精巧玲瓏花色斑斕的鞋子爲足飾。豈不甚優。站在人類的本性和生理立場上。小脚一雙。眼淚一缸。慈愛的母親把自己女兒的足骨筋絡弄的折斷了毀損了。叫她成一個體弱多病不便動作的廢人。又豈不是甚劣。那高跟鞋呢。依前說四寸多高的細巧底子。光凹瘦陷的幫兒。細腰的底兒。圓淨的踝兒穿起來。因斜欹的坡度。益覺足部瘦小俏利。行路時也能昂胸搖臀。嫵媚生姿。光滑的舞場。峭拔的樓梯。堅硬的大理石階上。忽聞革履叮噠。如以碎金零玉擲地作聲。真可令人心蕩而魂消。豈不是很優。依後說。改移人體重心。傷害足部趾骨。發生女性病的危險。又豈不是甚劣呢。乘此機會。抱真再作一個題外的閑談吧。就是那天然足未嘗不美。像那平鋪的足趾。扁平的足面。窄瘦的足弓。圓秀的足踝。其色潔白細膩如塞上酥。其膚滑潤溫暖如鷄頭肉。形體完整。位置自然。可供撫摩。可供玩弄（其感覺較纏足當更舒暢）。如着平底圓頭的革履或繡鞋。亦覺平整圓秀。美趣天然。行路則輕快美妙。飄渺常如仙子（如赤足或着單襪之少女舞蹈亦頗美觀）。立着的時候正側其足。反側其足。坐着的時候直伸其足。上翹其足。都可以顯示足的各部美。更當有美的誘惑性。從此看來。天然足的優點比達足高跟的優點并不少。而他的劣點又不很多。那末

天然足也一定可能和他倆分庭抗禮了。

答案二

步 蒸

語云。「立定脚跟作人」。聯語云。「豎起脊梁立定脚。撐開眼界放平心」。人之站立。其重点全在脚跟。脚跟不牢。站立不穩。御高跟鞋其重点則移於足掌與足趾之間矣。姑不論其日後有何流弊。即目前之行動。亦可暫而不可久也。試以高跟鞋與俗人之蹣跚相較。其足趾用力之形式相等。蹂躪無論如何矯健。亦可暫而不可久也。然其痛苦與後患。當之者自能知之。較之纏足之苦相伯仲耳。再與纏足用內外木底者相較。東北各省婦女。以纏足不成。偽造使小。鞋內用竹柱跟厚木底。鞋外跟底用薄木底。將脚跟墊高。使外觀顯瘦小。然其行走用力全在足跟。有時脚尖仰起作元寶形。與高跟蹣跚用力不同也。腳掌腳趾之力量。遠不及脚跟。其流弊與後患可勝言哉。

昔與友人曾論高跟之用意。據云此係西俗尙曲線美。有科學作用。因西方美人之曲線。在髻臀與猷乳。成爲S形。此與中國纏足作反比例。御高跟鞋足踵用力。其臀自聳。其胸自挺。纏足婦女。除環肥者外。其臀多縮。曲線甚小云。

轟在北平曾見高跟受傷之事。一在中央公園。見有御高跟之女士。出園時獨行踽踽。兩足作跛狀。行走極痛楚。視之則一鞋有高柱。一鞋已平底矣。不知因何將柱折斷傷及足脛。急返歸家。而圍觀者莫不竊竊私議云。一在東城某跳舞廳。有一肥碩之舞客與舞女起舞時。因賣弄跳步。皮鞋之猛力擊在高跟立柱之下。舞女應聲而倒。掙得鼻青臉腫。反怪舞廳之地板不裝彈簧。可謂入迷途而不返矣。

以天足而御高跟。尙可說也。近年來改造子多效顰。亦御尖頭之高跟。脚尖之處。塞以棉花。脚指折伏足心。仰臥於鞋底。使之背面用力。擗指在前深受抵觸。其痛苦更不堪言狀矣。此等現狀。極強健體格之婦女。亦無竟日之抵抗力也。尙能使之跳舞乎。然竟有爲之者。其自家痛苦自家知耳。

答案二

鄒英

天風主編宏開言論。垂詢及乎高跟與纏足之優劣。鄙意纏足爲落伍妝飾。何能與時代產物之高跟。相提並論。至擁護纏足。打倒高跟。又不啻時代之叛徒。奚敢作此主張。茲搜羅他人之文字。不偏不倚。用爲答案。熱優執劣。世不乏會心人。當能默識之。更無

待余之贅言也。朱善芳之「纏足和解放的方法」云。「纏足在生理上所受的影響。便是行路時起的障礙和特殊的步行。大概纏足的人往往把身體的重心。單注在腳跟上。所以身體動搖不穩固。而步行時全力都在跟部。發出一種重笨的步音來。踝關節的運動領域。因爲足趾不活動。所以不很活動。行路時只見膝關節的屈曲或伸展。而不見踝關節的屈伸。又遇到外物接觸着他的獨一拇趾的時候。往往發生劇痛」。

毛滸女士之「近代我國摩登女郎的服裝病」云。「高跟鞋和從前的木橋底鞋不相上下。不過高跟是傳自西洋。木橋底是土產罷了。穿了之後。不但步履艱難。並且有向前傾跌之姿勢。要知道人在行路的時候。腳的前部球形骨和脚跟二部着地。足心就成弓。所有全身的重量。宛然放在一個弓形彈簧的上面。使得全身不受劇烈的震動。如果穿了高跟鞋。那末全身重量多聚集在跟上。行走的時候。脚跟觸地。沒有彈性來減少她的震動。神經系和內臟不免受了許多不舒適的震動。而且穿了高跟鞋。反使從頭頂到腳心的垂直線不垂直。有向前傾斜的趨勢。久而久之。尻骨盤向前突出。子宮也變換了自然的位置。往往成不娠或流產的毛病。尻骨盤的前突。能波及鄰近的脊骨也隨之而彎曲。甚至身體衰弱。不耐勞苦。竟曠廢了妻子的天職。豈不罪過」。

教育家陶行知博士之「摩登小姐高蹺歌」云。「瞧瞧摩登小姐蹺高蹺。一踮踮到白渡橋。白渡橋上有人笑。三角曲線正巧妙。大腳婆兒腳變小。走路不穩少爺扶。少爺不扶就跌交。上橋跌一交。下橋跌一交。來瞧。來瞧。摩登小姐整了腰。整了腰。還要蹺高蹺。」其諷刺高跟鞋。真使摩登小姐讀之哭笑不得。

「龜潮」說部記美容師談脚云。「講到此地來的女人。大多數穿高跟鞋。常穿高跟鞋的女人。爲着高跟的緣故。脚指頭較脚跟着地來得重。所以脚指頭的發育來得快。脚背也成爲一種特殊的形式。式樣的不美。同於老式小脚的高脚背一樣的難看。……穿了高跟鞋的女人。尤其是常常跳舞的。她的脚樣終不能美觀的。穿高跟鞋的害處。實在同纏小脚一樣。」

纏足女子倚牆摸壁。嬌情人扶。舉步維艱。行同則足。此爲世人攻擊織足之焦點。即具愛蓮癖者。亦多以足弱爲病。然而亦有例外。彼賣解女郎剛健婀娜。織趾一舉。尋常男子有爲此裙裏腿所辟易者。固可謂其係經特別之訓練。應視爲例外之例外。但下記之事實。則極普遍者也。

野僧之「勞山記」云。「過青山村。爬上一道山。遇見一女子。面貌也還不惡。約有十

七八歲。頂了百餘斤重山草一捆。足穿套鞋。小得可愛。她不走正路。比赤手空拳的男子滾還要快。她這樣的小脚。又頂了重草。相形之下。我慚愧得很」。又子稼之「打羈子」云。「她們差不多是纏着兩只怪悶人的小脚。但在那些七高八矮。活活動動的岩石上。來往的輾轉着。一點也沒有傾跌的危險」。又徐中玉之「勝遊小景」云。「覺得奇怪的一件事。是紅衣綠褲的小脚姑娘。居然也能騎牲口。而且非常熟練的樣子。倒像一位勇敢的兵士」。又張肇崧之「嵩嶽遊記」云。「婦人裹足織織。皆善攀陟。各携刀械。或負囊袱。持長竿防遇狼類」。又劍雄之「蘭州瑣記」云。「婦女最尚纏足。織小勝南方。而能健步。亦一奇也」。又「晉省旅行通信」云。「章邱小脚。遠近無不知者。記者曾見一般老婦人。河邊洗衣。雙足瘦小。實爲平生所罕見。然行路不見其困難。斯足怪耳」。又某君記「綏遠土匪」云。「女匪以纏足之身。騎馬如飛。其著名者。能雙手放手槍。極準確」。以余所知。其不利於行者。多爲褻僵之半大足。若緊纏之眞小足者。步履反極便捷。

「曾七。雲滯之從弟。曾任澳洲領事。携妾自隨。妾固北里中人。名月媚。雙鉤不徐握。而略解西語。居澳數年。交際場中。常見其蓮步纖纖。與碧眼虬髯相錯雜。有時聯臂

踏歌。俯仰中節。未嘗因足纖而趨起云」。

日人林正一之「女性美變遷考」云。「除了塗彩刺青傷痕等等身體上的裝飾外。還有很多民族。是把臉部或身體之一部。弄成殘廢的。把足弄壞的也很多。後一種的例子。便是中國婦人的纏足。……不僅是中國舊俗的纏足。就是現代婦人的高跟鞋。也一樣把足弄糟。」

無雙紀辜鴻銘語云。「中國女子裹足之妙。正與洋婦高跟鞋一樣作用。女纏足後。足部涼。下身弱。故立則亭亭。行則窈窕。體內血流至「三寸」即倒流往上。故覺臀部肥滿。大增美觀。今女界盛行天足。而又盛行高跟鞋。使脈血流至足部亦向上反冲。經積于臀。使該部格外溫潤肥滿」。

平報（滬上一小型報已停刊）記辜鴻銘之談話云。「婦人之足愈大。則重門疊戶愈多妙境。故大同所屬地。男女婚嫁多較早於外縣。而重門疊戶。外縣婦女亦可以人工造成之。其惟一之方法。即為纏足。則發育之點。必悉集於一處。於是乎層疊峯巒。身歷其境者。莫不悠然神往矣。纏足之制。實非虐政」。是說殊怪誕不經。姑錄之。以供談助。光報記張競生博士談話云。「婦女纏脚。久為社會所反對。然纏脚亦有纏脚之妙處。蓋

三寸金蓮。艱於步履。其着力處全在臀部。運動既久。兩股漸大。股既發達。某處亦必隨之而發達。若以性事研究之。則纏腳於實際上大有裨益也」。嗣有以「纏足女子當走動時。婀娜轉轉。臀部作螺旋式。如是臀部受了運動而發育暢達」之意。與之商榷。張忽推翻前之談話。而其答語為「纏足不但不能發展性慾。而且充分地摧殘牠。因足被摧殘之故。而使行步時覺其臀部有螺旋式者。乃係假裝而非真相。因纏足而行動艱難之故。遂使後臀不免於行時現出簸動之狀。但此與臀部發展并無關係。今後惟有在強壯身體與講求性慾刺激方法。強壯身體第一要着。在放足與放奶。如能有好身體。當然有好性部與大臀。走起路來自能作波紋狀了。這樣才算爲真美。不似纏足者的假裝了」。按張之談話確有至理。楚中有「□□□脚」之諺。亦即此意。張本鑲金博士。其不敢始終擁護此學說。殆亦不得不爾也。

無諍說「高跟鞋與木足」云。「今之着高跟鞋者。亦必由練習而成自然。當其舉步循街。展蹤踰躡。聲清開闊。態演趨踰。如水滴金壺。皆符法度。而曲線之美。於是乎生矣。否則強作時髦。足上加重。轉似奔走雨際。乍鞞釘鞋。擎之不高。拖地作響。則見者一望而知之也。昔者風尚。競貴纖趾。以嬌娜見長。而勾欄艷姬。只重裝璜。不遑事髮髻

雙纏之舉。於是人前獻媚。率於圓膚之前。加以木足。束帶至緊。有不善者。往往脫履跳遁。遂習其法於梨園名旦。即所謂蹣跚也。今之着高跟鞋者。雖短軀可增寸許。裝木足者亦然。蓋僅趾尖着地。足之後部悉藏於袴管之內。體可頓長二十餘。此摩登同於曩日者也。而婦女之不能腳踏實地。亦今昔不殊矣」。

紅雨記「洋金蓮」云。「高跟鞋之由來。聽說來自荷蘭。荷蘭地處海濱。沙石甚多。到了夏季。驕陽當空。流金燦石。就有人發明高跟鞋。以免女子炙脚之苦。大概高跟鞋是非常美觀的。愛美乃人之天性。便行遍了歐美。中國女子正鬧放足。破壞之後。力求建設。便加了洋金蓮的桎梏。讚美高跟的意見。歸納起來（一）比平底鞋俊雅華貴。（二）會使乳臀前後突出。暴露女性美。（三）會使走路輕快有勁。（四）顯示行動的美。但是我瞧見了不少穿高跟鞋的婦女。大概因為行的日子有限。老實說比許多小脚女子走路更彘扭。究竟中國女子爲什麼要穿高跟呢。據某幽默家說。是媚外奔新。又某日漢口某報載。一西裝青年偕其妻往影戲院。行於路上。正興高彩烈。其妻之鞋忽陷於水溝上之有孔鐵板中。用力拔出。竟斷其跟。急僱街車而去。今之高跟鞋可說和金蓮一樣。無論遊山玩水火車輪船上下。都有生命危險。穿高跟走路。又非常吃力。又會生可怕的雞跟。尻骨兀

突。準其害不亞金蓮」。按緊纏之金蓮。行步每多便捷。一旦胡亂解放。再穿較腳大一二寸之高跟鞋。真可謂雙料受罪。加倍出醜。

韋拔之「纏足談」云。「金蓮表面上看來。似乎已是解放了。但不過扭去了舊的鎖練。換上新的鑲鑄罷。故穿高跟鞋的摩登女子。正不必嘲笑纏足的同儕。須知事實上是一相等的」。

某君筆記云。「東腰鑿齒。至于時下之高跟鞋。非失之愚蠢。即失之造作。夫鞋跟高舉。鞋底穹窿。其意豈非欲效法弓足。而模仿影戲之。特已生成。無法縮小其形。乃求諸鞋飾。意在並天足織弓之長兼而有之。殊不知徒貽畫虎之譏而已。至纏足之妙處。可得兩記者。織趾自幼行纏。其受人憐愛。乃以辛苦換來。絕非倖致。其妙一。織趾女子率皆嫺靜。其妙二。織趾女子臀腿豐妍。其妙三。織趾女子舉步輕盈。欲行若怯。其妙四。織趾女子不輕以裙下示人。不似高跟之盡情顯露。反覺一覽無餘。一錢不值。其妙五。織趾女子有以全身重量。集於裙下三寸之一點。而能登山越嶺。為高跟女子望塵莫及者。其妙六。織足女子踢襪鞦韆。美不勝收。其妙七。織足女子富窗綉鞋。其妙八。織足女子屢屢聽聲。可傳心事。其妙九。織足女子腿細足小。轉側輕便。床第飛舞。獨擅勝

場。其妙十」。

「花柳深情傳」云。「脚小的好處。頭一件脚小站在人前不討厭。婦人以溫柔輕盈爲主。脚一小。四字皆全。若夜間同睡。壓在身上。亦不覺杌重。豈不是好」。嘗聞滬上彈詞家（即平話）串插之涉及小脚者。亦謂「這就是小脚的好處了。如換了一雙棹板大脚。在被窩裏一動一動。如扯風箱一般。冷天真令人受不了」。兩般說法。一樣意思。

夏詒嫻記平西黑樓辛莊一青年姑娘之談話云。「我纏足是在六七歲時候。纏的最初我不願意纏。因爲非常痛。後來也慣了。我也願意要纏。你瞧大脚多麼醜。我們所以要纏足。就是因爲鄉下沒有好衣服穿。上面穿着褂子底下穿的褲子。一雙脚是要露出來的。假如露出一雙大脚來。那是夠多麼難看啊。還有小脚既省材料又省事。大脚做一雙鞋。至少需布五寸。而上底子自己也不上了。拿給別人上。還要花錢。做一雙小鞋。將做衣服剩下的一點小布就夠了。底子也不用拿給別人。自己就可以上了。你瞧多麼省啊」。此種見解。誠屬淺陋。然今之摩登女子。一編數十金。舞罷歸來。棄若敝屣。終身不復御。其奢儉洵不可以道里計矣。

蓮鈞問題徵答

愛蓮居士

(一)小說中常有「軟骨藥」之說。如閩微草堂筆記。述二內監纏足。謂購「軟骨藥」。不知從前「金蓮」盛行時。果有此項藥之配製乎。其製法若何。亦研究蓮史之一助。愛蓮君子。能見告否。

(二)小說中記裹足文字。常不離禁盒之設備。不知白礬于蓮鈞有何作用。愛蓮諸君。能賜教否。

(三)舊式女子。最怕人窺其裸足。護蓮之習。較其他秘處猶甚。彼等既刻意行纏。又恐人窺其真像。不知基于何種心理。若云怕羞。則其禁樹有時尚不禁人玩弄。何獨于蓮鈞之保護若是也。諸君子能道其故乎。

答一

遜梅

(一)驗方新編卷九。婦女科雜治門。最末數條載云。「裹小腳法。皮硝。鳳仙花子(即指甲花子。又名急性子。以家中取者爲真)。石榴皮。各五錢。茵陳四錢。煎水洗

。不可用手洗。脚自柔軟易裹。又方。鳳仙花連根一併搥爛。煎湯常常洗之。脚亦柔軟。不受痛苦。屢試屢效。有用猴骨煎水洗者。則脚軟終身。不能行走。萬不可用。又方。杏仁一錢。桑白皮四錢。水五碗。新沙罐煎至三碗。加入皮硝五錢。乳香一錢。用紙封口煎化。將脚先薰後洗。三日一次。十餘次後。軟而易裹。

(二)查本草綱目。礬石項下。附方文中。載有「折傷止痛。(白礬末一匙。泡湯一盃。帕蘸。乘熱敷傷處。少時痛止。)嵌甲作瘡。(足趾甲入肉作痛。不可履靴。礬石燒灰敷之。蝕惡肉。生好肉。細細割去甲角。旬日自愈。)鷄眼肉刺。(枯礬。黃丹。朴硝等分。爲末擦之。次日浴二三次。即愈)。」再主治中首謂「除風去熱」。纏足者裹緊。則踝部以下熱如痛刺。擦礬末殆能解之。而解除穢氣。殆亦其功用之一。惜本草無明文載之。未敢妄加引證耳。

(三)蓋因舊式女子。以雙蓮較比禁鬪尤神秘。寬衣見夫君時。羅襦可解。繡鞋獨穿。再亦因纏裹成畸形異狀。裸而視之。竊以爲醜。乃護之獨甚歟。

答二

評蓮使者

(一)在昔蓮鈎盛行之際。婦女視纏足爲終身大事。母責其女。夫督其妻。阿叱鞭笞。殆無虛日。「小脚一雙。膿血一缸」。其中苦况。固不足爲外人道也。顧足骨天然。造物所賦。雖任何約束。亦不能小逾三寸。以人功矯揉造作。將六寸圓膚。折爲三寸蓮鈎。痛苦之餘。而思以藥力減輕其痛苦。使事半功倍。於是「軟骨藥」之製尙矣。人之骨骼。中含石灰質。石灰鎔化。則柔軟矣。當女子七八齡時。骨骼中石灰質尙未充足。故此時足可纖小。若達成年。則骨已堅硬。雖受苦已難小矣。雖然。人定勝天。當舉世崇尚蓮鈎之時。母之於女行纏。因不易收效。不惜想出種種方法以軟其雙足。俾易於就範。若女年破瓜。而雙足仍未纖小。則更視爲奇恥。行纏愈不放鬆矣。

「軟骨藥」之製。並非一種。媽媽經所載。老太婆所傳。方法之多。曷止數十。茲就較近情理。及見於雜書者述之。

貯香小品有脫骨湯。意即軟骨藥之別名。法用「杏仁一錢。桑皮四錢。水五盞。煎至三盞。入朴稍五錢。乳香一錢。封口煎化。」據云。薰洗二三次後。足軟如棉。

古今秘苑有縮金蓮方云。白鳳仙連根梗花葉。加明礬少許。煎湯頻洗。乘熱包裹。骨自柔軟。或用珊瑚茯苓藁本各等分。蕎麥桿燒灰。用滾水淋取濃汁。每藥三錢。汁三盞。

同煎滾。乘熱洗脚。數日則骨軟易裹不疼矣。

二十四史通俗演義。記苗疆婦女多不纏足。然欲纏之也又甚易。法取山中威靈仙根煎湯和蕎麥桿灰汁薰洗。雖二三十歲之足。亦能縮爲三寸金蓮。

此外一般老太婆相傳。又有猴骨水洗。柳條灰淋汁之說。然聞用猴骨洗者。多因骨軟遂終身不良於行。二十年前各藥房尙有「妙蓮散」。及「纏足步蓮散」等方藥出售。幼時每聞初束雙瓣之女。亦多有先用藥浴者。則更足証明軟骨藥非止一種。及當時用藥之普遍。執此以求。則二內監之纏足能小。不足異也。

(二)幼時見婦女之行纏者。無論初束或已成。居常不離礬粉。其法將明礬研之極細。貯之盒中。每當行纏。必以礬末先灑足趾縫中。或遍敷足上。叩其原因。謂雙足層層包裹。皮膚常覺濕癢難當。白礬性澀。灑於縫中。可去濕止癢。使足感清涼。不發惡味。又尤其最大作用也。蓋舊式女子。以一雙蓮鈎。得之匪易。故護之甚殷。梳頭整足。日爲定課。拗蓮用礬。乃不可少者。

(三)昔時禮教森嚴。女性一切。自以遮掩爲是。况蓮鈎自幼包裹。已成習慣。當其始纏

。往往膿血淋漓。污穢難當。女則哭泣。母則呵叱。若當人行纏。不徒觀之不雅。亦實有不便。故阿母教纏之際。亦必緊閉房門。雖家人亦不令私窺。及長而自束。常羞為郎見。乃習慣自然也。又蓮鈎之形。下回上凸。四趾壓底。一趾朝天。畸形異狀。誠屬奇觀。日夜密裹。不無惡味。結束停當。或可炫耀於人。若足紉弛去。則自慚形污。且昔時視蓮鈎為增助性慾之具。竊視行纏。無異調戲。賢媛淑女。不徒雙鈎不令人見。即纏鞋藕覆。關於蓮鈎一切附物。亦必深藏不露。不足為外人道也。

况纏足女子。解去行纏。因血管膨脹。其痛較纏裹猶甚。弛去足紉。即跬步難移。又因緊纏密縫。解縛實費周折。大家閨秀。尚纏洗較勤。勞動婦女因行纏費時。往往半月不移。已尚如此。對人護持。更無論矣。

纏足痛快之原理

愛蓮文生

兩月以來。天風多詠蓮之作。余亦蓮癖者。不禁見獵心喜。近讀葑菲閑譚中述及「鼻鏡艷聞」一文。曾見上海某小報刊載。此報年前有纏足專號。惜不獲一讀。引為憾事。客秋該報載有「掩耳奇談」一文。據編者按語係某公子所寄之秘稿。中述情事。聞所未聞。

采菲錄續編

叢鈔

采菲拾遺

藤 厂

纏足作俑。究竟始於何人。代遠年滯。迄難確考。而古今記叙。大都歸罪南唐宵娘。采菲錄中考証內。搜羅甚富。如所引虫鳴漫錄之說。及「宵娘本舞女。不足爲據。」等語。洵可辯明宵娘非造意纏足者之誣。且於宵娘束足。斷定其實爲增麗舞姿。尤應認爲允洽之論。適見漁磯漫鈔載稱。「南唐李後主宮嬪宵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作五色瑞雲。令宵娘以帛纏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縷舞雲中曲。有凌雲之態。唐鑄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又有金蓮步詩云。金陵佳麗不虛傳。浦上荷花水上仙。未會與民同樂意。却於宮裏看金蓮。」按其所述。於「金蓮」爲寵異神明之詞。更多發明。先之所謂「金蓮高六尺」。度或係一種舞臺建築。後詩所詠「却于宮裏看金蓮」句。亦當釋爲觀賞蓮臺之舞。非必專稱纖足爲金蓮也。至於宵娘之足。原即纏小與否。固不可斷。然據「屈上」二字研索。則可認爲與後世流傳之纏足形態。絕

不相同。唐錦金蓮步詩。雖非顯豁刻磨纖足文字。然亦有關掌故。爲采菲錄所不載。故

茲抄附。

清涼道人著聽雨軒筆記。內記新市狐仙一則。中云「穎姑見一小女。年與相等。雙足若纖指。」（按小女即狐仙之女）又稱「穎姑往鐘（狐姓）所。因甫纏足。彳亍而行。夫人

（狐）睨視而笑曰。我爲汝裹之。則不痛而小速矣。未半月頓改舊觀。一月後纖細與鐘女無別。其母竊啓褻視之。所滲足者非礬乃白糖也。」按此文似係神怪寓言之作。然款款敘述。殊非絕背情理。如代纏半月。頓改舊觀。一月後得成纖細。非必定恃仙法。即人力亦當能成。惟是所稱滲足用糖而不用礬。審其語意。或指糖爲可軟足。然究不知白糖是否能具若等效用。倘竟認爲妄談無稽。則其設想新穎。誠未見於他書。亦可謂未經人道者也。

西施之美。豔稱千古。惟其雙足具何模樣。殆爲書史所不載。人難索究。然古蹟相傳。蘇州靈巖山西施洞前石上。有婦人履跡二。長及三寸。前銳後圓。深約寸許。細鈎碧纒。宛然於青苔碧草間。歷經山僧指謂爲西施足痕。亦爲聽雨軒筆記所載。余生平未南行至蘇。故不得瞻仰此古代美人遺跡。並不知此古蹟至今尙有無跡象可尋。然以意推想。

西施生當戰國之季。其時婦女是否以纏足爲美。殊爲難考之事實。即係西施果爲三寸纖足。亦萬無珊瑚微步。遽能蹴地深人寸許之理。必爲後人狡獪造作無疑。倘能知此遺跡之由來年代。即可斷定其時人士。必多趨向於拜足狂熱。所以不惜以唐宮織月附會步履吳娃也。一笑。

人之嗜好。各有特異。所謂與世殊酸鹹者。原不能令其湮沒性靈以從流俗。方今纏足風替。舉世以天足爲美。而愛好束足者正自有人。溯往昔纏足盛行時代。其不以纏足爲是。亦屬不鮮。非盡人皆方荔裳楊廉夫也。然要應順合世俗不可自是其是非。如俞青源潮嘉風月記云。「潮嘉風俗朴魯。良家婦女。布衣椎髻。形頗惡劣。舟中則雲鬟分梳。薄如蟬翼。蛾眉約秀。澹若春山。綵袖曳風。唾花凝碧。繡鞋步月。瘦玉生香。至於環佩聲低。芳蹤漸遠。釵鈿製巧。新樣頻翻。更有不能枚舉者。而儉荒之徒。囿於習俗。每嫌蓮船不束。無論妍媸。見而齒冷。是皆措大之見。烏足與品題佳麗哉。從來歌詠美人。未嘗語及其足。唐史稱楊妃羅襪。宋書稱婦人圓膚。韓冬郎詩云。六寸圓膚光綴綴。皆不纏足之明証。且昔人論東坡詩如名家女大脚步便出。是女之美惡。不在足之大小。今有人焉。濃眉闊目。碩腹粗腰。雖裙底雙鈎。不盈三寸。亦謂之佳麗乎。如余所見潮

州之竹姑。與寧之貞娘。月鳳。郭十娘。麥蓮鳳。梅州之吳小金。麥鳳妹。皆眉黛楚楚。一笑嫣然。緩行獨立。倍覺娉婷。余雖不解個中三昧。而知當日西子太真。足以傾人城者。斷不在鳳頭窄小也。」其言固屬理義充足。無可駁辯。然在纏足風行時代之婦女。姿貌無論若何姣好。人終不能不謂其盈尺蓮船爲白圭之玷。蓋風俗使然耳。俞公亦是囿於已見也。

康熙七年左都御史王熙奏請免禁纏足疏。全文見王連著劄菴瑣語。

古詩「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織織作細步。精妙世無雙。」或以詩中「絲履」及「織織細步」等語。爲纏足之明証。因疑此詩非漢人所作。然「絲履」不過形容華美。非必弓足始可著。而「織織細步」亦是比較微小蹣跚之詞。不必定屬纏束雙足不良於行者。此雖僅對於詩的年代考訂。然關於纏足年代亦可互相發明。

「楊廉夫倪元鎮一日會飲於友人家。時席上有歌妓。廉夫與發。脫妓鞋。置酒盞其中。使坐客傳飲。名曰鞋盃。元鎮素有潔癖。見之大怒。翻案而起。」此則見漁磯漫抄。可補采菲笑史。

關東土著。原皆蒙旗民族。婦女並不束足。晚近因關內移民風俗所染。束足者反較多。余前數年供職吉黑。曾目見各處婦女束足者甚夥。惟其纏束之形狀。率皆腫腫屈拗。大類豚蹄。實猶較不纏之天足爲醜。絕無弓彎窄瘦。碎步輕盈之態。當時竊感社會教育不能普及於邊遠也。頃者復見某報刊登「吉林婦女生活剪影」一文。中稱「我們那裏除了少數滿人外。其餘大部分都是山東的移民。山東女人纏足之風過盛。婦女十有八九都是纏足。即使有大脚的。也都是改組派。就沒有正牌天足。此風直到現在。仍然盛行着」。又云。「還有那三寸金蓮。穿着一雙硬而且厚的桐油袂鞋。無論是餓豬。打狗。汲水。拾柴。種種室外的操作。照樣都穿着那種油鞋。處在冰天雪地的東北。是多們的苦啊。」那樣桐油袂鞋。余亦曾目見。並且是用極粗厚之光木板作底。大概穿着行路操作。多少是不甚舒適。

山東旱道十八站土娼伴宿。有單翹雙翹之價格分別。單翹一織趾而任蹂躪者其價廉。或舉雙趾伴臥眠者其價貴。此特織足而定賣淫代價者。然而遊冶之爲樂一乎異乎。余實不得其解。

高跟鞋爲公認最摩登之飾物一種。但一班婦女因爲穿着不慣。走起路來狼顯有不便當的

情形。便是立着也覺得不穩。記於東方雜誌上讀過一篇。關於近代婦女裝飾的論文。內有幾句談到婦足的話。頗爲反對穿著高跟鞋者。其言殊爲痛刻。摘錄於後。以資勸戒。「脚之用以走路。是盡人皆知的事情。然而不久的以前。中國多數女人就都纏足的。穿著尖小的鞋子。行走時扶牆摸壁。走不動。如果把它當作刑罰。大概不是很輕的刑罰吧。現在這種惡習。是漸漸的去掉了。但是那「癩」還沒有戒除。穿著西洋的高跟鞋子來代替。」又說。「纏小脚和穿高跟鞋相似。寧可從電車上跌下來。寧可在商場樓上眼淚汪汪回去不得。寧可在石子馬路上蹣跚的走着。而高跟鞋終覺得非穿不可的。」然而高跟鞋合纏足。雖是婦女裝飾之一小部分的變遷。其間却關聯着許多極複雜的問題。絕非一言半語所能說盡的。甚願采非錄內徵集此項文字。公開研討。

錄內搜集詠蓮詩詞。古香今豔。同列一編。鄒英君復將新舊說部內談蓮文字。總蒐成冊。可稱周備。惟是鄉曲俚歌尙付闕如。雖下里巴人。不足與陽春白雪。視同一律。但雅俗兩道。似不妨亦略備一格。適讀白雪餘音續選見有數曲。稍涉蓮事。錄附篇末。以供一哂。(紅繡鞋兒)紅綉鞋兒三寸大。(曲見雜俎中)於此曲可見綉鞋爲物。不止飾體佐妝。且足爲醜遺情人之恩物。舊劇中三疑計以綉鞋爲通姦之證物。舊小說醒世姻緣內。

薛素姐以綉鞋爲狄希陳嫖妓之把柄。皆可與此曲相互參證也。

又（燈下）燈下笑解香羅帶。遮遮掩掩換上睡鞋。（掩綉戶）換上了底兒上綉花紅緞香睡鞋。玉郎笑說奴的金蓮俊。（喜只喜）喜只喜三寸金蓮肩上抗。愛只愛綉鞋兒底朝上。（等你）雲雨散。情人愛奴兒瘦諸詞意。俱係表明金蓮於性事極有關係者。不可以鄙淺視之。再按白雪餘音諸曲。爲海內孤本。經鄭振鐸氏翻印。其曲多古調。若從事考覈其年代則於弓足遞遺之跡。必有所獲焉。

綠芸軒筆記云。「福建漳州女子皆小足。必倚杖而行。凡遇慶吊事。女姑偕往。每人皆持一杖。相聚成林。傳稱邑俗曩多淫奔之行。朱文公守漳。立法命之纏足極小。使不良於行。藉革其澆俗也。」據此則纏足之事。不祇爲往昔婦女增飾美觀。且可輔持風化。然殊疑其言爲矯辯。文公明達聖哲。智必不出此。或爲後人附會妄傳。清光緒季高郵薛仲超先生編醒世劇本「金蓮劫」。（此劇本原稿曾刊晶報。後半不悉因何停登。未成完璧。）於辯難節內。丑白「女子纏足。爲的是管住不能隨意亂走。作那曖昧之事。」且白「請問世上有那不顧廉恥的婦人。還是因爲不會教導。還是因爲不會裹脚。」丑竟無以置答。可見謂纏足爲妨閑之工具。早已難得世人公認也。

范煙橋題美人百相。調寄如夢令。「六寸圓趺如雪。郎道小於新月。鞋繡滿幫花。尖處又添雙結。防滑防滑。香屐廊邊頻拔。」又知味君於民初詠時美絕句。「方足依然趾不方。尖頭革履效時裝。亮紗裙底開蓮步。不比當年李宵娘。」均能將纏放交替時節之改足風致。確切傳摩。足備考據。

昔時纏足婦女。多著精製之高幫尖靴。着尖鞋者甚少。有之則率爲中下階級或初自鄉間來者。靴之製造。頗爲麻煩。大約靴口用綢緞。靴彎用標布彩繪者。口上及口彎之間。點綴以寬仄不等之絲織花欄杆數道。前臉更有以金色絲瓣襯捏者。底胎爲木削。前尖後圓。作虹橋弓月之狀。外包以布。上墊紙製之底。用資聯製。實爲當年最繁難之女紅。坊市從無製就出售者。不似現今鞋肆。滿窗陳列絲履革靴之盛。故其時祇削木底。描畫靴彎布。劈竹蔑（用作拄跟）等。爲男子之工業。至於製靴。則女子自身必擅之針黹也。小痴舊作津門竹枝詞云。「棉襖燈籠不着裙。寬紅帶子兩邊分。足躡半折靴鞋底。緩步街頭鬻囊聞。」即詠所見婦女穿着木底弓靴情狀。今茲六七十歲以上之老婦。或仍有保持此種裝束者。然「寬紅帶繫經。則早經絕跡。蓋當往昔。亦只少婦稚女。始如是結束耳。

一龍君所見詩。「純絲襪子履高跟。陌上香泥印淺痕。短袴却將雙脛露。嫵嫵鶴步費評論。」賦女子高跟雅步之妙。其風致從「嫵嫵」二字。想見甚佳。但余所見着力蹣跚而行者。洵屬不鈔。則適成惡模樣之一種。誠不如纏蓮纖瘦。玉步搖搖爲美觀。

民初放足運動。正當熾烈。而守舊愛美之婦女。仍多纏束自好。則心理不易感受一時風氣動移者也。憶民五秋間。有某部司長夫人。雙蓮纖小逾恒。頗自矜詡。旅居滬濱。每命車出遊。輒喜翹露於聽外。以資炫耀於路人。紅菱三寸。頗能款動觀者。使其涎垂三尺。一日復作態駕車行鬧市中。盈握鳳鈎。突被某無賴子乘機攘去一隻。時人傳爲笑柄。雖其尖趾。未必果纖絕塵寰。然其肆意顯弄。殊富取侮之道。蓮園君詩紀其事曰。「車檐隙處露雙鈎。紫陌紅塵續舊遊。攫去鳳鞋渾不覺。歸家可悔出風頭。」亦談蓮之趣聞也。

采非叢錄

靈犀

唐明皇作楊貴妃所遺羅襪銘。已見采非初編。茲於買愁集中見有全文。其銘曰。羅襪羅襪。塵生香不絕。圓圓細細。地下得瓊鈎。窄窄彎彎。手中弄新月。又如脫履露纖圓。

恰似同衾見時節。方知清夢事非虛。暗引相思幾時歇。

明人王鴻漸西樓樂府。傳本珍罕。猩紅軟鞋三寸整。不着地。偏乾淨。燈前換晚妝。被底勾春興。醉人兒幾回輕撥醒。此睡鞋詞。即樂府中閨中八詠之一。調寄清江引。其暑襪詞云。凌波襪兒真個罕。不肯教人看。霜籠玉筍尖。水浸金蓮瓣。隔紗裙幾回偷抹眼。詠宗履云。玲瓏結成雙翠繭。兜的弓鞋蒨。苔沾翡翠根。露滾珍珠面。下瑤台不愁春醉軟。詠蒲靴云。銀絲細盤雙鳳腦。緊束凌波鞞。青蓮兩瓣開。玉笋雙尖躡。踏青來去來天氣早。

李笠翁詠弓鞋詞。調蝶戀花云。帶拔量來三寸共。經過蒼苔。一綫惟留縫。天愛凌波操復縱。設鉤鉤使湘裙動。繡處金針全不用。米大尖頭。何處能棲鳳。莫道步移難入夢。看來自有行雲送。丁藥園評曰。吾友吳賜如嘗作繡鞋賦。予曾比之陳思。此詞又非溫岐卿可得擬也。（繡鞋賦惜求之數年不得）

江都金天福子謙有蓆帽山人詞集。其詠睡鞋。調寄摸魚兒。詞云。緝紅菱。背人親製。合歡衾底回轉。薰香穩貼鱗文席。緊束勝纏重繭。寒尙淺。雙宿處。掀衣那問幫兒扁。織塵盡遣。甚行雨輕推。凌波待試。漏下最溫軟。量來窄。誰道巫山路遠。陽台雲任翫。

卷。苔階從未留蹤跡。誤說風頭微展。弓樣欸。眠自熟。遊春情比兜春懶。觥船較顯。讓蓮瓣橫陳。宵長夢壓。麻待指尖燃。

震澤趙函(良甫)飛鴻閣琴意。金盞倒垂蓮詞。小引曰。元人有鞋杯之作。僕謂事太媿狎。不宜於詩。白下閒游。與芷橋二波井叔戲舉廉夫故事。共倚此調。足資酒邊一噉也。詞曰。交烏燈昏。訝偷擊鳳味。暖泛鵝兒。入手輕盈紅窄。褪蓮被。恁小小舫船如許。借入穩載琉璃。認取昨夜雲階。金縷曾提。明珠更填瑟瑟。愛麴塵不起。麝屑輕霏。繡簇雙鸞。低傍綺筵飛。問甚日踏青近遠。翠幫可惜春泥。一任酒流。羅裙未肯還伊。

嬌紅記。申純於嬌娘晝寢。潛竊其履。嬌娘醒。索鞋無有。因怏怏。作一詞記之。詞名青玉案曰。尖尖曲曲。緊把紅綰燈。朶朶金蓮奪目。襯出雙鉤紅玉。華堂春睡深沉。拈來縮動春心。早被六丁收拾。蘆花明月難尋。嬌紅記。偷鞋。普天樂曲曰。半折筍芽尖。三寸銀鉤細。繡幫兒窄小。底樣兒新奇。鞦韆板上擎。翡翠盤中立。印幾朶兒金蓮在香塵內。似一對兒鴛鴦步步隨。不是俺實心兒下得。休怨暢一時間拆散。權寧耐幾日分離。其初覲。亦有句云。窄弓弓鞋蹴紅鴛。小可可花襯金蓮。蕩香風。粉羅裙翠颭湘烟。行一步似朝雲遠。赴凌波殿。

韻鶴軒筆談有云。采蘭雜志載。徐月英臥履。皆以薄玉花爲飾。內散以龍腦諸香屑。謂之玉香獨見鞋。邇來蘇俗。輒雕寸木置繡鞋中。謂之高底。因能化大爲小也。僻耽曾以此題作小賦。猶能記其數聯。「剝來寸木。便許凌波。遠盡廻廊。應聞響屐。」「低拖六幅之裙。巧遮藕覆。要扣千金之帶。小襯蓮開。」「弓彎纖月。中分柳宿之光。印透蒼苔。半暈檀心之跡。」「寸長可取。何妨婢學亭亭。旋折堪憂。未免人聞橐橐。」翼嗣稗編。記女仙荷珠桂珠（疑爲教坊被選入宮。死福王乙酉之難者。）亂詩。有「不多幾步鞋先褪。才欲褰裳帶已鬆」句。金縷曲詞有云。「記當年倉皇夜出。匆匆走避。姊妹傳催偏促急。教把弓鞋緊繫。」寫婦女行伶弱足。羅難逃生之慘狀。非身歷其境者。不能道出。此詩詞斷句。實已盡之矣。另有絕句云。「濛濛微雨濕花街。小步猶防墮玉釵。姊妹扶肩磚路滑。避人簷下暗兜鞋。」詩頗有致。恰爲鶯花隊裏人口吻。

桐城許七雲（耕華）芋碗詩。其上簷竹枝詞有云。分外春迎十字街。探春誰可訴春懷。就中說是南方客。一笑魂消拾墮鞋。又漳州竹枝詞有云。響街高板鳳頭鞋。日日城東景最佳。一種心情東嶽廟。磕頭爭道此神乖。

某筆記載挖鞋詩一首云。鞋製更新傳。輕拖即是穿。有裙藏出納。無帶絕牽連。跟缺辭

高底。帮寬露足纏。入房蓮步穩。活脫又安便。

石天散禪沈瀨於錢振芝輯買愁集有跋云。墨莊漫錄婦人弓足。始於李後主非也。六朝樂府有雙行纏。唐杜牧有鈿尺裁景之詩。段成式有醉袂飄縷之句。予少時與楊姬飲。客取其鞋度杯行酒。有詩詠之云。無多綦縷結鴛文。藕覆新籠荔子裙。乍脫筍苞微帶粉。自留花氣不曾薰。朦朧墮枕勾如月。依約浮杯度作雲。偶被小蠻嗔擲了。錦魚成隊狎波紋。

采菲叢鈔

靈犀

周游戎外傳有云。夫人雙鉤瘦小。握之不盈一菊。頗負痛艱於步履。游戎每令兩兒扶掖之。嘗語夫人曰。今之婦女皆以纏足爲美。不知其所以美也。世傳纏足始李後主。令宮人省娘以帛纏足。作新月狀。舞金蓮上。回旋有凌雲之態。此不過取體態輕盈。益增妖媚耳。然飛燕能爲掌上舞。麗娟欲隨風飄去。斯時未知纏足何輕盈若此。可知體態之媚。不盡關乎纏足。而纏足之媚處。亦不在此也。惟西廂記一語傳之。拷紅章小桃紅云。只見你鞋底尖兒瘦。夫人試思此句是何神理。夫當兩人恣情厮擗之際。雙文之鞋底尖兒

。何以得見。其必如兩峯高插也可知。斯時之鞋底若不尖而銳。不瘦而肥。魁然挺起。碩大無朋。恐張解元將瞑目吐舌。意興索然矣。然則鞋底尖兒之必瘦。其妙可勝言哉。夫人曰。君亦太薄倖矣。何刻於論婦人。而寬於律男子也。游戎曰。何以見之。夫人賦明儻九如足曰。是魁然者。非碩大無朋耶。胡再不聞瞑目吐舌也。游戎大笑不能答。伯龍言。保陽友人賀君。世藏金鎔子陶所繪搗月弄花圖十六幀。皆描寫纏足之經過。自數齡初纏。至及笄纖翹如菱。如阿母代爲裹束時之痛苦。行路之困難。以至女伴製鞋。踏青鞵纏等。他如濯足抱膝束筍（謂纏裹也）剝蕉（指解放也）薰香弄影挑肩入握。均一一刻畫入微。每幀足式不同。或曰四照。或曰錦邊。或曰並蒂。或曰同心。或曰分香。或曰合影。他如倒垂纏枝碧臺玉井各種。胼趾踵跗。側欹讓拐。所具姿式。無不畢載。以及鞋樣如鳳頭鴛嘴新月和弓竹萌蓮瓣。至於鞋幫所描之圖紋。或花樣。雙鳳白蜩折枝花半邊僧等等。睡鞋鞋尖之啣珠繫鈴。絨毳流蘇。條分縷析。光怪陸離。洵一葑菲圖譜也。

梅花道人云。十餘年前。予初游倡門。見妓女均着彩鞋。彩鞋之製。以五色絲縷散披四週。蒙蒙茸茸。如獅子頭狀。內藏銅鈴。一舉步而丁丁作響。另饒一種美態。今日競着

高跟之履。不見彩鞋之蹤跡矣。凡着彩鞋者。必是天足。六寸圓膚。底平指斂者。方爲合格。彼時妓皆纏足。故若輩着彩鞋。作梨園裝束。以自掩半尺之蓮。

五代時。蒲履盛行。九國志云。江南李昇嘗履蒲鞞是也。然當時婦人履亦有用蒲。劉克明詩。吳江江上白蒲春。越女初挑一樣新。纔自繡窗離玉指。便隨羅襪步香塵。石榴裙下從容久。玳瑁筵前整頓頻。今日高樓鶯瓦上。不知拋擲是何人。胡元瑞謂近世婦人以纏足故。絕無有用之者。殆未見吳下阿娘耶。見柳亭詩話。犀按婦女之織趾者。江南亦有以蒲製草製爲復履。下田栽秧割稻者。若蒲鞞爲粧。則福州天足婦女皆如此。閩與越鄰。古名東越。閩人不重纏足。劉詩謂東越也。李白詩。屐上白如霜。不著鴉頭襪。所謂越女。疑亦東越之婦女也。

明太祖旣革中書省。自攬太阿。衙門遂爾孤介。而堂下有井甚甘。以近闔閭中。汲者無虛刻。署中更無吏人可供役使者。有文士作一告示謔之云。示仰隣居擔水婦人。不許擅登公座上纏足。如違。本官親咬三口。奏疏中有足發噓者。康熙中左都王熙疏禁女子纏足。首云。爲臣妻先放大脚事。尤堪發噓也。

婦人好自炫織趾。亦結習之一。金瓶梅亦謂潘金蓮只在簾子下。一徑把那一對小金蓮做

露出來。勾引的這夥人逐在門前。

金瓶梅又載。金蓮問這蔣太醫我見他且是謙恭禮體兒。見了人把頭兒低着。西門慶道。你看不出他。你說他低着頭兒。他專一看你的脚哩。金蓮道。汗邪的油嘴。他可可看人家老婆的脚。此節可作男子愛看婦女小脚之證。

李瓶兒飽哭了一場。用脚帶吊頸。懸樑自縊。却遇救更生。宋惠蓮忍氣不過。尋了兩條脚帶。拴在門楹上。自縊身死。往日婦女雜經。往往以脚帶爲絕命物。

飛跣子傳。又名揚州話。內有暴發戶祖宗墳塋裏的樹。要大不得大。家裏堂客脚。要小不得小。故此買松樹。找小脚。爲暴發戶常務之急。可謂形容盡致。

揚州牙婆以李艷張嬌。與納妾者相看。於裙下雙鉤。尤爲注意。已詳陶菴夢憶中。王次回買妾詞有云。蝶襖鸞絲結束新。還加半臂可兒身。湘裙短露雙鉤小。步出中庭不怕人。蓋看趾亦有法云。

浮生六記。閨房記樂嘗云。坊間有蝴蝶履。大小由之。購亦極易。且早晚可代撒鞋之用。沈三白之婦陳芸。於是喬粧男子。偕游水仙廟。後因按少婦肩。婢媼怒而起。勢甚惡。芸脫帽翹足示人。乃釋然。其浪游記快有云。沙面花艇鴛兒著元青長褲。管拖脚背。

赤足撒鞋。式如梨園旦脚。老舉(妓名)有著短襪。而撮花蝴蝶履者。有赤足而套銀脚者。湖帶妓女。裹足者著裙。不裹足者短襪。亦著蝴蝶履。長拖褲管。揚幫一妓名喜兒。足極尖細。所謂蝴蝶履者。乾隆時即有此式。想是鞋頭綴有蝴蝶。織趾著之。可化爲大。雄趾著之。可變爲小也。式如前編插圖第二十八圖之中間一雙。

朱竹 鴛湖掬歌有云。不及張銅爐在地。三冬長暖牡丹鞋。張製熏爐最著。裴伯謙曾於長安購得紅銅脚爐一。有印文曰。張鳴岐造。從前纏足婦女冬日無不用脚爐者。貧寒之家。亦用火鉢。隴西婦女裹足纖纖而執粗役。亦自苦也。

同治三年甲子。伴花齋所刻都門雜詠。有桂林軒詞曰。桂林 貨異尋常。四遠馳名價倍昂。宮皂鵝 滴露粉。新添坤履也裝香。(在前門內棋盤街路東專售 子臙脂)

閩北海道寧 觀唐拓武梁石室畫像詩有句云。披圖見杼機。古制與感觸。女子履綢圓。踏地非赤足。曾母與萊妻。信可厲末俗。於此可見武梁祠畫像。曾母萊妻。皆非纏足。

宛然洛浦凌波態。可勝齊宮貼地嬌。不知何人句。

錄 續 非 采

非 云。友人好收藏古字畫。數十萬金咸耗於此。一日過其寓廬。出所藏其觀。 碧沈

香品烹武夷岩茶。夫人爲彈瀟湘怨一曲。真覺置身天上也。書畫自昔少異品。雖精鑿不免。座間有天壤其人者。風雅士。好蓄繡履。頗廣泛。上自宮廷。下訖閨闈青樓。宮鞋有珠。有繡。有高。有低。有大不盈尺。瘦不堪握者。皆天足。其纏足有蓮船盈尺而福壽滿堂者。有小不盈握而葉底鴛鴦者。自謂竭十餘年歷十數省之心力而始聚。而其聚數且未能滿百。而精品固不必全在乎是。吁亦勤矣。我問作何用。則曰。奇香。烹茗若。燈前月下。時出把玩。不勝於競競於名利耶。夫人曲旣終。不禁頻蹙其額。

孫亞之談潘蘭史逸事云。番禺潘飛聲先生。字蘭史。弛不羈學問淹博。今春溢逝。滯海同悲。先生卜居滬濱。領袖文壇。生平尤喜走馬章台。徵歌選色。且性喜小脚。與辜鴻銘有同癖。有人戲問先生。「今日婦女界力求解放。先生何必好人所惡。」則對曰。「古者潘妃步步生金蓮。余潘姓。所愛女子。當非小脚不可。」聞者忍俊。民初。北里有妓名高梅雲者。係粵商家侍婢出身。原籍江北。貌僅中姿。而尖尖玉筍。小可憐。於是先生見之大樂。兩情繾綣。三年如一日。幾有一日不見。寢食俱廢之概。民三甲寅。先生適返廣東一次。重來海上。行裝甫卸。携嶺南土產數色。亟親自送至梅雲處。則梅雲已於先一日遣嫁。鳳去樓空。先生不勝惆悵。伏於梅雲所臥牀上。慟哭良久。悽然

歸去。從此絕跡歡場矣。

觚叟晚翠軒筆記云。凡看小說。須獨具一副眼光。不可爲前人所欺。要知文人之狡獪。心靈手敏。固無所不可也。如聊齋。西游記。封神榜。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等。繪影繪聲。窮形盡象。令人或笑。或怒。或歌。或泣。足證當日著者。各有不可磨滅之精神。未可以小說而輕忽視之也。其中有可研究者。如金瓶梅寫宋朝故事。而於婦女之足。重視蓮鈎。描寫盡致。紅樓夢則狀人之美艷。而從不言足。故有以爲記前清故相明珠家事者。張子評爲比較近情。而却不說比較可靠。予謂近情二字。亦嫌世故。明珠旗人也。其家中婦女。天足可知。嘗閱至二十八回。○林黛玉也不叫寶玉。便起身扶了那丫頭走。○若非纖足。何必扶婢而行。且於賞雪入詩社時。明明說著鹿皮小靴。史湘雲亦嘗着鹿皮小靴。既云小則非大可知矣。又五十四回。○那婆子道。姐姐這是老太太泡茶的。勸你自去沏水罷。那裏就走大了脚呢。○此亦纖足明證也。又六十二回。寶玉對香菱云。○你快休動。只站着方好。不然。連小衣膝袴鞋面。都要弄上泥水了。○從前北方纏足之婦女。凡出門應酬。於鞋之上。必有膝襪。約四五寸。精致者且有挑花繡邊者。掩在襪脚與鞋相接之處。極爲美觀。則亦纖足之一證也。又七十三回。○傻大姐年

方十四五歲。是新挑上來的。與賈母這邊專做粗活。因他生得體肥面闊。兩隻大脚。特聲明其大脚。則其他上等婢女。爲織足可知。婢女旣爲織足。則主人非天足可知。主婢皆非天足。則非旗人可以決斷矣。彼附會爲明珠故事者。殆未在夾縫中一考察耳。

蓮烏記

靈犀

予編采非錄時。有覺非生者。以蓮鈎痛語投寄。所述其妻纏足之經歷。翔實無華。殊可喜也。逾數日以蓮瓣一鈎寄示。云細君之裙下物。亟啓褰視之。鞋長三寸四分。荷色緞爲幫。鞋尖繡花作黃白色。綠葉分披。左右有鳳飛翔。極爲生動。花上綴黑星七。所謂月亮門者。以黑緞爲之。上繡雜色花朵。外用綠繡緞邊。再上以白布相襯。成月牙形。無以名之。可名曰護襪。此爲北地之鞋樣。若爲南蓮。則此處應留空隙。剪刀口者則用網綫。圓口者則露襪面。蓋北地皆於鞋口纏繞緞帶。不將襪面露於外也。鞋底分爲三重。與鞋幫相連者。以紙布爲骨。白布包之。花繚蒙其後半。其二重則甚短。度之二寸有零。木斫爲屨。作弓彎樣。外亦白布蒙之。跟際繡花葉。第三重底則橫安於跟。大如橘瓣。形似元寶。線納成行而極茂密。前當二重底尖。亦釘戟形之物。布爲之。或以

。欲其行步無聲也。詭視鞋形尖處。直不能容一指。虛尖極大。足逾三寸。即不能納。幸鞋跟微賒。可以假借。口外侈。着之行。又極易脫落。必須用帶縛之。鞋平置時。底空如橋。所謂仙人過橋。疑即此式也。着此鞋者。全體之重。悉寄於跟。足指之拇。不容其翹。尖如解結之錐。深抑近地。此與南式所不同者。適有小友至齋。見此鞋纖窄如許。直不信人所能著。詳告之故。疑猶未釋。乃指鞋底泥跡。鞋尖拇趾撐痕。及鞋內粉布膠底前端因足汗浸蒸變色處。後端有裏高底壓迫之痕跡。一一示之。因思古人於三寸弓彎。歌詠讚美。而不知能着之者。當年所受之痛楚爲何如。今覺非生伉儷甚篤。頗憐愛之。蓮風盛時。憐之獨憫其苦。蓮風既衰。諒之不嫌其陋。予因慨乎今之顯貴者。一旦榮軒冕。輒先棄其糟糠。而另謀家室之樂。更有人以婦之足小。恥與爲伍。以致伉離嘍歎。此豈女子之過歟。予今觀此蓮寫一鈎。不但憐其夫人當日纏足之苦。尤歛覺非生不隨世俗之態。如梁如孟。相敬弗衰。藉知與覺非生訂貧賤之交者。有恃無恐。其品之高。識者當所欽慕。予因編采非錄。所見之弓鞋足樣甚多。其優劣之異。到眼立判。三寸以內之足。不恒觀也。縱有之。因前後爲推偏太甚。足跟率塌入成爲坡狀。足背隆起如駝。依此寫度之。着之者。跟平背斜。不似前述之惡模樣。爰將此鞋攝影存之。而

歸還於覺非生。復羨覺非生享此豔福。唯我獨有。閨房之樂。一握爲歡。若此纖弓者。可謂既小而美焉。

古烏記

慕 濂

友人芹公。世居舊郡。家有一敝簾。相傳爲同治中一公車士人所寄存。閱置數十年。封緘完好。無人啓視。前者芹公將南遷。整理什物。遂開此簾。見其中皆時文講章之屬。無甚可異。惟於簾底得一布包。發而視之。則爲女烏兩隻。長僅三寸。尖秀小巧。製作甚工。鞋幫爲大紅緞質。左右分爲兩片。爲豆莢形。各片之周遭。均沿以紅緞滾邊。在鞋尖會合處。始將兩片聯綴爲一。針線依沿邊縫合。儼然後來之單梁鞋然。每片鞋幫。其鞋尖。則繡一五彩之蜘蛛。以近鞋梁處爲蝶腹。蝶目適當鞋口。金線繡之。蝶鬚則緣鞋口後行。蝶之大小翼則展鋪鞋幫之大半。圖案精緻。綫色鮮明。繡工亦極細密。鞋幫後部。當足跟處。以蝶翼不能及此。亦不任其空白。乃補以小花數朵。間以葉草片片。皆極美觀。鞋裏及底部均用玉色綢爲之。潔如未御。鞋之後跟。以湖色絲綫縫合。上緣附綴一「鞋板片」。約半寸大。則以豆綠緞爲之。鞋底用杏黃緞爲表製成。其中大概僅

襪布片一二層。其薄如錢。蓋軟底也。似夾麝屑。猶有微香。底上用桃紅粗絲線。納成雙鉤式花紋。細辨之爲蘭花數朵。殊款端有風致。空處則以小卍字點綴之。鞋似新製。而才著數次者。緞色尙不甚朽舊。惟滾邊已稍有磨損。繡花絨綫亦多起毛。想係入手把玩太頻。以致擦壞耳。一鞋之尖。少有水漬痕。緞及繡綫色均微退。可惜也。鞋幫本薄。底又軟質。摩弄半舊。益闊茸不成履形。蓋此爲睡鞋。必著於足。其形始具耳。問之老年友。據云。此實前人之睡寫。惟良家婦。雖夜間亦必易鞋。但不能如此冶麗。以此物觀之。度爲娼妓所常御。即以贈客者耳。

玩蓮圖記

靈犀

情曼君新獲一圖。將以見贈。宣示天風。並言其中有纏足婦人。弓鞋羅襪稱覆俱備。一男子握其蓮鉤玩之。以余有葑菲之采。物必聚於所好也。於是索觀者紛至。幾無以應。昨夕秋雨瀟瀟中。郵卒遞到。發緘審視。欣喜欲狂。圖長三寸。寬逮其半。是以照像術所攝者。圖中人共坐榻上。榻蒙虎紋之褥。一端有長枕。踏牀散置男鳥。鑲幫雙樣式也。男子盤膝於頂。側面旁坐。不能見其真面目。通體裸裎。臂枕下。若欲臥又如甫興

采 菲 續 錄

者然。一足下垂。一足直伸橫上。著白布襪。有女赤身疊股。敬坐懷中。額上覆髮中分。後掠而總於髻。圓姿穠艷。凝眸含笑。粉面微側。與男相對。男右臂出其肩而手拊及背。女右手承其額作逗弄之狀。體態頎而頎。頗豐於肌。金詞腰綵。掩乳圍腹。玉骨堅牢。望而知爲燕趙之佳人也。雙趺不甚纖瘦。然以全身比例。亦覺翹削可愛。左股跨壓男膝。跂足微翹。錦綉羅襪。徑上以黑帶纏匝。非藕覆也。右股交加。屈足嚮內。不可得見。疑在男之掌握中。此圖原爲祕戲之一。但以攝影時陽光下射。又以複印之故。雖男股箕張。女臀懸起。而私處幽黯。糝糊一片。反不覺其猥褻矣。諦視裝束。斷爲光緒二十年以後物。榻後有花一盆。置於高几。欄外則海天一碧。波濤中有番船橫渡。此照像館中之景幕也。其人必爲猥妓。方肯以色相示人。男子亦景陽狎客之流。故輕薄無行如是。世人購春圖多貴繪事者。因畫工虛誕之人。男必映麗。女必美艷。華貴之氣。足以悅目怡情。泰西照像術絕精。人物維妙維肖。終嫌儉俗。不堪注視。蓋優者多不屑爲。其能爲者。皆以利而來。徒覺面目可憎。不惟不足動人遐想也。

軟鞋眞僞

覺非生

前者於北平前門外西湖營舊貨舖內。搜得軟底纏足女鞋一雙。紅緞爲面。滿幫繡花。綠緞當底。只踵處有底作圓形。與燕賢君所述踵底與襪頗似。觀其尺寸。過於尖小。似非真脚所能御。且此鞋軟底軟幫。若以當鞋。則針褥粗解。不能收束雙足。倘以當襪。則不能掩藏足跡。以吾推思。或係夫妻燕好時。恐睡鞋粗糙。磨擦肌膚。故着此鞋。想靈犀君涉獵宏富。一輕審查。必能斷其真僞。設昔日真有是鞋流行。則請示我。何時何地。時與此種軟鞋。着此鞋之功用。係爲美觀。抑或爲增媚。俾長考古經驗。

軟鞋記

靈犀

覺非生以軟鞋一隻。遠道寄來。囑余鑒辨。鞋紅緞質。繡芙蓉花。花瓣作粉紅色。深淺不一。梗深綠色。葉淺綠色。繡不以絨而以花綫。工不甚精。察爲近代物也。幫襯以棉而無底。製作類襪。是由兩片而縫合者。脚面一縫至尖。以黑絲線縫作斜十字。底正中一直縫。以紅絲綫縫成。當足跟處以綠色緞鑲爲底。底作桃色。大如銀幣。內繡小圈。粉紅色。外一大圈黑色。再外一多角形之圈圍之。色亦作桃紅。後跟甚顯。相接處以紅綫縫合。鞋頭極銳。虛尖甚大。若玩物然。疑非人所御者。但細察鞋口頗侈。有四耳可

錄

續

菲

采

以繫帶。後跟上外斜而下內削。望之足似纖小。而跟賒如此。其人之足定不甚纖。指納鞋中。跟虛於外。故弄狡獪。以媚所歡。鞋非膺品。人却喬才也。睡鞋本屬軟底。但俱另安鞋底。且多有彩繡。殊不類此狀如棉襪者。故都設冷攤者。好僞百出。技倆如鬼。雖作僞甚精。雖周鼎商彝。亦能仿造。胡爲草率乃爾。幾不值一盼。陳而求售。不亦復乎。繼而思之。恍然大悟。持以訪問故老。幸而憶中。蓋此種鞋非閩閩中物。是由香粉店荷包店售出者。北里尤物購而用之。詰且。便爲狎客奪去。留爲表記。此種娼妓。原爲下駟材。足不纖小。喬爲弓彎樣。客亦不甚注意。行雲行雨時。紅帳燈昏。狂花醉眼。入握如棉。欲仙欲死。更無戟指偷量者。遮遮掩掩。春宵度過。或以贈客。或爲客索去。幾錢便買得。初不甚惜。客偶出而把玩。或銜於人前。見者莫不詫嘆玉趾纖纖。若紅菱尖窄。觀物而涉遐思。意爲此夜度娘不知若何妖媚焉。甚矣受其欺也。四五十年前盡如此。今日觀此睡履。俯仰已成陳迹矣。

購買

303

中華民國廿六年貳月廿四日



采菲錄初編再版定價國幣一元五角已於二十五年一日出版
采菲錄三編正在編輯中出版有期再行廣告

時代公司啓

姚靈犀編印

未刻珍品叢傳

此書皆珍罕鈔本爲閩艷秦聲塔西隨記及麝塵集三種合編一冊
付印流傳每冊祇收成本大洋五角所印無多購者從速

天津法租界

天津書局
世界圖書局 代售
佩文齋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二十



采菲錄續編

定價國幣一圓五角

編撰者 姚靈犀

發行者 徐一遂 實

印刷者 天津時代公司印刷部



總發行所 天津法租界三十三號
 分銷處 全國 天津時代公司
 天津法租界三十三號
 總發行所 天津時代公司
 分銷處 全國 天津時代公司



